

鬼谜曰

生人勿近

夜深人静匪敲门，僵尸夺珠又伤人，
诡异歌声绕悬梁，死亡迷局谁能解？

正邪博弈，尘封已久的惊天秘密，正一点一点浮出水面……

俞鑫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天下霸唱

《鬼吹灯》作者

当这本《鬼遮眼》摆在我面前时，我一度以为又是《鬼吹灯》的跟风之作。当翻了几页之后，我发现我错了。这是一本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作者思维缜密，甚至有些密不透风，以至于让我一度怀疑这些诡异离奇的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

圆太极

《茅山的祖咒》作者

一双鬼手悄然遮住眼睛，然后被牵引进入到一个诡异、恐怖却不失情感的世界里。这就是你翻开此书会有的感觉。

红娘子

"惊悚女王"

这是一部结合湘西民俗、茅山术、民国志怪等元素的作品，非常精彩，悬念重生，线索错综复杂，最后结局太出人意料了。作者是国内新锐作家，请大家多多关注！

建议上架：畅销/悬疑小说

ISBN 978-7-80769-520-2

9 787807 695202 >

定价：29.80 元

鬼遮眼 ①

俞鑫 著

生人勿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遮眼Ⅱ：生人勿近 / 俞鑫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4
ISBN 978-7-80769-520-2

Ⅰ. ①鬼… Ⅱ. ①俞…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9306 号

鬼遮眼II：生人勿近

俞鑫 / 著

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梁静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王艾迪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520-2
定　　价　29.80 元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赠君夜明珠 / 001

第二章　西镇僵尸王 / 011

第三章　百鬼深夜行 / 021

第四章　茅山请灵决 / 030

第五章　大隐隐于市 / 038

第六章　人尸大乱斗 / 047

第七章　初探尸鬼镇 / 057

第八章　九宫藏玄机 / 064

第九章　夜半鬼出笼 / 073

第十章　秘洞现疑团 / 087

第十一章　县城考察队 / 095

第十二章　黑水河疑影 / 103

第十三章　绝处逢生机　111

第十四章　青衫美少年　117

第十五章　百花小精灵　125

第十六章　师徒再聚首　135
第十七章　往事绕心间／141
第十八章　怪象频频现／148
第十九章　群尸玩过界／156
第二十章　阴风一阵阵／166
第二十一章　黑暗中的脸／178
第二十二章　地魔食人洞／191
第二十三章　诡异的黑影／203
第二十四章　命运的救赎／209
第二十五章　栖身地沦陷／215
第二十六章　徐老倌之死／221
第二十七章　再遇变尸王／232
第二十八章　谁在你身后／244
第二十九章　门后那双眼／250
第三十章　夜哭谷凶灵／263
第三十一章　血眼尸鸦阵／273
第三十二章　六甲秘祝术／281
第三十三章　久违的破晓／291

第一章
赠君夜明珠

南镇，鸿福钱庄。

厨房的伙计刚送来两大串新鲜的葡萄，颗颗都是珠圆玉润，水分十足。阿发和阿桓两人吃多了油腻的荤菜，正好拿这鲜嫩欲滴的水果涮涮口，葡萄籽吐得满地都是。巧云此刻却是在房间里焦急地来回踱步，不时探出头去，看看在昏黑的天色中，是否会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阿桓见阿发吃得像囫囵吞枣似的，连葡萄皮都不吐，不禁用肘子推了推他，说道："你丫慢点吃，也给师妹留点啊！"

阿发撇嘴道："呵，你让我吃慢点，怎么没见你少吃几口？"

巧云白了两人一眼，嗔道："哎呀！师父这么晚了都还没回来，你们俩还有心思吃东西呢！"

阿发回道："那有什么吃不得的？民以食为天嘛！"

阿桓也是笑了笑："小师妹，你就别担心了，师父不过是去了镇长家，能有什么事啊？"

阿发这时也附和道："马如龙不是说汪镇长快嗝屁了么，说不定这时候他老人家正在守灵凭吊呢！"

巧云皱眉道："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我总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呢……"

"哎呀，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杞人忧天了，快坐下来吃东西吧！"

说罢巧云便被两人强行拉到了座位上。

这时，门"吱呦"一声被推开了，刘管带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各位神仙，老大他醒过来啦！"

"真的？"三人听罢也是同时一喜。

"当然是真的啦，他现在生龙活虎的，比牛还壮实呢！"

阿发冲着阿桓咧嘴一笑："他怎么不说比猪还壮实？"

“对了对了，老大让你们三位先过去一趟，他要好好感谢你们！”

阿桓笑了笑，“感谢就不必了，我们去看下他尸毒祛干净了没。”

三人随着刘管带来到了黑旋风的房间，却见他已经换上了一身戎装，正在精神抖擞地擦着马靴。

还没等三人自我介绍，黑旋风便起身迎了过来，笑呵呵道：“老刘都和我说了，多谢几位的救命之恩呐！”

阿桓见他印堂的黑气全无，脖子上的咬痕也已经结痂了，不禁放下心来，回道：“是我师父救的你，你要谢就谢他老人家吧。”

黑旋风摸了摸胡茬，说道：“你们都是茅道长的高徒，谢他和谢你们还不都是一样？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哈哈哈哈……”

刘管带笑嘻嘻地附和道：“对，一家人，都是一家人……”

巧云朝着两位师兄挤了挤眉，仿佛在说：谁和他是一家人了？也不害臊！逗得两个师兄捂嘴直笑。

黑旋风奇怪道：“你们在笑些什么？”

阿发咳嗽了一声，说道：“哦，我们是看你康复了，也替你高兴呢！”

黑旋风大病初愈，喜上眉梢，当下拍着胸脯说道：“我黑旋风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懂得知恩图报，几位救了我性命，我一定会好好答谢你们！说吧，想要什么报酬，我黑旋风绝不二话！”

黑旋风见三人有些不相信，当下一巴掌使劲拍在桌子上，吓了几人一跳。

只见黑旋风朝着刘管带使了使眼色，刘管带立时哈着腰走出了门去，没多时，三个小兵一人提着一个旧木箱，小心翼翼的走了进来。

黑旋风冲着三个小兵叫唤道：“轻点放，轻点放，要是弄丢一个小心你们脑袋开花！”

阿发奇怪道：“盒子里是什么东西？”

“绝对是好东西！”黑旋风朝着三人眨了眨眼，“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三人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金光灿灿的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竟是满箱的金条！

阿发看傻了眼，咋舌道：“我的乖乖……这么多金子！”

阿桓咽了口唾沫，拿起一块放在嘴里咬了一下，随后自言自语道：“是真的！”

黑旋风哈哈大笑：“当然是真的，老子黑旋风的东西，那还能有假么？这些

金条就送给几位当作见面礼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发故作扭捏道，双手却将桌上一盒黄金悄悄捧在怀中。

巧云瞪着眼，推了推阿发，说道：“师兄，我们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阿发争辩道：“这是人家送给咱们的，又不偷不抢，怕什么啊？”

阿桓斜着眼揶揄道：“师父要是知道某些人见钱眼开，乱收别人的财物的话，你说说他会怎么办……”

阿发听罢神色一慌，忙将怀中的木箱子放了下来，叮嘱道：“这事儿可千万别告诉师父啊！”

黑旋风看他们师兄妹三个一副欲推还就的样子，有些不耐烦道：“格老子的，和你们这些出家人打交道就是费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要。你们要是不收下，岂不是显得我黑旋风是个有恩不报之人吗？”

阿桓笑了笑，打着圆场：“心意到了就够了嘛。”

忽然，黑旋风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眼中一亮，去房中的抽屉底部取出一个黑不溜秋的铁皮盒子，打开盒子后，又拿出了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布团子。

黑旋风将布团子打开，里面却是一大坨被捏得奇形怪状的白蜡，隐隐可见蜡球里面似乎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由于灯光昏暗，看得也并不分明。

巧云一脸疑惑，问道：“这是什么呀？”

黑旋风冲着三人神秘一笑，将那白蜡球用镊子夹起来，放在烛火里烘烤着，白蜡耐不住高温，立马开始融化，并不时发出“嗞嗞”的声响，化做一缕缕白烟飘向空中。不多时，白蜡已经尽数消融，只留下一个圆形物体。黑旋风用方才那块绸布轻轻地将那圆形物体上的残余蜡油擦干抹净，然后托在手里，亮给众人观看。

只见黑旋风手中的是一颗珠子，那珠子圆润无比，通体绿色，珠体上刻有符咒和一些古老拗口的文字，夜幕之下，晶莹剔透。

阿发不解道：“不就是颗珠子么，有必要藏得这么深吗？”

黑旋风骂道：“你懂个屁啊，这可是上好的夜明珠！”

阿桓倒是颇有些玉器常识，第一眼看到这珠子时便知道绝非凡品，心中也忍不住暗暗称奇。

阿发撇嘴道：“什么夜明珠日明珠的，我看都是些唬人的玩意儿！”

见阿发不相信，黑旋风颇有些恼怒，但也不好发作，便冲着刘管带说道："去把灯给老子灭掉。"

灯灭之后，房间里一片漆黑，大家都是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的，忽然，几人看到那夜明珠正荧荧放出璀璨光泽，不多时，那绿色的光辉便映遍了房间中的每一个角落，周围一片流光溢彩，像镀了层绿铂一般。

就在几人还沉醉在那神奇的暖色调中时，灯又被"啪嗒"一声拉开了。

黑旋风看到三人惊愕万分的模样，显得十分得意，"怎样？这下相信了吧！"

"这么好的宝珠，你是去哪弄的？"阿桓怀疑道。他知道像黑旋风这样的兵匪是不可能有这样名贵的宝珠的。

黑旋风顿了顿，目光闪烁不定，只听他笑道："这些你就别问了，总之在我黑旋风的手上就是我的，现在我要将它送给巧云姑娘，也算是答谢各位的救命之恩吧！"

巧云虽然心中对那宝珠十分喜爱，但她也不是见财起意之人，只见她摆手道："不行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绝不能收，何况还是来路不明的东西……"

黑旋风知道他们师兄妹执拗，当下便编了个幌子说道："有什么来路不明的，这是我家祖传的宝珠，传到我这里已经七八代了，你要是不收下，就是不把我黑旋风当朋友！"

黑旋风说罢，又摸了摸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威胁似地看了几人一眼，继续道："对待不是朋友的人嘛，我通常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刘管带见气氛有些尴尬，忙跑出来打着圆场，"巧云姑娘，老大一片心意，你再推辞的话，未免显得有些太不近情理了。"

巧云见两人把话说到了这个分上，倒也是骑虎难下了，当下为难望了望身旁的两个师兄，想征求下他们的意见。

阿桓冲着巧云一眨眼，笑道："既然他们执意要送，那师妹你就收下算了吧！"

阿发也是笑着附和道："我们不告诉师父他老人家，不就行了？"

巧云轻咬着下唇，点头道："好吧，那我收下便是了……"

"哈哈哈，这才对嘛！"黑旋风大笑道，将夜明珠包好后塞到了巧云手中，随后又吩咐着看门的两个亲卫："喂，你们俩，去准备点宵夜，再弄点酒过来，我要好好款待款待几位恩人！"

三人见这黑旋风虽然面相凶恶，性子火暴，倒也爱憎分明，不禁互相耸了

耸肩，放心地坐下来陪他侃起了大山。

饭桌上，黑旋风一个劲地给三人劝酒，阿桓和阿发本想联起手来把他给灌醉，哪知这黑旋风是个酒坛子，灌了好几坛酒都是面不改色，他们自己倒是醉得不省人事了。巧云推诿不过，也是捏着鼻子咽了几口酒下去，不多时便是面色通红，头晕脑涨，逗得黑旋风哈哈直笑。

吃罢宵夜，三人被亲卫扶进了各自的房中休息，朦朦胧胧中巧云感觉似乎被扶着自己的士兵捏了几下屁股，但她此刻脑袋昏昏沉沉的，也没心思去管了，只想啥事儿也不做，倒头就睡。

黑旋风每天都会派人站在钱庄的大门外通宵守夜，台面上说是为了大家安全起见，其实是怕那些乡亲们大晚上的来报复他。这天夜里，又轮到刀疤张和芋头值班了。这刀疤张本来还长得挺英俊，但有一次和别人打架，被人在脸上给砍了一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刀疤，从额头斜垂到下颚，才因此落得这么个外号。芋头今年才十七八岁，面黄肌瘦，个头小小的，一看平时就是个常受欺负的主。两人在黑旋风的队伍里职位都不高，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三天守夜了。

芋头站累了，便靠着大门往地上一坐，嘴里颇有些愤愤不平："刀疤哥，我感觉老大还真是个偏心眼，你看，他对那几个小道士又是送礼，又是好酒好肉的招待，咱们跟了他这么多年，到头来只能蹲在门口喝西北风。"

刀疤张做了个嘘声的动作，说道："小声点，回头让老大听见了，小心屁股都给你抽开花！"

刀疤张说完，又叹了口气道："唉，人家是头头，咱俩只是这个——"刀疤张说罢将小拇指往芋头眼前竖了竖，"头头吩咐什么，咱们只能照办。"

"来，刀疤哥，抽根烟。"芋头递过来一支烟卷，又双手捧着划燃的火柴替刀疤张把烟点上。

刀疤张使劲吸了一大口，顿觉浑身上下一阵说不出的舒畅。两人一阵吞云吐雾，话匣子慢慢也打开了。

"喂，我说，那个叫巧云的妹子身材还真他娘的惹火。"刀疤张抽着烟，脸上挂满了轻佻的笑容。

芋头也跟着揶揄道："可不是？胸大屁股圆，皮肤水灵水灵的，要是能给我摸上一把就是死也值得了啊！"

刀疤张嘿嘿一笑，得意道："你还别说，你刀疤哥我还真就占到了一回便宜。"

芋头斜瞥了刀疤张一眼，笑道："说得跟真的似的，你就使劲儿吹吧，人家可是茅道长的弟子，法力高强，能随随便便让你占便宜？"

刀疤张一听有些急了，凑过来说道："你丫还真别不信！今儿晚上他们几个喝醉了，就是我扶她进的房，我看她意识不怎么清醒，就趁机捏了一下她屁股，又软又有弹性，那感觉，啧啧啧，简直爽翻了！"

刀疤张说完，还陶醉地将那只手放在鼻子间嗅了嗅，一脸的淫笑。

"行啊！刀疤哥，真有你的！"芋头听得哈喇子都流了三尺长，各种羡慕嫉妒恨。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刮来了一阵奇怪的冷风，两人手中盈盈腾起的青烟瞬时间被吹得左倒右斜，两人都冷不丁打了个寒噤。

在晦明晦暗的夜色中，芋头忽然发现一个高大的黑影正一跳一跳的朝着这边走来，由于距离太远，只能依稀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

"喂，刀疤哥，好像有人！"芋头叼着烟站起身来，警觉地说道。

刀疤张十分随意地顺着芋头所指的方向一望，却发现依然树归树，草归草，没有看到半个人影。

"你小子是神经过敏了吧，这大半夜的哪有什么人？"刀疤张吐出一个烟圈，颇有些恼火。

芋头使劲揉了揉眼睛，却发现方才的黑影已经不见，口中不禁絮叨道："真见了鬼了，刚才明明在那儿的。"

芋头这边话还没说完，离两人百步开外的一处野草丛忽然开始簌簌地摆动了起来。这草丛位于一颗高大的榕树旁边，没多时，繁茂的榕树叶也开始沙沙作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摇晃着树茎一般。

"是谁在那？"芋头壮着胆子喊了一声。

听到声音，那草丛又忽而静止不动了，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走，过去看看！"还是刀疤张胆子大，只见他咽了咽口水，提着三八大盖走了过去。

芋头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时不时紧张兮兮地四处观看，他本来胆子就小，这大晚上的更是显得有些神经质。

"没准就是只野兔，瞧你小子那怂样儿！"刀疤张鄙夷道。

这时，那齐人高的草丛又开始沙沙作响了起来。刀疤张一惊，顿时站着不



动了，再也不敢往前迈一步。

刀疤张提着嗓子骂道："娘个球的，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敢捉弄老子，快滚出来！"

但无论刀疤张怎么骂，却是得不到任何回应。芋头这时看到刀疤张额头上已沁出了一层冷汗，他越叫嚣得响，越是在掩盖自己的内心的惧意。

"他娘的，再不吭声老子要开枪了！"刀疤张恼羞成怒道。

"啪！"一声脆响震荡山林。周围的树上，一些不知名的鸟儿怪叫着朝着别处飞去。

开了枪，清了道，刀疤张的胆子也大了许多，拨开草丛便走了进去。芋头却是裹足不前，在外面等着刀疤张的消息。

没一会儿，草丛里忽然闪出了两道亮光，又是两声枪响，随即便听到刀疤张的惨叫，但声音还没叫老，便像是被公鸡拧住脖子一般，没了声儿。

四周安静得出奇，鸡不鸣狗不叫，连虫鸣声都听不见。

"刀疤哥，你怎么样了？"芋头拨开草丛走了进去，他只感觉双腿发软，心跳得如同擂战鼓一般。

草丛后是一片小水洼地，然而水洼里的泥水却被染成了红色。水洼地的尽头有一个小山包。芋头低下头一看，发现水洼地边上有几个深浅不一的脚印，但显然不是刀疤张的马靴留下的。

越靠近小山包，血腥味就越重，由于这是一个渐升的地势，芋头清清楚楚地看到不断有血从小山包两侧缓缓流下，淌进了水洼之中。

芋头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停止了，握着三八大盖的双手也是瑟瑟发抖。小山包后，是一副让他这辈子都足以噩梦缠身的惨相。

只见刀疤张浑身是血的横躺在地上，双眼暴鼓，嘴巴张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脸上的表情极尽惊恐，仿佛是死时遇到了某种十分可怕的事情一般。最让人心惊的是，刀疤张的脖子上被咬掉了一大块肉，喉管，血管什么的尽数被咬断，惨兮兮地裸露在外，十分瘆人。而刀疤张的那杆三八大盖则断成了数截，随意地散落在他尸身旁边。

芋头被吓得半死，连裤裆也尿湿了，他将枪甩在地上，哭丧着脸拔腿就跑。刚转过身，一个黑影从六七尺高的榕树上跳了下来，正好挡在了芋头的前面。

一注诡异的月光不偏不倚地投射在眼前之人的脸上，芋头看清后心都凉了

半截。这是怎样的一张人脸啊！只见眼前之人浑身青紫色，双眼冒出摄人心魄的红光，身上则穿着破败的前清官袍，浑身腐烂得不成模样，最可怕的是那对长长的獠牙，竟从上嘴唇直延伸到下颚，寒光凛凛，阴森逼人。这竟是一具可怖的僵尸！

当僵尸缓缓地抬直手臂时，芋头发现它半尺来长的指甲上仍在滴答滴答地滴着血，腥臭无比，诡异万分。眼前的一切，终于到了芋头心理承受的极限，只见他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嘴中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阿桓半睁着眼睛，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他发现此刻阿发正躺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大腿则成了他的枕头。两人之前喝得太醉，刚进房间，还没来得及爬到床上便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

阿桓只感觉头疼得厉害，他将阿发从自己身上踢了下去，有气无力道："喂，师兄，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外面喊，你有没有听到？"

阿发极不情愿地挪了下身子，嘴里嘟囔道："有个屁的声音，睡你的觉吧。"说罢又是一阵鼾声如雷。

阿桓第一次喝这么多酒，也是抵挡不住，眼皮子一番，也是呼呼睡去。

"师父！！！"

巧云大叫一声，从睡梦中惊醒。她此时胸口起伏得厉害，稍微平复了一阵后，她轻轻用手揩去额头上的冷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虽然只是梦魇，但为何感觉会如此真实？想着方才噩梦里的情景，巧云仍是一阵心有余悸。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看来是自己太过担心师父的安危了。巧云这样想着。

反正也睡不着了，巧云便干脆坐直了身子，从枕头下拿出黑旋风送给自己的那颗夜明珠把玩了起来。

黑暗中，夜明珠的光芒将巧云的俏丽的脸蛋也印得绿莹莹的，十分可爱。女人对于珠宝首饰都有一种天生的喜爱，巧云也是打心底里喜欢这颗神奇的珠子，不仅仅是因为它好看，更是因为它由内而外的那股清冷，不羁的气质，正如她心中日思夜念的人儿一样。

这时，巧云注意到了夜明珠上那一串奇怪的文字。不知怎的，巧云看到那串文字的笔法走势，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巧云是一个不喜欢在脑子里一直挂着问号的人，这就好比吃了半个馒头，

噎在喉咙里却咽不下去，既尴尬又难受。她仔细回想了一阵，终于有了些眉目。她记得自己曾看过一些有关蛮族祭祀的古书，巫师们用来祭奠亡灵用的就是这种文字。这种写给死人看的文字，称为冥文，又叫亡书。

这颗黑旋风口中所谓的祖传宝珠上怎么会刻有冥文？光看着就不吉利，巧云隐隐开始发觉，这颗夜明珠的来历似乎远没有她想的那样简单……

第二章
西镇僵尸王

黑旋风这会儿睡得正沉，忽然间房门被人敲得哐哐直响，门外更是传来了急促的叫喊："大帅！大帅快开门啊！"

被人扰了清梦，黑旋风心里头极为不爽，兀自朝着地下吐出一大口浓痰，骂骂咧咧地起身去开门。

刚打开门，便看到门口围了一大帮手下，个个都是面色惊恐，神色慌张，闹哄哄地吵成一团，敲门之人正是自己的亲卫兵小马。

"大帅，不好了，外面有……有……"小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黑旋风扇了他一耳光子，骂道："什么鸟事？慌慌张张的，给老子说清楚！"

小马捂着脸，委屈道："大帅，有僵尸啊！"

"僵尸？！在哪里？"黑旋风吃了一大惊，自己这尸毒才刚刚好，丫的怎么又来了只僵尸。

"刚才都还在楼梯上，我们几个朝它放了几枪，它就跳开不见了。"

黑旋风见手下们一个个的都是正襟危坐，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便摸出了腰间的勃朗宁手枪，粗声粗气道："都给老子带上家伙，看看去！"

士兵们见大帅发了话，也都给手里的三八大盖上了膛，列着队跟在黑旋风身后。

走廊的灯泡忽明忽暗，发出"嗞嗞"的怪响，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般，将这深夜的气氛烘托得极尽诡异。一行人顺着楼梯口往下走，但见走廊上全是军兵的尸体，个个都是死相恐怖，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则是脖子上被咬开两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鲜血淌得到处都是。

黑旋风和剩下的士兵们个个都是看得心惊不已，有几个心理素质差点的则已经开始扶着楼梯狂吐不止了。

"真他娘的没出息！"黑旋风冲着那几个士兵骂道。

就在这时，黑旋风不小心踩到了一个死尸的脑浆子，脚下一滑，一个踉跄便摔倒在地上。他只感觉脑袋火辣辣的疼，睁开眼一看，正和那死尸暴鼓着的眼球四目相对，当下吓得往后爬开了三四步，直到被身边的亲卫扶了起来。

黑旋风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听他问道："一共死了几个兄弟？"

小马哆哆嗦嗦地掰着手指，笨拙地数着数："一个，两个，三个……"

黑旋风看得冒火，一巴掌又拍了过去，"格老子的！连这都不会算，你读的书都变成米田共给拉出来了？"

小马很是委屈，带着哭腔道："大帅，我本来就没念过书啊……剩下的兄弟们都在这里了。"

黑旋风粗略地一看，竟然只有十几个人，不禁捶胸顿足道："他奶奶的，老子这次是损失惨重啊！"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道："刘管带呢？不会也他娘的嗝屁了吧！"

人群中有一个士兵插嘴道："那倒没有，刘管带听到有僵尸来了，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怎么叫也叫不出来。"

"哼，都他娘的是一帮草包！"

这时，一声沉闷的低嚎从楼下传来，声音冰冷刺骨，如同来自地狱黄泉一般。众人立时一阵慌乱，紧紧地挤作一团。

黑旋风也是吓得一阵哆嗦，但他身为头领，绝不能自乱阵脚，只听他吼道："都别慌，咱们这么多人，鬼挡杀鬼，神挡杀神，还怕它个鸟啊！"

说罢，黑旋风便带着众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二楼。一行人分批在二楼的每个房间中逐个搜查了一阵，却是没有任何发现，最后又汇聚到了二楼的楼梯口处。

黑旋风勉强作笑道："早说了嘛，只要咱们团结在一起，没什么好怕的。"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头顶上的灯泡却忽然"砰"地一声炸开了，周围立时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人群中不知谁尖叫了一声，有几个胆子小的开始拔腿就跑，黑旋风被挤得晃来晃去，好几次都险些跌倒。

"啪！"黑旋风朝天放了一枪，怒气冲冲地吼道："谁他妈要是再起哄，老子第一个毙了他！"

士兵们一见老大发了怒，全都哑了声，开始屏气凝神地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这时，小马凑过来说道："大帅，那几个小道士不是斩妖除魔的能手么，咱们请他们捉住那僵尸不就好了？"

黑旋风点了点头，问道："他们几个人呢？"

"昨儿个和您喝酒喝醉了，现在估计睡得跟死猪一样了。"

黑旋风骂道："还睡个屁啊！你快带两个人去把他们给老子叫起来抓僵尸！"

"得令！你们两个，跟我来！"小马将被打歪了的帽子扶正，带着两个小兵朝着阿桓和阿发的房间跑去。

巧云的房间最远，在四楼的尽头，小马让狗子黄上楼去叫，自己则和二赖子赶去阿桓和阿发的房间。

两人使劲敲了好一阵，阿发才懒懒散散的前来开门，小马见他浑身酒气，神情恍惚，便使劲摇了他几下，想让他尽快清醒过来。阿发被酒精闹腾得难受，本来就犯恶心，经他这么一摇，胃中一阵翻滚，哇地一口将未消化完的宵夜全吐了出来，全溅在了小马身上。小马哭丧着脸，却把身旁的二赖子给乐坏了。

当阿桓和阿发得知有僵尸来袭时，松散的神经立马绷直了，跟随二人来到二楼黑旋风的所在地，一路上的惨景让两人的酒立时醒了大半。

黑旋风见到两人，不禁叫苦连天道："你们要是再来晚点，我的人就要死光了！"

阿桓没好气道："昨儿晚上是你一个劲地的灌我们，还好意思说呢！"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你们赶紧帮我抓僵尸吧，要不今天晚上谁都别想睡觉了。"

阿桓回头望了望楼梯上的一片狼藉，沉吟道："僵尸虽然凶残成性，但一般吸足人血就便会离开蛰伏起来，这只僵尸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看来绝不是为了找食物这么简单。"

阿发打了个寒噤，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今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危险了？"

阿桓点了点头道："没错。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单独行动，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黑旋风听得是心惊肉跳，忍不住问道。

阿桓想了想，说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那只僵尸？"

黑旋风耸了耸肩，"一楼和二楼我们都搜过了，别说僵尸了，连一根僵尸毛都没发现。"

小马这时也接话道："三楼我和二赖子也找过，一切正常。"

阿桓喃喃道："这可奇怪了……"

黑旋风这时狐疑道："咦，怎么就你们两个，巧云姑娘呢？"

阿发不假思索道："她住在四楼，和我们分开的。现在应该还在睡觉吧。"

小马奇怪道："我已经让狗子黄上去叫了，按理说也应该回来了啊……"

"什么？！"阿桓和阿发同时一愣，"四楼你们没有找过吧？"

就在这时，楼上忽然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听得在场之人无不心头一震。

阿桓脸色一变，口中喊道："不好，是巧云！"

阿桓说罢一个箭步便踏上楼去。黑旋风和手下们面面相觑，也是紧紧地跟随其后。

一行人来到四楼的走廊尽头，却见狗子黄侧躺在巧云房间门口，脑袋和身子分了家，七窍流血，脖子上的裂口处仍在突突地往外冒血，场面十分血腥骇人。

房门此刻正虚掩着，地上有着一长串血脚印，看尺码比阿桓和阿发两人的都要大上许多。阿桓抢先冲进门去，眼前的一幕让他倒抽了口凉气，只见一只高大可怖的僵尸正朝着蜷缩在墙角的巧云步步逼近！

这僵尸长得是青面獠牙，浑身发紫，口中不住哈着白森森的寒气，就连见惯了尸体的阿桓也不禁看得是心惊肉跳的。

房间里满是僵尸的腐臭味儿，有点像死老鼠的味道，酸臭无比。紧接着赶到的阿发和黑旋风等人也都是紧捂着鼻子，被吓得面如白纸。

那僵尸见到阿桓等人，红光惨惨的双眼斜看了他们一眼，仿佛在震慑着他们，不让他们靠近。而它自己则依然旁若无人地朝着巧云一步步逼近。

阿桓朝着阿发使了使眼色，阿发哆哆嗦嗦地拆开外衣缝好的口袋，随后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糯米，朝着那僵尸撒去，糯米一碰着僵尸的皮肤，便如同放鞭炮一般，噼噼啪啪地炸裂了开来，将僵尸身上血淋淋的前清官服炸出了几十个小黑洞。僵尸扭动着身子，发出一阵怪叫，随后纵身一跳落到了阿发旁边。

"我的个娘唉！"阿发见那僵尸比自己高出一个头，吓得个半死，拔腿就想跑，不料自己却被僵尸的双爪凌空提起，往外使劲一甩，他感到自己像一个皮球般飞了起来，硬生生地撞破了玻璃窗，随后滚落在了走廊上。

"孽畜，休得害人！"阿桓怒喝一声，下意识地双手十字相交，两只食指并拢对准僵尸，捏成了"阻"字诀，口中叫道："五雷神将，电灼光华，天道破军，缚鬼伏邪，急急如律令！"念完，右手往裤兜里一探，中食两指挟出一张符纸，

裹挟着罡风，啪一声，贴到了那僵尸的脸上。

僵尸被那符纸一贴，身子立时僵直不动了。众人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阿桓绕过僵尸，想要去扶起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巧云。当他抓着巧云的手时，只感觉她双手冰冷，双眼红通通的，显然是还没在方才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阿桓心中一痛，柔声宽慰道："小师妹，有师哥在，别怕。"

巧云并没说话，忽然，阿桓发现她双眼正直勾勾地望向自己身后，眼神中满是惊惧，在场的人群也发出一阵不可置信的惊呼。

一股森寒的雾状尸气从阿桓的耳边喷涌过来，仿佛冰凌一般挂擦在阿桓的耳垂上，寒冷刺骨，恶臭扑鼻。

阿桓双眼发直，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足以做一锅小米粥了，巧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额头上沁出的涔涔冷汗。

此时那僵尸与阿桓不过咫尺之距。阿桓凝神聚气，握紧双拳，结合左右雷局的奥义，如脱笼猛虎般，转身朝着身后打去。哪知那僵尸竟灵巧地一闪身，躲在了阿桓斜侧，还没等阿桓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是被那僵尸凌空抓起。

"师哥！"巧云尖叫着，起身要去抢下阿桓的身体，却被那僵尸借力一甩，飞出了老远，后脑勺正好撞在了一处桌角上，顿时晕了过去。

阿桓大力挣扎着，双脚不住地凌空乱踢，却始终无法着地，再看去时，那僵尸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抬起上颚那两道寒气逼人的獠牙，立马就要朝着自己咬来。

阿桓心中大急，赶紧用头使劲抵住那僵尸的额头，这样便将自己脆弱的脖颈给牢牢掩护住了，由于离得过近，僵尸嘴中哈出的尸气几乎全被阿桓吸进了鼻中，恶臭难忍，令人作呕。

趁着这个机会，阿桓在僵尸的胸口划出一道金色的八卦图案，随后双手捏成剑指，一上一下正点在八卦图的阴阳双鱼位置，只见两道金光一闪，僵尸退开两步，阿桓也终于得以挣脱开来。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僵尸中了阴阳手决，竟然只是踉跄了一下，紧接着又低吼着朝着黑旋风一行人跳了过去。

黑旋风的手下见那僵尸来势汹汹，吓得跑掉一大半，黑旋风紧张万分，朝着那僵尸"啪啪啪"地连放三枪，然而那僵尸只是顿了两顿，却并没有摔倒，依然朝着他们步步近逼。

黑旋风见手下们个个都是面色惊恐，形同梦游，不禁骂道："格老子的！别傻愣着了，都给老子开枪，不信打不死它丫的！"

黑旋风一声令下，手下们这才如梦初醒，纷纷举起了手中的三八大盖，朝着那僵尸叩响了扳机。一时间枪声阵阵，如同春节里的劈啪作响的鞭炮一般热闹。一梭梭子弹打在那僵尸的胸口，形成许多个黑漆漆的深洞，伤口处不断冒出墨绿色的恶心黏液，它身上穿着的前清官服也被打成了碎布条状。

枪声结束时，那僵尸的身上已经是烂成一片了，破碎的腐肉，冒着泡的绿浆，溅得到处都是，恶臭熏天，连黑旋风都差点吐了出来。纵然是这样，这僵尸依旧是无知无觉，只是在子弹的推力下摇摇晃晃了几下，随后飞跳到一个小个士兵面前，将两道邪气凛然的獠牙深深的扎进了他的颈部大动脉里。

"啊！"那士兵看到自己的鲜血如同喷泉一般溅出来，双眼一翻便昏死了过去。

黑旋风及剩下的士兵们见连子弹都伤不了它，哪里还有半分斗志，都是畏畏缩缩地躲到了门后不敢进去。

阿发这时一瘸一拐地钻了进来，阿桓给他丢过去一团黑乎乎墨斗，口中喊道："师兄，接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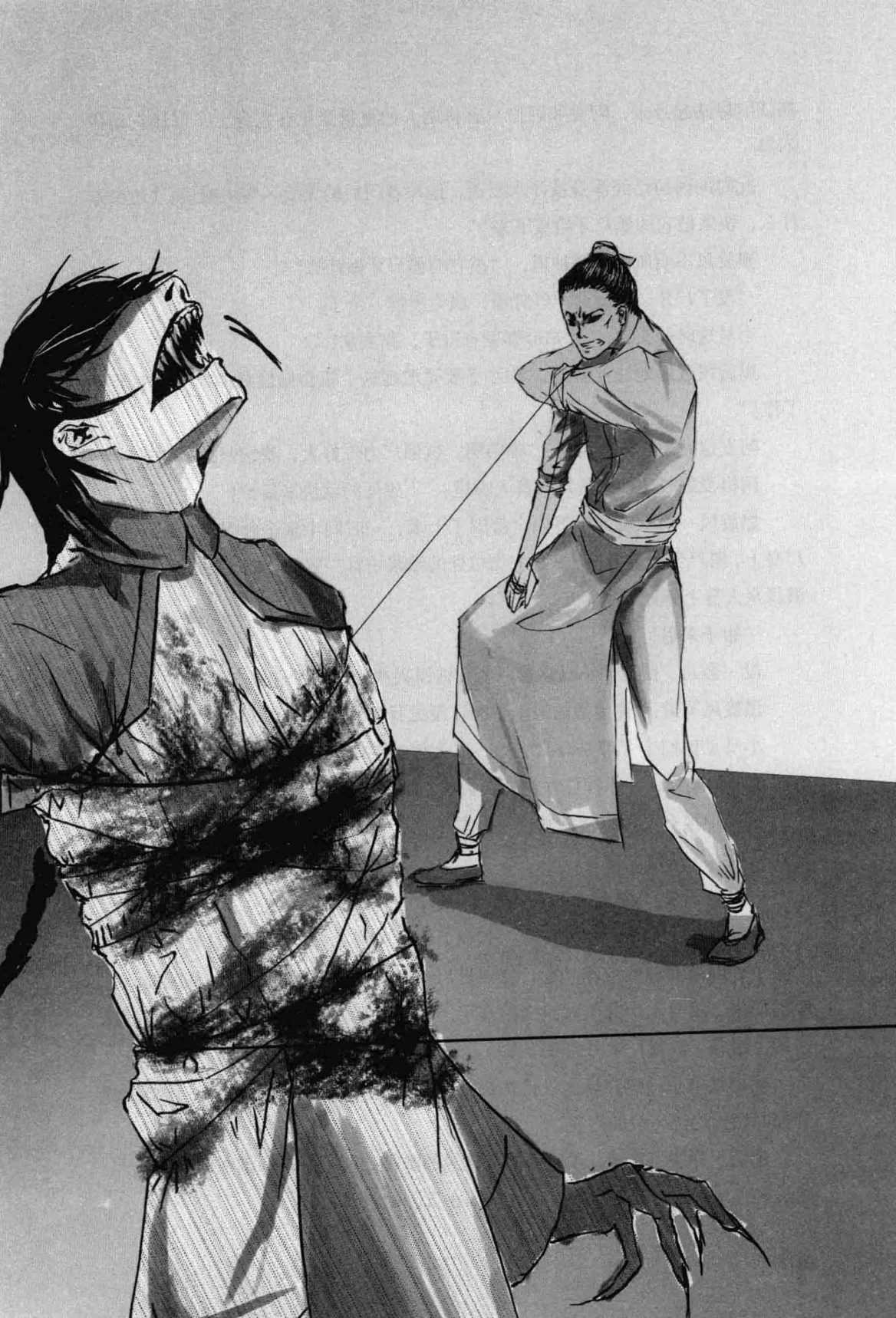
阿发将墨斗接在手中时，两人之间已经拉起了一条绷得笔直的墨线。墨线是木匠用来校正曲直的线绳，却也是茅山斩妖除魔的法器之一。

师兄弟二人一左一右站在与僵尸平行的位置，那僵尸只顾着追黑旋风一行人，并没有发现中间的墨线，身子刚往前一突，就被一股红光给弹了回来。胸前腐败不堪的皮肤已经被烧出了一条黑纹。

就这样，两人不断变换着位置，无论僵尸跳去哪个方向，总会被身前的墨线所拦住，只得连连后退。

眼见时机成熟，阿桓朝着阿发使了个眼神，两人一边将墨线放长，一边开始绕着僵尸转圈，不多时，便将僵尸浑身上下给绑得严严实实。墨线贴在僵尸身上，如同烧红了的铁丝一般，不住冒着白烟，并发出"嗞嗞"的响声，僵尸怪吼怪叫着，想要挣脱开来，然而它每挣扎一下，都会被极富弹性的墨线给弹了回去，阿桓这时将腿抵住它的后脚踝，随后又用双手将它身子向后一掰，这僵尸闷哼一声，便如同一块巨石般笔直地仰倒在地上。

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僵尸的力气大得惊人，在如此困境下居然好几次



都试图想站起身来，阿发和阿桓只有将两人的重量全压在它身上，好让它动弹不得。

此时的阿桓已经浑身被汗水浸透，他冲着门后的黑旋风等人喊道："还在等什么，快来把它的僵尸牙给拔下来！"

黑旋风不明所以，愣神道，"拔它的僵尸牙做什么？"

"没了尸牙，它就会尸气外泄，成为废物一个了。"

小马这时探头道："我知道哪里有钳子，我去拿！"

黑旋风远远地冲他喊道："你小子要是敢趁这个机会偷偷跑掉，小心老子毙了你！"

阿发这时憋红着脸说道："师弟啊，这僵尸力气好大，我快坚持不住了！"

阿桓没好气地冲黑旋风一群人喊道："不想死的就快来帮忙！"

黑旋风一声吆喝，手下们全都围了上来，一时间十来个壮汉全压在了那僵尸身上，僵尸受到重力挤压，身上伤口处的绿浆一冒一冒的，如同泉眼里的水柱，溅得众人身上到处都是。

"钳子来啦！"

没一会儿，便见到小马拿着一个大铁钳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黑旋风骂道："你他娘的快动手啊，没见我们都快撑不住了吗？"

小马见他们个个都是非常吃力，连大气也不敢出，当下也不敢怠慢，一手按住那僵尸脑袋，一手捏住铁钳便要去拔它那两根恐怖的獠牙。

这僵尸很有灵性，似乎知道小马要干什么一般，不住地左右摇晃着脑袋，让小马根本无法使上劲。

"让老子来！"黑旋风见他笨拙得要命，急不可耐道。

就在这时，那僵尸忽然深吸一口气，眼中红光大盛，只听它长啸一声，整个身子如同被捅破的皮球一般，忽然迸出一大团冰寒刺骨的白雾，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将身上十几个大汉全给震飞了好几尺远。而一直捆缚在它身上的墨线团也断成了数截，无力地散落在地上。

阿桓被重重地撞在墙上，他仿佛听到一阵令人心寒的骨裂之声，只感到脊背如同烈火灼烧一般的疼痛。

那僵尸挣脱了束缚，用它那阴森诡异的眼神扫视了一眼扑倒在地上的众人，随后径直地跳到巧云的身边，将她横架在自己的双臂之上。

“小师妹！”阿桓和阿发几乎同时喊出了声。

阿桓此刻已顾不上背脊的伤痛，飞身跃过去，想要从僵尸手中抢人，那僵尸低吼一声，使劲一甩头，后脑上如铁丝般坚硬的长辫重重地抡在阿桓的脸上。阿桓吃疼，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整个身子在半空中转了几圈，随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巧云这时虚弱地睁开了双眼，断断续续道：“师哥，救……救我……”随后双眼一闭，又晕了过去。

那僵尸不再恋战，只见它双臂托着巧云，整个身子平仰在空中，从窗口直接飞了出去。当阿发追出去时，发现那僵尸飞行神速，在皎洁的月亮中慢慢地化为一个小黑点，渐渐地消失不见了。

“唉！”阿桓摸了摸脸上那道红通通的辫痕，心中愤懑无比，拳头重重地捶打在地板上。

待那僵尸远去后，小马凑到黑旋风身边，神色慌张道：“大帅，这僵尸不就是咱们之前见过的那只么……”

黑旋风斜瞥了阿桓和阿发师兄弟一眼，冲着小马做了个嘘声的动作，“格老子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失魂落魄的阿桓听到了两人的谈论，一个箭步就冲了过来，双手提住小马的衣领，问道：“你刚才说什么？你们在哪里见过它？”

小马被阿桓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住了，尴尬地看着黑旋风，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一般。

阿桓转向黑旋风，吼道：“我师妹被它抓走了，现在生死未卜，你们还好意思在这打哑谜，快告诉我！”

黑旋风见他神情激动，双眼通红，不禁有些愧疚道：“前几天我们去西镇寻宝时，遇到过它，当时它还躺在棺材里没醒呢，哪知道会这么厉害。”

“寻什么宝啊？”阿发越听越糊涂了，问道。

小马见黑旋风发了话，也不再隐瞒，解释道：“哦……大帅送给巧云姑娘的那颗夜明珠，就是从它嘴里给掰出来的。”

“什么？！”阿桓双眼一愣，恍然大悟道：“难怪……那僵尸一直追着巧云，却又不杀她。它就是为了那颗珠子！”

黑旋风质疑道：“不对啊，在送给巧云姑娘之前，那珠子一直在我手上，怎

的没见它来找我？”

阿桓苦笑道：“你不是用石蜡将夜明珠给封起来了么，所以僵尸无法找到它的踪迹。石蜡一旦解封，僵尸受到夜明珠的感召，便一路追寻到此了。”

“原来如此！”黑旋风恍然大悟道。

小马这时笑呵呵地过来邀功了，“大帅，要不是我提议用石蜡封住，利于保存，看来这次被抓的就不是巧云姑娘，而是大帅你了。你看看小的多为您着想！”

黑旋风见阿桓目中射火，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使劲掌了小马一掴子，骂道：“你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怎么又打我啊……”小马委屈地小声嘀咕道。

黑旋风这时问道：“阿桓兄弟，这只僵尸是什么来头，怎么会这样厉害？”

阿桓严肃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僵尸。僵尸共分六种，紫僵、毛僵、跳尸、飞尸、血尸、旱魃。看这僵尸行动敏捷，跃屋上树，纵跳如飞，必是已修炼至第四层境界的‘飞尸’无疑了。飞尸现世，必是一方僵尸中的王者，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它就是西镇的王尸！”

一听到“王尸”，在场之人无是不大惊失色，心中都是暗暗感激老天爷的眷顾，让自己捡回了一条小命。

黑旋风是个爽快人，只见他拍着胸脯道：“阿桓兄弟，这次巧云姑娘的事，确实是我黑旋风的责任。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她救出来！”

阿桓冷冷道：“你那些洋枪洋炮杀人还可以，对僵尸可没半点作用。去了也是给人家送上一道免费的人肉大餐。”

“大胆，竟敢这样和大帅说话！”小马说着举起了手中的三八大盖。

“算了算了。”黑旋风虽然心中不爽，但毕竟自己理亏，便也没和他多做计较。

阿发这时凑了过来，心急如焚道：“小师妹被抓走了，师父又不在，现在可怎么办啊！”

阿桓望着皎洁而诡异的月光，眼神中满是坚定。

“现在正是群尸觅食的时候，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西镇救人！”

第三章
百鬼深夜行

夜空，如同一个漆黑诡异的深瞳，毫不留情地窥探着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又到了东镇宵禁的时间，家家户户都是关紧了门窗，妻儿老小们无一不是深深地钻进了被窝里，寻找着一点可怜巴巴的安全感。

从东镇的城关处往外看去，远远的有一条不宽的山路，天长日久，路面上早已是被踩得坑坑洼洼，终日都是泥泞不堪。黑水镇曾经数次向磨山县政府申请专项经费来修葺这条影响镇容的烂路，却因为县政府舍不得出钱始终批不下来，渐渐的，这修路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排马蹄子生硬地踩在坑坑洼洼的山道上，不时会溅起水洼里浑浊的积水。

远远地望去，黑水镇的城关大门在月色中若隐若现，如同一道长长的壁垒，阻挡着陌生人的进入。

今夜的风很大，刮得呼呼直响，山路两旁的树木随着风向来回摇摆，斑驳的树影形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如同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一般，看得让人心惊肉跳。

这支队伍行进速度并不快，黑暗中，看不清夜行者的脸。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齐刷刷地望向黑水镇的方向。

山道旁的一处草垛后，不时传来一阵阵令人欲血膨胀的淫声浪语。

原来是东街布店的老板赵大炮正在和新雇来的女工桂花在大行云雨之事。

赵大炮，五十好几的人了，还是一副老不正经的模样，看到哪家姑娘漂亮都想调戏一下，这次店里人手不够，需要雇人，他美其名曰招工，其实就是选美，看哪个应征者漂亮就留下谁。桂花就是他七挑八选给招进来的。平常家中母老虎管得严，很少有机会让他们俩单独相处，今儿个晚上他趁着母老虎熟睡了，便悄悄带着桂花溜出来偷腥。

这段时间进货忙上忙下的，可没憋坏了赵大炮，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机会，自然要好好享受一番，不谙世事的桂花被这房中术高手折腾得死去活来，娇喘

连连，直感觉脑袋里金星直冒，亢奋得随时都可能晕过去一般。

赵大炮全身大汗淋漓，一会儿工夫后，只见他忽然牙关紧咬，急喘一声，随后，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软绵绵地瘫在地上。桂花推开赵大炮的手臂，也是嘤咛一声，侧身倒了下去，赤条条的身子一阵一阵的抽搐着，双眼中溢满春情，嘴角处仍不住淌出情欲沸腾的口水。

哒哒哒哒——

一阵阵马蹄声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山道上响起。两人像做了贼一样，同时吓了一跳，桂花立马爬起身来，随手扯起一把衣物遮住自己的隐私部位。

“赵哥，好像有人……”桂花紧张兮兮的说道。

赵大炮有些心虚，做了个嘘声的动作，小声说道：“嘘，别作声。”

“是嫂子吗？”

“怎么可能，那婆娘睡得跟个死猪一样，现在估计还在床上打呼噜呢！”

赵大炮拿起四角睡裤笨拙地穿了上去，却不料裤管里早已有一只蚱蜢在栖息着，他只感到下体一阵异动，吓得一蹦三尺高，失声叫了出来。

就在这时，耳边达达的马蹄声也瞬间停住了。

桂花从草垛子后探出脑袋看了看，只见狭窄的山道上停着一长串高大的黑影，黑夜中起伏不定，如同一座座连绵不绝的小山丘一般。

桂花一撇嘴，责怪道：“都是你啦！害我们被发现了！乡亲们要是问起来，你自己去和他们解释去！”

赵大炮却是毫不担心，一脸轻松地说道：“现在都已经宵禁了，哪里还来的人？我看顶多是外地来的商队罢了。”

“那你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啊，要不然人家不放心呢！”

赵大炮抱着桂花使劲亲了一口，邪笑道：“好宝贝，那你呆在这里等我回来。”

赵大炮穿好了衣裤，三两下便跨上了山道，这时他感觉一阵浓烈的腐臭味扑鼻而来，他当是哪家农户又施了肥，不禁捏紧了鼻子，恶心地吐了吐舌头。

“喂，各位老爷们，都这么晚了，还准备进城呐？”赵大炮笑嘻嘻地朝着领头的马匹走过去。

路旁的树影遮挡住了马上之人的面目，但赵大炮却清楚地看到了那人褴褛不堪的衣服上，竟然有一大块一大块暗红色的血污！

赵大炮怔在了原地，有些忐忑不安地说道：“现在黑水镇里已经宵禁了，城

门也关上了，你们……还是明天再来吧。”

为首之人这时跳下马来，一步一步地朝着赵大炮走去，他的动作十分机械化，鞋底几乎是一直贴在地面摩擦着，发出一阵“刷刷”的声音，古怪之极。

树影掠去，他的面目也逐渐显现了出来，望着他，赵大炮的瞳孔一阵剧烈的收缩，倒抽了一口凉气。

站在眼前的，竟是一具满身腐肉的走尸！这走尸头上带着一个黑色的眼罩，只露出了一只眼睛，幽幽地闪着绿光，浑身上下到处都长着透明的大水泡，水泡中隐隐可见流动着浑浊的脓浆，光看着就让人反胃不已。

赵大炮再向它身后的队伍看去，发现每匹马上都端坐着一具行尸，个个都是面如死灰，姿态各异，每具行尸的眼中都是冒出绿莹莹的寒光，时时刻刻都在叩响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恐惧，看得让人一阵心惊胆寒。

赵大炮平时连只虫子都怕，又哪里受得住这个惊吓，裤裆里一松，黄褐色的尿液喷涌而出，双腿瑟瑟发抖，竟杵在原地动不了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具可怕的行尸首领一步步地走到自己跟前。

那行尸首领偏着头，很玩味地看了赵大炮一眼，随后嘴角咧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阴森笑意。

正当赵大炮脑海中一片空白时，他太阳穴上忽然青筋暴鼓，嘴巴张得老大，连眼睛珠子都快蹦了出来。他迟钝地往身下看去，发现行尸首领的右爪已经伸进了自己的胸膛内，鲜血顺着它的手臂汹涌而出，待它的右爪从自己胸口抽出来时，手掌上已经托着一颗还在突突直跳的心脏了。赵大炮干号一声，白眼一翻，整个身子就像被抽空了一样，软了下去。

行尸首领伸出长满脓包的长舌，贪婪地舔食着手臂上残留的新鲜血液，随后又趴在赵大炮尸身上拼命地撕咬了起来。

“赵哥，赵哥……你还在吗？”草垛后的桂花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开始焦急地呼唤着。

行尸首领猛地一摆头，目光凶狠地看向声音传出的位置，此时血浆已经将它的面目染成了鲜红色，嘴里还含着一大块刚扯下来的内脏，夜色之下，狰狞无比。

行尸首领朝着身后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嚎，立时便有三个行尸从马上飞跳而下，四肢着地，如同兽类一样匍匐着向着草垛堆里跑去。

桂花发出一声惊恐万状的惨叫，仿佛在诠释着眼前惊心的一幕。随后便是

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咬声从草垛后传来。

饱餐一顿后，行尸首领满足地站起身来，只见他展开枯槁的手臂，露出寒意逼人的锋利獠牙，如同引领狼群的头狼一般，仰天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嘶。身后的数十个行尸受到感召，也是跟着嘶吼起来，声音沉闷而混沌，如同来自地底深潭，震荡四野。

这群行尸便是数月前感染尸毒而死的阴罗山山贼们。这帮山贼生前凶恶成性，死后更是恶性难除，煞气四溢，因此被抛弃在众生六道之外，连轮回也入不了，变成了一具具让人谈之色变的恐怖僵尸！

由于这帮山贼还没完全死透就已经尸变，因此得以保留了一小部分的大脑机能，除了僵尸本能的嗜血欲望之外，他们还能简单地驭马，使用兵器，变得有组织，有纪律，加之敏捷的动作和速度，无疑让这支队伍成为了一支战力强大的僵尸山贼军团！而黄钻由于尸变得最早，中的尸毒最深，本事也比其他山贼僵尸更强大，俨然成了这支僵尸军团的首领级人物，数十个大小行尸都是听其号令，莫敢不从。

绿竹林中，山洞内。茅无极运功调息了几个时辰，渐觉胸口一股郁结之气舒缓了不少，惨白的脸色也渐渐地变得红润了起来。他站起身，安葬了汪有龄的尸骨，便要前往南镇鸿福钱庄与自己的三个徒弟汇合。

“子时已过，想必黑旋风的尸毒已经去除得差不多了吧。”茅无极掐手一算，喃喃自语道。

刚走出了绿竹林，茅无极远远地望到黑水镇中火光漫天，心中不禁一凛，忙发足快步向黑水镇的方向奔去。

来到东镇城关时，茅无极发现城门大开，告示牌上的各式海报全都被撕成了雪花大小的碎屑，随着晚风漫天飞舞着，如同扫墓时飘飞的冥钱一般，让人感觉十分苍凉。

“奇怪了，此时是宵禁时刻，怎么会大开城门呢？”茅无极心中狐疑道。

这时茅无极看到城关地面的青石砖上，到处都是蘸着稀泥的马蹄子印，他捏起一小块稀泥放在鼻尖嗅了嗅，只觉水汽十足，泥腥味浓厚，想必这个马队应该是刚进城不久。茅无极想着，忽然纵身一跃，跳上了城关的墙头。

站得高，看得也远，茅无极居高临下，看到不少东镇的房子都在冒着火，由于黑水镇内大多还是木质房屋，且连接紧密，房屋之间间隙小，一家起火，

连带着的左邻右舍也被火势所波及，一时间火光漫天，在寂静的黑夜里狰狞地肆意燃烧，整个黑水镇乱成了一锅粥，扑火求救声，抱子啼哭声，鸡鸣狗吠声，不绝于耳。

粗略一看，数镇中心的火情最为严重。茅无极这时跨上一家民居的房檐，随后又大步一跃，跳上了另一个房檐。就这样，茅无极一跳一跃，快步游走在各家各户的屋檐之上，最后来到了鼓楼的塔顶处。

鼓楼高耸在镇中心的中央广场，是整个黑水镇最高的建筑，一度被誉为“黑水之心”，站在如此雄伟挺拔的建筑之上，足以鸟瞰整个东镇的了。

镇民们在广场上争相奔走，面色惊恐，仿佛在逃灾避难一般，这时茅无极惊异地看到，在这些慌乱的人群中间，竟然时不时会蹦出几个面目狰狞的黑影。这些黑影有的四肢着地，如同嗜血凶兽一般在地上快步奔跑，到处扑杀着活人，有的则从窗口爬进民居之中，企图找出那些藏匿在屋子里的人们，还有的则是坐在马上，策马扬鞭，对逃出视野之外的人迂回包抄，围追堵截。整个东镇到处回荡着绝望和凄厉的惨叫，听得人一阵心惊胆寒。

这时，一只青面獠牙的山贼丧尸扶着木梯，已经悄悄地爬上了鼓楼，出现在茅无极身后。他见茅无极正聚精会神地望着塔下的情况，死灰色的双眼中忽然寒光一闪，朝着茅无极疾扑过去。

这只丧尸刚撞上茅无极后背，便感觉如同撞在橡皮上一般，被一阵灿烂的金光弹飞了数尺远，正好撞在塔顶巨鼓的鼓面之上。一阵沉闷而洪亮的鼓声立时如同排山倒海般，在中央广场上回荡了开来。

茅无极看了看那只一脸茫然的丧尸，随即解开了衣襟，一件金黄色的贴身小背心顿时露了出来。只见这背心前胸和后背的位置各绣着一副标准的八卦图，在八卦周围，更是用朱砂写满了一串串艰深拗口的符文，夜色之下，这背心竟是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还好有这件八卦金蝉衣。”茅无极心中庆幸道。

他之前与九尾妖狐打斗所受了内伤，现在仍未痊愈，反应速度已经有所下降，法术也只能达到正常的四五成，这要是放在平常时还好，但偏偏赶上了这个紧要的档头，不免让茅无极有些窝火。

没了桃木剑，茅无极只能徒手与这丧尸搏斗了。眼见那丧尸站直了身子，又要扑将过来，茅无极也不躲避，反而欺身过去，用右肘抵住那丧尸的下颚，

让它那张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无法开合，与此同时，茅无极猛攻其下盘，丧尸闷哼了几声，双腿微曲，无法站稳。趁着这个机会，茅无极又敏捷地扶住它的手臂，将它反身架在自己背上，随后脚踩奇步，绕着原地转了整整三百六十度，借着巨大的贯心力，茅无极猛然间撒开双手，顺势将丧尸从鼓楼上甩了出去。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那丧尸重重地砸在了中央广场的地板上，已经是支离破碎，成了一滩肉酱了。

就在茅无极再次往下看时，他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只见有十余个丧尸正在聚集在塔楼外围，手抓着塔壁的缝隙，一步步地往上爬。它们四肢大张，动作极其怪异，如同蜘蛛一般，口中不断地哈出白团团的尸气。想必是方才巨大的钟声吸引了它们。

看来这塔上是呆不得了，茅无极将身上衣服尽数敞开，以增大在空气中的阻力，随后施展御风之术，顺着风向滑翔到最近的一处民居的房檐之上。当他再看去时，鼓楼已经是在身后了。

夜行疾速，茅无极来到了之前下榻的百祥客栈中。他远远地看到王掌柜躺在门口，身下已经成了血泊，五六个贪婪的丧尸正趴在他尸体上狠命地撕咬着，血淋淋的内脏被随意丢得到处都是。

茅无极心中一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站在楼顶上，揭开了几片砖瓦，又大力踏破了木椽，轻飘飘地跳进了自己的房间内。此时二楼已经起火，本来只是零星的火星子，但呼啸的晚风一刮，让火势立刻蔓延开来。

茅无极所睡的床铺已经烧着，头顶上黑烟一阵接着一阵，熏得人睁不开眼睛。茅无极半弓着身子，打开了床边的大木柜，他的道袍和法器全放在这里面。

清点了一下，见东西全都完好无损，茅无极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赶紧换上道袍，又将符箓和法器分别放进道袍内特制的袋子里。

木柜的最深处，静静地躺着一柄赤色长剑。

茅无极将剑握在手中，剑未出鞘，却已隐隐可以感觉到一股森芒的寒气。

此剑名为天师剑，通体赤色，长约三尺有余，剑柄处系着一个做工别致的九龙剑穗。这天师剑本是一把人世间的至邪之剑，乃是两百年前一个堕入魔道的铸剑师耗时九九八十一日，用上古阴邪之法淬炼而得。在炼剑的最后一天，剑未成而危险至，当仇家们纷纷赶到时，铸剑师竟然自己跳入了铸剑炉中，完成了最后一道剑祭。这阴邪秘法的最后一步，竟然是以身殉剑！于是乎，魔剑



天成。后来魔剑为茅山掌门所得，见其戾气太重，便终日将它浸泡在无根之水中，用以化去它的阴戾之气。到茅无极师父那一代时，终于将魔剑净化完毕，终日供奉在三清观里，接受道义熏陶，成为了除魔卫道的天师剑。

师父将天师剑传给茅无极，便已经算是敲定了继承人。但由于他老人家的猝然离世，却始终没有留下一道口谕。以至茅无极的几个师兄弟们互不买账，自立山头，形成了“茅山十仙”的分立局面。

这天师剑承载了茅无极太多太多的回忆，他对师父的尊敬与缅怀，也全都在此剑上。先师曾告诉过他，非到紧要关头，绝不能使用此剑，一是怕他功力不够，受到剑气反噬，二是此剑威力强大，一旦出鞘必见血光。为了拯救黑水镇这些无辜的镇民们，看来这次要破例用它了。

正在茅无极心念如潮之际，他房间内一根用来支撑房檐的，还在燃烧的木桩朝着他径直倒了下来，茅无极赶紧闪身避开。眼看着房顶马上就要坍塌，茅无极只好撞开木窗，从窗口跳了下去。

茅无极身姿轻盈，落地无声，躲在一棵小树后，因此也并没有引起门口那几个丧尸的注意。就在茅无极准备离开时，客栈二楼尽头的窗后忽然探出一个小脑袋来，开始大声向着外面哭叫着。正是死去的王掌柜的孙女小兰。

从窗户里可以隐隐看到屋内浓烟滚滚，不断有火舌子从窗口喷涌而出，小兰大声咳嗽着，处境堪虞。

茅无极心中一凛，连连朝她挥手示意，让她别出声，脑子则转得飞快，思考着如何救她的办法。

小兰显然是发现了茅无极的，反而是哭得更大声了，求生的欲望让她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王掌柜的尸体在五只穷凶极恶的丧尸口中，已经渐渐只剩下了一具白骨，当听到小兰的呼喊声时，都飞快地围在了小兰的窗口下，口中污秽的涎水从嘴角两侧溢出，滴成了白线，只等她跳下来羊入虎口。

房内的火势越来越大，小兰耐不住高温，双脚已经伸出窗外，屁股坐在窗棂上，稍有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茅无极看得心中着急，从怀中摸出了五枚铜钱，只见他的手在半空中甩了个半弧，那铜钱便齐刷刷地朝着五只丧尸飞将了过去。

这铜钱是用黑狗血浸泡过的，看似和普通钱币无异，实则威力强大，具有

驱魔退煞的作用。

五枚铜钱逐一打在了丧尸身上，发出五声沉闷的鸣爆，将丧尸的后背都炸开了花，丧尸们怪叫了几声，纷纷扑倒在地上。就在这时，一股火舌点着了小兰的头发，小兰尖叫一声，从二楼的窗口笔直坠了下来，茅无极来不及多想，抢步跑了过去，将小兰稳稳地接在怀中。

小兰此时已经是被浓烟熏得满脸乌黑，茅无极关切道："小兰，你没事吧？"

"呜呜……爷爷……我要爷爷……"小兰钻到茅无极怀里声嘶力竭地哭道。

茅无极望着门口那具白森森地骸骨，心中大痛，忙用手遮住了小兰的眼睛不让她看。

"小兰乖，要坚强，爷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

"呜呜呜……"

就在这时，那五只丧尸竟然又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背后裂开的伤口仍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着绿浆。

茅无极皱了皱眉，将小兰拉到了自己身后，随后，又将手中的天师剑拔了出来。

宝剑出鞘，发出一声铮然轻啸，剑锋凛冽，竟是寒光数里。

茅无极抚摸着剑身，将双指咬破，让喷涌的鲜血尽情地蔓溢在冰冷的剑身上。先师有训，天师剑一旦出鞘，必见鲜血，茅无极便用自身的精阳之血来为剑开光！沾上鲜血后的天师剑如同被烧红的烙铁一般，剑身上红芒大盛，在茅无极手中铮铮作响。

"嗷！"疯狂的嗜血欲让五只面目狰狞的丧尸不顾一切地朝茅无极冲过去。

茅无极冷哼一声，目光如炽，身影晃动，手中的天师剑铿锵激越，快若流光，舞出了五道杀气腾腾的剑光。一阵缭乱的光华过后，茅无极已是提剑闪身在五只丧尸的身后，那五只丧尸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朝着小兰扑过去。

"啊呀！"小兰娇弱的身躯完全被五只丧尸高大的身影所盖住，不禁惊叫了一声，瑟瑟发抖地蜷缩在了地上。

过了一小会儿，小兰感觉没什么事情发生，正准备睁眼看看情况，手却忽然被人给紧紧抓住了。

小兰吓得全身一震，睁眼一看，却是慈眉善目的茅无极。而地上则是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碎尸块，令人恶心的绿浆子流得到处都是，此时仍在鼓着水泡。

第四章
茅山请灵决

东镇的建筑格局乃是前清时期的湘西名匠设计，呈四方格局排列，甚是整齐严谨。整个东镇共有东西南北四条正街彼此相连，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形，将东镇分割为四块大小面积相近的民居区。四大民居区中又有若干羊肠小道点缀其间，供镇民们交互行走，十分方便。四大街道的交汇地便是中央广场。

茅无极此时正在位于东区的百祥客栈外，由于带着小兰，没法再走房梁飞屋顶了，只能顺着东区的羊肠小巷一路小跑，沿途解救受困的镇民。一路上不断有丧尸向二人袭击，但在茅无极的天师剑下往往都撑不了几个回合。

在东区的一条笔直的小巷子里，茅无极听到了几声清脆的枪响，他赶紧循着声音的方向赶了过去，却见一个身着制服的保安队员被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丧尸追赶。只见这丧尸挥舞着马鞭，口中不断咆哮着，看上去十分霸气凶悍，保安队员的两只脚哪里跑得过马蹄，还没逃出多远便栽倒在了地上。那棕马发出一声长嘶，高高地抬起前蹄，随后如同巨石落地一般，两颗铁蹄狠狠地踩在保安队员身上，只听一阵骨裂筋断之声传来，保安队员惨叫一声，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那丧尸狞笑了一声，远远地看到茅无极和小兰二人，又挥舞着马鞭气势汹汹地朝着二人冲撞过来。茅无极见这孽畜好生嚣张，不禁勃然大怒，待它一靠近，茅无极便半弓着身子，轻步一跃，跳在了马鞍上，随后一脚将那丧尸踢翻在地。眼看着棕马失去控制，发疯似的奔向小巷尽头的小兰，茅无极赶紧大力勒住缰绳，将马头调转了方向。

茅无极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车熟路地驭马，也是有原因的。为了方便给全国的茅山子弟传信达意，茅山很早就建了马厩，养的都是中原快马，年少时的茅无极经常偷偷牵出几匹马来骑着玩，虽然没少挨师父责骂，但也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驭马之术。

就在这时，那被茅无极踢飞的丧尸居然匪夷所思地爬上了与地面几乎呈直角的墙壁，随后居高临下，在茅无极的脑袋顶上飞扑了下来。茅无极不慌不忙，双腿夹着马肚子，侧身往马下一躲，让那丧尸扑了个空。那丧尸的脑袋重重地砸在实木做的马鞍上，脆邦邦的一响，正摔在马蹄子旁边。

马都是认主人的，茅无极知道棕马无论如何是不肯轻易伤害自己的丧尸主人，便急中生智，用手紧紧捂住了马眼睛。棕马受惊，开始慌乱地在原地转圈，马蹄子杂乱无章地在地上一阵乱踏。那倒霉的丧尸在马蹄子下就如同手抓饼似的，蹄蹄到肉，绿浆乱溅，连眼珠子都蹦出来了，不多时便被踩成了一滩肉酱。

丧尸本来就是一身腐臭，经过这样一阵恶心的捣腾，更是臭气熏天，小兰靠在墙角，将胃里没消化完的东西全呕了个干干净净。

茅无极见那保安队员还在呻吟，便想扶他起来，哪知他全身上下都是一阵软绵绵的，连骨头都成了渣了，根本就无法坐直。

“东街……马队长……快……快去……”保安队员惨白的嘴唇一张一翕，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词后，便断了气。

茅无极轻轻抚平他那因剧烈的疼痛而怒睁的双眼，轻轻摇了摇头。这时他心中想道：“他说马队长，难道是指马如龙？”

“小兰，我们走！”茅无极十分轻巧地跃上马，又将小兰拉到了马背上。经历了如此多的变故，小兰已经是吓得全身瑟瑟发抖，面目呆滞了，茅无极让她紧紧抱住自己，希望能给她传递一些温暖。

快马如飞，迅速朝着东街的正街道赶去。沿途的丧尸发现了两人，都是呼朋引伴，咆哮着想追过来，无奈都被这匹身姿矫健的骏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果然是匹好马！”茅无极摩挲着马头，心中暗赞。

茅无极打算顺着东区的小路抄到东街去。他远远地可以听到东街上的枪声一阵高过一阵，不时还伴有撕心裂肺的惨叫。

近了，在一条直通东街的小道出口处，竟然横躺着一辆满载农家菜的板车，想必是慌张之下的小贩来不及推走留下的。此时情势紧急，茅无极也不想再绕道，只见他咬了咬牙，重重地抽打了一下马鞭子，棕马吃疼，长嘶一声，猛然间加速，朝着板车风驰电掣般的冲过去。

“呀！”眼看着就要撞上，小兰捂住了眼睛，紧张地尖叫了一声。

茅无极估摸着到了最佳时机，猛地将手中缰绳往上一拉，棕马后蹄点地，

华丽地伸展着前蹄，竟从板车上方一跃而过。

只听“啪嗒”一声脆响，棕马正落到了正东街的中心位置。

枪声陡然间停住了，茅无极随意一看，却见自己后方围着一群瞠目结舌的保安队员，前方却是十余个匍匐在地，青面獠牙的丧尸群。原来自己正夹在了两拨势力中央的尴尬地带。

保安队员们看到茅无极一身金色道袍，骑着高头大马，晚风中须发飘扬，一副不怒自威的凛然气势，都以为是遇到了救世主，纷纷在心中顶礼膜拜。马如龙却是一眼就认出了茅无极，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从人堆后屁颠屁颠地钻了出来，急切道：“道长救命啊！”

活人一旦尸毒入体，成为丧尸后，眼中所看到的景象便发生了变化。在丧尸眼中，外表穿着只是声色皮相，活人血管里川流不息的新鲜血液才是它们眼中的唯一事物，它们强烈的嗜血欲就如同瘾君子对鸦片的渴念，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疯狂地步。

面对眼前这帮活生生的血肉大餐，丧尸群哪肯轻易放过，经过茅无极一扰的短暂错愕后，丧尸群又立马现出狞态，开始四肢着地，如同黑夜里的狼群一般，匍匐着向着保安队冲过来。

茅无极见这帮丧尸列队整齐，井然有序，心中也是吃了一大惊，双脚一踏便跳下马来，与丧尸队不过二十来尺的距离。

看着丧尸队凶神恶煞地步步逼近，在场之人无不是替他捏了一把冷汗，茅无极却是目光清冷地目视前方，一副我自岿然不动的神色，月色之下如同一尊雕像。

就在这揪住人心的紧张时刻，茅无极周身忽然刮出一阵罡风，轻飘飘的金色道袍也是跟着鼓荡不已，一时间衣袂纷飞，令人啧啧称奇。

不多时，茅无极眼中倏地精光一闪，随即双手结印，口中默念圣灵咒决，站在原地重重地踏足三下，身上也开始闪闪冒出微光。此曰“请灵”，又叫“神打”，乃是通过法决借请仙师上神来除妖辟邪，请灵之人法术越高，所请的神灵级别也就越高。

就在茅无极踏足三下之后，只感觉自下而上涌起一股清润之气，瞬间滋润全身，心知已是受到上清斗姆娘的加持祝福，紧皱的眉头也开始微微舒展。

在茅山术中，按层级来划分，共可分为上、中、下茅，上茅指请仙师上神，

中茅请过身的师叔祖，下茅则是请阴鬼灵童，茅无极此番贸然使用上茅法术，其实也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若是在第三下踏足踏不下时，神灵不上不落，便极有可能陷入癫狂，走火入魔。

但目前看来，茅无极显然是成功了。受到神灵加持后的茅无极全身充盈着丰沛的灵力，只见他手捏剑指，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巨大的，闪闪发光的俞树符，紧接着又快速地在俞树符两侧画出两道个体稍小的紫薇符，意为众星拱月，双头并莲，扫尽世间邪恶。

只见茅无极口中念道:“赫郝阴阳，日出东方，捉怪天蓬力士，镇煞铁面金刚，急急如律令！”诀运心到，三道光符开始变幻无穷，忽而，茅无极大喝一声“敕！”

语毕，三道光符仿佛受到感召一般，开始朝着丧尸群疾飞而去，沿途风雷隐隐，光华四射，在场之人只感觉一股劲风刮起，吹得睁不开眼睛。光符碰撞到丧尸群，发出一声尖锐的鸣爆声，破碎的光屑溅得四处乱飞，如同噼里啪啦的火星子，但一落地很快就消失了。

众人再看去时，丧尸们一个个都是仰躺在地上痉挛着，全身上下被烧得一片焦黑，并不时冒着一阵阵白烟，发出嗞嗞的声响。到处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焦臭味，在场之人无一不是捏紧了鼻子，剧烈咳嗽着。

茅无极此时侧扶着马背，手捂胸口，满脸的虚汗。此法术威力强大，需要耗损极大的灵力，茅无极内伤之下强行催动法术，已是受到法术反噬。

小兰离得最近，看出了端倪，惊叫道：“茅大叔……你怎么样了？”

茅无极只感觉喉头一股腥甜，为了不让小兰担心，忙强行将这口血给咽下肚去，旋即朝着小兰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茅大叔和小兰一样坚强，没事的。”

北街，猪肉荣的肉铺内。此时猪肉铺早已打烊，十几块长方形的木板将铺门给封得严严实实。

其他街道到处都吵成了一锅粥，北街却由于位置偏僻，且大多为商铺，人丁稀少，因此少有丧尸光顾。猪肉荣此刻正在里屋呼呼大睡，呼噜打得震天响，对外面发生的状况竟全然不知。

到了半夜，猪肉荣感觉肚子里一阵骨碌，闹腾得慌，心中想着应该白天是吃了老张家的豆腐乳吃坏了肚子，便赶紧披上布衫起身如厕。

猪肉荣脸上憋得通红，蹲在茅房里噼里啪啦了一阵，声音像放鞭炮一般，脸上顿时一阵轻松。茅房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酸臭味，猪肉荣低头一看，原来

粪缸不知何时已经满了，臭烘烘的稀便漫得到处都是。

就在这时，猪肉荣发现茅厕门口的麻布罩子下，竟然有一个诡异的黑影正慢慢地走过来。他当是自己那肥婆娘晚上起夜，便哼哼唧唧了几声，示意自己正占着茅坑。然而，那黑影听到声音，竟是越走越近，最后将身子贴在了麻布罩子外。

“你耳朵聋啦？老子在拉屎呢！”猪肉荣骂骂喋喋的正要发作，但当他看到麻木罩下的那双赤脚时，竟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那双脚竟是通体紫色，脚背上还有好几块裂开的烂疮疤，不时还会挤出一股股令人恶心的脓水。

正在猪肉荣愣神之际，那黑影竟猛然间撕开麻布罩，扑在了猪肉荣身上。猪肉荣到底是和畜生打交道的，反应敏捷，当即用手擒住他胸口让他无法贴近。茅厕昏黄的煤油灯下，猪肉荣竟发现这陌生人竟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丧尸，两排寒光闪闪的獠牙此刻还在滴着血。

猪肉荣有个外号叫傻大胆，当年为了和几个酒肉朋友打赌，晚上一个人在坟地里都睡过。傻大胆看到眼前这丧尸，也只是心中一惊，旋即马上便回过了神来。只见足有两百多斤的猪肉荣提着这只瘦削的丧尸，往粪坑里一丢，丧尸便头朝下倒栽在粪坑里，粪水直没到了腰部，脚还在一阵当空乱踢。臭烘烘的粪水溅得到处都是，猪肉则赶紧提起裤子跑了出去。

刚出茅厕，猪肉荣便听到了一阵杀猪似的惨嚎，他赶紧顺着声音的方向赶去。来到房间后，猪肉荣发现自家那肥婆娘正被另一只丧尸贪婪地啃着肚子，肠子被扯出了好长一大截，血水把整条床单都给染红了。

猪肉荣悲愤难当，从肉案上抓起两把又宽又大的杀猪刀，哇哇大叫着朝房里赶去。

婆娘的脸色越来越白，眼看着就不行了，猪肉荣咬紧牙关，一刀子砍在那丧尸的脖子上，丧尸的头便如同皮球一般滚落了下来，身子抽搐了一阵，也是仰倒在地，仅剩的半截脖子突突地往外喷着绿浆。

“春花，春花！”猪肉荣笨拙地跑到床边，身上的肥肉随着他的跑动一晃一晃。

婆娘的神志还很清醒，只是在那里一个劲地惨叫，听得人瘆得慌。

虽然肠子流出来，但看样子一时半会还死不了。猪肉荣想着，抓起床边裸露在外的肠子就往她肉团团的肚子里塞。

这时，猪肉荣忽然感到脚下一阵火辣辣的生疼，低头一看，原来是方才那丧尸的爪子正在用力抓挠自己的脚踝，锋利的指甲眼看着就要刺进肉里去。虽然这丧尸没有了脑袋，但身体依然活动自如。

猪肉荣眼中都要喷出火来，一脚踩在那丧尸身子上，举起两把杀猪刀就是一顿胡劈猛砍，眼前那恐怖的丧尸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猪肉一般，不多时就被剁成了一滩肉泥。黏稠的绿浆喷了猪肉荣一身，腥臭无比。

当猪肉荣再去看他婆娘时，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只见她双眼中布满血丝，脸上呈现出一股诡异的藏青色，两颗原本平平仄仄的虎牙竟然一下子变长了许多。

春花口中呻吟着，双手不断地捶打着床面，显得极其暴躁。猪肉荣到底是知道些常识的，他知道自家婆娘马上就要尸变了，心中又是愤怒又是悲伤。

猪肉荣深呼吸了一口，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旋即竟是手起刀落，朝着春花的脑袋砍了下去，只听一阵让人心寒的骨裂之声，春花那胖墩墩的脑袋已经被削成了两半，脑浆子都喷到了猪肉荣的脸上。

猪肉荣不忍再看，揩了一把眼泪，哇哇大叫着朝门外跑了出去。此时的北街已经到处是丧尸了，不时可以听到其他商铺里传来绝望的惨叫声。这时，正在街上游荡的四五只饥肠辘辘的丧尸发现了猪肉荣，开始从四面八方合围了过来。

猪肉荣目中含泪，口中大声喘着气，怒喝道："你们这群天杀的畜生们，老子要你们偿命！"

再回到东街的茅无极这头，他刚刚制服了一个丧尸小分队，却发现在一众保安队员的身后，竟然还有百来个无辜的东区镇民，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惊魂未定的神情，其中有几个妇女怀中抱着的婴孩眼角还挂着未擦干的泪痕。

"祖宗留下来的基业，就要这样毁了，真是造孽啊！"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白发老人使劲用拐杖拄击着地面，带着哭腔喊道。

茅无极皱了皱眉，将马如龙抓到身边问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僵尸？"

马如龙摆出一副苦瓜脸，满脸无辜道："你问我，我问谁去？老子刚在家睡得安稳，几只僵尸就闯进来了，要不是我跑得快啊，这条小命早没喽！"

茅无极心中一惊，失声道："难道是西镇的僵尸都跑到东镇来了？！"

“不可能啊！”马如龙摆了摆手道，一撇八字胡翘得老高，“一到晚上，黑水河上的吊桥就会放下来，我还特意去看过呢！”

“那就更奇怪了。”茅无极沉吟道，眉头皱得老高。

这时，一个浑身发颤的中年妇女从人堆里挤了出来，看到马如龙，竟扑通一声竟跪了下来。

“马队长，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小宝啊！”中年妇女号啕大哭道，紧紧地抱住了马如龙的大腿。

马如龙见她鼻涕眼泪全给弄到了自己的新裤子上，心中烦躁，一脚将她踹倒在地，骂道：“戚大婶，你眼瞎了还是怎么的，外面这么多僵尸，你是让我去送死吗？”

戚大婶一听哭得更凶了，“我们家小宝才刚刚十八岁啊，可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来人，给我把她拖下去！”马如龙背过身去，懒得再搭理她。

“等等！”茅无极厉声制止道，“你是百姓的父母官，怎能如此对待他们？”

马如龙斜瞥了茅无极一眼，又看了看戚大婶，闷哼一声，满脸的不服气。

“这位大姐，你先起来说话。”茅无极说罢将颤巍巍的戚大婶扶了起来。

戚大婶哭哭啼啼道：“道长，我家小宝去南街药铺给我抓药，到现在还没回来，你可一定要救救他啊！”

茅无极心中沉重，好一番安慰才让戚大婶平复了下来。

四处都是僵尸瘆人的嘶吼声，在场之人无一不是战战兢兢，乱成了一锅粥。

马如龙紧张地四处张望着，也是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过来向茅无极讨主意：“道长，接下来该怎么办？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吧！”

茅无极看了看一干黑压压的镇民们，说道：“镇子里有没有牢固点的屋子？最好要大一点的，先让百姓们躲起来再说。”

“最牢固的应该就是我们保安局了吧！只不过里面都被那些天杀的僵尸给占领了。”马如龙气呼呼地说道。

李副官这时凑了过来，笑嘻嘻道：“马队，你忘记咱们局子对面的大教堂了？”

马如龙一拍脑袋，喜道：“咦，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教堂占了好几亩地，老子早就想拆掉了，没想到今天倒派上了用场！”

“大伙儿，出发了！”一想到有藏身的地方，马如龙立马变得兴奋了起来。

于是乎，茅无极和保安队充当着开路先锋，一干人浩浩荡荡地往天主教堂赶去。但毕竟人多眼杂，稍有不注意，又有两三个掉队的镇民被丧尸给叼了去。

茅无极找来一块土砖，沿途不断在墙上刻着箭头标记，一直到教堂门口。

马如龙忍不住问道："茅道长，你刻这些标记做什么？"

茅无极笑了笑："有了它们，乡亲们就会顺着标记找过来了。大家都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嘛。"

马如龙挤了挤三角眼，刻薄道："我看不光乡亲们找来，僵尸也会找过来吧！"

茅无极不与他计较，反问道："你说是人聪明还是僵尸聪明？"

这座天主教堂已经废弃了十几年了，到处都是蜘蛛网，地上也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一干人慌乱的脚步踩了上去，立时灰尘飞扬，十分呛鼻。

茅无极道："洋人建了这天主教堂，怎么也没人来管理管理？"

李副官边扇开眼前的灰尘，边咳嗽道："道长，您是不知道啊，这天主教堂建在清末，本来有四五个天主教士在镇里传教布道，后来闹了个义和拳，拳民们经过镇子时，就将那几个洋人给赶跑了，后来就一直空在这儿。"

茅无极清点了下人数，加上保安队员，一共一百五十号人，不禁皱眉道："就这点人了？"

马如龙说道："哪能啊，这是都是东街的，听到我们开枪，就都跟了过来。"

茅无极一惊："那北街，南街，西街的镇民呢？"

马如龙满不在乎道："唉，外面那么多僵尸，咱们自个儿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哪还有闲工夫去管他们，还是自求多福吧！"

茅无极一瞪眼："你这说的还是人话么！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无论如何，都要将他们全救出来，一个也不能少！"

马如龙正在享受这片难得的安逸，一听又要出去，脸上一百个不愿意，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去反驳。

第五章
大隐隐于市

教堂的厅正首是一面高大的石墙，石墙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棕色十字架，远远看去，耶稣神像显得古朴而庄严。在十字架下方，则是教士用来传经布道的大方桌了，这方桌是中空的，足有五六尺长，方桌正面拉着一面深蓝色的帷布，将方桌里头的光景给遮得严严实实。

就在这时，那蓝色帷布忽然自己动了几下，此时的教堂门窗紧闭，感觉不到一丝微风，因此这一轻微的动作也极易引发相当的恐慌。一位富家小姐正坐在最靠近方桌的第一排长凳上，半夜被吓醒的她还是青丝凌乱的，此刻正在专心地补妆，不经意间瞥见了小梳妆镜里帷布飘动的情景，不禁尖叫着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女人的声音本来就尖锐无比，经她这么一叫，原本喧闹不堪的教堂内顿时安静了下来，一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朝她望去。

“桌子……桌子底下有人！”由于手脚慌乱，她平时最宝贝的梳妆镜掉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此时也顾不上俯身去拣，提着小旗袍赶紧向门口的方向跑去。

马如龙眯着眼一看，果然，方桌下的帷布向外凸出了好一块，就像个横躺着的小山包似的。马如龙脸色一变，赶紧躲在了茅无极的身后。

见众人一副屏息凝神的紧张模样，李副官存心要显摆显摆，只见他摸出了别在腰上的盒子炮，扁着嘴骂道：“管他娘的是人是鬼，先蹦他一枪再说！”

“先别急。”茅无极伸手将他手中的枪按下，“凡事三思而后行，还没搞清楚状况之前，最好不要冲动。”

“要不，道长您亲自去看看？”马如龙狡黠一笑，怂恿道。

茅无极可不像他那样胆小怕死，还没等他说完，便已径直朝着厅正首的大方桌走去，拥挤的人群看到了茅无极走来，都自觉地让开一条道来。

马如龙这时假惺惺地喊道：“大家都退后点，别妨碍道长捉僵尸了！”

众人一听，都开始慢慢地退到了教堂门口，挤成了一堆人墙，马如龙紧贴着大门，手握着门锁，只等东窗事发，立马就打开门溜之大吉。

茅无极将天师剑的剑鞘伸向帷布一角，也不多想，一下子将那帷布猛地掀开。然而，当他看到方桌里的情景时，却不禁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只见不大的方桌下，竟密密麻麻地挤着六七个粗大汉，你贴着我，我压着你，各种浓重的汗酸和脚臭味将几人熏得难受不堪。这正是圈哥那帮子人，他们在镇里镇外游荡了好一段时间，零星的孤坟古墓倒是扒了不少，却愣是没发现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茅无极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你们啊，怎么藏在这儿，把大伙儿吓了一跳。”

圈哥从方桌下挤了出来，口中不停骂道：“这些个王八蛋，几天都不洗次澡的，差点没熏死老子！”

见是茅无极，圈哥立马转怒为笑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道：“哟，是茅道长您啊。唉，还不是外边僵尸闹得凶，这黑水镇里啊，也就这教堂看起来牢固点了。”

就在大家长松了一口气时，教堂的铁门忽然被敲得砰砰直响，声音一阵高过一阵。

“不好，是僵尸找过来了！”马如龙扯着嗓子高喝了一声，众人顿时慌作一团。

“有人吗？快开门，再不开俺们要撞门了！”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嘶哑的喊叫。仔细听去，还不时会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看来在门外的人还不止一个。

茅无极这时急切道：“快开门，赶紧的，是乡亲们！”

李副官刚将门把手拧开，一个浑身血淋淋的胖汉便撞了进来，李副官经他一撞，一个踉跄便摔倒在地上。

只见那胖汉子手中握着两把亮锃锃的杀猪刀，生得是虎背熊姿，一身松弛的肥肉极有弹性地下垂着，活像一个大肉丸一般，让人看得十分滑稽好笑。胖汉子后面跟着一大群惊魂未定的乡亲，放眼一看，却大多都是老人和小孩子。

教堂内的人群中一个瘸着腿的老汉认出了这胖汉子，惊奇道：“咦，这不是北街的猪肉荣吗？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茅无极这时走了过来，笑道：“看来墙上的标记发挥作用了。”说罢，还不时看了看一旁的马如龙。

猪肉荣喘了几大口气，随后向眼前和颜悦色的茅无极投来感激的神色，“道

长，北街幸存的镇民都在这里了，先让他们进来吧。”

“好，快快请进。”茅无极将大门完全拉开，让乡亲们陆续进了教堂，教堂的凳子上坐不下了，男人们便都自觉地站起身来，将多余的位置让给妇女和老人。

这时，茅无极远远地看到两只僵尸朝着教堂飞奔而来，当所有人都进去后，茅无极“哐当”一声将铁门锁死，将恐惧与不安紧紧地关在了门外。

砰，砰！两声清脆的撞击声从铁门上传来，听得人心中一阵阵的发颤。良久，等到外面恢复平静了，茅无极才又和猪肉荣说道：“荣老弟，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猪肉荣指了指跟着他一同前来的几十个乡亲，说道：“大家平时都是街坊，看到有僵尸袭击，我就将他们给召集了起来，人多力量大嘛！我们看到大街上全是死人，不知道哪里可以藏身，只能胡跑乱窜，后来就发现道长你做的标记了。”

茅无极紧紧地握住猪肉荣的手，敬佩道：“好样的，真是辛苦你了。”

马如龙倒是犯了疑，问道：“喂，猪肉荣，我说你小子命还真大啊，外面到处都是僵尸，你居然还能活着跑到这里来！”

猪肉荣将两把杀猪刀架在一起磨了磨，得意道：“俺手里有家伙，怕他们个鸟！管它是僵尸还是鬼怪，只要敢过来，俺就把他当成猪肉切！”

在场的众人听了，都纷纷地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茅无极听了也是连连点头，对他的胆色十分钦佩。

受到猪肉荣的鼓舞，茅无极握了握手中的天师剑，说道：“如此甚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工合作，解救剩下的镇民。马队长，你带人去西街将幸存的镇民带过来，我去南街救人！”

马如龙一听，惊得眼睛都快跳出来了，只见他苦着脸说道：“道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现在让我出去，不是去送死吗？”

“人家猪肉荣都冲过来了，你手下十几把火枪，难道还抵不过两把杀猪刀？”茅无极见他推三阻四的，板着脸反问道。

“话虽然是这样说……”马如龙十分为难道：“可我又不会法术，拿什么来保命？”

茅无极道：“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要个保障是吧？没问题！”

只见茅无极让马如龙将上身的制服给脱下，随后用朱砂在他后背画了一道意指守御的盘陀符，马如龙直感觉后背一阵滑腻腻的，奇痒难忍，却又不敢用手摸，憋得眼泪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好了，有了这道盘陀符，寻常僵尸便近你身不得了。”

“真有这么灵？”马如龙将信将疑道，“道长，你可别骗我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茅无极没好气道：“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在开玩笑么？不过你们得速去速回，否则这盘陀符万一中途失效，可就怪不得我了。”

李副官仍不放心，凑过来说道：“道长，僵尸不怕枪子，我们根本就伤它们不得啊！”

茅无极沉吟道：“僵尸最怕糯米和黑狗血，米店在东街，离得太远，要是能弄到黑狗血涂在子弹上面，也不失为对付那些僵尸的良策。”

马如龙撇嘴道：“说得倒轻巧，这时候你让我们去哪里弄黑狗血嘛！”

这时，保安队里外号“大蒜头”的田小壮兴冲冲地从人堆里挤了出来，他在保安队里职位低，一直不怎么受人待见，此刻终于找到机会好好表现下了，自然满心欢喜，只听他说道：“马队，你养的那只黑霸王不就是黑狗吗？咱们宰了它，放它的血！”

对于那只曾在汪府里狐假虎威的大黑狗，茅无极当然记得，他听完连连点头道：“对对对，黑霸王体格强壮，毛色正宗，体内的精阳之气必然炽烈非常，若是用它的血，定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马如龙一听要杀掉自己养了七八年的爱犬，心痛得连嘴唇都要咬出血来，只见他狠狠地扇了大蒜头一个耳光子，气呼呼道：“走，跟老子抓狗救人去！”

大蒜头被马如龙打得原地转了两圈，眼中金星直冒，见到队长离开了，忙一脸委屈地跟在队伍最后面。

猪肉荣听到茅无极要去南街救人，忽然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道长，你一个人去南街，孤立无援的，太危险了，还是让俺与你同去吧。那些僵尸要是敢伤你，还得问问俺手中的家伙答不答应！”说罢猪肉荣又是将手中两把杀猪刀磨得噌噌直响。

茅无极心中感激，却不想让他跟着自己涉险，便说道：“荣老弟，你拯救了北街的百姓，已经是劳苦功高了，还是在这里多休息一下，养养精神吧。”

“俺杀了十几年猪，手上的绝活儿正愁没地方使呢，道长要是再推辞，就是看不起俺猪肉荣了！”

茅无极剑他一再坚持，只好点头道：“既然这样，你我便结伴去南街一趟吧。”

说罢，茅无极又扫视了一眼教堂内黑压压的镇民们，有些犯愁道："只是我们这一走，就没人来保护乡亲们了。"

茅无极话音刚落，便听到人群中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人群一阵讶异，纷纷让了开来。只见在教堂中央的走廊上，竟站着一位身着灰色唐装的老者，老者相貌清癯，三绺长须，刚毅的目光如同两柄长剑一般，虽是年逾花甲，但竟隐隐间透出着一股侠士之风。

老者用手轻轻捋了捋花白的长须，一字一顿道："老朽不才，愿承担这护佑之责！"

这时东街包子铺的伙计二麻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说徐老倌，你不去捏你的泥人，在这瞎掺和个什么劲儿？"

"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敢看不起人？！"徐老倌怒道，只见他眼中忽然精光一闪，身子轻盈地一跃，落到了旁边的一处长凳上，旋即大喝一声，抬手一掌将脚下半尺厚的长凳给劈成了两截。

徐老倌扬了扬眉毛，得意道："老夫六十年前师承江湖人称'南岭飞鹰'的李青山，学了一身硬气功，当年光绪帝大兴武举，若不是老夫生了场大病没赶上，哪能落到今日这捏泥人的窘迫田地？"

众人看得是瞠目结舌，二麻子也是支支吾吾地说道："徐老倌，没想到你还留着这一手，下次也教教我好不好？"

茅无极钦佩道："果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徐老前辈宝刀未老，花甲之年竟然还有如此功夫，实在让人好生佩服！"

众目睽睽的注视下，徐老倌似乎找到了当年荣耀加身的感觉，心中大快，哈哈大笑道："好说好说。你们尽管放心去便是了，老夫五十年的苦练，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乡亲们的周全！"

有了这等武林高手相助，茅无极和猪肉荣两人终于放心地离开了。这时老街坊们纷纷围在了徐老倌的旁边，所谓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在大街上捏泥人的小贩竟是武功高手，平时和徐老倌熟络的几个老棋友都是沾了他的光，个个脸色都是一副得意洋洋的神色。

徐老倌见自己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笑得合不拢嘴，干脆便搬了个大方凳坐下，眉飞色舞地海侃了一通，听得围观的乡亲们惊呼一阵高过一阵。

"要说我师父李青山，啧啧，还真不是我吹，他那一双铁掌已经到了足以

断金碎玉的境界！当年他孤身独战南岭十大高手，竟丝毫不落下风，江湖人便给了他‘南岭飞鹰’的名号。这湘西地界的黑白两道，只要提起他的名号，有谁不是闻风丧胆的？”徐老倌神采奕奕地说道，唾沫星子喷得到处都是。

“说出来只怕你们不信，我师父这辈子做得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就是劫了从湖南进献上京的十万两饷银，要知道，这饷银可是献给同治皇帝的，当时官府出动了上千官军去捉拿他，最后还不是无功而返！”

见徐老倌越说越玄乎，二麻子不禁打趣道：“徐老倌，既然你师父是大侠，那他私劫官银，和那些强盗土匪又有什么区别？”

众人听了都是一阵哈哈大笑，徐老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瞪眼道：“你这黄口小儿知道些什么？那些官银都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那搜刮来的，我师父将那些银子都分给了穷人和灾民，是个劫富济贫的侠盗，在咱们湘西可是深受爱戴呢！师父晚年退隐江湖，便收下我做徒弟，继承他那一手铁掌功夫。”

说罢，徐老倌拍了拍二麻子的肩膀，笑道：“你小子虽然少年心性，言语无忌，但老夫见你骨骼清奇，颇有些慧根，若肯一心向武，假以时日，成为一代大侠也未可知呢！”

二麻子一怔，旋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徐老倌双手合十行了三道大礼，口中急切道：“徒弟二麻子，愿拜徐老先生为师！”

徐老倌满意地点了点头，笑着将他扶了起来，“老夫年事已高，也是该找个人来继承衣钵了，既然你有这份心，老夫便收下你了。”

众人纷纷向二麻子投来羡慕的目光，二麻子则是兴奋得手足舞蹈，朝着徐老倌连连拜谢。这时，有个身材丰腴的中年妇女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双手各牵着一个流着鼻涕，虎头虎脑的小娃子，看起来像是对双胞胎。

中年妇女将娃子牵到徐老倌的跟前，怂恿道：“大虎，二虎，快跪下来给师父磕头。”

两个小娃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到妈妈一吩咐，揩了一把鼻涕，双双跪了下来，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

中年妇女笑眯眯道：“老师傅，我家大虎和二虎平时最爱舞枪弄棒的了，你看看，这么小年纪，就将院子里那颗小树给打折了，就我看啊，他俩准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要不好事成双，您也收下我家大虎二虎做徒弟呗？”

徐老倌见两个小娃娃好生可爱，笑得合不拢嘴，捋须道：“好说好说。”

中年妇女眉毛一扬，冲着两个娃子得意道："好好伺候着老爷子，将来一定比你们那没出息的爹强！"

见现场不断有家长拉着自家小孩来拜师学艺，此时站在外围的圈哥显得有些不屑一顾："这老不死的，半只脚都踏进棺材里了，还学着人家收徒弟哩，也不害臊！"

教堂里门窗紧闭，十分闷热，王四宝解开白布褂，将脸上的汗珠一抹而净，口中抱怨道："热死个人去，我看咱们就算没被僵尸给咬死，也快被闷死了！"

"就你丫名堂最多。"圈哥白了王四宝一眼，随后朝着头顶上一指，说道："这上头开着天窗呢，还怕闷死人不成？"

刚说完，两人忽然同时一惊，齐齐地向头顶那扇天窗望去。天窗并不大，仅能勉勉强强挤进两个人，此时的窗门大开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夜空中的点点星光。

"糟糕了！"圈哥暗呼不妙，慌忙和王四宝搬来了墙角的木梯，准备将窗门给重新关上。

这时，一个蓬头垢面，双眼红肿的小妮子扯了扯圈哥衣角，呜咽道："大哥哥，你有没有看到我姐姐呀？姐姐找不到了，人家好伤心喔，呜呜呜……"

圈哥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十分不耐道："你姐姐不见了，关老子屁事！老子现在没空，去去去，找别人去。"

小妮子仍是不肯放手，只见她可怜巴巴地乞求道："大哥哥，你就帮人家找找嘛，人家就姐姐这一个亲人了喔……"

"我说你烦不烦？！给老子滚蛋！"圈哥将小妮子推倒在地，小妮子十分伤心，开始嘤嘤地哭了起来。

徐老倌这时走了过来，将那楚楚可怜的小妮子扶起，冷冷地看了圈哥一眼，说道："年轻人，做人可不能太冲了，你对一个小丫头发什么火？"

小妮子见到徐老倌，像找到救星了一般，摇着徐老倌的手臂道："老爷爷，你帮人家找找姐姐好不好？她刚才还在的，突然就不见了哩。"

圈哥是个从不肯吃亏的人，他带着王四宝和其他几位弟兄走到徐老倌跟前，气势汹汹道："老不死的，我说你是想故意找茬是不是？"

这时，一直跟在徐老倌身边的二麻子忍不住了，气呼呼地说道："师父，用你的铁掌，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圈哥一听哈哈大笑，随后从腰上取下王八盒子，在徐老倌面前亮了亮，口中充满玩味地说道："我倒要看看，他那双铁掌能不能挡得住我的枪子儿！"

"啊，有僵尸！"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嗓子，人群中顿时乱成一团，徐老倌脸色一变，慌忙赶了过去。一向爱凑热闹的圈哥也是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乡亲们此时紧紧地围在了墙边的一处水槽旁边，由于教堂荒废已久，水槽内早已干涸，布满了灰尘。水槽内，却是一幕让人心惊肉跳的场景。

只见一个没了鼻子的丧尸正紧紧地咬住一位女子的脖颈，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任凭女子动脉里涌出的鲜血源源不断地灌进自己嘴里。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呀！"之前那小妮子忽然惊叫了起来，却被徐老倌紧紧地拦在了身后。

那女子面色惨白，双目圆睁，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丧尸时不时会冲着围观的人群发出恐吓的嚎叫，似乎不想让他们打扰了自己享受美味的雅兴。

"看着就他妈恶心，给老子下地狱吧！"圈哥拿出王八盒子，冲着丧尸的身上打了一枪，声音清脆无比，震得人耳中嗡嗡直响。

这枪正打在那丧尸的肩膀上，青紫色的皮肉被打掉了好大一块，连骨头都看见了，那丧尸似乎很生气，放下了女尸，从水槽中一下子跳了出来，绿莹莹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圈哥，口中不断发出阵阵低嚎。

圈哥吃了一惊，又用王八盒子在那丧尸身上招呼了几下，虽然那些子弹是颗颗到肉，却并没有对丧尸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就在这时，丧尸忽然以极快的速度向圈哥猛冲而去，十根僵硬的利指如同十把尖刀，齐刷刷地对准了圈哥，要是全给扎了进去，还不成了马蜂窝了。

徐老倌瞅准了机会，敏捷地一侧脚，将那只丧尸绊倒在地，随后整个人踩在了丧尸的背上，翻手一掌便往那丧尸的头骨上劈去，只听一阵令人恶心的骨裂之声，丧尸的天灵盖已被击得粉碎，向里头凹进去好大一块，但仍在哼唧哼唧地叫唤着，徐老倌见状，暗运气力，又是大力一掌往他的后脑勺上垂直压下，那丧尸的脑袋便如同丰腴饱满的柿子一下子变成了干瘪瘪的柿子饼，整个爆裂了开来，丧尸抽搐了一阵，这才没了动静。

徐老倌直起了身子，自嘲道："唉，到底是年纪大了，动两下就开始喘气了。"他将地上的王八盒子拾起来，塞在了圈哥手上，随后拍了拍他肩膀道："年轻人，现在你倒是说说看，是你那洋玩意儿厉害，还是我这双铁掌厉害？"

徐老倌神气地瞟了他一眼，随后背着手旁若无人的走开了。

“师父，就冲你刚才那招，我二麻子这辈子跟定你了！”二麻子笑嘻嘻地凑到他旁边恭维道。

“先别废话，把天窗关上再说，回头再进来一只就麻烦了。”

见圈哥仍然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王四宝揶揄道：“三哥，这下咱可糗大了！”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圈哥瞪眼道，随后一脚重重地踩在那滩已经成了肉饼的丧尸脑袋上。

第六章
人尸大乱斗

大概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是神思疲乏，有些昏昏欲睡了，这时茅无极和猪肉荣带着南街的百姓急急忙忙赶了回来。两人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茅无极的道袍被撕开了一大道裂口，而猪肉荣的杀猪刀连刀柄都给弄折了，足以见得两人经历了一番多么艰难的苦战。

茅无极一眼就看到了水槽旁的丧尸遗骸，不禁皱眉道："怎么，马如龙他们还没回来么？"

徐老倌奇怪道："还没呢，道长在中央广场没遇到他吗？"

茅无极摇了摇头，"中央广场到处都是丧尸，我们是顺着小路一路逃过来的。"

戚大婶斜靠在长凳上，她刚睡下不久，眼角还挂着泪痕。跟在南街队伍中的小宝见到戚大婶，兴奋地跑了过去，"娘，娘，您醒醒啊，我是小宝！"

戚大婶一个激灵，猛地睁开了眼睛，当她看清眼前灰头土脸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小宝时，不禁一下子将他紧紧搂在了怀里，眼泪夺眶而出。

"小宝，你可没把娘给吓死啊，你要是走了，娘可怎么办啊。"戚大婶颤抖的双手在小宝的脸上摸了又摸，仿佛在确认眼前的景象是不是真实的一样。

"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嘛！"小宝笑了笑，忽然剧烈咳嗽起来，戚大婶一边替他捶着背，一边紧张地问道，"小宝，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小宝摇了摇头，冲着戚大婶温暖一笑："娘，我没事！"他随后从怀里摸出一包用棕油纸包裹好的中药，塞在了戚大婶手里，"娘，您的药我给抓回来了。我现在跟着王大叔干活儿，能自己挣钱了，以后带您去县城里看最好的大夫，一定能把您的病治好！"

戚大婶流着眼泪连连点头，"咱们家小宝懂事了，你爹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说罢戚大婶又和小宝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看到小宝如此孝顺，在场很多做母亲的也是跟着偷偷抹泪。徐老倌叹了口

气，说道："小宝他爹十年前掉河里淹死了，找到时尸体都给泡烂了。他们娘俩一直相依为命，靠着家中那一亩三分地过活，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小宝他娘又得了肺痨，倒真是雪上加霜了。"

茅无极摇了摇头，心情也是十分沉重。这时他忽然看到小宝的脖子根处有两道黑漆漆的伤口，看起来像是牙印，不禁心中一震，忙侧头和徐老倌耳语了一番。徐老倌侧头听着，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

"小宝，小宝你怎么了？"戚大婶忽然叫出声来。

只见小宝蹲坐在地上，正抱着膝盖瑟瑟发抖，额头上冷汗涔涔。戚大婶让他抬起脸来，当看到他双眼通红，脸色惨白的模样时，不禁"哎呀"一声惊叫了起来。

"娘，我好冷……"

茅无极向徐老倌使了使眼色，两人开始找来一面用来铺地的大毛毯将小宝给裹了起来。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带走我家小宝！"戚大婶使劲拽着毛毯，满脸警觉道。

茅无极解释道："戚大姐，您儿子中了尸毒了，为了镇民们的安全，我们要将他先隔离起来。"

围观的众人一听到"尸毒"，都是心里头一紧，纷纷退开了几步，脸上全都写满了恐惧。

戚大婶开始是不相信，但见茅无极和徐老头都是一脸凝重的样子，竟开始号啕大哭了起来，"我可怜的儿啊，你可别吓娘，娘可不能没有你啊……"

徐老倌见她仍死死地拽住毛毯不放，便苦口婆心地劝道："我说戚家妹子，你就听道长的吧，要是一会儿尸变了大家都得遭灾！"

戚大婶这时忽然将浑身发抖的小宝护在怀中，哭闹道："我们家小宝最懂事了，他不会害人的，求求你们行行好，别把我们母子分开，我们这才刚刚团聚啊！"

茅无极和徐老倌面面相觑，显得十分为难。这时圈哥将手中的盒子炮上了膛，干巴巴地说道："茅道长，既然你们难办，就让我来替天行道，一枪崩了这害人精吧！"

戚大婶尖叫了一声，忙张开双手挡在了小宝跟前，目光坚决道："你要杀就杀我，要是想动我们家小宝，除非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娘，我肚子好饿……”身后的小宝忽然以一种奇怪的音调说道。

听到儿子的声音，戚大婶的眼神瞬间变得温柔了起来，只见她在怀中摸索了一阵，掏出半个用手帕包住的米饼，递到了小宝嘴边，强颜欢笑道：“来，小宝，娘这有饼吃。”

“娘，我不吃饼，我要……我要喝血……”小宝说完，忽然抬起头来，只见他面目扭曲，与之前温和的模样已经判若两人，在场人之人看得都是心惊不已。这时，小宝忽然将嘴张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露出两柄长长的大尖牙，朝着戚大婶的脖子上狠狠地咬下去。

戚大婶身上一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在场的镇民们看到小宝变成了僵尸，顿时都像逃难般的四处乱跑，乱成了一锅粥。

茅无极挥舞着天师剑，眼看着就要向小宝斩去，却被戚大婶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明晃晃的剑身。天师剑的剑身是何等锋利，戚大婶稍一使劲，手掌上立刻鲜血横流。

“戚大姐，你这是做什么？”茅无极惊诧道。

“求求你……不要……不要杀我家小宝……”戚大婶虚弱地说道。她此刻仍被已经尸变的小宝拼命地吸吮着鲜血，脸色也越来越苍白，眼神中却满是母亲的似水柔情。

小宝的尖牙越咬越深，戚大婶强忍着疼痛，鲜血淋漓的双手爱怜地抚摸着小宝的乱蓬蓬的头发，就算小宝变成了一只不懂人情的野兽，也还是她最宝贝的儿子。

“这孩子……命太苦……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今天……就让他好好吃下这一顿吧……”

戚大婶说完，缓缓地闭上了双眼，死时脸上仍保持着慈祥的微笑。

看到这样舔犊情深的场景，茅无极只感到心中五味杂陈，他从小就背井离乡，极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母亲的样子在他的记忆中也已经渐渐模糊掉了，小宝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虽然是僵尸之体，却也比他要幸福千百倍。想到此处，茅无极握住剑柄的手也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小宝吸饱喝足后，竟趴在母亲冰冷的尸身上痛哭起来。他此刻虽然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但内心深处残存的一丝人性却让他挣扎在道德和欲望的边沿，显得痛苦不堪。

这时圈哥冷冷地走到小宝身旁，将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小宝的后脑勺，扣下了扳机。

“不要！”茅无极叫出了声来，然而为时已晚，枪响过后，子弹穿脑而过，小宝重重地跌在了母亲的尸身上。

之前还是情深意重的一对母子，现在却双双毙命，变成了两具恐怖的尸体，有肉无血，与亲人阴阳两隔，教人如何不肝肠寸断！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茅无极也是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徐老倌摇头道，将大毛毯重新拾了起来，摊开盖在母子的尸身上。

这时，夜空中忽然划过几道明晃晃的闪电，将教堂内映得俨如白昼，随后，又冷不丁响起了几声闷雷，声音轰轰隆隆的，听得人一阵心惊肉跳。

茅无极望向窗外，眼中满是担忧道：“希望他们没事。”

话说马如龙这头，由于有灵符护身，丧尸一靠近他便会被弹飞老远，而那些被黑狗血浸泡过的枪弹也是威力奇大，每每打在丧尸身上都会冒出一股浓郁的白烟，将丧尸的内脏腐蚀得不成模样，若是直接爆头，丧尸则会当场毙命，断无生还的可能。

有了这样厉害的武器，一干保安队员们对丧尸也不再那样恐惧了，纷纷把丧尸当枪靶子玩，只要见着动静就是一通乱射，子弹很快就被消耗了一大半。一行人在西街不紧不慢的召集百姓，倒也算进展顺利，到了准备折返回去的时候，天公不作美，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来。

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如同倒盆一般，马如龙被淋成了落汤鸡，眼镜上全是水珠，根本看清东西，他下令让队伍停了下来，躲在西街的万花楼避雨。这万花楼说得好听一点是酒庄，说得不好听便是高级点的窑子，每个来酒庄吃酒的客人都有美女陪伴，在这些美女的连哄带骗下，往往一顿饭就是一掷千金，十分奢侈，马如龙也喜欢隔三差五的来这儿，和这里的当家花旦月儿小姐是老情人了。

此时的万花楼已是满屋狼藉，桌子椅子倒了一地，放在柜台上的几十缸陈年佳酿大多被打翻在地，到处都弥漫着浓郁的酒香。马如龙也不客气，轻车熟路地拿起一缸子酒就开始往肚子里灌，美酒下肚，只感觉浑身一阵燥热，脚下也变得轻飘飘的了。

这时楼上的木梯被人踩得咚咚直响，不时还有女子惊恐的尖叫。一干人等都是打了个激灵，纷纷找着地方躲藏着，那些烂桌子歪椅子都成了他们最好的掩体。

十几把毛瑟枪纷纷对准了楼梯口，只等看到丧尸后立马枪弹齐发。然而，从二楼跌跌撞撞跑下来的竟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光看着那妖娆妩媚的身姿便已是撩人万分了。正是马如龙那老相好月儿小姐。

月儿显得很慌乱，一张玉面上早已是花容失色，众人一看，她身后竟还跟着一只衣衫褴褛的秃头丧尸。

月儿看到了马如龙，仿佛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竟一下子扑在了马如龙怀里，口中惊吓道："亲爱的，快救救人家，有僵尸追人家喔！"

"乖，别怕，有你马大哥在，看有谁敢欺负你！"马如龙拍着胸脯道。

马如龙扁着嘴，轻蔑地看了看那只动作笨拙的丧尸，一脸的不屑，所谓酒壮怂人胆，他刚喝下了几两烈酒，存心想在月儿面前表现一番，便让手下们先放下枪，自己一个人则大摇大摆地朝那只丧尸迎了过去。

他自恃着有茅无极那道灵符护身，竟将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扔在地上，并不时地努了努胳膊，摆出一副要和那丧尸干架的态势。那丧尸仿佛没料到马如龙竟会有如此举动，竟站在楼梯上，一时也是不敢靠前。

"你这王八羔子，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有种给老子下来单挑！"马如龙昂着头，气势汹汹地喊道。

"亲爱的，你好勇敢喔！"月儿娇滴滴的脸上满是崇拜，开始拍手叫好了起来。

有了美人儿的鼓励，马如龙更加不可一世，色眯眯地看了月儿一眼，得意洋洋道："小心肝儿，看你马大哥是怎样英雄救美的！"

那秃头丧尸似乎有些年纪了，干瘪的脸上挤出了一圈圈皱纹，他见马如龙不断挑衅，兀自咆哮了一阵，竟从楼梯上直扑下来！马如龙毫不畏惧，竟张开怀抱，挺着肚子迎向它，只等着背后那道灵符显灵后，将这愚蠢不堪的僵尸震开弹飞。

然而，让他期待的一幕却终究没有出现，等他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那丧尸死死地压在身下，丧尸占了先机，赶紧乘胜追击，要朝着马如龙那短小肥厚的脖子咬下去，马如龙怪叫一声，慌忙用双手将他的头给推住，两个肩膀则使劲往上耸，借以掩盖住自己脆弱的脖颈。

“茅无极，你他娘的敢骗老子！”马如龙怒气冲冲地骂道。

李副官这时在周围急得团团转，只听他提醒道：“马队，您背后的朱砂被雨水给冲掉啦！”

“啊！”马如龙惊叫了一声，那丧尸的力气奇大，自己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他这时冲着李副官喊道：“快来帮忙啊，你们这帮蠢驴就这样干看着？”

李副官一愣：“怎么，您不和他单挑啦？”

马如龙一听气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单你奶奶的挑！老子死了就没人给你们这帮狗日的发工钱了！”

“哦哦，都给我上！”李副官吩咐道。

十几个保安队员费了好大劲，才将那丧尸给摁倒在地上，李副官旋即掏出了盒子炮，冲着那秃头丧尸的脑门子就是一枪，只见一股滋溜溜的白烟冒起，丧尸张大了嘴，却已不再动弹。

“亲爱的，你没事吧？”月儿心疼的将马如龙扶了起来，嘘寒问暖道。

就在这时，楼上又传来了几声阴森的咆哮，声音十分急促，仿佛有一小帮子在同时发声。马如龙早已是吓得魂不附体，神经质地抖了一下，开始拔腿就往外跑。

“亲爱的，你等等我呀，亲爱的……”月儿一手挥舞着手绢，一手提着裙子，远远地追了出去。

“队长跑啦，大家赶快跟上！”李副官环视了一圈惊呆的众人，大声吆喝道。

待马如龙一行人安全回来后，茅无极紧绷着的神经终于可以暂时松弛下来了。一夜未合眼的他此刻已经是体困心乏，如同神游，本来只想闭目小憩一阵，没想到再一睁眼时，却发现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东边此刻已经是雄鸡破晓，翻出了鱼肚白，放眼望去，一片清新祥和的景致。

“乡亲们，僵尸已经离开啦！”这时一直趴在窗口往外窥视的二麻子忽然兴奋地大喊了起来。

听到这个消息，面色疲惫的乡亲们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沉闷的教堂内顿时欢声雷动。茅无极也凑过来看，但见街道上遍地杂物，许多被烧得只剩骨架的房屋上黑烟袅袅，而那些面目狰狞的丧尸们却已是一个不见。

在教堂里憋了一晚上，可没把人给憋坏了去，二麻子打开门来，想要跑出去透透气，却被茅无极给拦下了。茅无极向来谨慎有加，他在没有确定绝对安

全之前，是不会让乡亲们出去冒险的，天知道是不是这群天杀的丧尸们又一个诱敌出笼的诡计。

茅无极站在门外，双指夹出了一张金黄的甲马符，口中默念法决，符箓立时腾地燃起一股火焰，瞬间烧成了一抹黑色的灰烬。

茅无极此刻已是足下生风，感觉浑身上下轻飘飘的，一步可抵百步。还不到一盏茶的时间，他便已将东镇大大小小的街道全都跑了个遍，的确连丧尸的影儿也没发现。就在他准备将这好消息带回给乡亲们时，却在一处高耸的房顶檐角上看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晨风中，但见那身影孑然而立，居高临下，孤傲不群，仔细一看，茅无极却不禁感到一阵心惊肉跳。只见那人浑身脓包，头上绑着一条黑布带，遮住了左边的眼睛，另一只眼睛则是幽幽闪着绿光，一声不响地盯着自己，正是那阴罗山的山贼丧尸头子黄钻。

茅无极眼见它两颗獠牙比寻常丧尸要长两倍有余，指甲也是尖锐如刀，心中不禁一凛，知道是碰到了狠角儿了，两人就这样一高一低地对视着，一时间连风声都停止了，四周静谧得可怕。

放虎归山只怕后患无穷，茅无极心如明镜，便暗暗祭起了一个小金牌手决，朝黄钻的方向飞掷了过去，黄钻不慌不乱，拿起手中钢刀往胸前一挡，只听一声清脆的金铁之声传来，钢刀的刀背上火星子四溅，小金牌的光波也瞬时消弭于无形。

黄钻这时冷哼了一声，嘴角露出一个谜样的邪笑，双臂展开，脚下一蹬，身子竟轻捷地飞了起来，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度后，消失在远方。

太阳已经微微露脸，透出一股股和煦温暖的阳光，茅无极步履沉重地走在东镇那被烧得焦黑的土地上，百感交集。乡亲们这时也都小心翼翼地从教堂中走了出来，看到之前井井有条的繁华街景已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狼藉，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都是唏嘘不已。一些乡土情结浓厚，祖祖辈辈在黑水镇居住的老人们则是悲从中来，偷偷抹泪。

一切百废待兴，东镇的重建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徐老倌这时发话了："汪老镇长已经故去，咱们镇子里又遭了这么大的灾劫，群龙无首，始终不是个办法。我提议咱们先选定一个临时镇长，带领咱们重建家园！"

徐老倌的声音十分洪亮，那些六神无主的镇民们听到后不禁精神为之一振，

都纷纷地聚拢过来。

徐老倌这时补充道："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临时镇长，一定要有足够的魄力，足够的威望，才能带领着大伙儿度过这次难关。茅道长法力高强，又宅心仁厚，救了咱们不少乡亲，如果选茅道长做这临时镇长，我徐老倌第一个赞成！"

乡亲们听徐老倌说得条条在理，字正腔圆，也都是纷纷举双手赞成。

茅无极见徐老倌如此推崇自己，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忙摆手推辞道："不敢，不敢，我茅某只不过略尽绵力，何德何能，镇长一职还是另请他人吧。"

徐老倌笑了笑，"道长，这位置你不坐，这黑水镇里就没第二个人能坐了。那帮僵尸穷凶极恶，说不定还会再来，你忍心看着大伙儿命丧尸口吗？"

"这……"茅无极是修行之人，本不想参与这些世俗杂事，但见徐老倌言辞恳切，乡亲们又盛意拳拳，实在好生为难。

马如龙这时有些不服气了，他朝身旁的李副官挤了挤眼睛，又干咳了两声。李副官当然明白队长的意思，只见他眼珠子一转，立马高举着手从人堆里钻了出来，口中大喊道："我反对！我反对！"

徐老倌眉头一皱，毫不客气地说道："李明汉，你这是出来瞎搅和个什么劲？"

李副官一撇嘴，轻蔑地说道："茅道长帮了大伙儿不少忙，我李明汉是打心底佩服！但人情归人情，规矩是规矩，若是论官职和等级，老镇长死后，就属我们马队长官儿最大，自然应该由他来坐镇，这样才合情合理嘛！"

马如龙一听，满意地捋了捋自己那两撇八字胡，趾高气扬地说道："如果让我做了镇长，一定带着大伙儿将那帮僵尸赶尽杀绝！"

听到马如龙在这大放厥词，人群中立时嘘声一片。马如龙心中来气，破口大骂道："吵什么吵，谁敢再吵老子抽他丫的！我看你们是三日不打，都上房揭瓦了！"

徐老倌冷笑道："我看要是那群僵尸来了，第一个跑路的就是你马大队长吧！"

乡亲们发出一阵嘲讽般的哄笑，马如龙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竟掏出了盒子炮指着徐老倌，威胁道："你这老不死的，别以为有点三脚猫的功夫就不把本队长放在眼里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就在马如龙作威作福之时，他忽然感觉有个冰冷的硬物正架在自己脖子上，低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竟是两把还沾着血，寒光四射的杀猪刀！

猪肉荣粗声粗气道："你要是敢伤害徐老倌，俺就要你人头变猪头！"

马如龙是见过猪肉荣发狠的模样的，生怕自己被当成猪肉给切了，忙赔笑道："我说荣子啊，有话好好说，干吗这么冲动呢，我只不过是和徐老倌开个小玩笑而已。"

猪肉荣哼了哼，又说道："要俺放下刀子也可以，不过俺要你答应拥立茅道长就任新镇长才行！"

虽然心有不甘，但人在矮檐下，马如龙也没有办法，只好咬着牙说道："好好，茅道长众望所归，出任新镇长也是理所当然的。"

徐老倌哈哈大笑，拍了拍茅无极的肩膀，"道长，你看马队长都支持您了，您要是再推辞，可就真有点说不过去了。"

茅无极微微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大家一片盛情，那茅某也就却之不恭了。等县里派来的新镇长就任后，茅某再移权交位。"

人群中立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马如龙低垂着头，一副僵硬的苦瓜脸，他这时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旗下的保安队员们也在那跟风叫好，差点连肺都快气炸了。

待众人各就各位后，茅无极和徐老倌、猪肉荣、马如龙等人开始商量着如何修建防御工事的问题。东镇脆弱的城关大门对丧尸们来说简直就是形同虚设一般。

这时，二麻子捏着鼻子跑了进来，说道："道长，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将死难者的尸体给收集起来了，差点没把我给熏晕过去。您看，是不是尽快将他们给埋了？"

茅无极摇了摇头道："万万不可。黑水镇本是一处背阳向阴之地，若是让这些中了尸毒的尸体接触到了地气，随时都会有尸变的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用荔枝树的树枝将尸体给烧掉。"说完，茅无极又看向了徐老倌，打听道："徐大哥，镇民们对火葬应该没有什么忌讳吧？"

徐老倌捋须道："尘归尘，土归土，用火葬多少有些拂逆纲常，但目前情势危机，也只好这样了。"

茅无极朝着二麻子笑了笑，"那就麻烦你安排人手去办了。"

"道长您甭客气，大人吩咐小的做事是天经地义，小的这就去办！"二麻子恭敬地拱手作揖，笑嘻嘻地跑了出去。

徐老倌半开玩笑半认真道："这臭小子，身上一股子奴性老改不掉！"

众人听了，也都是放松的笑出声来。

此时天边已是一片大亮，身在南镇的阿发和阿桓整理了行头，准备去西镇营救巧云，两人出门时，在钱庄门口遇见了刘管带。刘管带此刻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背的包裹比他之前的驼背还要大，当刘管带见到两人时，却有些心虚地回过脸去，拔腿就要跑。

阿桓这时拦在了刘管带身前，奇怪道："刘管带，这么早，你是要去哪里？"

阿发凑了过来，笑道："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定是偷了东西，想趁人不注意开溜了。"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刘管带辩解着，随即叹了口气道："我不打算在这呆了，我要回乡下去，替我娘守三年陵，以后本本分分做人。"

阿桓首肯道："没想到你还是挺有孝心的呢！这可是好事啊，那你干吗像做贼一样的，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匆匆离开了？"

"唉，你是不知道啊，我和老大刚说了这事，就被他痛揍了一通，他说我不够义气，见异思迁，你们来评评理，这是哪门子事嘛？"刘管带心酸地说道，不断给两人展示着脸上的淤青。

"这黑旋风，就是个蛮子，你和他讲道理不是对牛弹琴？"阿发摇头道。

刘管带这时紧张地朝钱庄的小洋楼望了望，小声道："好了，不多聊了，待会儿老大醒了可就糟了！以后要是有机会见到巧云姑娘，替我向她道声谢！"

阿桓和阿发一听他提起巧云，都不禁沉默了起来，心中酸楚无比。

刘管带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忙干笑了两声，打转着话题："对了，昨儿个夜里，东镇那边好像闹哄哄的，还隐隐看到有火光，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阿桓摇了摇头，"昨天我忙着和师兄整理法器符箓，倒是没有特别留意。"

"那好，我先走了，咱们后会有期！"刘管带拱手抱拳道。

看到刘管带远去的身影，阿发笑道："浪子回头金不换，黑旋风要是也有他的那般觉悟就好了。"

当阿发回过头去时，却发现阿桓根本没有在听，他那双满是忧愁的眸子正一直紧紧地盯着西镇的方向。

第七章
初探尸鬼镇

黑水河，顾名思义，整条河水都是黑黢黢的，听老一辈的说，河水都是让河床上的煤矿给染黑的，就连大白天的看起来都是显得十分诡异。但由于水流湍急，河中布满了暗坑淤泥，一直也没人敢下水去挖煤，黑水河就这样一直黑了千百年。阿桓和阿发在黑水河上的吊桥上行走，发现河面上时不时飘着一层层红色的，像血一样的物质，与黑乎乎的河水羼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暗红色，诡异之极，光看着就让人浑身不舒服。

西镇已存逾百年，四周由一大圈破败的木栅栏围绕在了一起，栅栏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封条，有的早已霉烂，有的却只是微微发黄，一股股阴风刮来，封条子到处飘飞舞动着，像极了送葬时抛洒的冥纸，让人心里头发毛。

栅栏中间分出了一道沉朽的木门，这木门宽十尺高十尺，看起来并不牢靠，门楣处半吊着一副脱了漆的牌匾，上面写着“天喜地福”。在木门旁边，横躺着一座刻满字的石碑，两人走了过去，才发现这石碑是被人给从地上给硬生生拔了出来的。石碑上到处都是利器留下的划痕，仿佛有人在刻意搞破坏一般，好一番仔细分辨后，两人才知道这原来是座告示碑。

敬告乡里：

喜福镇有僵尸出没，生人勿近，敬请绕行……

磨山县衙李如机一八八五年惊蛰立

这座前清的石碑由于损毁严重，两人只能跳着字来看，字眼模糊的直接掠过。这些碑文大抵就是介绍了一下喜福镇的由来及僵尸肆虐的现状，提醒周边相邻的乡亲们绕道而行。看起来，这石碑上提到的“喜福镇”，应该也就是现在的黑水西镇了。

“师弟，你说师妹她会在里面吗？”阿发心中惴惴，不无担心地问道。

“怎么，你怕了？”阿桓打趣道。

“谁怕了！我是担心咱俩白跑了一趟。”阿发瞪了阿桓一眼，辩解道。

阿桓笑了笑，“一会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两人进了西镇大门，但见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地上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杂草，大都齐人膝盖深了，随处可见用稻草散乱盖着的森森白骨，不时还有拇指粗的蜈蚣从头骨中钻进钻出，让人看着一阵毛骨悚然。

西镇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经过百余年的风侵雨蚀，都早已成了危房，有的坍塌了一半，有的则是将塌未塌，在阴风中吱呀吱呀地摇晃着，声如鬼魅。西镇到处弥漫着一种诡异而迷离的白烟，有点像是煮沸的水蒸气，但一碰上去却让人感觉冰寒刺骨。这样的白烟，对阿桓和阿发而言早已是司空见惯了，正是从死人身上挥发出来的尸气。

两人小心翼翼地在破败不堪的街面上走着，四周连个人影子也找不着，十分萧索。这样恐怖的环境无形中给了两人千斤般的重压，两人神情紧张，心里头怦怦直跳，但为了救巧云，也只得硬着头皮往更深处走去。

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每个屋子里都放着棺材，少则两三具，多则七八具，而且每家每户的房门都是大开特开，屋子里的遗像，灵位等一览无余。阿发见每具棺木都是给盖得严严实实的，心中好奇，便想打开一具来看看究竟，哪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直将那棺材倒扣在地上，棺材盖依然紧密无缝的连在棺体上，没有一丝松动的痕迹。

阿发奇怪道：“真他妈活见鬼了，棺木钉都已经拔出来了，怎么还是打不开？”

阿桓凑在棺材缝里嗅了嗅，摇头道：“白天棺材盖都被棺材内浓重的尸气给吸附住了，是不可能打开的啦。”

“对了，那些僵尸都藏在棺材里，咱们要是将棺材都给钉起来，晚上他们不就出不来了？”阿发忽发奇想，揶揄道。

阿发耸了耸肩，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白天尸气内缩，晚上尸气膨胀，就是用绳索给绑住，它也照样给你撑开！”

“真有这么厉害？”阿发打了个哆嗦，又道：“这里两百多间房屋，僵尸少说也有五六百只，咱们要是天黑前还没找到小师妹，可就要当它们的点心了！”

阿桓存心想逗他一逗，便道：“我这么瘦，还不够给它们塞牙缝的，师哥你

身材富态，倒是很合它们胃口。”

“真要吃我时，我也得给它们放上几个响屁，倒倒胃口！”阿发哈哈大笑道。

“喂，师弟啊，你说那僵尸王为啥不直接吃掉小师妹，反而要将她带到西镇来呢？”

“虽然我不知道那僵尸王想干什么，但最起码可以保证，小师妹目前是安全的。要不然这僵尸王就不会这样大费周章了。”

“说得也是。”

两人又在西镇里转悠了几圈，令人恶心的虫蚁蛇蝎倒是找到了不少，却硬是没有发现巧云的半分踪迹。

阿桓这时沉吟道：“师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房屋看起来好生奇怪。”

“这不是废话吗？每一间屋子都阴森得要命，要是住进这样的凶宅里，我倒宁愿睡猪圈！”

“我不是说这个。”阿桓摇了摇头道，“我是指这些屋子的排列，看起来似乎是有弧度的。”

阿发不经意地顺着街道房屋的走势一瞧，却是发现每栋房屋的排列都是参差不齐，有些往前凸出不少，有些却又往里凹进许多，看上去十分杂乱无章。

阿发扁着嘴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镇民们又不是专业的设计师，屋子建得杂乱无章也是情有可原的。”

阿桓冲着阿发笑了笑，“你当每个镇民都像你一样马大哈啊？我看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说罢，阿桓沉思了一阵，随后跑去一家早已废弃的木材店中翻箱倒柜地弄得叮叮梆梆直响，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阿发嘟囔道：“这小子，见了风就是雨，就爱对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感兴趣，还说要来救小师妹呢！”

没一会儿，阿桓笑呵呵地从木材店里搬出了一根长约两丈的大竹竿。

“你这是要做什么？”阿发瞪大了眼睛，疑惑道。

阿桓神秘一笑，“你随我来，一会儿就知道了。”

说完，阿桓轻步跃上了木材店的房顶，让阿发将那根大竹竿给拿了上来，接着又让他脚踩马步将那竹竿子抱稳扶正。

阿发愕然道：“你小子不会是想爬上去吧？”

“可算让你给猜对了一次了。”阿桓笑嘻嘻道，“我要爬上去，居高临下看

看整个西镇的布局。”

“我看你是疯了吧，你这么重，竹竿子又这么细，你让我怎么扶？”

阿发还没抱怨完，阿桓已是顺着竹竿子开始往上爬了。阿桓轻功不错，知道把握平衡的重要性，在竹竿上表现得一丝不乱，如同一只灵猴一般，不多时便已爬到了竿顶。阿发只感觉怀里的竹竿子越来越重，时而左偏，时而右斜，为了扶稳竹竿，他连吃奶的力气都给使出来了，脸上憋得通红。当阿桓在竿顶时，也是竿底重力最大的时候，阿发有些吃不消，只得用整个身子压上去让它保持平衡。

“我说，你丫倒是快点啊，自己在上面看风景，让我在这喝西北风！”

阿桓这时似乎在推算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忽然，见他双眼一亮，从竿顶直划了下来，重重地落在了阿发身上，屋顶腐朽的房梁支撑不了两人的重量，啪嗒一声断成了两截，两人一齐摔了个大马趴。

“你神经发完了没？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有你这么个疯疯癫癫的师弟。”阿发摩挲着摔得青肿的膝盖，叫苦连天道。

阿桓却是混不在意，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拉着阿发神秘道：“快跟我来。”

阿发跟着阿桓跑了一阵，不一会儿来到了一处高大的宅院前。这座宅院是西镇少有的几座石砖房之一，院子里到处是杂草烂木，虽然看起来十分萧索破败，但见房顶上那飞檐画角的纹路，倒也能看出几分当年的大气雄伟。

“准是户有钱人的宅子。”向来仇富的阿发心中想道。

阿桓忽然变得神色凝重了起来，嘴里喃喃道：“应该就是这里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把我弄糊涂了。”阿发开始抓耳挠腮了。

阿桓解释道：“刚才我在竹竿上往下望时，发现这里的房屋竟然都是排列成大大小小的圈。大圈绕中圈，中圈绕小圈，而现在这座宅子，便是位于所有圆圈的中心位置。”

阿发想了想，说道：“这充其量不过是设计者匠心独运而已，会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呢？”

阿桓摇了摇头，说道：“这样的布局，在风水学里可是有考究的。所谓阳一嘘，而万物生，阴一吸，而万物成。这圆心被里里外外层层包裹，阳光也被层层遮挡，乃是位于一处背阳向阴的极阴之地，在这样的阴地所建的房屋，是一处不折不扣的阴宅！”

“谁会住在这样可怕的地方？”阿发心中不禁犯了嘀咕。

两人进了宅子内，但见地板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房梁和门沿上的蜘蛛网更是织得如同铜锣一般大小了。一进门，两人便看到了墙面上挂着的那一排黑乎乎的先人遗像，由于这些遗像都是用玻璃镜框给精心装裱过的，比起寻常农户家的那些发黄发皱的照片来说，保存得算是十分完好了。

遗像下是五张拼合在一起的长方桌，按照每个遗像对应的位置，分别摆放着一排大小不一、如同小山般的死人灵位，每个灵位前都供着木龛，只是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给他们翻土上香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该数大厅内摆放着的一长列棺材，这些棺材被涂上了大红朱漆，棺体上都是绘满了各式各样的祥瑞之兽，无论是材料，还是做工，均属上乘质地。

阿桓数了数，一共七口棺材，左三口右三口，都是分别架在两个长凳之上，而中间的棺椁个头最大，却直接竖躺在地面上，用来托住棺体的长凳已经断成了数截，散落在一边。

阿桓从左首边依次往右观察，边看边点头称赞：“黑水镇四面环山，乃是一处依山傍水的阴湿之地，这些长凳将棺椁支撑起来，与地厉之气隔开，有助于减少尸变的可能，想来必定是位高明的风水大师设计的。”

“师弟，快过来看。”阿发这时忽然指着中间那具最大的棺椁说道。

阿桓凑过去一看，只见那棺材盖上贴着一大张金黄色的纸符，但是由于时日过久，那纸符早已板结了，稍稍一碰便成了纸灰。阿桓又转头去看了看其他的棺椁，也都是被贴上了黄纸符。

“这应该是一种高深的镇尸符，但时间太长，只怕是早已失去效用了。”阿桓虽然看不懂符纸上的文字，但论笔法走势，也能猜出个十之八九。

“这棺材主人可真是个有钱的主，竟然睡这样大的棺材。”阿发调笑道，接着尝试用手推了推，却如同将力气使在了墙上，棺椁竟是纹丝不动。他低下头一看，才发现这棺椁竟是陷进了地中寸许之深。

阿桓皱眉道：“这具棺椁的托体被损毁，纳阴吐阳，深接地气，一旦形成僵尸必是凶煞无比啊！”

阿发这时不经意地瞥了瞥这具棺椁对应着的墙头遗像，但见照片中的人表情阴森，一脸怨气，看起来十分诡异。就在他全神贯注盯着那相片看时，他感觉那遗像中的人忽然对着自己咧嘴笑了一下，吓得他浑身汗毛倒竖，魂都快飞

出来了。当他揉了揉眼睛再去看时，相片中的人又回复到之前那副似笑非笑的模样。

这照片中的人，阿发怎么看怎么觉得面熟，一定是在哪里见过了，但一时却又想不起来。

“果然是他。”身后的阿桓忽然冒出了一句话。阿发朝他望去，只见他也是双眼盯着方才那张照片，表情凝重。

“它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那具王尸了。”阿桓一字一顿地说道。

经他这么一说，阿发倒真觉得有那么几分神似。虽然之前看到的王尸脸上已是腐败不堪，但对比着脸型轮廓，还有那邪恶无比的眼神，却都是如出一辙。

阿桓见阿发神情紧张，连连后退，不禁莞尔道：“放心吧，僵尸惧怕光照，白天是不会出来的。”

这时一阵阴风吹过，本来就摇晃不定的木窗子“砰”地一声重重地合上了，阿发神经质地一震，接着又扭过头，小心翼翼地指了指中间那具最大的棺椁，问道：“你说，小师妹会不会在这棺材里？”

阿桓耸了耸肩道：“说不好，现在棺材也打不开，看来只得等到晚上了。”

这阴宅里阴冷潮湿，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霉味，两人呆着十分不舒服，刚准备出去，阿桓却忽然闻到一股浓重的酸臭味，像是臭鸡蛋拌着豆腐乳的味道，十分难闻，他捏着鼻子往后一瞧，却见阿发正捂着肚子，一脸着急地跳来跳去。

“你昨天吃了什么了，放的屁怎么这么臭！”阿桓满脸恶心地说道，赶紧躲到了一边。

“还不是吃了黑旋风给的那钵辣子鸡？不行了……我快憋不住了……”

阿桓见他急着解裤带，慌忙大声喊道：“有没有搞错啊？去去去，要拉去后院拉去！”

正说着，阿发又是噼噼啪啪的一阵响屁，脸都憋白了，提着裤子心急火燎地闪身进了后院。

后院中到处都铺满了青石板，历经百余年的风吹雨打，现在已经是破破落落了，很多青石板上都长满了厚厚的一层青苔，踩在上面滑溜溜的，阿发好几次都险些跌倒。

与其说是后院，不如说是块宽敞点的空地，原本用来封住后院的木篱笆如今只剩下了一小节兀自矗立在那儿，其他地方基本上都与街道连接在一起了。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偌大的院落内没有树木，却放着九尊石狮子，杂乱无章地立在青石板之上。

阿发肚子闹得难受，找了一尊石狮子做遮挡，随后将裤带子一松，身子一蹲就是噼里啪啦一通，周围的空气立时弥漫了巨大的酸臭味，也不知昨天吃的辣子鸡是不是用只瘟鸡给做的，肚子闹腾得这样厉害。石板缝里的荒草硬邦邦的，刺得屁股好生难受，阿发咬着衣襟，脸色时紧时松，喘得满头是汗。

不远处有一间茅草屋，屋门在风力的吹动下时开时闭，发出一阵阵吱吱悠悠的怪响，听得阿发心中怦怦直跳，神经绷得更紧了。没过一会儿，阿发忽然感觉得后脖颈冷飕飕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像是一双眼睛在暗中窥视着自己一般，他一个激灵地转过头去，除了看到自己白花花的屁股外，却是没发现任何东西。

眼睛？

阿发抬头看了看天，一抹巨大的乌云黑压压地悬挂在他头顶上，仿佛整个天空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眼睛，白云是眼白，乌云是眼珠，死死地盯着那些深藏在西镇里的秘密，也死死地盯着这个胆敢贸然闯入的外乡人。

这样的地方阿发一刻也不想多呆了，他草草地解决完了拧好裤子，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时，他身后忽然飘来一阵怪桀的笑声，那声音阴冷无比，像是贴着阿发的耳朵发出来的，阿发浑身汗毛直竖，像是掉进了冰窖子里头，心都凉了，腿脚也似乎变得不听使唤了，像灌了铅般沉重。

“谁……谁在后面？”阿发猛地一回头，发现不远处的几个杂乱无章的坟头间，一个模模糊糊的白影子一闪而过。

“妈呀！”阿发吓得哇哇怪叫，拔腿便跑，大大小小的石狮子一个一个地从他身边掠过，背后却仍旧源源不断地传来那阴冷至极的笑声，如同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大蟒蛇，要将活生生地给吞进肚里。

第八章
九宫藏玄机

眼看着到了通往前厅的门口，阿发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飞似地冲过去，这时在门口慢慢走出一个黑影，和阿发撞了个正着，两人齐齐地倒在地上。原来是阿桓。

“你这么急着是要去救火吗？”阿桓揉着跌得生疼的屁股，极为不满道。

“你还说我，你这么一声不吭地跑出来，也不怕吓死人啊！”阿发瞪眼吹须道。

“我是听到你在这里瞎叫唤，便跑过来看看怎么回事，我说，拉泡屎也不用叫这样大声吧！”

“嘘——”阿发做了个嘘声的动作，随后紧张兮兮地向后看了看，小声道：“刚才我看到那边有个人，好可怕！”

阿桓四处看了看，眼光将街道与后院都扫了个遍，却是没有任何发现，“这大白天的，连僵尸都不出来，哪里还有什么人影？我看你是活见鬼了吧！”

阿发又侧耳细听了一阵，除了呜呜的风声，再没有其他声音，不禁骂骂咧咧道：“真他娘的邪了门了！”

阿桓这时不经意间看到了后院内那九尊石狮子，每尊石狮子都占着一格青石砖，表情，姿态都不尽相同。阿桓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画面，只见他心中思忖道：“这样的布局，好像在哪里见过……”

阿发仍是心有余悸，阿桓却已经凑到了石狮子旁，开始细细打量了起来。

“师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石狮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阿桓目不转睛地望着石狮子，随口问道。

听阿桓这么一说，阿发倒真是发现了些端倪。九尊石狮，有的抱头，有的抬爪，有的仰天，还有的俯地，每尊石狮子的胸口都别着一长串拳头大小的铃铛，虽然是刻上去的，但看着却感觉如在摇动一般。

“这些狮子，动作好奇怪……”阿桓疑惑道，“你仔细数数它们胸口的铃铛，

每个数目都不一样呢！”

阿发数了数，发现有的有六个铃铛，有的有五个，还有的只有一个，当下也是十分不解：“你小子就别瞎卖关子了，到底有什么新发现？”

“现在还不好说。”阿桓兀自游走在每尊石狮子中间，时而扳指心算，时而念念有词，刚开始时还是面目愉快，到后来却是连连摇头，眉头越皱越深。

“不对，没有理由的啊！”阿桓忽然间叫出了声来。

阿发见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已是见怪不怪了，只听他坏笑一声：“师弟，你这样走来走去，可小心踩到地雷啊！”

阿桓只当他在那儿插科打诨，也不理会他，只是一心继续钻研这些奇形怪状石狮子。不知何时，他忽然感觉脚下一阵软绵绵的，差点滑倒，低头一看，差点没吐出来，原来是阿发之前拉的那泡臭烘烘的稀便。

阿桓瞪大了双眼，气得要去打人，阿发边躲边笑道：“这可不关我的事啊，让你小心地雷的嘛！”

阿发又笑着追问道：“看你在这自言自语的，到底是发现什么玄机了？说给我听听。”

阿桓皱紧了眉头，显得十分发愁，解释道：“刚才观察了一番，这些石狮确是以九宫图的方位来布置的，但似乎又不尽不同，我现在也没弄太明白。”

“九宫图！”阿发发出一阵惊呼：“这……怎么可能……”

也难怪他有如此反应，九宫图的起源可追溯到四五千年的羲皇时期。龙马载河图，神龟背洛书，伏羲根据河图画八卦，建甲历，定时辰，最后集成洛书。后洛书为大禹所得，他根据九宫算法通九道，陂九泽，治水消灾，一时间举国震动。这种种神迹，足以见得这九宫图的玄妙神奇。

阿桓继续道：“说道这九宫图，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彼此相穷，循环不惜。这口诀师父曾教过，师哥可还记得？ “

阿发拍了拍胸脯，笑道：“这还用说吗！当初我死活背不下来，师父可是罚我画这九宫图画了一百遍的，现在想来依然是刻骨铭心啊！”

阿桓点了点头，旋即又说道：“但是这些石狮子的摆放顺序却是十分混乱的。你看看，位于巽、震、艮、坤、乾位的石狮子的胸前都带着铃铛，铃铛的数目刚好符合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原理。但是九宫格里位于离、中、坎、兑这几

个位置的石狮子却没有铃铛，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小子懂得还真多，我都没注意到呢！”阿发听他在那振振有词，便跑去瞧那四只没有铃铛的石狮子，但见它们胸前都是凹凸不平，棱角分明的样子，似乎是被人给开凿过一般，忙把阿桓拉过来看。

阿桓在那四只狮子胸前摸了摸，手感并不平滑，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被钝器给破坏掉的，不禁叹了口气，“看起来似乎是有人故意而为之，没了铃铛，可就不好鉴别了。”

“我说你也真是，为啥非要打破砂锅钻到底呢？咱们还是先出去休整休整，晚上好有精神来救师妹啊！”

阿桓摇了摇头道：“这九只石狮子被人从前院拖到后院，而且是按九宫格来排列，你不觉得奇怪吗？若是弄明白了，说不定对解救小师妹也有帮助呢。”

阿发耸了耸肩，“你看看，石像都被破坏了，就算是真如你所说，咱们也不可能找出什么玄机来啊。”

“我看未必，设局之人若是有心为之，必定会留下一些线索的，要不然岂不是连他自己也破不了？”

正说着，阿发指了指其中的一只石狮子，哈哈大笑道：“你看看，这狮子竟然是个独眼龙，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帽石匠给弄的，也不怕拿出来丢人啊！”

阿桓循声望去，只见那石狮子右眼睛瞪得老大，左眼处却是一处光滑的凸面，似乎整座石像并没有完工一样，看上去怪异而滑稽。然而阿桓却并没有心思笑，他此刻心念电转：这其余八具石像都是好好的，唯独这一具没有完工，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含义？

别的狮子都是两只眼睛，而它却只有一只，单按数字来看的话，一、二……难道说……这是设局之人在暗喻数字“一”的信息？

阿桓越想越激动，慌忙又去观察其他的三具石狮，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第二具石狮长得齐齐全全的，看起来十分完美。只见它做颔首状，双腿撑地坐立，好一副威武的模样。阿桓的目光不断地来回扫动着，将它与其他石狮做着对比，没一会儿，他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具狮子的牙齿竟然一直延伸到了嘴角，看起来满满当当的，而其他石狮的牙齿则是要稀疏许多。阿桓一数，它的牙一共有十三颗，而其他的都只有六颗。

这下可奇了怪了，阿桓紧锁着眉头，在九宫算法里，可没见到过“十三”这个数啊？如果是按多出的数额来计算，十三减六，那便应该是“七”了，这个看起来似乎更靠谱些。虽然阿桓目前还有些不确定，但一时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解释，便暂且先这样认定吧。

再看看第三具狮子，傲首挺胸，仰天长啸，一副王者天下的气势，阿桓看得心中豪情万丈。经过一番细致的对比后，阿桓发现这狮子的头顶有一小撮雕工细腻的棕毛，如果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

棕毛共有五根，是否就是代表着位于中宫的数字“五”了呢？阿桓心中思忖着，心中先默默记下这个结论。

轮到第四具石狮了，这狮子看起来面目温顺，一副俯首称臣的样子，然而论体格，论特征，看起来都和其他石狮子如出一辙，任凭阿桓怎么找，就是死活找不到一丝不同的地方。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阿发生怕自己会成了那群僵尸的活靶子，忙催促着阿桓赶紧离开，阿桓这时也是心急如焚，但若是此刻前功尽弃，之前的努力就全都泡了汤，看起来他今天是铁了心要找出谜底了。

阿桓觉得自己越是浮躁，越不容易观察仔细，当下便默念清心决，深呼吸了几口气，浑身上下顿时变得清润了不少，心境也是平和了许多。

方法总比困难多，既然直走走不通，曲线救国也未尝不可。阿桓决定打破固化思维，他发现自己一直在盲目找寻着石狮的隐蔽之处，却忽略了一些直接暴露在眼前，最最常见的地方。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最危险的也就是最安全的，阿桓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一名高明的石匠，也一定会在最常见的地方下手。

有了这样的理念，阿桓便开始全神贯注地观察起石狮的眼睛，耳朵，鼻子，尾巴这些最不容易引人注意的地方起来。没过一会儿，他果然发现了一些端倪。只见那石狮的左爪子看起来显得有些不太自然，而右爪则看起来十分正常。阿桓仔细凑过去观察着，他发现在石狮的左爪上，有一个指头的颜色稍稍比其他四个指头要深一些，而且有些微微凸出，看起来就像是这石狮在抬指一样。

阿桓好奇地摆弄着那根深色石指，却不料自己稍一使劲，那石指竟“啪”地一声从爪子上断裂了开来，哐当一下掉落在了地上。再去看左爪上那个断裂面时，却发现也是像石狮身上的那种浅色，与这深灰色的石指根本不搭调。就此，可以很明显地推断出，石狮本来就缺一个指头，只是有人后来特意给它接上去了一个，但已经很难找到当时一模一样的材料了，所以才会出现颜色之别。

“十指缺一指，不就是“九”么？可算让我给发现了！”阿桓兴奋得叫出声来。

此刻已经是到了黄昏的光景，晚霞如红绸，眼看着就要天黑了。时间宝贵，耽误不得，两人便按阿桓推断出来的结论给九只狮子重新排序，在先前格局的基础上，渐渐地排列成了一副正儿八经的九宫图。还真是不碰不知道，一碰吓一跳，这些石狮子看着个头不大，但个个却沉重无比，幸好这青石板上有青苔，比较光滑，两人才勉勉强强地推着石狮子移来移去。等到一切完工后，两人已经是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

两人等了好一阵，却并没有像两人想象中的那样出现一些振奋人心的异动。青石板上到处都是刮痕，石狮子仍是保持着之前的模样，一切如常。

“难道是我弄错了吗？”阿桓有些颓唐地说道。

“唉，白白的一下午时间都给打了水漂了！我可没心思再陪你玩了，我要去休息下，养足精神救师妹！”阿发嘟嘟囔囔着，满脸的不快活。

“等一等……”阿桓忽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语气中满是激动，“你看这些狮子，是不是都指着同一个方向？”

“哼，看在你是我师弟的分上，我再最后相信你一次。”本来打算出走的阿发转过头来，又瞧向那堆天杀的石狮子去。

还没过多久，阿发就瞪大了双眼，果然如同阿桓所言，虽然九只狮子姿态各异，但见位于中宫的石狮正好是看着东南的方向，而剩下的石狮有的抬爪，有的摆尾，还有的则是偏头，无论是何种姿态动作，最后都是齐刷刷地指向东南方。

东南方？东南方有什么？

两人快步踱了过去，只见东南方的尽头是一大堆金黄色的稻草，稻草堆上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铲给压着，紧靠着墙面，不至于让风给吹走。

“搬起来看看！”阿桓说着，和阿发将那堆碍事的稻草移开。只见稻草堆下依旧是四块寻常的青石砖，只是在两两相隔的砖缝里，竟连一根杂草也看不到。

这时，一只筷子长的蜈蚣从其中一道砖缝里爬了出来，原地顿了顿，随后又旁若无人地游开了。

眼看这砖缝够宽，阿桓便将食指伸进去了一些，随手轻轻一扳，却不料那青石砖竟真的跟着微微抬起来了一点，阿桓看了看身旁的阿发，两人眼里都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师兄弟合力将四块青石砖搬开后，展现在两人面前的，是一道湿漉漉的，长满了霉斑的木门。

“怎么样？你聪明的师弟没骗你吧，早说了里面内有乾坤了，你偏不信！”阿桓冲阿发挤了挤眼，得意洋洋地说道。

虽然阿发此刻对他的才智已经是心悦诚服，但嘴上却仍不肯服软，只见他撇着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你师哥我的帮忙，你能找到这儿？”

“我说，你就不能夸我一次啊？”阿桓佯怒道，一只手已经将那木门打开，木门内是一个幽黑无比的深洞，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一阵阴冷无比的白雾从洞内悠悠地飘出，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个诡异的形状。

待那白雾渐渐散去之后，两人惊奇地发现在洞口竟然连一道倾斜的木阶梯，一直往洞深处延伸进去。里面一片乌漆抹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两人便回到宅子里，找来了灵位旁的一盏破旧的煤油灯，这才敢顺着木阶梯走进洞里去。

这煤油灯由于时隔长久，已经浸了不少水汽在瓶子里，微弱的火苗子不断发出“嗞嗞”的声响，让人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熄灭掉一般。由于西镇是片阴湿之地，这洞内也是到处充盈着阴寒无比的潮气，气味十分难闻。走下木梯后，来到了一处肘子似的拐角，这拐角十分狭窄，只能勉勉强强让这两个大男人让着身子过去。

走过了拐角后，这时呈现在两人眼前的是一处宽大平整的甬道，目测着足够七八尺高，甬道内铺上了大理石，踩在上面十分平稳舒服，洞壁上也是砌满了灰石砖，以防泥土脱落。眼中一变宽，两人呼吸都通畅了许多，大有一种曲径通幽处之后豁然开朗的感觉。

甬道两侧都闪烁着幽黄幽黄的油灯，将整条甬道照得阴森而神秘。四周寂寥无比，两人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有些怕人。看这甬道中灰尘遍布，想必是已经许久没有人来过了。阿桓随意看了看墙壁上的油灯，黄褐色的一团，也不知是什么物质，隐隐有种刺鼻的气味，他听说过一种长明灯，相传能燃烧几百上千年而不熄灭，不知是否与这些灯有关系。

“没想到西镇之内还有这样一处隐秘的地方。”阿桓摩挲着灰石墙面，颇感惊奇地说道。

阿发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眼中光彩熠熠，只听他道：“你猜猜，这会不会是宅主人埋金子的地方？”

阿桓笑了笑，存心想打击他，“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这么个鬼地方，倒有些像是墓冢。”

“呸呸呸．少在这吓唬人！”阿发刚刚才心情平复，经他这么一说，又开始害怕了。

“喂，我说你就不能走慢点？”阿发打了个哆嗦，见阿桓越走越深，赶紧追了上去。

两人在洞中徐徐前行，有了长明灯的辐照，洞内已是十分透亮，手中的旧煤油灯此刻就显得十分多余了，阿桓将煤油灯给掐熄，随意扔在了地上，哪知煤油灯的灯罩极不牢靠，轻轻一碰便碎成了几截，玻璃渣子散落了一地。

不多时，两人便被一道巨大的石拱门给挡住了去路。只见这拱门边沿雕栏画栋，门楣处尽刻着各式瑞兽祥云，远远地看上去显得十分有气势。被好奇心驱驰着的两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却始终无法将这石拱门给打开，这古怪的门上甚至连个最普通的门把手都没有，门面上光光滑滑的，像张白纸一般。

“这样大的石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搬进来的。”阿发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推着门沿，然而这巨无霸却始终是纹丝不动。

“看起来，咱们现在是在这门的背面，就算力气再大，也决计是推不开的哦。”阿桓无奈地说道。

“啧啧……也不知这门后到底藏着些什么宝贝……”好奇心被挑起了，却又进不去，阿发感到十分惋惜。

“嗯……这个地洞看起来倒是十分隐蔽，而且又宽敞。咱们就在这里等到天黑吧。”阿桓将地洞打量了一番，忽发奇想地说道。

阿发瞪大了双眼，“你脑子烧掉了是吧？”说着他又十分夸张地指了指头顶，“僵尸王的棺材就在上面，你要是想给人家当宵夜，可别拉上我哟。”

阿桓眨眼一笑，俏皮道：“你没听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除非它们能破土钻洞，否则哪可能找到咱们嘛！”

阿发显得十分不放心，只见他苦着脸道：“唉，师父没在这，咱们俩这势单力薄的，我看不仅救不了小师妹，倒连自己也给赔进去喽。”

“别担心，我能来这里，便是自有安排。”阿桓冲着阿发神秘一笑，随后竟往地上一躺，兀自闭目小憩起来。

“喂喂，你这死猪，就这样睡啦？”阿发踢了他一脚，嘴里嘟囔道。

“养足精神了好办事，这可是你说的啊！”阿桓打了个哈欠，满不在乎地说道。

“可是，要是睡过点了怎么办？”

“这个好办。”阿桓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一张纸符，口中念念有词，那纸符“嗖”地一下，周身冒出了一片淡红色的光芒，随后又马上消失了。

“这不是阴阳符么，你拿这个做什么？”阿发奇怪道。

“子时是阴阳相交之时，那时阴气最盛，阴阳符中的阳力被阴力所压制，便会自燃起来，这原理你都忘记啦？”

阿桓嘿嘿一笑，将阴阳符揉成一团攥在手心，这才放心地睡过去了。

阴阳符本是镇妖驱邪的灵物，阿发见他如此暴殄天物，差点倒栽在地上，“这也能想得出来，你也当真算是一朵奇葩了……”

第九章
夜半鬼出笼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阿桓忽然感到手心一阵火辣辣的灼痛，猛地一睁眼，却是那阴阳符在手中燃烧起来了，他忙一下子跳了起来，用力将那团火焰给扔在了地上。

阿发此刻正背靠着石拱门酣睡，嘴角的口水涓涓流淌，呼噜也是打得震天响。阿桓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满脸坏笑地捏紧了他鼻子，好让他无法哈气。这招阿桓用了好多次，屡试不爽，果然，没一会阿发就给憋醒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愤怒地瞪着使坏的阿桓。

“已经到了子时了，准备出发啦！”

阿发一听，心中陡地一沉，他想起西镇内那成百上千的棺材，顿时变得十分不安起来。

就在这时，两人忽然听到一阵“篣篣”的声响，声音虽然不大，但在这幽闭的山洞内却听得十分清楚。

“嘘……”阿桓朝着阿发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接着又指了指头顶。

声音明显是从上面传过来的，两人神色紧张地听着，这“篣篣”声音似乎并不止一处，正时快时慢地次第起伏着，像是一曲诡异的音符，在这深更半夜里更加显得阴森恐怖。

没多久，那奇怪的声音消失了，就在两人面面相觑之时，又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像是猛烈的撞击声，紧接着便又传来一阵木板砸地的声音。

“看来……僵尸出笼了。”阿发哆哆嗦嗦地说道。

那声音的回响还没消失，接着又是传来几声木板落地的闷响，听得两人心里一阵怦怦乱跳，看来，出笼的僵尸远远不止一个。

“今儿个晚上有得玩儿了。”阿桓紧张兮兮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紧接着就往洞口赶去。

晚风呼啸，西镇破落荒凉的街道上枯叶乱飞，一缕残月死气沉沉地悬在夜空里，投射下如同灵堂守夜时微弱眩晕的光芒。

散乱的稻草堆旁，两块青石砖被慢悠悠地推开了一半，紧接着，两个人头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冒了出来。

“看样子好像没人，快点出来吧。”阿桓小声说道，接着自己从洞内一跃而出。

这时，附近的黑山上响起了一声高亢的狼哞，如同一盆凉水，全乎浇在了两人身上，从头直凉到底。

“不行啊，我好怕的……”阿发畏畏缩缩着，又要回到洞里去，却被阿桓像提水桶般的给揪了出来。

月色下，两人眼圈乌黑，面色苍白，身上的衣服也是褴褛不堪，口中的獠牙赤裸裸的暴露在外，活像两具嗜血僵尸一般！

“师弟，你这方法到底管用不管用啊？万一骗不了那些僵尸怎么办！”阿发扶了扶嘴中的那两颗假牙，含糊不清地说道。

“咱俩全身都抹满了尸油，身上的味道和死尸都是一个样的，理论上说，那些僵尸应该会将咱们当成同类对待的。”阿桓此刻全身都散发着浓重的腐臭味，还好他在鼻子里塞了两瓣花蕊，仅靠嘴巴来呼吸，才不至于闻到这让人恶心的味道。

“什么？理论上？到底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是说一定没问题的吗？”

阿桓鼻子被堵住，僵硬地笑了笑，声音都变了声：“凡事无绝对嘛，总是要赌上一赌的。”

“我这可是拿命在赌啊！”阿发苦着脸嘀咕着，生怕自己的阳气会吸引到僵尸过来，接着又将手中剩下的半瓶黏乎乎的尸油尽数倒在了身上。

黑夜里，后院伫立着九道阴森森的黑影，仿佛在窥视着两人的一举一动，虽然知道那只是石狮子，阿桓仍是禁不住一阵心惊。他小心翼翼地趴在后门外朝里头望，不禁暗暗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放置在前厅的七口棺材的棺材盖全被掀翻在了地上，地面厚厚的灰尘上还可以看到几排杂乱无章的脚印，整个前厅里看起来一片狼藉。

阿桓回过头去，见到一个黑影一跳一跳地向自己走来，心中不禁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却是那愣头愣脑的阿发。

“你丫在搞什么鬼啊？”

阿发伸直了双臂，缓慢地朝他跳过来，动作滑稽而笨拙，“咱们不是要学僵尸吗？不跳着走怎么行！”

阿桓显得有些哭笑不得：“这里有没有僵尸，你是想跳给谁看啊？快走啦！”

“哦！”阿发傻乎乎地摸了摸后脑勺，只得快步跟上。

两人来到了前厅，阿发又看到了墙上的那几幅遗像，在这诡异的黑夜里，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阿发赶紧收回了眼神，猛地打了个寒战。

站在前厅，顺着半开着的正大门往外望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街道上的情况。此刻的街道上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要是放在白天，真可以用行人如织来形容，但现在两人看到的这些可不是人，它们每一个都是面目狰狞，歪歪扭扭，动作十分机械化，全是不折不扣的僵尸！

“我奶奶的个三舅子，居然这么多僵尸……”阿发使劲咽了口口水，却不想脸上的尸油也流进了嘴里，又酸又涩。

阿桓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也难掩脸上的惊愕。这时，他忽然发现在阿发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双眼冒着幽幽绿光的诡异黑影，正越走越近……

话说阿发这会儿正看着街道上的尸群发愣，忽然发现身边的阿桓正在不断地朝着自己挤眉弄眼，肢体语言十分丰富。阿发呆了呆，问道：“你丫在干什么呐，脸上抽筋啦？”

阿桓见他还不明白，急得团团转，忙用嘴朝着他身后努了努，小声道：“别回头，你身后有不干净的东西。”

“你这臭小子，又拿你师兄寻开心，告诉你，这回我可不上你的当了！”阿发哼了哼，一脸不屑地扭过头去。

这时，阿发忽然感觉到脖子上一阵凉飕飕的，像是有人拿着冰凌在皮肤上抹过一般。他愣了一愣，瞳孔剧烈收缩着，这才意识到阿桓说的都是真的，顿时心都凉了半截。待他缓缓回过头时，发现身后站着一具披头散发的女僵尸，女僵尸幽绿的双眼射出道道冷光，紧紧地盯着阿发，鼻子一收一缩的，像是在使劲嗅着什么，红通通的血口也跟着缓缓地张开了。

阿发生性好色，最喜欢和无知少女亲近，但没想到今儿个来的是个女僵尸，又是尴尬又是害怕的，双腿都有些发软了。阿桓虽然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掏出了一张紫薇符，只等那女僵尸发难便立刻出手。

然而，出乎两人意料之外的是，女僵尸贴着阿发嗅了一阵，嘴中“唔”地

闷哼了一声，竟不再理会他，转而晃晃悠悠地走出了门去，加入到街道上的僵尸队伍里。

阿发此刻已是满头冷汗，汗液混着尸油，变得粘粘糊糊的，十分不舒服，见女僵尸走远，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阿桓喜上眉梢，笑道："你看看，它把我们当自己人了，我说这办法行得通了吧！"

有了这次实验的成功，两人更加有恃无恐，竟一跳一跳地走出了门去，将自己完全暴露在众僵尸的视野之中。

"它们好像都是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呢。"阿发十分奇怪地说道。

"咱们先混进去，看看它们想干什么。"

阿桓这时从怀中摸出了一包东西，这是他用铁皮做成的假指甲，一共二十枚，每枚长约半寸，看上去锋利无比。两人都戴上了假指甲后，像上了保险环一般，大摇大摆地加入到了僵尸队伍中去。

这些西镇僵尸面目呆滞，似乎是无知无觉的，眼睛都盯着同一个方向，偶有几个饥饿难耐的僵尸会凑到两人身边东闻闻，西嗅嗅，刚开始还是一脸凶恶，最后都是闷哼几声，满脸失望地跳开了。

群尸涌动，百鬼夜行，混在这群被摒弃在六道之外的畜生中间，两人都是十分紧张，只要稍不小心露出破绽，两人便立马会被群尸撕成碎片。僵尸群的低嚎邪气四溢，响彻了整个夜空，一股股浓郁的腐臭味随着呼啸的晚风翻江倒海般地朝着两人袭来，两人又不敢捏住鼻子，只好硬着头皮将臭味吸进肺里去，好几次都险些吐了出来。

也不知是走了多久，尸群终于停了下来。两人一路上跟着尸群跳来跳去，脚都快跳麻了，阿发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上，还好被眼尖的阿桓及时给搀住了。

站在旁边的一具童尸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阿发，努了努嘴里的两颗小尖牙，似乎在恐吓他一般。阿发眼见这小屁孩都敢欺负自己，气不打一处来，便铆足了劲张开了大嘴，露出了两颗金光灿灿的大假牙，这两颗假牙被他给戴反了，翘得老高，看起来活像只大象一般。那童尸哆嗦了一下，又伸出了十根手指头对着阿发，只见它每根指头上都长着紫色的指甲，那指甲竟比他手指还要长。

阿发不屑地瞥了它一眼，也抬起了自己的双手，只见十根铁皮指甲尖锐无

比，由于被刷上了朱漆，显得通体赤红，十分有气势，竟比他自己的手指还要长上两倍。童尸从没见过这样长的指甲，吓得跳开了一步，脸上一阵惧意，阿发还不解气，转守为攻，反倒跳了过去，摆出一副要用指甲戳它的架势，那童尸呜哇怪叫了一声，躲到尸群里不见了。

“哼，这欺软怕硬的小屁孩，老虎不发威，当老子是病猫是吧！”阿发依旧愤愤不平地嘟囔着。

阿桓用肘子推了推阿发，提醒道：“你怎么连个假牙都给戴反啦！”

“怕啥？人家朝着地下长，我偏要朝着天上长，能唬住它们不就足够了？”

两人此刻正夹在尸群中间，也不知发生了些什么事，只得推推搡搡地挤到了尸群的最前面。好家伙，只见一大片黑压压的僵尸，都紧紧地围在了一处石台旁边。两人随意地扫了一眼，估摸着这群僵尸足有数百只之多！

这是位于西镇东北面的一处高大的石台，看上去像是个梯形，四面都是阶梯，长五丈宽五丈，足有六七尺高。石台的中央屹立着五根木桩，木桩很粗，到处都缠绕着锈迹斑斑的铁链，看上去十分阴暗沉重。

此时的木桩上正绑着五个人，每个人都是被铁链给反绑得严严实实，丝毫动弹不得。两人一眼就看到了被绑在第五根木桩上的巧云，只见此时的她衣衫褴褛不堪，脸上到处都是一块块的青淤和黑渍，与之前的闭月羞花的娇柔模样简直判若两人。与其他满脸绝望的四人不同，巧云此刻面无表情，竟显得十分镇定，空荡荡的眸子里隐隐透出一股不屈与倔强。

“是小师妹！”阿发暗呼了一声，想要冲上去救人，却被阿桓给紧紧地抓住了手臂。

阿桓紧张地左看看右瞅瞅，当发现没有引起其他僵尸的注意后，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动动脑子好不好，现在去无异于送死，咱们还是先等等看再说。”

看到了石台上有血有肉的活人，僵尸们嗜血的本性一下子被挑拨了起来，每一个都是蠢蠢欲动，显得十分聒噪。巧云麻木地扫视了一下台下的群尸，眼光刚好落到阿桓和阿发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接着又马上移开了。

“小师妹怎么不认得我们了？”

“你现在这副装扮，别说是小师妹了，连你亲妈都认不出来！”阿桓小声回道。

就在两人絮絮叨叨的时候，整个尸群忽然停止了骚动，一时间竟变得鸦雀

无声了。这时，从半空中飞来一只身着前清官服的恐怖僵尸，那僵尸红目利齿，身材高大，看起来比其他紫僵要强壮许多。

阿桓一眼就认出了它，正是那只夜袭鸿福钱庄的王尸。

“糟了，这僵尸王一来，就更不好对付了。”阿桓喃喃道，脸上的愁云更添增了一层。

这僵尸王已经到达了飞僵的境地，就是师兄弟二人联手也未必是它的对手，更别说还有这样一大群紫僵喽啰来助阵了。

只见那僵尸王直接飞到了石台之上，姿态凛然，落地无声，一股股浓郁的雾状尸气从口中喷薄而出。它那一双寒光凛凛的红眼缓慢地扫视了一圈台下围得水泄不通的尸群，随后又张开双臂，仰天长啸了一声，声震山林，萦绕不绝，好一副王者天下的气势。

群尸听到了僵尸王的号令，也纷纷用长嚎来响应，阿桓和阿发耳朵被震得生疼，也只好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地跟着叫了几声。

阿桓这时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大惊道:“不好，看来它们是在举行一场献祭！”

阿发听了也是暗暗叫苦，“献祭？那小师妹不是有危险了？”

就在这时，两人看到僵尸王缓缓地朝着木桩上的五人走去，凶凛的眼光里杀气腾腾。位于最左边木桩上的是一个干巴巴的瘦脸汉子，他看到僵尸王向自己靠近后，吓得连尿都流出来了。僵尸王贴到他身边，一边用力地哈着气，一边伸出舌头，玩味地在他脸上舔了一圈，那瘦脸汉子怪叫着，被舔过的皮肤像被感染了一样，全变成了红通通的颜色，忽然，他痉挛了一阵，竟是吓得晕死了过去。

僵尸王一手掐住他的喉咙，一手卡在他的颈后跟，用力的挤压着，那瘦汉子的脖子由于剧烈充血，颈部大动脉全鼓胀了起来。僵尸王贪婪地张开了血口，狠狠地咬了下去，两柄锋利的大尖牙竟将他瘦弱的脖颈全部刺穿，两道殷红的血柱一下子溅得老高。

那瘦汉子干叫了两声，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没多久就断了气，死前那双极度惊惧的双眸瞪得老大，脸上仍保持着一副因过度痛苦而扭曲变形的模样。

被绑在第二根木桩上的是一个肥胖的少妇，浑身穿红戴绿的，鼻下一颗黑痣，长得是奇丑无比。

“这不是邹记染坊的冬瓜妹么？”阿发有些吃惊地说道。

冬瓜妹他爹在东镇开了家染坊，家底殷实，但冬瓜妹性格泼辣，加之其貌不扬，到了快三十岁还没人敢娶她。遇上如此奇葩，向来喜好恶作剧的师兄弟俩也没少拿她寻开心，没想到再次的相遇，却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场合之下。

冬瓜妹看到了瘦脸汉子的惨状，吓得哇哇大叫，声如杀猪，尖锐刺耳，竟将台下尸群的吼声给盖了下去。

“爹，快来救我啊！我还没嫁人呐，可不想这么早死啊！”冬瓜妹呼天抢地的哀号听得台下的阿桓和阿发心里头瘆得慌。

僵尸王正在吸那瘦脸汉子的鲜血，也许是嫌冬瓜妹太吵，竟冲过去将她的眼珠子给挖了出来。

冬瓜妹抽搐了一阵，疼得昏死了过去。僵尸王还不解恨，又将她给开膛破肚，把她一肚子的肥肠全给扯了出来，扔给台下的僵尸们分食，一时间腥风扑面，恶臭熏天。两人只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一口酸水从阿发的胃中直涌了上来，嘴巴瞬间鼓得像青蛙似的，连眼泪都出来了，又不敢吐出来，只得硬着头皮将嘴里的酸水给硬吞了下去。

僵尸王杀人如拔草，不一会儿就死了三个人，这时两人惊奇地发现，最先命丧尸口的瘦脸汉子竟开始动了起来，像是发了羊癫疯一样，全身上下剧烈地痉挛着，嘴中不断有白沫流出，眼珠子也慢慢变了颜色。

“看起来这场献祭仪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将他们变成僵尸队伍中的一员！”阿桓这时恍然大悟道。

“依我看啊，这僵尸王和那些军阀头子没什么两样，人家是到处抓壮丁充军，他这是到处抓人变僵尸。”阿发摇摇头说道。

“没想到你看得还挺透的啊！”阿桓颇有些褒许地附和着。

“你别看我平时傻里傻气的，那只是我伪装的表象，我是人傻心不傻，你懂不懂？”

“切，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阿桓撇着嘴，一脸的不相信。

阿发这时心中忽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要是小师妹变成僵尸了，我就让她咬我，和她做一对僵尸情侣也不错。”

五个人，只剩下俩活人了，一个是巧云，另一个则是个身披袈裟的老和尚。但见那老和尚鼻直口方，皓首虬髯，面容消瘦，自始至终都紧闭着双目，仿佛周围发生的事情全然与他无关。面对如此险境，老和尚依然气定神闲，如若无物，

这等气概，连阿桓都看得是心中称赞不已。

这时，阿桓惊奇的发现用来锁住老和尚的铁链竟然是断裂的，老和尚一手抓住断链，另一只手则捏着手决引而不发，看起来似乎颇有些道行。僵尸王一直沉醉在血肉大餐里，一时间竟也是没有发现。

“看来老和尚是早有准备的，难怪能如此镇定。”阿桓心中思忖道。

之前被咬的三人已经陆续尸变，个个看起来都是狰狞不堪，显得极度狂躁，那锈蚀的铁链在它们的大力挣扎下如同飘摇在风里的枯叶，随时都有可能断成两截。

就在僵尸王准备向老和尚发难时，只见那老和尚忽然豹眼一睁，周身腾地冒出一股橙黄色的光辉，将僵尸王的一双利爪给硬生生地弹开，随后又听到“叮叮”几声脆响，老和尚身上的锁链断成了许多截，散落了一地。

僵尸王愣了一愣，短暂的惊愕后，它又凶狂地朝着老和尚扑将了过去。老和尚宝相庄严，不怒自威，浑身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只见他双手结成莲花，口中高呼佛号，捏成一记足以震土开石的如来手印拍在那僵尸王的胸口，只听一阵骨裂筋断之声，僵尸王如同弹弓里的弹珠一样被弹飞了出去，踉踉跄跄了一阵，竟没有摔倒，反而整个身子又悬飞在半空之中，血红的双目显得更加凶狂。

尸群这时已经纷纷地涌了上了石台，老和尚后退几步，将袈裟脱下挽在手中当作武器，身姿矍铄地舞出了一道光圈，犹如鸾翔凤泊，神龙出海，将自己紧紧护在其中。那袈裟拍打在僵尸身上剥剥作响，炸起一朵朵火星子似的光瓣，不多时便将第一波涌上来的僵尸打得七零八落，黑压压的倒了一片。然而，这些僵尸眼中只有无尽的嗜血欲望，全然不知疼痛，紧接着第二波，第三波又源源不断地涌到了台上来，将老和尚给层层围住。

眼看着场面极度混乱，阿桓朝着阿发使了使眼色，打算趁乱救人。他们俩且停且走地来到巧云身边时，巧云竟是杏眼圆睁，一脚踹在阿发身上，让他连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倒栽下台。

“走开，离我远点！”巧云的脸上现出一股怒意，说着又是一脚要踢向阿桓。

阿桓敏捷地一偏，躲开了那只玉腿，口中急不可耐地解释道：“小师妹，别动手啊！”

“你是……”巧云奇怪地看了看眼前这具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僵尸，一脸的狐疑。

阿桓这时将假牙一摘，笑嘻嘻道："好师妹，是我，阿桓啊！"

巧云一愣，随后立马变得雀喜万分，"二师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如果不是被缚住了双手，饱受委屈的她准会扑上去搂住阿桓的脖子撒撒娇。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先离开这里再说。"阿桓边说着，边摘下手中铁皮指甲，暗自鼓捣了一阵，做成了一小柄简易的锯刀，贴在锁链上大力开锯起来。

"嘻嘻，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啦？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呢！"巧云又是惊讶又是喜悦道。"对了，大师兄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吗？"

阿桓耸了耸肩，十分无奈道："可怜的大师兄，刚被他可爱的小师妹给踹下去了。"

"哎哟喂……"阿发这时从台下爬了上来，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扶着腰，满脸无辜道："我说小师妹，你下手能不能不要这么狠啊！"

"噗……"巧云忍俊不禁道："谁让你来扮僵尸吓人家的，哼，活该！"

"我们扮僵尸还不是为了救你么？你以为我想啊！"阿发显得十分委屈，嘀咕道。

锯刀锯在铁链上，发出一阵"铮铮"的脆响，三人听得心中怦怦直跳，紧张地环视着四周，还好那些僵尸们都忙着对付那个老和尚，竟没人注意到他们。

老和尚虽然佛法高深，但毕竟年事已高，耐不住僵尸们的车轮战，不一会儿脸上已是冷汗涔涔，渐显疲态。这些穷凶极恶的僵尸们被打倒后，照旧爬起来战斗，并没有被消灭，老和尚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当下便暗暗集中灵力，双手合十，意指万佛朝宗，继而，只见他双手结成"开"字决手印，一道刚猛的气浪自掌中喷薄而出，势如飙风拔林，怒雷裂天，一路摧枯拉朽般将前方凶如猛兽的僵尸给从中劈开，撕出了一条破口，又裂开泥土形成了弹道一路远远地延伸了出去。

有了气浪来开道，老和尚双目炯炯，踏足点地，竟如同鸟雀一般灵敏地飞奔疾走，僵尸王怒啸一声，在空中向老和尚俯冲而去，僵尸喽啰们见状也是一窝蜂地跟着涌了上去。

阿桓这时正想带着巧云偷偷离开，却陡然间发现之前遇到的那具童尸正手靠着木桩，碧眼幽幽地一直盯着自己，不禁吃了一大惊。阿发却是不以为然，又故伎重演，想用那两颗假牙来将它给吓跑。哪知那童尸竟然连看都不看他，双眼依旧冷冰冰地盯着阿桓身后的巧云，不多时，它忽然尖嘶一声，声音十分

刺耳，台下的剩余的尸群本打算去追老和尚，听它这么一叫，纷纷回过头来，凶恶地盯着阿桓三人。

“不好，快跑！”阿桓惊呼了一声，赶紧带着巧云从石台的后侧火速撤离。尸群发出一阵阵阴森的低嚎，纷纷张牙舞爪地从四面八方涌上石台来，阿发哪里应付得了这样的场面，魂都快给吓掉了，撒腿就要跑，却被那童尸紧紧地抱住了左腿，眼看着童尸就要张嘴咬向自己无辜的大腿，阿发将腿使劲一抬，那童尸也瞬间被带飞了起来，阿发随后用力一甩腿，只听“咔”地一声响，被童尸抓出了一条口子的裤管断成了两截，而童尸则顺着惯心力远远地飞了出去，阿发不敢回头看，忙飞也似的离开了。

这群僵尸中既有紫僵，又有毛僵，紫僵移动速度慢，畏光，倒是比较容易对付，真正可怕的是毛僵，毛僵不仅四肢灵活，力气也奇大，奔跑起来四肢着地，速度不亚于一只豺狼，堪称是紫僵的完美进化版。

三人在西镇中且战且退，充分利用地形，时而躲进房子里，时而钻进草丛中，和狩猎者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但这群僵尸却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愚笨，徒劳无功的追了一阵后，尸群竟自动分成了数股，一股正面追击三人，其他的则分兵各路，妄图迂回包抄，在鳞次栉比的房屋顶上，则是到处爬满了迅捷无比的毛僵，它们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形成犄角之势。三人见尸群分工有序，丝毫不逊色于训练有素的士兵，不禁大吃了一惊。

这时已经有几只毛僵借着速度优势，从屋顶上赶超到了几人前方，在保持了绝对优势的距离后，它们又一跃而下，拦住了三人去路。这时三人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心地带，后有追兵，左右都有僵尸切入，前面又有毛僵挡道，路都被封死了，眼看着就要陷入重重包围的境地，形势十分危急。

就在这时，领头的阿桓忽然在一栋破败的茅屋前停了下来，从外面往里望，屋子里除了两口被掀开了的棺材外，再别无他物。

阿桓将两人拉进了茅屋内，向惊慌失措的阿发交代道：“师兄，你快带小师妹先藏进棺材里！”

“那你呢？”

“我道行比你们高一些，由我出去引开那群僵尸，一个时辰后在咱们发现的那个地洞内汇合，那里僵尸是决计找不到的。”

“不行，我要和你一起去！”巧云看上去一脸的坚决。

“师妹，我可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分身保护你喔，一个人轻装上阵，反倒能利索点。”

“那……那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呀……”

阿桓知道巧云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心中暖洋洋的，随后又叹息道：“唉，现在情势紧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能是跑掉一个是一个。”

“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小心哦……”巧云还是有些不放心。

阿发这时安慰道：“小师妹，阿桓这样做都是为了咱们，你就让他去吧。”

阿桓颇有些不舍地看了巧云一眼，又对阿发说道：“大师哥，一定要保护好师妹的周全！”

阿发见他脸色决绝，说得像是遗言一样，也是郑重其事点了点头。

“喂喂，看这边！”阿桓一边疾跑，一边高声呼喊着，聒噪的僵尸们成群结队地经过茅屋门口，不约而同地向他追去，阿发和巧云赶紧躲进了棺材里，连大气也不敢出。

棺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棺材内壁上到处都沾满了黏乎乎的尸油，又臭又恶心，阿发对这味道早已经麻木，倒并不觉得什么特别，但这可苦了素来爱干净的巧云了，对她来说，在这里面哪怕多呆上一刻也感觉如在热锅上一样煎熬。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巧云听到外面已经没声了，却又不敢轻易出去，合计着阿发应该会来叫她，但又等了好大一会儿，阿发还是没来，她实在是受不了棺材里的气味了，便将棺材盖推开了一小条缝，确定这四周没有僵尸的影子后，便整个人从棺材里钻了出来。

外面的街道上晚风扫落叶，沙沙作响，听得巧云心里头怦怦直跳。

“大师兄，大师兄……”巧云在阿发藏身的棺材旁轻轻唤了两声，随后有将耳朵贴在棺材上听，应答声是没听到，却听到了一阵阵如雷响的呼噜声。

巧云推开了棺材盖，却见阿发在棺材里头睡得正酣，口水将衣服都沾湿了。猪是吃到哪睡到哪，还真应了这句话，巧云心中又好气又好笑。

“死猪，起床啦！”

阿发被叫醒，极不情愿地打了个哈欠，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还在危机四伏的西镇，不禁心中一凉，一下子又变得紧张了起来。

“大师哥，你看看，那边是个什么东西？”巧云忽然望着茅屋角落里一团黑

乎乎的东西发愣。

阿发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却发现是一口小棺材，这棺材几乎只有寻常棺木的一半大小，由于个头小，又紧挨着墙角，一直没有被发现。

“奇怪，大半夜的，僵尸都跑出来了，怎么这棺材盖子还是盖着的？”巧云颇有些奇怪地说道。

“要不，咱打开了来看看？”阿发商量道。

巧云一听连忙摆了摆手，“才不要，你还是赶快带我去地洞和阿桓汇合吧，不要再节外生枝啦！”

其实阿发也就是这么一说，真让他打开棺材盖还真没那个胆儿，见巧云催促了，便欢欢喜喜地拉着她往那地洞的方向跑去。

两人的身影渐行渐远，小棺材的棺材盖忽然被推开了一条缝隙，缝隙里，一双绿莹莹的双眼阴恻恻地盯着两人离去的方向，幽幽闪着寒光。

借着房屋的掩护，两人一路矮着身子走走停停，躲避着那些零星游荡在街道上的僵尸们，远处尸群的咆哮声声入耳，摄人心魄，在这样的环境下，两人感觉心里头像吊着块石头一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终于来到了之前那座阴宅的后院，阿发长长地舒了口气，“就在前面了。”

巧云望着那九具面目狰狞的石狮子，双手交叉抱着肩膀，小声道：“这里看起来好阴森呢。”

阿发轻车熟路地搬开了青石砖，站在地洞口不断地向巧云招手，巧云正准备走过去，忽然发现屋顶上一闪一闪的似乎有什么东西，抬眼一看，竟是那之前在石台上遇到的那具童尸！童尸一脸苍白，面上毫无表情，虽然之前见过一面，但现在看来依旧十分恐怖瘆人。

“呀！”巧云惊叫出声来，阿发顺着她的目光一望，也是吓得一哆嗦。

“这小兔崽子是不是思春了，咋老跟着咱们啊！”阿发颇为不满地抱怨着。然而，当他再看去时，却发现屋顶上的童尸竟然又消失不见了。

“糟了，要是它将咱们藏身的地方告诉其他僵尸，那我们不就成了困兽之斗了！”巧云眉头一皱，几抹忧愁挂在了脸上。

阿发一怔，也是心急火燎道：“对对，咱们要找到它，不能让它离开！”

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巧云忽然觉得身后一阵阴风吹过，转过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那具童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的身后了，两

只绿幽幽的眼睛像是两团鬼火一般，嘴里正呼哧呼哧地吐着白气。

童尸从寿衣内探出长臂，惨白的手臂青得吓人，上面没有一丁点的血色，指甲又长又尖，且呈黑色，手臂上长着一寸来长的白毛，他见巧云连连后退，嘴里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将她扑倒在地上。

“小师妹！”阿发一惊，连忙跑过去，想把那童尸从巧云身上拉开。然而，这童尸却仿佛钳子一般紧紧卡在了巧云身上，怎么弄也弄不开。

巧云用手使劲推住童尸的小脑袋，好让它无法咬到自己，童尸似乎显得很愤怒，嘴中低嚎着，一口白森森的尖牙在空气中咬得叮梆直响。

“小小孽畜，休得伤人！”阿发存心想在巧云面前表现一番，便学着茅无极的语调，双手相合贴成剑指，兀自祭起了他并不熟悉的中茅法术“破”字诀。

念过咒语后，只听阿发大喝一声“破！”双手上的剑指直点向童尸的后心。然而一招使完，那童尸却依旧是安然无恙。

“奇怪了，怎么没有效果咧？”

巧云是没有修习过中茅法术的，她一边竭力地保护着自己不被童尸咬伤，一边提醒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再继续试试看！”

阿发点了点头，又接连用剑指在童尸的后背上戳了十几下，将童尸的小寿衣都给戳破了，童尸没有被法术伤到，却被他的指头戳得生疼，回过头恼怒地看了阿发一眼，嘴中发出一阵示威性的咆哮。

“一定是你的法咒记错了啦！”巧云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

“有有……你让我想想……”阿发急得满头大汗，眼光开始变得游离起来，不知四处在找寻着些什么。

巧云毕竟是女孩子，身纤体弱的，好几次都差点被童尸给咬到，阿发这时不知从哪找来一大团稀泥，在手中揉成了小团子，塞在了童尸的耳、鼻、口等地方，最后又握着两大把稀泥紧紧地盖在了童尸的眼睛上。

这“封七窍，绝生气”的方法最早用在赶尸先生的身上，起源于湘西的皇甫家族。皇甫家族世世代代赶尸，每每走脚之时，都会用辰砂封住走尸的七窍，让尸体与生气相隔，这样才不会走煞。现在阿发找不着辰砂，便只好用稀泥来代替了。

童尸起初还在剧烈挣扎着，后来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最后像一团棉花似的，

软绵绵地瘫软了下去。巧云用力地将童尸从自己身上推开，又站起身来心有余悸地喘着粗气。

“师妹，快走吧，一会儿稀泥干了，泥土中有了缝隙，它就会醒过来。”

阿发将巧云先让进了地洞内，随后自己又钻了进去，最后小心翼翼地将青石砖给盖上，以防被其他僵尸发现。

两人一路走到了甬道内的石门处，巧云忽然问道：“师哥，你说阿桓他不会有危险吧？”

阿发心里也没底，只得笑了笑，“那小子鬼点子多得紧，法力也比咱们高，我看没那么容易死的。”

巧云舒了舒脸上的愁云，叹息道：“吉人自有天相，希望如此吧。”

第十章
秘洞现疑团

大概又过了一个时辰，洞口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巧云推了推身边昏昏欲睡的阿发，警觉道："师哥，洞口好像有人。"

那声音越来越大，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青石砖一样，阿发咽了口口水，和巧云小心翼翼地赶了过去，边走边说道："要是有僵尸进来了，咱们在里头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在地表的青石砖下还有一扇木门给盖着，阿发手中紧握着一块板砖，眼睛死死地盯着木门上那不断被拨来拨去的门锁。

只听"咯吱"一声，木门被人给拉开了，顺着木梯慢慢走进了半个身子，正好背对着阿发。阿发吐了口唾沫在手掌中搓了搓，将那板块板砖狠狠地朝着那人屁股拍了过去。

"哎哟！"那人大叫一声，手也扶不住梯子了，整个人从木梯上给滑了下来。

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是谁，阿发先发制人，又要一板砖拍过去，却被巧云给叫住了，"好像，好像是阿桓的声音哩！"

"你这龟蛋也忒狠了点吧！就算是报复我也不用下这么重手啊！"阿桓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屁股，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看起来满脸的狼狈样。

阿发与巧云互相看了看，都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三人边走边聊，巧云心有余悸地说道："刚才……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呢……"

阿桓哈哈大笑道："哪能呢，你师哥我啥时候让你失望过了？"

阿发也是兴致勃勃道："师弟，那你和我们说说，你是怎么从僵尸群里给逃出来的？"

阿桓眉毛一扬，冲着两人神秘一笑，随即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做工简陋的小稻草人，在两人面前晃了两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真多亏了这玩意儿啊。"

“草人牵？！”巧云和阿发同时叫出了声。

草人牵随是茅山的初级技法，真正能用到极致的却并不多，巧云是见过它的神奇的，当初刚进黑水镇时，蛮横无理的马如龙便是被这草人牵给折腾得够呛。

“我用草人牵控制了领头的僵尸，让它改变了追赶方向，其他那些傻不拉唧的僵尸便都跟着它去了，我这才得以脱了身来。”阿桓颇有些庆幸地说道。

巧云捂嘴娇笑道：“看来什么东西到了师哥手中，都自有一番妙用呢，这样有趣的法术，你也教教我好不好呀？”

“没问题，等这次的风波平息之后，师兄将浑身解数交给你都成！”阿桓拍着胸脯，豪情万丈道。

“真的吗？你说话可要算数哟！咱们拉拉勾！”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巧云口中边念叨着，边和阿桓的小指头勾在了一起。

阿发见他们师兄妹俩一唱一和，生怕冷落了自己，忙凑过来：“巧云啊，这草人牵大师兄也会，还是我来教你吧，包学包会，不会不收钱！”

“先来后到，一边去一边去……”阿桓说着又和阿发闹作了一团。

三人正玩得开心，阿桓也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忽然间脸色大变，眼神在周围几尺内焦急而不安地游离着。

“你小子，又遇到什么稀罕事儿了？”阿发这时凑过问道。

“怎么可能呢……”阿桓喃喃自语，接着又说道：“师兄，你还记不记得，我白天将煤油灯给扔在这的，现在却不见了。”

阿发脑海里有一些印象，便点了点头，随后往地上一望，发现除了零星几片玻璃渣子外，却再无他物。

阿发一愣神，呆呆道：“这可真奇了怪了……”

阿桓眉头一皱，若有所思道：“难道这里有其他人来过？”

这时巧云发现两人所指的地方似乎模模糊糊有个什么东西，便蹲下身子，将玻璃渣子拨开一看，发现在这块质地均匀的大理石砖上，竟刻着一个半月形的图案，轻轻掸去上面的灰尘，整个图案顿时呈现在眼前。乍看之下，发现这月牙的图案弯曲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摸上去凹凸有致，滑不溜秋的，应该是很有些年头了。

“巧云，你在看些什么呢？”这时阿桓也凑了过来，当看到那大理石上那诡

异万分的图案时，也是吃了一大惊。

“这上面好像还有字哩。”巧云指着半月图案下的一排小篆，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紫云蔽日枝头绕，月缺九星镜中悬……”

“这是啥意思啊？”阿发搜肠刮肚了半天，也没找着半点墨水。

“看起来，好像是指某种景象……”阿桓喃喃说道。

巧云此刻半蹲在地上，腿脚有些酸麻，便五指轻压在那块刻着图案的大理石砖上，想借力直起身子来，哪知经她一压，那大理石砖竟然往里凹陷了小半寸。巧云一愣，又加重了力气，石砖又接着往下凹，待巧云松开手后，它又“咔咔”地升了起来。

“这里好像是个机关！”巧云又是兴奋又是疑虑道。

“让我来试试看！”阿发表现得十分新奇。然而，正在他准备一脚踩在那石砖上时，却被阿桓给拉住了。

“先别急，我们还没搞清楚这机关是做什么用的呢，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阿桓谨慎地说道。

“能有什么危险啊，要是存心想害人的话，还用得着将机关设在这样隐蔽的地方么？”阿发驳斥道，“我看啊，说不定就是那扇石头门的开关！”

阿桓听到这里也是双眼一亮，石头门后是一个怎样的情景，的确让他十分好奇，但这诡异的图案和让人捉摸不透的诗句，却也让他好生不放心，他想了想，便将阿发和巧云拉到了离那块青石砖三尺开外的地方，随后拿出一张空白的黄纸符贴在石砖之上，以黄纸符为媒介施展起了千斤坠法术，这样，就算是有什么暗箭毒气的，他们也好有足够的空间从容应对。

法咒一出，黄纸符立时变得重逾千斤，本来就活络的大理石砖吃不住这力道，竟往下猛地一沉，下沉的高度足足有一尺来高！

几乎与此同时，三人忽然感觉整个甬道内开始变得地动山摇，还没等三人反应过来，脚下的石砖竟然开始自行运动起来，地板从左右两边齐齐地分开，撕出了一大道豁口，阿发还没叫出声便笔直地坠落了下去，阿桓则双膝跪在豁口边沿，匍匐在地，一只手死死地抓住巧云不肯放。

“轰隆隆！”石砖运动得越来越快，豁口也分得越来越开，阿桓本来就重心不稳，经这一摇一晃的，身子一歪，便和巧云一齐坠到了豁口里去。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阿桓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幽幽咽咽的啼哭声，一下

子惊醒了过来。此时的他只感觉脑袋里一片天旋地转，手掌上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原来手掌里已经嵌进了不少锋利的小石子，满手的血渍此时也都已经干掉了。阿发正躺在靠近自己身边的一小片水洼里，似乎也晕了过去。

头顶上是一小片幽黄的灯光，但看上去似乎离得很远。原来是一个深洞。

阿桓艰难地爬起了身来，这时他又听到了一阵低低的哭声，眼角一瞥，却见巧云正抱着双膝蹲坐在角落里，双眼泪花花地看着他。

“巧云！”阿桓喊出了声来，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双手搭在她瑟瑟发抖的香肩上，关切道：“巧云，你有没有受伤？”

巧云木讷地摇了摇头，忽然抬起一只手，指向阿桓的斜后方。阿桓往她指的方向一看，登时间脸色大变，只见一大堆姿态各异的尸骨正躺在那儿，白森森的很是吓人。

阿桓盯着那堆尸骨，将巧云搂在怀中，轻轻替她揩拭着眼泪，好言安慰道：“巧云别怕，有师哥在呢！”

“师哥，咱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巧云抽噎着说道，眸子里满是绝望。

阿桓起初还以为她危言耸听，但当他环视了洞底一周后，也不禁乍舌心惊。只见洞壁上都是光秃秃的，十分光滑，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爬的阶梯，洞底也找不到任何出口，阿桓脑中嗡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哎哟妈呀，身子骨都快散架了……”阿发这时也爬了起来，甩了甩一身的臭水，当他弄清楚眼前的状况后，也是双膝发软，一下子又瘫坐在地上了。

洞底十分潮湿，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淤泥，空气中弥漫着死老鼠的酸臭味，让人一刻也不想多呆。

阿发焦急万分道：“师弟，你快想想办法啊！师父有没有教你什么腾空的法术？我可不想在这鬼地方等死。”

阿桓估摸着这大黑洞约有三四丈来高，不禁摇头道：“这么高，洞壁又没有可以受力的地方，就算是轻功达到师父的境界，也决计是出不去的。”

“那可怎么办啊！早知道那机关是个陷阱，就是打死我也不去开它！”阿发愤愤然地凭空埋怨道。

阿桓知道他是在影射自己，不禁撇了撇嘴，“当初是谁迫不及待想开那个机关来着？现在倒怪起我来了。早知一日事，富贵万万财，我也不是神仙啊！”

巧云见两人没完没了，不禁恼道：“好啦好啦，你们俩都安静点行不行？一

天到晚吵来吵去，烦不烦啊！”说着便捂着耳朵侧过身去，不再看两人。

两人从没见巧云发这么大的火，都是面面相觑，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三人在洞内又饥又渴，各种办法都试尽了，却始终无法从这黑洞内逃出去。

阿发这时从淤泥里刨出了一盏破烂不堪的煤油灯，经与阿桓一辨认，正是之前两人拿进地洞的那盏。煤油灯的玻璃罩子已经破了一大半，只剩几块小玻璃片悬在灯体上，灯油也洒出了一大半，让三人颇感欣慰的是，给灯芯点上了火，居然还能用，黑漆漆的洞底立时变得亮堂堂的。

出不去，没得吃也没得喝，百无聊赖的三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角落里的那九具白森森的尸骨上来。虽然尸骨上的衣物已经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但还是能隐隐辨别出来，大多都是道家的法衣。地上还零星地散落着一些掉了漆的法器，三人合计了一下，有天蓬尺、幢幡、令旗、朝笏、龙角、手炉等，种类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连熟读《法器谱》的阿桓也从没有见过的。

“这些前辈看起来都是道法高深之人，死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巧云柳眉微蹙，摇头叹道。

“完了完了，连他们都逃不出去，咱们仨看来注定要被困死在这个鬼地方了。”阿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目光呆滞道。

煤油灯的光焰一晃一晃，印得整个洞窟内迷离而诡异，九具白骨在这诡谲的气氛下仿佛蠢蠢欲动的幽灵一般，恶毒而玩味地窥视着师兄妹三人。

阿桓打量着洞穴，琢磨着这建筑结构是下方上圆，下边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平衡工整，上面的形状好似蒙古包的顶棚，呈穹庐状，这叫做天圆地方。同古代人们想象的宇宙世界是完全相同的。

巧云忽然拉住了阿桓的胳膊：“师哥，你看这墙上还有画儿呢。”

阿桓提着煤油灯往巧云所指的洞壁上照去，果然是看到上面浮雕着一幅幅简约而精美的图画，画中人物形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久，掸去尘土后依然看得十分清晰。三人环视了一周，发现周围的环形洞壁上竟然都是密密麻麻地刻着壁画，但看起来都还是白描，却没有上色。粗略地数了数，这些壁画共有八幅。

洞壁上都是花岗岩，坚硬无比，想要在这上面做画可是极为困难的，而且这些壁画都只打了个底，没有上色，阿发对此倒是第一次见，便去询问阿桓，

以阿桓探研古书十几年的经验，他也许会瞧出这是什么意思。阿桓倒是不觉得惊奇："这样的墙壁利刃是刻不进去的，如果我所料没错的话，应该是这几位前辈催动真气，用气剑所刻成，洞底找不到染料，这也便是壁画为什么没有上色的原因了……"

壁画一共八幅，三人按着顺序看了一遍，这些画有的画着在皇宫内排兵布阵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大兴土木的场面，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看起来倒像是在叙述某个连续的故事一般。到了最后几幅画，整体格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庞大的地宫，漫天的亡魂，如鬼似魅的身影，以及一干人斗法血战的场景，看起来诡异而血腥。每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带着面具的男子，看起来四五十岁年纪，干瘦干瘦的，只是他的面具一直发生着变化，时而像慈祥老者，时而又如恶鬼地煞，狰狞不堪，看得几人一阵心惊肉跳的。

这些壁画到底想要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这些法力高强的道士又怎么会齐齐丧命于此？

似乎所有的疑问都一下子指向了那个神秘的面具男子，阿桓心中隐隐有预感，这个男子的身份一定和这整个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巧云也被这壁画的内容挑起了兴趣，开始帮着阿桓四下寻找有价值的线索，虽然阿发没少在旁泼冷水，但最后两人还真的在一具尸骨下找到了一卷长满了霉斑的羊皮古卷。这张羊皮古卷是以日记的形式来记叙的，有点像出海巡航的航海日记一般，分事件，分日期工工整整的记录在案，持续的时间足足有一年之久。让三人都大感惊奇的是，这本羊皮古卷的历史竟然追溯到了六七百年前的元朝时期。

阿桓若有所思道："整部羊皮卷，出现的名字最多的便是'紫月'了，应该也就是这壁画上的面具人。"

"紫月？这名字是不是在哪里听过？"阿发像触动了某根神经似的睁大了眼睛。

巧云笑了笑："真是两个笨笨，圈哥不是向我们提起过西面的妖师冢么？还怂恿着师父与他一同去盗墓哩！"

"哦，对对对，妖师就是紫月！"阿发一拍脑袋，恍然大悟道，"不过紫月的名字出现在这毫不相干的古怪地洞里，倒真是奇事一件了。"

阿桓也是被整得一头雾水，便将羊皮古卷托在手中，看一会卷宗，又瞄一

眼洞壁上的壁画，渐渐地，发生在元末的一段骇人听闻的怪事被渐渐还原了出来——

元末，湘西一带有一位炼丹方士，名叫紫月，因为他所炼制的丹药十分灵验，名气也是如同芝麻开花，节节往上蹿，直到后来他被当时手握兵马大权的善亲王招进府中成为御用炼丹师。

善亲王征战多年，体内累积了许多陈年旧垢，在服用了紫月的丹药后竟有明显好转，因此也对紫月大为赏识，拟为心腹。紫月一路加官晋爵，没多久就成为皇上跟前的大红人。那时正值元末，政局风雨飘摇，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义军势力逐年壮大，能征善战的蒙古族善亲王成为汉人义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时陈友谅的一位将领买通了亲王府内的婢女，暗地在紫月所炼丹药中掺了毒药。善亲王服用后立马暴毙。紫月也因此被嫁祸为妖师而棍棒相加，并被游街示众，打算秋后处斩。

从收监到处斩这段时间里，天赋异禀的紫月竟自行悟出土遁之术，在处斩前一刻当着众人的面遁土逃脱。一时间举国震动，传为异话。紫月一路逃回湘西，已是心性大变，成魔成狂，他用亲王赏赐给他的钱大修地宫，打算终身藏在地宫内，以躲避朝廷的追捕。

然而，地宫未完而危险至。朝廷知道紫月熟悉道法，便广发英雄帖，请来当时的十大正道高手组成除魔军团，前来捉拿问罪，这十人本来都是首屈一指的法术高手，人人都可独当一面，组合在一起更是坚逾钢铁。十人合力将紫月击杀于地宫之中。怎奈紫月恶气未除，死后化身邪魔，十人拼尽全力，终用九星之阵将邪魔封印，而他们自己却被困在紫月所设的机关洞穴中，终身不得出去。

这十人皆是罕见的仙骨之相，分别是阴阳眼、高低耳、错位嘴、阴阳手、踢步脚、诸天印、鬼牵缘、神机梦、反骨脑、八字腿，若是假以时日，非仙即圣，然而最后竟然都被困死在这小小的机关洞穴内，腐烂发臭，化为一堆无用的白骨，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巧云愕然道："难怪圈哥说十个道术高手最后都消失了，原来是死在了这里。"

阿发也是直摇头道，"可惜了这一身本事啊，最后都是化作云烟，要是都传授给我了该多好。"说罢在那堆白骨中又翻又找，却始终没找到他最想要的武

功速成秘籍。

巧云这时见阿桓一边扳着指头，一边对着羊皮古卷念念有词，便走过去拍了他一下，问道："师哥，在想什么呐？"

"奇怪了，这卷宗上明明记载的是十个人，但是这里却只有九具尸骨，另外一具去哪里了呢？"阿桓颇感疑惑道。

巧云本来没想得这样仔细，经他一提醒，也是感到有些奇怪。

阿发一直在听两人的谈话，这时也凑了过来，"哎呀，我说你们怎么都爱把脑子费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小事上，都过了七百多年了，说不定另外那具尸骨早就已经化成灰了呢。"

阿桓白了他一眼，反问道："那其他尸骨怎么又保存得这样完好？阿发自然是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阿桓这时沉吟道："我总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什么问题。"

这时，巧云忽然想起了在大理石砖上见到的那句诗，便开始喃喃地念了起来："紫云蔽日枝头绕，月缺九星镜中悬……紫……月……"

"紫月！"巧云清澈的双眸忽然闪过一阵光辉，激动得跳了起来："我明白了！石砖上刻的是一句藏头诗，前一句的开头是'紫'，后一句的开头是'月'，不就是指这里提到的紫月了么？！"

三人面面相觑，沉吟了半晌，谁都没有说话。西镇的神秘地洞，刻有藏头诗的古怪石砖，以及洞底诡异万分的连环壁画，让人心惊胆战的尸骨，三人都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似乎陷入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巨大谜团之中。

第十一章
县城考察队

连日阴霾遍布的东镇，开始有了几分明媚的色彩，阳光破开黑云，荡漾在枝头，又随着清晨的露水滴落在芬芳的泥地上。

不出茅无极所料，昨儿个夜里，山贼僵尸军团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意图将剩余的镇民给屠戮殆尽。还好作为代理镇长的茅无极已经做好了充足的防御准备，不仅修筑了完备的防御工事，还挨家挨户派发了大量的糯米、大蒜等克制僵尸的道具，可谓是全副武装，草木皆兵。第二天清点下来，三百多号镇民，总共才死了十来个人，阴罗山上的丧尸却是被除掉了三十余个，已经算是很好的战绩了，尸口逃生的镇民们个个都是喜形于色，对茅无极这位新镇长也是愈发佩服。

在这场战役中，圈哥绝对要给记上头功，要不是他带人在城关口埋上了地雷，打乱了丧尸军团的阵脚，那些个临时搭建的简陋防御工事也不会起到这样大的作用，看到一帮子人围在自己身旁，把自己当英雄似的对待，圈哥甭提心里有多爽快了，腰杆子也挺直了不少。以前，他虽然也是老大，但这老大也是花钱买来的，人前老大人后被骂，根本谈不上成就感，这次在百姓面前大出了风头，圈哥是打心眼里感到自豪。更让他兴奋的是，茅无极也因为此事对他的态度明显改观了，没事时也愿意和他多聊上几句，看来假以时日，他心里的那点小算盘也就快要成功了。

黑水镇是从属于磨山县的，前些日子，磨山县上任了一个新县长，虽说也是花了银子才坐上这位子的，但他从小受到新学的影响，思想也算是比较进步，上位后也给老百姓们办了几件实事，原本冷冷清清的县长衙门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告状的，送礼的，探风声的，都排起了长龙。最近好不容易闲下来几天，他听闻黑水镇闹僵尸已久，琢磨着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拨了些经费，雇了几个新学的学生组成考察团前来黑水镇中考察考察，打算根据考察团的报告

来制定一些相关措施。

昨儿个夜里，猪肉荣带着几个镇里的壮士与丧尸们缠斗时不幸负伤，圆鼓鼓的肚皮上被黄钻尖锐的利指给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也亏得他他皮厚肉多，虽然真皮层被破开，却还有一层城砖似的脂肪充当着禁卫军，要不然他肚子里那油汲汲的肥肠和内脏准会一股脑地流出来几十斤。

这天早晨，茅无极正在给猪肉荣缝肚子，猪肉荣血淋淋的肚皮下那一团团橙黄色的，海绵状的脂肪层像熟透了的奶酪一般，随着茅无极穿针走线的手指头上下波动着，猪肉荣嘴里头哼唧哼唧地低吟着，额头上冷汗直冒，嘴里的木头疙瘩咬得咔咔直响。

这时，马如龙油光满面地跑了进来，屁颠屁颠地说道，“道长，县里头来人啦，指名道姓要见您呐！”

“他们又不知道我的名字，一定又是你多嘴了吧。”茅无极漫不经心地看了马如龙一眼，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

马如龙笑嘻嘻道：“嘿……这不是老镇长刚过世么，您在这官儿最大，当然得您去接待才合情合理嘛。”

“我最不喜欢搞这些应景的事情了，你去帮我安排下就好了。”

“这可不太好吧……”马如龙颇有些为难道：“这个考察团是新县长亲自派过来的，您要是不出面，未免显得架子太大，不把他县长放在眼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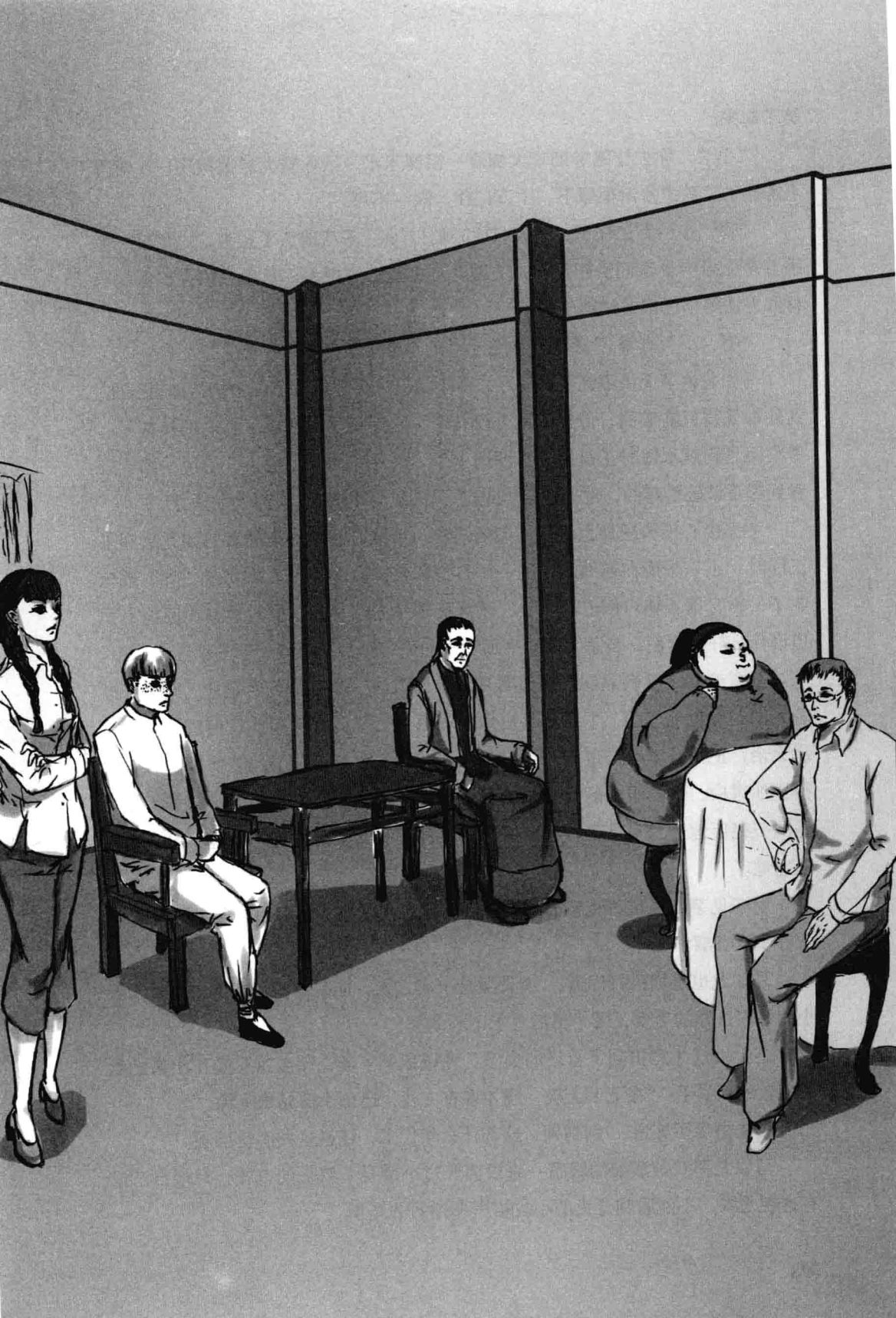
“怎么，又换人了？这县长还真像衣服一样，换得一个比一个勤。”茅无极苦笑了一声，将线头放在嘴里咬断。

猪肉荣嘴唇发白，不断地呼着白气，揩了一把冷汗，道：“可他娘的没疼死俺啊，下次要让俺抓住那王八羔子，一定要把它给大切十八块！”

“荣老弟快刀如风，那丧尸能顶着菜刀伤你，他的实力还当真是不容小觑啊。”茅无极又想起了那日在房顶上看到黄钻的那双冷光四射的双眼，以及那迅捷得让人匪夷所思的身形，不禁心中一凛。

“道长，您尽管去吧，俺没事了！”猪肉荣想强撑着站起身来，却没想到伤口处一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身子又直直地倒了下去，在一旁当护理人员的小兰看到了，忙过去将他给扶住。

“伤口缝合了，这还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要将侵入你体内的尸毒给逼出来，要不然，丧尸军团又要增加一员猛将了。”茅无极说完，与猪肉荣都不约而同的



笑了起来。

“小兰，你去让隔壁的李大婶烧一锅糯米水，给你猪大叔擦擦伤口，再弄点陈年的艾蒿煮水给他服下，千万记住，缺一不可。”

“嗯，小兰都记住了，茅大叔放心吧！”小兰乖巧地点了点头，这些日子他跟着茅无极给乡亲们治病疗伤，关键时刻也能够搭把手，对于一些去尸毒的药材和方法等早已都是烂熟于心了。

“嗯，小兰真乖。”茅无极摸着小兰的小脑瓜子，和煦一笑。

马如龙将茅无极带到了保安厅，由于镇里许多建筑都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的，像样的地方没几个，这保安厅也便成了临时的接待处。考察团赶到黑水镇时正是风和日丽的上午，丧尸军团早已退去，虽说一路到处看到都是破破落落的，他们也只当是遭了贼劫，倒也没有引起太大注意。

茅无极心里头还挂念着猪肉荣的伤势，当他心急火燎地随着马如龙来到了正厅时，正一头撞在迎面走来的一位打扮妖娆的女子身上。那女子“呀”地惊叫了一声，捂着胸口倒退了一步，茅无极则是面红耳赤，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然而，当茅无极看到那女子的面容时，却不禁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这女子樱唇晶润，颊似明月，目如琼珠，端得是美艳非常。她上身穿着无袖的黑色毛皮裘，下身则是皮质的齐臀小短裙，将两条修长白皙的美腿一展无余，正是县城里最近十分流行的西洋装打扮。一身前卫黑装将她的肌肤衬得更加雪白，也给眼前的女子添增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不过茅无极却并不是为她的美艳所惊愕，只是看着她那谜样的眼神，茅无极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觉。

女子见茅无极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不禁调皮地一甩眉毛，含赧笑道：“你看够了没有啊？”

马如龙也是插科打诨道：“道长虽是出家之人，还是不能免俗啊，也对，像小倩姑娘这样的美女，哪个男的看了不心动啊！”

茅无极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尴尬地笑了笑，朝着这位唤作小倩的女子恭敬地一拱手：“在下茅无极，刚才多有失礼，还望小倩姑娘见谅。”

小倩捂嘴娇笑道：“别别别，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客套话哩。”

马如龙那双贼溜溜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小倩身下修长的玉腿，只恨自己没有透视之眼，不能看到惹火的小皮裙里那艳丽的光景。

“对了，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马小倩姑娘，是县长派来调查咱们黑水镇僵尸伤人事件的负责人。”马如龙说完，朝着马小倩轻佻地一眨眼，又道：“小倩姑娘，咱们可是本家哟，你说这是不是缘分？”

这时，从里屋传来一声娇俏而不满的声音，“谁和你有缘啊，告诉你，我们团长可是金枝玉叶，你别净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几人循声望去，却见一个扎着麻花辫，长得细皮嫩肉的小姑娘正嘟着嘴望着这边，估摸着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

“丫丫，别乱说话。”小倩佯装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她哼了一声，颇有些不服气地别过了头去。

小倩回过头来，见马如龙一脸的不快，又赔笑道：“马队长，丫丫年纪小，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可别和她一般见识。”

“嘿嘿，怎么会呢。”马如龙听完，立马又转怒为笑了，“我旁边这位就是咱们的临时镇长茅无极了，小倩姑娘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尽管问他。”

马如龙故意将“临时”二字拖得老长，生怕小倩不知道他是临时顶替的一样。

“哟，原来是镇长大人呐，我们初来乍到的，就多有打扰了。”小倩冲着茅无极妩媚一笑，转身进了屋子。

茅无极一进屋，屋子里的五个人都齐刷刷地望向了他，他们都是考察团的成员，其中个头最小最瘦的那个，大家都管他叫萝卜头，目前还在省城的新学里念书，这次趁着暑假的空当回县办公室实习，便被一同派过来了。萝卜头从小就受的西式新学的影响，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论者，对这些神神鬼鬼之事往往嗤之以鼻，这次随团与其说是考察，倒不如说是来破除封建迷信的清源之旅。

与萝卜头对着坐的外号胖妞，身材圆滚滚的，像个大皮球似的，与那瘦不拉叽的萝卜头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胖妞永远在吃，口袋里除了零食还是零食，要不是仰仗着他爹和副县长是亲戚，才不会被选到这享受县政府津贴的考察团里来。

接下来就是丫丫和麻子脸了，丫丫是典型的官家大小姐，自小娇生惯养的，没吃过什么苦，脾气也十分火暴，在考察团中除了团长小倩以外没人能镇得住她。好在她去省城里倒也学了些勘探的知识回来，这次也算是报效乡里了。麻子脸也是磨山县人，和丫丫是同学，一直暗恋着丫丫，事事都让着她，顺着她，之所以得了这么个雅号，主要还是因为他小时候发了一次荨麻疹，虽然最后是

治好了，疹子里的黑色素却留下来了，本来挺帅的一小伙儿，却落得个麻子脸，任谁看了也不待见。

最后一位是考察团的顾问老蔡，老蔡年过花甲，是县政府史料科的首席调查员，干了一辈子编纂县史的工作，头发都快掉光了，无论见了谁都是笑呵呵的，最近在县城里憋得慌，这次能蹭着公费外出走一走，自然是满心欢喜。茅无极扫视了一圈，五个人里，也就这个老学究看着最面善了。

这时，李副官端着茶水笑呵呵地闯了进来，胖妞这会儿嘴里塞着米糕，正值口干舌燥的当口，一杯茶水全灌进嘴里，接着又就着米糕一股脑地都给咽了下去，这才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

丫丫厌恶地望了她一眼，也端着杯子浅尝了一口，还没品上几下，就立马给吐了出来，“这是什么茶啊，又苦又涩的，难喝死了啦！”

李副官尴尬一笑：“这是咱黑山上的茶农种的毛尖，几位是从城里过来的，喝的都是好茶，这样土生土长的野茶可能会有些不习惯吧。”

“拿走拿走，这样的东西给猪喝还差不多。”丫丫翘着二郎腿，眉头皱得老高，将手中茶杯重新推给了李副官。

“这……”李副官望了望茅无极，脸上的表情显得极为不自然。

茅无极微微笑了一笑，朝他使了使眼色，李副官又接着去给其他几人斟茶了。

马小倩将这一幕都看在眼里，抿嘴一笑：“茅镇长，丫丫这孩子被家里给宠坏了，不懂事，我这给您赔不是了。”

麻子脸见丫丫一脸不悦，那张红扑扑的小嘴倔得老高，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绿豆糕，笑脸盈盈地递了过去：“丫丫，这是林家铺的绿豆糕，是你最爱吃的那家，要不要来一块？”

丫丫接过一块绿豆糕塞在嘴里，也不正眼瞧麻子脸，依旧自顾自地剪着指甲去了。

一旁的胖妞瞧见了，眼中大放光彩，“麻子脸，这真是林家铺的绿豆糕啊，好吃啵？”

“先甭管好吃不好吃，我告诉你，你可别打这绿豆糕的主意，这可是买给咱丫丫的。”麻子脸将绿豆糕护在怀里，十分坚决地说道。

“唉呀，大家都是同事了，你就别这么小气嘛，谁吃不是个吃啊！”胖妞说

完，也不等麻子脸同意，便径直从他手中抢了一块过去。

这头，萝卜头正捧着一本《新青年》看得热血沸腾，全然不顾其余几人的打闹调侃，看到兴奋处，还时不时会回过头与思想陈腐的老学究唇枪舌战一番。

整个场面闹哄哄的，倒像一间没有老师在场的教室，马小倩却装作没看见似的，闲庭信步地走到了茅无极身边，带来了香风阵阵："镇长，听说黑水镇闹僵尸闹得很凶啊，不知是真还是假呀？"

马小倩这样一问，显然十有八九是不相信了，茅无极也不直接回答，只是轻轻一笑，反问道："那小倩姑娘觉得呢？"

马小倩一甩眉毛，"人死如灯灭，怎么可能还会变成僵尸呢，我看啊，都是些空穴来风的传言而已啦！"

茅无极摇了摇头，说道："空穴来风，未必无音。黑水镇人尸相隔，已逾百年，百姓们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岂是随意能做假的？"

马小倩想了想，说道："镇长大人可是在说西面的喜福镇（现称西镇）？"

"看来你是早有耳闻了。"茅无极颔首，又接着说道："你们这几日便住在保安厅中，与保安队呆在一起，也能保证你们的安全。若是想出行考察的话，也最好是选在日落之前，宵禁后可千万别到处乱跑，否则出了事，就别怪茅某当初没提醒过了。"

马如龙见自己的老窝被茅无极一句话给占了，显得十分不乐意，"什么？！让他们住在这儿，那我住哪里去？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茅无极似笑非笑地说道："当初拥立我当镇长，你不是举双手赞成么，怎的今天又抗命不从了？"

"我……我不是这意思啊……"马如龙嘟囔着，他见拗不过茅无极，只得一咬牙答应道："好吧好吧，你是镇长，你说了算！"

马小倩显然是事先做过一番调研，只见她狐疑道："西镇和东镇不是有一条黑水河相隔么，僵尸又无法过河，何必还实行宵禁，弄得这样紧张兮兮的呢？"

茅无极叹了口气："唉，实不相瞒，这几日阴罗山有一批穷凶极恶的僵尸夜夜袭击本镇，镇民死伤过半，若不是老镇长仙去，百姓群龙无首，茅某也不会临危受命，接任这镇长一职。所以万事还是小心为上。"

马小倩愕然道："你是说，我们一路看到的那些房倒屋倾的情景，都是那帮僵尸给弄的？"

“没错。”

“荒谬，哪有什么鬼鬼怪怪的，这些都是封建遗毒啊！”萝卜头将手中杂志卷作一团，不断地拍在手掌上：“小倩姐，怎么连你也相信这个？”

茅无极知道自己三言两语很难说服他们，便淡淡地说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既然如此，你们稍做休息，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道长，道长！”这时二麻子扯着鸭嗓子高喊着跨进了门来，看到茅无极，脸色一松，喜道：“原来您在这儿啊，可让我一番好找！”

“什么事这样慌里慌张的？”茅无极问道。

二麻子看了看在坐的几个陌生面孔，随后贴在茅无极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不一会便看到茅无极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

“各位，对不住了，茅某有事要失陪一下。”茅无极说完，便随着二麻子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看着茅无极离去的背影，马小倩不禁问着身旁的马如龙，“咦，那人为何叫他道长呢？难道你们镇长还是个道士不成？”

马如龙啐了一口，“他这人啊，就是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去茅山做个牛鼻子也正应了这茅无极的破名烂姓。”

听到“茅无极”三字，本在细细品茶的老蔡忽然拍案而起，杯中的茶水都洒了出来，“什么？！你说什么？他真的叫茅无极？”

“是啊，有什么好奇怪的？”马如龙倒是被他突然的表现给吓了一跳。

“原来是他啊……”老蔡扶了扶眼镜，显得讶然万分。他干了几十年的编纂工作，见多识广，当然是知道这位名满湘西的捉鬼天师的，本以为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冷傲高人，今日一见竟是如此亲切和蔼，心中不禁油然升起了几丝敬意。

第十二章
黑水河疑影

镇政府大院，以前是汪有龄办公的地方，占了约三亩地，不仅十分宽敞，而且围墙坚固，自从黑水镇遭到丧尸军团的威胁后，这里便成了茅无极临时办公的地方。

此刻，茅无极正从办公室的凉木藤椅上猛地站了起来，质问道："什么？！竟然没找到他们，你确定是找对了地方么？"

二麻子揩了一把汗，解释道："南镇的鸿福钱庄我可是去过好多回了，确实没找到您那三个徒弟呢。"

"这些孩子，我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怎么就这样一声不吭的离开了呢。"茅无极看起来满是担忧。

二麻子这时笑道："您的几个徒弟我是没找到，但却找到了其他人，他们已经一路跟随我过来了。"

"哦？"茅无极一听，赶忙催促道："是谁？快让他们进来。"

"好嘞。"

不一会儿，门被再次推开了，二麻子领子一帮身着军装的人进了屋来，却是黑旋风那帮兵匪。

黑旋风一见着茅无极，便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个熊抱，笑咧咧地说道："道长，您可是我的大恩人呐！"

茅无极被他身上那股子强烈的狐臭味熏得头晕目眩，忙挣脱了开来，应景道："救死扶伤，都是分内之事。"

"对了，你们可知我那三个徒弟去哪里了？"茅无极开门见山地问道。

黑旋风一听，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叹道："唉，格老子的，都怪我保护不周，让巧云姑娘被西镇的僵尸给掳走了。"

茅无极大惊失色道："西镇的僵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黑旋风见他催得急，知道他是思徒心切，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茅无极恨恨地一掌拍在了八仙桌上，“这些畜生，未免也太可恶了些！”

能越过黑水河，将巧云抓走，最后又轻易地飞离钱庄，这僵尸定然是已经修炼到“飞僵”的境地了，而之前邵氏三姐妹提到的那只“血尸”便是在“飞僵”的基础上修炼而来，足以见得飞僵的实力有多么恐怖。没想到西镇竟然还有这样一出厉害的角色，茅无极心中不禁掠过几丝忧虑。

待心情稍微平复后，茅无极又问道：“这么说，阿桓和阿发便都是跑去西镇救她了？”

“对，他好像是这么说的。”黑旋风生怕茅无极会责怪自己，又补充道：“我还想把那杆机枪让他们带过去呢，这样也好对付那些僵尸，可他们就是不带，只抓了些符纸和朱砂就上路了。”

茅无极稍稍松了口气，“这个倒没错，子弹对僵尸不起作用的。”

“对了，你们在南镇不是待得好好的吗，怎么跑来东镇了？这里最近可并不太平。”

黑旋风一拍大腿，往办公室两旁的藤木椅上一坐，怒道：“格老子的，提到这个我就来气！道长你是不知道，你那两个徒弟走后，连续两个晚上都有僵尸在南镇的街头游荡，那些僵尸速度极快，杀又杀不死，这下可好，我那三十几个弟兄，就只剩这六个了，我也成了个光杆子司令了！”

剩下的六个兵卒听老大这么一说，都是面面相觑，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茅无极见他们几人个个都是衣衫褴褛，满脸黑泥，也只得好言相劝，让二麻子带他们先去找地方安顿下来。

茅无极推开窗户，屋外的风刮得很大，吹在人的面颊上有种凉飕飕的感觉，可任它怎么吹，也吹不走茅无极脸上的愁云。

西镇僵尸与镇民们百年来都是相隔无事，这次突然越界抓人，难道真的只是如黑旋风所说的那颗夜明珠么？这件事要是放在平时，茅无极并不会感到特别意外，只当作是个案来处理。但按此刻的形势，茅无极又不免将之与阴罗山上的那帮山贼丧尸联系起来，两者在同一时刻发生，究竟是不是偶然？千头万绪，难以理清。但茅无极现在想得最多的，却是他那三个爱徒的安危了。

下午，茅无极又接到一条坏消息，东街的癞子强尸变了，而且已经逃脱了众人的围堵，现在不知去向！他在昨夜被一只丧尸给咬穿了头颅，尖牙刺进了

脑子里，躺在床上一直昏迷不醒。虽然茅无极曾给他敷药去尸毒，但由于尸毒攻心，能治愈的几率十分渺茫，因此茅无极才派了几个人守在他身边，没想到这次还是让他给逃脱了。

这癞子强要在镇里头还好，如果跑了出去，将尸毒传到了其他城镇，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甚至重蹈当年尸鬼村的悲剧也未可知。想到了这一层，茅无极立刻让徐老倌带着十多个民兵在镇里镇外到处寻找，说的是天黑前一定要找到人。处理好这些事后，茅无极又想到了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考察团学生们，不禁有些头大，这群人要是在平时过来茅无极一定夹道欢迎，现在的情况这样凶险，茅无极尚且自顾不暇，他们来不是添乱吗？茅无极想了一阵，决定带他们去天主教堂里走上一遭，了解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也好让他们自己知难而退。

天主教堂作为后方大本营，里面安置着许多中了尸毒的伤员，白天教堂里哀嚎阵阵，到了晚上僵尸肆掠时只得憋着疼不叫出声来，十分痛苦。茅无极年轻时也中过尸毒，他是知道这些刻骨铭心的感受的，尸毒一旦发作起来，就如同一团团腾腾燃烧的火焰，随着血液在全身到处流窜，不仅疼痛难忍，还灼热钻心，让人生不如死，为了防止这些伤员因耐不住疼痛而自杀，茅无极还特地安排了一批人彻夜守护，直到他们的尸毒被完全祛除干净了为止。

一众考察团员在茅无极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借着公费来看看热闹，玩儿玩儿的，才不是为了什么破科研精神，因此一路上说说笑笑，都表现得相当随意。然而，当这帮纨绔子弟看到教堂内惨烈的情景后，一个个的都不禁目瞪口呆，连胖妞也惊得忘记嚼完口中剩下的零食了。

教堂大厅内以前放满了供信徒就坐的长方凳，此刻都已经被尽数拆走，取而代之的是摆着二十几张临时搭建起来的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被白纱布包裹得像粽子似的伤员，到处都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他们中有些是被僵尸的长指甲刺穿了身子，伤口处不断流出令人恶心的绿色脓汁，有些则是腿上被僵尸咬得稀巴烂，尸毒蔓延从而不得不截肢，有些干脆就是肚子上直接被僵尸给咬掉了一大块肉，鲜血淋漓，看得人触目惊心。

这些伤员虽然受伤严重，但由于处理及时，尸毒得到了及时的遏制，尚且还存有人性和意识，还有一部分较严重的，尸毒扩散已经变成了半人半尸，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尸变，十分危险，他们则被锁在木质的囚笼里，整齐地摆在教堂四周靠墙的位置，被隔离了开来。这些囚笼都是从保安队的牢房里弄过来的，

牢头鲁恩在整个搬运过程中帮了不少的忙，此刻他正像看守犯人一样四处巡视着，以防发生意外。

胖妞这时小心翼翼地朝一个靠窗的囚笼走了过去。之所以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是因为这个囚笼里关着的竟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没穿鞋子，浑身脏兮兮的，水灵的大眼睛早已变得黯然失色，此刻正一眨一眨地盯着胖妞，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

小女孩看到胖妞走了过来，嘴里不时发出一阵阵嘤嘤地抽噎声，仿佛在求救一般。走得近了，胖妞忽然看到小女孩脖子有两排黑漆漆的牙印，牙洞中还不时流出像墨汁一样黑色的液体，看起来十分诡异。胖妞惊了一下，往后退了两步，那小女孩见胖妞要离开，嘴里的呜咽声却更大了，像要哭出来似的，听得人心碎断肠。

“小妹妹，你是饿了吗？”胖妞见她面黄肌瘦，可怜巴巴的，便从裤兜里掏出了那块林家铺子的绿豆糕，在她眼前晃了晃。

小女孩一看，眼中立刻闪过一丝兴奋的神采，胖妞舔了一下嘴唇，笑呵呵地说道：“这块绿豆糕我都舍不得吃哩，看你这么可爱，就便宜你了吧。”

胖妞说完，便剥开了油纸，将绿豆糕送到了她嘴边。小女孩没有说话，胖妞发现她的眼神变得十分奇怪，只是一直看着自己胖乎乎的手掌，而不是那块绿豆糕。

“你怎么不吃啊？”胖妞又问道。

忽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小女孩口中低嚎一声，竟张开嘴朝着胖妞丰满的手背上咬了过去，还好胖妞反应得快，一个激灵赶紧缩回了手，这才没被咬到。再看去时，小女孩脸上纯真无邪的表情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狰狞恐怖的模样，嘴里两颗长长的獠牙森寒刺骨，咬得嚓嚓直响。

胖妞仿佛还没回过神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吓得哇哇怪叫。鲁恩这时闻讯赶了过来，严厉批评道：“你们这些小娃娃怎么不守规矩呢，不是让你们别乱动的吗？要是被她咬到了小心我把你也给关起来！”

胖妞脑海里一片空白，再也不敢看那小女孩了，一个箭步跑回了队里，躲在人群最中间，生怕会被突然冲出来的僵尸袭击。

“胖妞，你怎么啦？”小倩见她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不禁关切地问道。

“小倩姐，我能不能先回县城找爹娘啊，这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呆了。”胖

妞说话声音都打着颤。

“这怎么行呢，做事要善始善终的嘛，咱们就这样回去，怎么向张县长交代啊。”小倩一边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一边拍着她那肥大的背脊，希望能给她一些宽慰。

由于一些伤员的腰椎神经被尸毒麻痹，导致大小便失禁，屎尿经常弄得满床都是，恶臭无比，让人十分恶心，每每路过这些人床前时，众人都不禁紧捂着鼻子，像避瘟神似地避开。

这时几人经过一张老旧的病床前，床上躺着一个老头子，老头子被僵尸挖走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只眼了，床上被褥洗得都有些发黄，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老头的老伴此刻正坐在床边，茅无极亲切地叫她黄大妈，两人早年丧子，相濡以沫了几十年，早已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了，老头子受了伤，黄大妈便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照料着他。

老头子这会儿正咳嗽个不住，黄大妈一边帮他捶着背，一边扶着他半坐在床头上。

“道长，我老伴啥时候才能好啊？”黄大妈见茅无极一行人走了过来，边抹着泪边问道。

“他现在尸毒攻心，全身麻痹，该用的药都用过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意志力了。”茅无极解释着，又接着说道：“您每天可以给他做做按摩，搓搓身子，一来可以活血顺气，二来也能舒筋通骨，对他病情的恢复可有莫大的裨益呢。”

正说着，老头子忽然身子一颤，使劲咳出了一大口浓痰，正不偏不倚地落到了萝卜头的衣服上，仔细看去，浓绿色的痰液里还掺杂着血丝，形成一种花花绿绿的古怪颜色。

“我的天呐，真恶心死人了！”萝卜头满脸厌恶地吐了吐舌头，眉头皱得老高，不住地上窜下跳着，像是踩到了地雷一般，几个伙伴们也是躲开了老远。

黄大妈疲惫的脸上挂满歉意，茅无极则是微笑着拿出手帕，毫不忌讳地替萝卜头一点点地擦拭干净。

马小倩不相信茅无极是出于本心想做这些脏活儿的，心中不禁犯了嘀咕：“哼，装腔作势，不过是在人前做做样子罢了。”

老头子嘴里哼唧哼唧地闹着，显然是十分不舒服，黄大妈将他面朝下地翻过身来，却见他皱巴巴的裤裆上早已湿成了一片，原本银灰色的裤子都变成黄了。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真的是讨死嫌！”黄大妈一边用家乡话喋喋不休地骂着，一边从包袱里翻出一条新裤子准备给老伴换上。老两口这么多年了，打是情骂是爱，这黄大妈嘴里虽然骂个不停，心里却还是十分心疼老伴的。

黄大妈手脚利落，很快就给老伴换好了裤子。她服侍老伴服侍惯了，因此也并不觉得恶心，老头子也不含糊，刚捣腾得舒服点，又扑哧扑哧拉了一身，像鼓水泡似的，溅得床单上到处都是，一时间恶臭熏天。

黄大妈又是一阵破口大骂，娇生惯养的丫丫哪里见过这样恶心的场景，身子一弓便开始大呕特呕了起来，稀拉拉的流状食物伴着酸水不断地从她嘴里喷出，几个伙伴见状立马避之不及，麻子脸却是捂着鼻子主动贴了上去，一边扶住她，一边轻轻替她拍背，好让她稍微能舒服一些。

丫丫将胃里的东西一下子都给呕得干干净净的，眼见自己出了大糗，眼圈一红，捂着脸就要跑出门去，但还没跑出几步，又被隔壁床的黑娃给抓住了手臂，可怜了她那白嫩嫩的纤细胳膊被黑娃长满疱疹的大手像钳子一样地紧紧卡住，任凭她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当她回过头看到黑娃那双布满血丝红通通的双眼时，不禁吓得尖叫连连，声音尖锐无比，整个教堂里的人都听到了。

黑娃年纪不大，却是个老鸦片鬼了，看上去骨瘦如柴的，由于吸鸦片荡完了家产，妻子儿女纷纷离他而去，如今中了尸毒，也只有他那尚未成家的妹妹过来照顾他。黑娃此刻看起来显得十分狂躁不安，茅无极及时地赶了过来，双指敏捷地在他玉枕和上星穴上各点了一下，黑娃双眼一翻，如同一根木桩子般直直地倒了下去。

丫丫这头还在使劲挣脱，没想到黑娃突然松手了，身体一个没站稳，向后退开老远，这过程中，又不小心踩到了自己刚才吐出的那滩秽物，双脚一滑，跌了个大马趴，酸臭的秽物沾得满身都是，触了大霉头的丫丫又急又气，竟蹬着双脚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了起来。

黑娃身子僵直地躺在床上，如同一具干尸一般，她妹妹则呆立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茅无极伸手掰开他脖子上的纱布一看，两颗黑漆漆的牙印已经灌脓了，周围的皮肤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

茅无极皱了皱眉，自言自语道：“看来糯米水已经不顶用了。”

接着，茅无极又找来新鲜的蛇胆与陈年的老蒜，捣成汁了让他妹妹给他涂在了伤口上，接着又耐心地嘱咐了一番，这才放心的离开了。

茅无极见身旁的马小倩满脸惊惧，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便不失时机地说道："小倩姑娘，还要继续留下来考察么？"

"要啊，当然要！"马小倩一甩头发，倔强地说道："要是你认为我这么容易被吓倒，那你就太看轻我马小倩了！"

茅无极叹了口气，说道："我就不明白了，好玩的地方多的是，你们干吗非得跑来趟这淌浑水呢，要是真被僵尸给咬着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马小倩嗔怪道："喂，我说你这人也真是，你治你的僵尸，我们考察我们的，又不会碍着你什么事，干吗老这样磨磨唧唧的呀？"

"哼，该说的我都说了，既然你们执意如此，那就请自便吧。"茅无极也不看她，愤愤然地甩袖离开了。

马小倩有些不解气，朝着茅无极离去的背影努了努嘴，嘟囔道："什么人啊，真小气！"

老蔡这时拿着一个写满字的记事本，像记着什么似的，走过来说道："小倩呐，茅道长也是为咱们的安危着想，你看，要不咱们先回去，换个时间再来？"

"回什么回啊，来都来了！"马小倩没好气地说道，"这里还是我说了算，在考察报告没写出来之前，谁都不许离开！"马小倩说完，又将萝卜头给叫了过来，吩咐道："好好地将这里的情况一字不落地给记录下来，回去了给我检查！"

茅无极闷闷不乐地回到镇长办公室时，徐老倌早已经等候他多时了。

一见到茅无极，徐老倌便喜笑颜开地说道："果然不出道长所料，癞子强那厮准备取道山南往凤凰镇的方向逃跑，结果被埋伏在附近的弟兄们给逮了个正着，现在已经押回黑水镇里来了。"

"那敢情好，有劳徐大哥了。"茅无极也是笑了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

"哪里哪里，为乡亲们出点力，应该的。依道长看，咱们应该怎么处置那唠什子的？"

"癞子强尸毒攻心，已经变成僵尸了，我也没法子了。"茅无极顿了顿，说道："唯今只有用荔枝树枝将它给烧掉，让乡亲们心安才行。"

徐老倌也是沉重地点了点头："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昨天还是活蹦乱跳的壮小伙儿，今天却已经变成了一具有肉无血的恐怖僵尸，即将在烈火中化为一堆粪灰，实在让人不胜唏嘘。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徐老倌忽然打破沉默，满脸担忧地说道。

“徐大哥但说无妨。”

徐老倌见四下没人，神色惊恐地说道：“我们今天去抓癞子强时，路过了黑水河，发现河对岸有许多影子在那跳来跳去的，仔细一看，好家伙，竟然都是僵尸！”

茅无极心中猛地一沉，“你是说西镇的方向？那吊桥可有拉起来？”

“就是吊桥被上去了，它们才过不来，要不然我们弟兄几个就有命去，没命回了。”

茅无极一听，稍稍有些宽心，“西镇僵尸不能涉水渡河，暂时还危及不到东镇百姓。”接着，他又道：“只是僵尸都是昼伏夜出的，现在是大白天的，它们怎么就一股脑地都出来了？”

徐老倌也是犯了愁：“我也正为这事儿奇怪呢，我在这镇子里呆五十几年了，从没见过它们像今天这样躁动不安，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难道……难道是桓儿他们出事了？”茅无极心中一凛，失神地跌坐在藤木凉椅上。

徐老倌见茅无极脸色不好，也不好再相扰，只好先离开了。

“咚！咚！咚！咚！”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梆声响起，仿佛敲打在人的心脏上，听得人一颤一颤的。

这正是徐老倌和二麻子在打着梆子召集乡亲，每每天将欲暮的时候，黑水镇里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梆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里，为了保障乡亲们的基本生活，茅无极制定了一条非常人性化的特殊规则：白天允许乡亲们各回各家，生火做饭，缝衣织布，生活照常，一到了晚上便将大家聚集在一起，由茅无极带着人将他们保护起来，这样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镇民的伤亡。

第十三章
绝处逢生机

“救命啊……救命啊……”

西镇的神秘地洞内，传来几声绝望的求救声，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越来越虚弱。

阿桓、阿发、巧云已经在这个地洞里困了两天两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个个都已经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巧云的两片樱唇已经皴裂了，此时正蜷缩在角落里，虽然身上盖着阿桓的外衣，身子却仍在不住地发抖打颤。

阿发求救了两晚上，一直没人回应，嗓子也喊哑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起来了。这时，他冒着金星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王掌柜做的烧鸡，李老汉家的灌汤包子，和小兰亲手蒸的香喷喷的竹筒饭，馋得他哈喇子都快流成瀑布了，想要伸手去抓，那些香喷喷的美食却又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阿桓感觉喉咙里像火燎似的，便使劲咽了几口口水，接着又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巧云，问道：“小师妹，你还好吧？”

巧云哆嗦了一阵，眨巴着疲惫的双眸，问道：“咱们是不是要饿死在这里了？”

阿桓脸上挤出几丝调皮的笑容，“放心，就算师哥饿死了，你也不会饿死的。”

巧云不太明白，“怎么说啊？”

“嘿嘿，要是我饿死了，你就把我给吃了。这样你不就饿不死了？”阿桓打趣地说道。

“呸呸呸……”巧云娇啐了一口，“别恶心人了，我才不要吃你呢！”

“要是大师兄先死，咱们俩就一起吃他，这样我们俩就有救了。”阿桓继续调侃道。

阿发听得有趣，也凑过来插科打诨：“那要是巧云先死呢？咱俩是不是要把她给吃了？”

“要是巧云先死的话……”阿桓顿了一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那我就陪她一起死。”

巧云一愣，羞得脸上玉面飞霞，娇嗔道：“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没个正经的！还是快想想办法看怎样才能出去吧。”

阿发想到现状，又颓唐地坐了回去：“又不是没试过，这地洞这么深，就是换了师父也出不去啊！”

“不要放弃，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巧云鼓励道。

阿桓见见巧云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有勇气，心中也不禁豪情万丈：“巧云说得对，我命由我不由天，咱们绝不能向命运低头！”

“说得是好听，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难道你还指望着僵尸会来救咱们？”阿发又朝两人浇了一盆冷水。

“嘿，我倒情愿死在僵尸口下，也不愿默默无闻地憋死在这鸟地方。”阿桓一扫萎靡的脸色，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

巧云见阿桓一直望着头顶上的那一片象征着希望的光亮，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不禁问道：“师哥，你打算怎么做？”

“这些年我虽然一直随着师父潜修道术，闲暇时却也没少上树掏鸟窝摘柚子，轻功也更胜以往，我且试试能不能爬上去。”

“你疯了吧？大哥，这可不是咱茅山的柚子树啊！”阿发咋舌道。

“你把它看成高一点的柚子树不就好啦？”阿桓笑了笑，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即使再好的轻功，也是遵循万有引力定律的，需要借力施为，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支点，怎样巧妙地借助这个支点，让自己身轻如燕，一跃三尺，便全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了。若是遇到棱角分明的陡峭山峰，即使有千尺之遥，阿桓也能轻松地爬上去，但这里的洞壁是光滑的泥面，大部分地方还长满了青苔，人一踩上去必定要滑下来，根本无从下脚，这才是最让人犯难的地方。

这些阿桓自然明白，单靠轻功是成不了事的，他打算结合道术的推动，一刚一柔，迎难直上，虽然以前没有试过，但此刻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只见阿桓用目光丈量了一下从洞口到洞底的距离，将垂直的洞壁自下而上平分成了三大段，其中每三分之一的位置为一个临界点，在确定好了每个临界点对应的位置后，阿桓接着又取出两柄桃木剑，分别向两个临界点飞掷了过去。

这乾坤一掷的手活儿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熟能生巧，阿桓小时候用小石子练习打天上的飞鸟，早已经是相当纯熟了，只见那两柄桃木剑准确无误地插在预定的两处临界点上，整个剑身都没进了土里，仅留个剑柄在外头。

接着，阿桓又从兜里摸出了两张神行甲马符绑在腿上，双手结成莲花，口中默念咒语："一步百步，其地自缩。逢山山平，逢水水涸。吾奉三山五岳九侯山鬼地神先生令！敕！"

甲马符一生效，阿桓立刻感觉足下轻飘飘的，一步抵十步，他之所以在这狭窄的洞底使用甲马符，其实只是想借助甲马符来助跑，这样自己施展起轻功来便事半功倍了。

只见阿桓双足一点，如同一个弹簧般地跳起了老高，阿发和巧云同时都张大了嘴巴，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阿桓双臂摊平，伸展成了"一"字，以保持平衡，身姿则呈流线型，用来减少空气的阻力，当他上升至最高点的时候，身子在半空中顿了一顿，竟开始直线下落了。

"呀！"巧云惊得捂住了眼睛，待她再望过去时，阿桓单脚已经踩在了第一柄桃木剑上，稍一用劲后，又朝着第二柄桃木剑弹射了过去，仿佛是刚跃出草丛的蚱蜢一般，轻捷无比。

"呼！"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的阿发终于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

这时阿桓离洞口只有三分之二的距离了，就连觉得此举极不靠谱的阿发心中也渐渐燃起了希望之火。阿桓如预想的一般，轻巧地踩在了第二柄桃木剑上，也许是太紧张的缘故，这时的阿桓却突然出现一个致命的失误，身子突然晃了两晃，失去了平衡，也就是这一下，脆邦邦的桃木剑无法承受阿桓身体的重量，竟"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阿桓还没来得及起跳，身子便呈自由落体似的直掉了下来。

由于阿桓是偏着身子，这种姿势在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死也残废，慌乱之中，阿桓看到洞壁上有一小块凸出在外的，像藤蔓一样的泥块，他也不管这是啥，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赶紧抓了上去，哪知经他一扯，与它垂直方向的泥土一下子都隆起了老高，这现象一直延伸到了洞底，紧接着，只听"唰"地一声闷响，像是马鞭子抽打在空中的声音，一根粗大的麻绳从滑腻腻的泥土里重重地甩了出来。

阿桓双手抓着麻绳，在半空中荡来荡去，显得有些惊魂未定，巧云和阿发则是又惊奇又兴奋，没想到在这洞壁的泥土里竟然还埋着一根绳子。

绳子从洞口一直伸到了洞底，阿桓像猴子一样从麻绳上滑了下来，又大力拉扯了几下，看起来倒是十分结实，只是由于年月过久，绳子上已经长满了青苔，摸上去滑不溜秋脏不拉叽的，有点恶心。

阿桓兴奋地扬了扬手中的粗麻绳，笑道："嘿嘿，我就说了吧，天无绝人之路，即使在最绝望的洞底，也会有一根充满希望的绳子。"

巧云也是雀喜万分："太好了，这下我们有救了。"

但是，三人在得到这意外的惊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惑，既然有了这救命的绳子，那几个道士为何还会被困死在洞内？当时在洞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百年过去了，时间洗涤了一切，或许这个秘密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羊皮古卷上记载的共有十个人，但是这里只有九具尸体，目前看起来，难道是幸存那个人在在伙伴们都死翘翘后，利用这个麻绳独自逃出了洞内？目前看起来，似乎只有这个解释最合理了。

待三人爬出洞口后，个个都已经是灰头土脸，形容枯槁了，甬道内一切依旧，长明灯在灯罩内发出诡异的光芒，将整个甬道内映得明亮而通透。

推开了地道口的青石砖，一道璀璨的阳光直射了进来，晃得三人睁不开眼，从三人掉进坑洞的那一天晚上算起，已经是过了两天一夜了。当看到四周空空荡荡的，别无他物时，三人便从地道内放心地爬了出来。相比与地道内潮湿阴暗的空气，外头的空气要清新很多，重获新生的三人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仿佛要将外头的新鲜空气给吸光一样。

在阴宅中的天井处，阿发又找到了一口古井，还好古井没有干涸，舀上来的井水清甜甘洌，可让口干舌燥的三人喝了个大饱，这才稍稍恢复了些气力。

白天的西镇寂寥无声，安静得出奇，到处都飘满了白茫茫的雾气，和几人刚来时一个样。因为坚信着僵尸昼伏夜出的规律，加之在西镇大街上看不到半个僵尸的影子，三人都是昂首阔步，十分放心地走着，西镇中央的那间阴宅渐渐地离几人越来越远，最后又浓缩成了一个模糊而诡异的黑影。如果说整个西镇是一只眼睛的话，天空就是眼白，那阴宅便像是黑漆漆的瞳孔，邪恶而嘲讽地盯着任何一个贸然闯入者。

步履轻快，不一会儿，像一条黑带似的黑水河便横在了几人眼前，远远看去，被分成了两半的吊桥高耸向天，如同两个垂垂的老者，在向黑水河两岸的人们警告着这里的危险。

黑水河两岸各有一方浅滩，皆呈带状分布，浅滩上大多是淤泥或岩石，经常可见人们丢弃的垃圾被冲到浅滩上。在汛期是看不到这样的浅滩的，只有像现在的枯水期，河水退潮，才会露出来。对岸的东镇浅滩上种满了蔬菜和庄稼，西镇这边则是一片荒凉，外围长满了齐人高的杂草，蛇蝎虫蚁肆意游弋其中，已经没人敢进去了。哪怕是大白天，黑水镇的花匠林工也是绝不愿来到西镇这边来锄草修树的，并不是因为镇政府给的待遇不够优厚，实在是一踏上西镇的土地，就让人感觉像钻进冰窖子里似的，瘆得慌。

三人在浅滩上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一不小心给陷进了淤泥里去，天气有些闷热，这正是太阳晒屁股的时候，身后的齐人高的草丛堆里竟听不见聒噪的虫鸣，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此刻的黑水河如同凶猛的野兽，水流湍急，汹涌咆哮，水花不断地朝岸边飞溅而来，即使离河水有十来尺的距离，三人也可以明显感觉到空气中澎湃的水汽。这时，几人发现在岸边的一块大岩石上竟然躺着一个人，只见他半边身子在岸上，半边身子没进了水里，随着湍急的河水一摇一晃的，看起来十分诡异。

“不会又是一具死尸吧。”巧云捏紧了鼻子，十分厌恶地说道。

“嘿嘿，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阿发倒是显得无所畏惧，死尸又不是没见过，这大白天的能恐怖到哪里去。

“喂，你小心点啊。”巧云远远地对他说道。

阿桓这时极目远眺着来时西镇的方向，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雾气，一片死气沉沉的样子。

“有点不太对劲。”阿桓喃喃地说道。

“怎么啦？”

“这大白天的，怎么这么安静，连只鸟叫也听不见。”

“啊？”巧云仔细一听，除了潺潺的水流声和他们的说话声外，确实再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哇……”阿发站在那具浮尸旁，忽然惊叫一声，“你们快过来看看，这是咱们上次见到的那个老和尚耶！”

阿桓和巧云闻讯赶了过去，发现此人确实是那天在石台上所见到的老和尚，此时的他身着素衣，双目紧闭，嘴唇发白，看上去没有丝毫生气。

阿桓在他颈下探了探，随后双目一抬：“他还活着，只是生命体征已经十分

微弱了。”

“看他这样子是救不活了，咱们还是快点回东镇找师父吧。”阿发这时提议道。

巧云在他脸上摸了摸，发觉他的身体已经十分冰冷了，也是摇了摇头，有了放弃的打算。

阿桓却是不同意了，“这怎么行，要是把他落在这里，到了晚上准会被僵尸给吃掉。”

“那怎么办啊？你不会还想带着他吧？”阿发试探性地问道。

阿桓嘿嘿一笑，“看他个头不高，应该不算太重，要不，师哥你先背着？”

阿发一听不高兴了，“为什么是我背啊？你干什么吃的？”

“我道行比你高一点点嘛，我要掩护你们，等到了东镇再换我背，这总行了吧？”

“哼，每次受伤的都是我。”阿发嘟囔着，将那老和尚扶起来背在了自己背上。没想到这老和尚个头不高，分量却着实不轻，险些没将毫无准备的阿发给压倒在地。

阿桓和巧云走在前头，阿发则步履艰难地在后面跟着，嘴里唠叨个不停，巧云这时笑着说道：“我说二师哥呀，你也忒欺负人了！”

“嘘……”阿桓回头望了阿发一眼，做了个嘘声的动作，随后小声说道：“他不知道，练过法术的人体内有真气流转，体重比常人要重上一些……”

“噗……你好坏哦！”巧云捂着嘴，忍俊不禁道。

吊桥的开关设在河岸边的一处木制的小灯塔里面，三人正朝着那灯塔走过去，忽然听到不远处的草丛堆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三人紧张地回头一望，发现周围的草丛竟开始簌簌地摆动了起来。

“啊，师哥……”巧云紧张地抓住阿桓的胳膊，感觉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哪知，巧云这一声尖叫后，那草丛堆里又忽然没了声响，四周又重新回复了死一般地宁静。

阿桓拍了拍巧云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应该只是些野猫野狗之类的。”

阿桓走到灯塔下，手抓着扶梯，三两步就爬了上去，准备去打开吊桥的开关，巧云几夜未寝，有些困倦，坐在灯塔下的岩石上，迷离地看了一眼慢悠悠走过来的阿发后，开始闭目小憩了起来。毫无戒备的两人完全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从草丛里忽然钻出一个诡异的黑影，开始慢慢向两人靠近……

第十四章
青衫美少年

灯塔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仅能容下两个人站立的位置，瞭望窗上的玻璃已经发黄了，上面沾满的各类蝇虫干枯的尸体，此时的阿桓正专心研究着吊桥的开关，这个开关看着挺大的，像货轮上的罗盘一样，中间是几个木圈，周围则是有棱有角的齿轮。阿桓双手扶着罗盘，开始尝试着向顺时针的方向转动，使了很大的力气罗盘依然纹丝不动，不远处上空的吊桥则是吱呦吱呦地发出脆响。看来是方向弄反了，阿桓便又换了个方向，果然，两边垂直着河面的吊桥开始缓缓地落了下来，眼看着就要慢慢连接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塔下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声音显得极为惊恐和不安。阿桓从门口探出脑袋一看，只见一具浑身烂肉的男僵尸正双手抓着阿发背后的老和尚，与阿发像拔河似地抢来抢去。可怜了那老和尚的一身素衣，在两人的争扯中“嘶”地一声断成了两截，阿发抱着上身赤裸的老和尚齐齐倒栽在地上。

那僵尸玩味地望着躺在地上的阿发，身体的骨骼摩擦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仿佛尖刀划过瓷盘一般刺耳，直挺挺地向阿发跳过去。

“妈呀，师弟，快救我！”阿发一手护着老和尚，一手单手撑地往后爬，脸上一副哭丧的表情。

大白天的哪跑出来的僵尸？阿桓来不及多想，赶紧将罗盘一打到底，随后从灯塔上纵身一跃，飞脚揣在那僵尸的后背上，僵尸往前一倾，连翻了好几个跟头，趁这个机会，阿发赶紧扛上老和尚躲到了阿桓的身后。

僵尸爬起来后，显得有些恼羞成怒，又血口大张地朝着阿桓猛扑过来，看那架势非要把他给撕成碎片了不可。阿桓非但不闪不躲，反倒主动迎了上去，但见僵尸挥舞着尸爪朝着阿桓面门死命一抓，阿桓低着头双膝一屈，身子一矮，灵巧地闪身避在了僵尸身后，随后一只手卡住僵尸的下巴，让他那两排尖牙无法发挥作用，另一只手往兜里一探，中食两指挟出一张符纸，裹挟着罡风，啪

一声，贴到了僵尸的脸上，原本还在大力挣扎的僵尸便一动不动了。

三人大松了一口气，阿桓也搓了搓手，准备让他自生自灭去了。哪知，阿桓刚背过身没多久，那僵尸竟然自行撕开了脸上的咒符，双爪一下子抓在了阿桓的双肩之上！

阿桓大吃一惊，这镇尸符怎么会没有效果？

阿桓感到肩膀上火辣辣的一阵生疼，眼看着僵尸血口大张，就要向自己咬下去，这时阿发搬着一块大石头哇呀哇呀地朝僵尸扔了过来，石头重重地砸在僵尸的小腿上，只听“咔嚓”一声裂响，僵尸的小腿骨折，断成了两半，半截断掉的骨刺甚至伸到了皮肉之外，那僵尸便如同一个倾斜的天平般朝断腿处矮下了一公分。受了如此重的伤，那僵尸却连看都不看，仿佛感觉不到丝毫疼痛似的，依旧继续朝着阿桓咬了下去。

阿桓此刻要是强行挣脱肩上必定会被尸爪所划伤，只得一偏头暂时避过它的牙锋，旋即见他左手捏了一记左雷局手决，翻掌便朝着僵尸心口拍去，僵尸闷哼一声，猛地倒退了几步，阿桓肩上的两片衣布也被它给扯了下来。

现在没了法器，符箓又用不了，阿桓很清楚自己是没办法完全将这只僵尸消灭的，便向一旁的阿发喊道：“咱们把它扔到河里去！”

说罢，师兄弟俩便一人抬着头，一人抓着腿，将那僵尸给架了起来，随后又跑到了黑水河边，将那僵尸往湍急的河水中铆劲一甩，那僵尸扑通一声落水后，一双干枯的尸爪在河心里挣扎了几下后便湮没在涔涔的水流之中了。

当阿发回过神来后，竟发现手中多了一只人脚，连着脚骨的皮肉还在滴滴答答地流着绿浆，吓得赶紧将它一并给扔在了河里，想必是方才用力过猛，从那僵尸断掉的腿骨上给扯下来的。

这时，阿桓拾起了方才被那僵尸撕下的镇尸符，兀自看了一阵后，不禁摇头笑了起来。

巧云这时一脸狐疑地问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镇尸符发力强大，向来都是师父亲自画的，怎么会突然失灵了呢？”

“你看看，这都受潮了，上面的咒文都模糊不清了，也难怪会失效了。”阿桓将那张镇尸符往巧云面前一亮，无奈地说道。

巧云也是耸了耸肩，说道：“一定是在地洞内太潮湿了……”

阿发见他们师兄妹俩又在一起咬耳朵，不禁有些怄气道：“喂，你们俩还在

嘀嘀咕咕说些啥子哟，再不快点走，这老头就要没救了。”

巧云冲着阿桓捂嘴一笑：“噗～这回倒是他最急了。”

就在这时，身后的野草堆里又响起了几声怪异的低吼声。

“那是什么声音？”巧云大惊失色道，阿桓和阿发也是脸色大变，双眼死死地盯住那堆无风自动的野草。

吼叫声一阵高过一阵，阴冷而诡异，如同一群发现了猎物的狼群，竟将河水的咆哮声也给盖了下去。不多时，从野草堆开始陆陆续续地钻出一些浑身青紫色的僵尸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僵尸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出，这些僵尸目不斜视，都是紧紧地锁定着师兄妹三人，虽然是日上三竿的闷热天气，三人还是感到心中一阵骤冷，仿佛跌进了冰窖子里一样。

“怎么……怎么会这么多……”阿发惊得合不上嘴，脸上的汗珠也越冒越多。

这些零散的僵尸很快就集结成了尸群，足足有数十只！这时，几只毛僵从尸群中飞跃而出，像是刚下山的猎豹一般，四肢着地朝着几人飞奔过来。

“快，快跑到吊桥上去！”阿桓推了推茫然不知所措的两人，开始朝着吊桥的方向提足飞奔。

身后的吼叫声如同滔天巨浪一般层层袭来，三人没命地奔逃着，阿桓和巧云轻装上阵，不多时就把阿发给落在了后面。

“喂……你们等等……等等我啊……”阿发背着老和尚，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艰难地迈着脚步。

阿桓一回头，正好瞅见一只毛僵蹬地而起，向阿发的身上飞跳了而来，这只毛僵敏捷异常，足足跃起了一人多高，在半空中俯视着阿发，像猎鹰即将抓向无助的野兔，看那气势十分凶狂。

“小心！”阿桓大急，在胸口搜出一把师刀，朝着那只毛僵飞掷了过去。

师刀是一种是黄铜制的短剑，剑锋很钝，前端呈椭圆形，柄上串有铜钱或小铁环，形状颇为怪异，由于曾在三清道坛前开过光，法力强大，各路妖邪都得退避三分。那师刀正好插在了毛僵的胸口，毛僵在空中失去重心，掉落在地上，像被射落的鸟儿一样垂死痉挛了几下后便不动了。

“人给我来背，你带着巧云先走。”阿桓不由分说地将老和尚从阿发背上卸下来，又抗在了自己背上。

身体上陡然间多了一个人的重量，功底殷实的阿桓虽然依旧能健步如飞，但跑了一阵后，全身也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就在这时，又有两只四肢着地的毛僵追了上来，一左一右地围在阿桓的两侧，与他几乎在一条平行的直线上，两双绿光闪闪的眸子凶狠地盯着他，看样子随时准备发难。

只听“嗖、嗖”两声闷响，分攻左右的两只毛僵竟不约而同的凌空而起，齐齐向阿桓扑了过去，两双钳子似的尸爪在清冷的阳光下寒光四射，交相辉映，晃得阿桓睁不开眼。

阿桓无法可想，便将那老和尚从身上卸了下来，双手用力抓紧他的双臂，将他当做武器般甩来甩去。这招神龙摆尾果然有效，在阿桓刚柔并济的力道下，老和尚飘飘飞飞，竟如同一件轻巧趁手的兵器一般，双脚重重地撞在其中一只毛僵的脑袋上，立时将它弹开老远，随后阿桓又后跃一步，将老和尚身子顺势一带，又将另外一只毛僵给踢翻在地。

两只毛僵跌得灰头土脸后，像淌了水的豺狼一样甩了甩身上的泥灰，又继续凶相毕露地朝猎物追过去了。河岸上的僵尸越积越多，看上去黑压压的一大片，三人根本不敢回头望，只能没命地往前跑。待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吊桥上时，却发现吊桥的正中央站着一个人，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那人一身清朝古服，负手而立，虽然低着头，那埋藏在阴影下的脸却隐隐透出一股股咄咄逼人的煞气，三人都不禁惊呆了，站在原地不敢再向前。

那人仿佛觉察到了三人的到来，负在背后的双手十分缓慢地抽了出来，露出了十根干枯手指，赤红色指甲寒光凛凛，足足有半支筷子长！与此同时，他的头机械般的摆了摆，发出“咔嚓咔擦”的声音，随后便抬起头与眼前三人面对面的正视。

只见它幽红的双眼中不断地冒出腾腾杀气，腐败的脸上挂着阴恻恻的诡异笑容，不是西镇僵尸王又是谁！

这时，河岸上的尸群已经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敏捷的毛僵们或站在吊桥的扶手上奔跑，或倒挂在吊桥的缆绳上俯视，几乎封掉了所有的去路。眼看着前不能入，后不能出，阿桓三人立时成了瓮中之鳖，陷入到了绝境。

“被包围了，这下可怎么办啊？！”巧云见尸群的包围圈一点点的缩小，耳边满是铺天盖地的嘶吼声，不禁乱了心神，连声音都发颤了。

阿发也是无法可想，只是带着最后一点希望向阿桓，在他的眼里，无论遇

到了怎样恶劣的险境，他总有办法应对。但阿桓只是无奈地回以一笑，疲惫地摇了摇头，阿发顿时脑海中一片空白，心都凉了半截，他这辈子连女人的身子都没碰过，荤都还没开，难道就要交待在这了吗？

由于在地洞中被困了两天三夜，没吃没喝的，三人此刻都已经是身困体乏，如若神游了，方才被尸群追赶又耗去了大半力气，现在就是想全力突围，也是有心无力了。

“嗷——”尸王像一只正在示威的雄狮一般，仰天长啸一声，随后身子前倾，双脚掌撑地，朝着几人疾奔而来，周身的煞气化作一团黑雾，将尸王包裹其中，它本来就身材高大，这一冲更是如同雷霆万钧，势不可挡。

阿桓这时站在两人中间，牵住了阿发和巧云的手，似乎想给惊惶不安的两人传递一些温暖。

只见阿桓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温暖的笑意，“让咱们来生再做师兄妹吧。”随后轻轻合上了眼，似乎已经堪破了生死一般，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巧云此刻已经双眼红通通的了，她与阿发互视了一眼，也缓缓闭上了双眼，脸上的忐忑不定已变成了坦然。

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只要三个人最后时刻还能在一起，就足够了。时间仿佛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桥下哗哗的流水声似乎在为他们唱着最后的挽歌。

然而，谁也不曾听到，此刻巧云嘴中的轻诉：“难道见你最后一面也不可以了吗……”

就在几人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之时，一声仿佛暮鼓晨钟般的悠扬清啸响彻重云，尸王一惊，身子不自觉地顿了一顿，周身的黑雾立时消弭大半，将几人团团围住的尸群也停了下来，怔在原地。

“孽畜，休得伤人！”一声怒喝如同惊雷般震彻九宸，连吊桥上的十根缆绳都震颤不止。只见湛蓝的苍穹中，一道橙色的绚烂光弧如同陨星般疾速朝着地面划来，不过眨眼工夫，这道拖着长长光尾的光弧便准确无误地砸落在尸王与三人之间的空地上，炸起一道流光溢彩的光柱直冲天空。吊桥剧烈晃动了几下，缆绳上的几只毛僵手中一滑，被甩落到了湍急的黑水河中。

光柱璀璨夺目，连尸王都不禁被那宝光逼退了几步，一时间吊桥上云风飞扬，浩气四溢，三人睁开双眼，只感觉一股温润的气流铺面而来，闻之顿觉心旷神怡，精神百倍。

待那光柱的光芒逐渐隐去，几道写满咒语的橙色光符开始呈螺旋状交叉环绕起来，在螺旋中央，渐渐显出一个人形。此人手执拂尘，背上背着一把状似四把弧形弯刃拼接而成的回旋刀，胯下骑着一只身彪体健，毛发匀称的威武白虎，仿若一尊神圣的雕像一般。

白虎上的人看起来恰及弱冠之年，双眉如剑，目如晨星，一身天青色的道衫猎猎鼓舞，极是清俊逸然。少年飘然地转过身去，面朝尸王，周身回环荡漾的温软仙气仿佛与天地灵气相互牵连，遥相呼应，竟似一体，乍看之下惊为天人。

任他仙官还是星宿，在僵尸眼中，都不过是一道送上门的血肉大餐而已，只见尸王大声咆哮一声，身上的黑雾再度膨胀起来，遮天蔽日，如同一团黑色的血污，朝那少年飞速袭来。这时不知怎的忽然刮起了狂风，尸王的黑气张舞纠结，汹涌蔓延，眼看便要将那少年吞没，只见少年食指微抬，朝着熊熊黑雾隔空一指，口中大声呼叱道："破！"霎时间，一股柱状的白色芒气立时朝着黑气推散开来，将黑气逼退数尺。

尸王知道这回是遇到厉害角色了，便悬浮在半空中，低嚎一声，指使着尸群向那少年围过去，自己则重新集结煞气，从半空中俯冲而下，妄图直取其首级，纵使这少年有三头六臂，也难逃这罗网一般的尸阵！

这样危急的险境，少年却不慌不忙，嘴角竟露出一丝轻松笑意，只见他从虎背上腾空而起，袍袖轻抖，双手斜分，将周身奔腾乱涌的浩气结成一个玄奥法印，一掌拍了出去，法印不带一丝烟火气地飘然飞出，撞上尸王的黑雾后，轰然炸裂，一圈圈波纹登时围绕着迸散的法印荡漾开来，瞬间天地间一片璀璨金色！

尸王一身古服此刻已是千疮百孔，在空中怪叫了一声后，笔直地跌进了黑水河的河心。

少年刚落到地上，又有七八只毛僵从缆绳上跳下，朝他扑了过来，约百来只紫僵此时也嗷嗷大叫着向他欺近，这时不止是少年，就连阿桓三人也是岌岌可危了。白虎口中低声嘶吼着，仿佛在向主人助威一般，少年跳下虎背，朝白虎作了个手势，白虎立刻跳到了阿桓三人身边，将三人护在身后，随后龇牙咧嘴地朝着尸群大声咆哮着。

只见少年右脚在地上连跺三下，旋即左手急速捏诀，口中肃然呼叱一声，周身忽然出现了数十柄悬浮着的光剑，这些光剑呈橙黄色，微微有些透明，看

起来并非实体，而是这少年丰沛的真气幻化所成。这时，白虎和阿桓三人眼看着就要被尸群湮没，少年手中拂尘忽然重重一挥，数十把溢彩流金的光剑顿时如同水银泻地般朝着尸群的方向疾速流去，迅如疾电，势若山崩！

尸群立时倾倒一片，有的断了手，有的折了脚，有的则是连脑袋都被削掉了，只剩个身子在地上爬行，到处都是令人恶心的尸液，臭气熏天。

阿桓和阿发看得齐齐呆住，这样的道行，即便是和他们的师父茅无极也在伯仲之间，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修为，实在让人啧啧称奇。巧云此时却是另外一副表情，只见她喜形于色，眸子里透露出一种两人从来没见过的倾慕之情。

少年双目如同墨色深潭，默默流转着一丝与年岁绝不相称的忧伤，只见他伸出两根修长的手指放在胸前，默念口诀，白虎仿佛受到感召一般，极其快活地朝少年跑去，随后两腿一蹬，将少年轻巧地迎在了自己背上。

少年头上的黛色逍遥巾迎风飘飞，发缕萦回，极为飘然出尘，只见他友好地朝着阿桓和阿发二人伸出手，和煦笑道："两位莫要害怕，请随我来。"

阿发见眼前少年虽年纪与自己相差无几，却有着如同古诗绘卷般的气质，不禁感觉有些自惭形秽，傻乎乎地憨笑着伸出手去。

阿发笑意不改，待两人手触碰在一起后，阿发又习惯性地伸出了另一只手去，少年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示意不必。

只用一只手？阿发心中不禁有些怀疑这儒雅温文的少年能否有这气力将自己给拉上去。

然而还在阿发犯疑之时，只感觉有股柔和酥软的力道从少年白皙修长的五指间传来，身子顿时不由自主地腾空而起，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白虎背上。就在阿发还在惊疑自己为何会像兔子般被这少年给提上来时，少年又俯身将阿桓和老和尚给拉了上来。由于老和尚依旧在昏迷，阿桓和阿发只好一前一后，将老和尚给夹在了中间，这才不至于掉下来。

就在这时，被打得散散落落的尸群又开始集结了起来，不少落水的毛僵也从水中漂到了岸边，重新朝着吊桥的方向奔驰。

"云儿，把手递给我。"少年口中忽然轻唤道。

阿桓和阿发两人面面相觑，脸上都是吃惊不已，心中都在问：他怎么会知道巧云的名字？但最让他俩吃惊的还是——这少年怎能叫得如此暧昧？！

巧云像是生了他的气一般，象征性地一甩头，撒娇道："人家……人家要你

抱上去。”

少年一怔，又望了望渐渐欺近的尸群，眉宇间闪过一丝忧色，焦急道：“云儿，别闹了，快上来。”

“哼，才不要！”巧云玩弄着衣角，娇嗔道：“你要是不抱人家，人家宁愿让僵尸给咬死好了。”

少年回头望了一眼表情石化的阿发和阿桓，不由得面颊绯红，嘴中低语道：“那就……那就得罪了。”说罢飘然落地，将身姿婀娜的巧云抱在了怀中，纵身一跃，又重新回到了白虎背上。巧云得了逞，羞成了一朵花，将头深深地埋进少年的怀里。

少年长啸一声，白虎立时如同迅风闪电般朝着东镇奔跑过去，将动作迟缓的尸群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背上驮着五个人，但这白虎却连大气也不喘，实在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等等等等，我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桓见少年手抱佳人，一副英雄凯旋的胜利模样，不禁醋意大发了。

阿发指了指少年，又看了看巧云，也是结结巴巴地说道：“你和……她……”

少年和煦一笑：“我和云儿已经相识多年了。”

巧云却将两位师兄当作了空气，秀拳一捻，娇滴滴地捶打在少年胸口，嗔道：“云大哥，你还说呢，这十年来你都不来看云儿，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呢！”

“云大哥？”阿桓讶然道，“难道你是……”

“云中子！”阿发也是张大了嘴巴，像遇到了破天荒的稀奇事一样。

第十五章
百花小精灵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已经变得阴沉沉的了，空气闷得让人发慌。

丫丫刚从澡堂子里出来，满身秽物的她已经没心情嫌弃澡堂的简陋破旧了，她将全身上下搓洗了几十遍，这才让自己翻江倒海的胃里稍微舒坦一些。

此刻她正一边用干毛巾包裹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心情烦闷地修着指甲。今天可是让她拉了胯了，这辈子的倒霉事儿都让她给碰上了，弄得现在满脑子都是教堂中那些令人恶心的场景，时不时还会反胃地干呕一番。

由于保安局里的房间有限，丫丫被安排和胖妞同住一间房，胖妞此刻正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湘西盛产的甜甘蔗，甘蔗屑吐得满地都是，她是个典型的乐天派，信奉的格言是：我若吃饱，便是晴天。她嘴巴里永远是闲不住的，估计唯一能让她犯愁的，就是给她断了粮的时候。

丫丫的脚生得白白净净的，十分秀气，修完了脚趾甲，丫丫又拿出指甲锉细心地在趾甲面上打磨起来，时不时还回过头厌恶地望向胖妞几眼。

两人性格不搭，三观不和，本来丫丫是极不愿意和邋里邋遢的胖妞住在一起的，又是撒娇又是赌气的，李副官对这刁蛮的小丫头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可一物降一物，马小倩却偏不依她，故意让她和胖妞睡在一个房间，而且还是共睡一张床，好像有意要和她做对似的。

“喂，胖妞，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倩姐看那茅老道的眼光？好像有些不对劲哩……”丫丫一面欣赏着被自己打磨得圆润无比的趾甲尖，一面神神秘秘地说道。

“有啥不对劲的？不挺正常的么。”胖妞嘴里嘟囔着，又“咔”地一下啃下了一大口甘蔗。

“这你就不懂了吧。”一说到这些八卦消息，丫丫就来了精神，“女人心，海底针，茅道长看不出来，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呀？”

“那你说说，有什么不一样了。”胖妞的眼神终于从甘蔗上移开，慵懒地望向了丫丫。

“她的眼神，好像充满了恨意，而且是刻骨铭心的恨，虽然她极力掩饰着，还是难逃我丫丫的法眼！”丫丫昂着头，眉飞色舞地说道。

“你说他俩又没见过面，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丫丫口中嘀咕道，“一个女人这样恨一个男人，只有一种可能……”丫丫一字一顿地说道，显得十分郑重。

“难道是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曾有过一段情事？”胖妞听着有趣，也跟着插科打诨道。

丫丫笑着摇了摇头，揭开了谜底，“只有一种可能，这个男人一定欠了这个女人很多钱！”

听到这样雷人的回答，胖妞差点从床榻上倒栽了下来，重新坐稳后，她笑得是前俯后仰，连嘴里没嚼完的甘蔗茎也给喷了出来。

“笑什么笑！”丫丫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随后又小声嘟囔着：“简直是对牛弹琴哦！”

这时，丫丫忽然感觉眼睛被一双浸满汗水的大手给遮住了。

“丫丫同学，猜猜我是谁？”一声调皮的男声响起，似乎显得很兴奋。

“戴雨灿（麻子脸的真名），你又搞什么鬼啊！”丫丫边说着，边厌恶地将他的手从自己脸上扯下来。

麻子脸苦着脸嘟囔道：“怎么每次都让你猜到了。”

“拜托！”丫丫没好气地说道，“下次换个花样好不好啊？拜托不要总是这么容易让我猜到好不好啊？”

这时丫丫看到麻子脸右手放在背后，遮遮掩掩的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便哆声哆气地问道：“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叻，送你的！”麻子脸突然将右手抽出来，亮出了一大束沾着水滴，香喷喷的白色花骨朵儿。

“呀，是栀子花！”丫丫欣喜地说道，她最喜欢栀子花了，闻着那股特有的浓郁的香气，不禁感到心旷神怡。

“这是在院子里摘的栀子花，所谓香花赠美人嘛，你上午把衣服弄脏了，把它别在头上，刚好可以去掉臭味喔！”麻子脸傻乎乎地笑道。

丫丫本来还是很高兴的，一听他又提起自己的伤心事，不禁柳眉一竖，十

分不领情地把花往地上一扔，气呼呼道："我告诉你戴雨灿，这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说罢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外。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啊！"麻子脸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看了看胖妞，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接着又焦急地追了出去。

"哈哈哈哈……"看到这一对让人哭笑不得的活宝，胖妞又是乐得一阵开怀大笑。

隔壁是马小倩的房间，此刻她眉头微蹙，正低头翻阅着当地的一些卷宗，看了几段后，时不时还会抬起头，似乎在念叨着些什么。

"姐姐，姐姐……"几声细若蚊蚁的声音缓缓传了过来，听起来仿佛并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在虚空中一般。

"宝儿，姐姐在看书，没工夫陪你玩呢。"马小倩轻描淡写地说道，眼睛一寸也没从书本上移开。

这时，在书桌上忽然出现一长串银白色的光瓣，像是星星似的，闪闪发光，这些光瓣集结在一起，开始呈一种螺旋状的柱形垂直环绕着，十分好看，紧接着只见银光一闪，光瓣消失了，桌上却出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女娃娃。

这个小女娃名叫宝儿，是曼陀花妖，披着一件粉红色花瓣做成的霓裳衣，背后一双蝉翼似的薄纱翅膀，长得是服如凝脂面如玉，走起路来裙摆撩动，顾盼生姿，像花儿一般可人，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绝美少女的浓缩版。

宝儿见马小倩神情专注，对她不理不睬，双手往腰间一插，赌气似地飞到了马小倩的书稿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了书页上。

马小倩伸出一只秀气的手指在宝儿头上摩挲了一下，随后又轻轻将她弹开，嗔道："宝儿不许调皮喔！"

过了好一会，马小倩终于合上了史料，若有所思地说道："原来这里以前是'尸鬼村'。"

这会儿，向来喜欢叽叽喳喳的宝儿一直没出声了，这倒是让马小倩感到十分奇怪，她侧头一望，却瞅见宝儿正双手交叉在胸前，坐在窗台上嘟着嘴生闷气。

看到宝儿那憨态可掬的模样，马小倩有些忍俊不禁了，"怎么，生姐姐气啦？"

宝儿见马小倩笑眯眯地望着自己，十分不满地偏过头去，对她说话也是不理不睬的。

"好啦好啦，姐姐不看书了，专门陪你聊天还不行么？"说完，马小倩又将

宝儿托在掌心里，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和姐姐说的呀？"

马小倩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宝儿又如何对她生得起气来，刚才也只是象征性地做做样子罢了，被马小倩温言温语的一哄，立马又变得活蹦乱跳了，"哦……姐姐，我们还要在这里呆多久呀？"

"现在还不好说，事情似乎并不像咱们预想般的顺利呢。"马小倩想起茅无极对自己的态度，开始变得有些忧心忡忡了起来。

"那你见到那个大恶人了吗？"

"嗯。"马小倩点了点头，随即又恨恨地说道："你是没看到啊，他白天在教堂里那一副假仁假义的样子，实在让人恶心呢！"

"可是，你这样和他对着干可不行，想要接近他的话，就必须要先得到他的信任呢。"

"说的也是。"马小倩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冷冷地道："反正，下手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不管姐姐爱不爱听，我还是要提醒你，该下手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绝不能再犹豫了。"

"放心吧，这次肯定不会了……"

"他那么厉害，姐姐一个人行事会很危险的，宝儿也要和姐姐一起！"

马小倩见宝儿如此体贴，心中有些感动，嘴上却说道："不用啦，你道行不高，还无法掩盖住自身的妖气，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的。"

看到宝儿一副不甘心的样子，马小倩又十分认真地说道："宝儿乖，以后没有姐姐的召唤，不能轻易现身，知道吗？"

宝儿玩弄着衣角的花瓣，十分委屈地说道："这里乌烟瘴气的，宝儿也是一个人憋得难受，才现身出来找姐姐聊聊天解闷的……"

见马小倩不说话，宝儿又喃喃道："这个地方，只会让你越呆越伤心，宝儿是真的很担心姐姐……"

"我知道的……"

"姐姐答应你，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姐姐一定带你离开这里，咱们四处游山玩水，永远也不来这片伤心之地了。"

宝儿喜笑颜开，头点得如同捣蒜一般，"姐姐说话可要算数喔！"

就在两人聊天的当口，屋外传来了萝卜头慷慨激昂的朗读声："一个新命的

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

萝卜头读的正是那本被他翻出了褶子的《新青年》中的一篇文章，名叫《庶民的胜利》，是李大钊将俄国十月革命引入中国的先头之作。马小倩不理解萝卜头对这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门子为何如此狂热，也不想去理解，只是赶紧让宝儿离开，以免被人给发现了。

宝儿答应着，旋即单脚着地，身子像跳芭蕾舞似的原地三百六十度转了一圈后，消失在一片片闪闪发光的银白色花瓣之中。

“是时候了结这一切了……”

阴沉沉的天空中乌云攒动，马小倩目光冰冽，嘴角露出一丝谜样的笑意。

自从爷爷（百祥客栈的王掌柜）被僵尸杀死后，小兰便将对自己呵护备至的茅无极当作了唯一的亲人，对她而言，茅无极给她的感觉就像一个慈父一样，让从小父爱缺失的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小兰从小就帮着爷爷管理客栈，练就了一副好厨艺，每每看到茅无极废寝忘食地为镇子里的事操劳时，别提有多心疼了，虽然现在东镇百废待兴，条件有限，小兰还是会时不时的做一些小点心来给茅无极打打牙祭，也好让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稍微缓一缓神，放松放松。

镇民们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新镇长也是十分爱戴，经常隔三差五地送来几个鸡蛋，或是几斤水果，要知道，这些东西在非常时期可是十分珍贵的。这不，今儿个早上，西街的春凤嫂又送来了一桶刚挤好的羊奶，按茅无极的吩咐，小兰分给了那帮考察团的学生们，自己却偷偷的省下了一碗，准备午饭后端给茅无极喝。

刚走到门口，就撞上了迎面走出来的马小倩，险些将羊奶给洒在地上。

小兰有些怕生，说了句对不起后，低头就要走，却被马小倩给叫住了。

“小兰啊，你这慌慌张张的是要去干吗呀？”

“我去给茅大叔送羊奶。”小兰用蚊子嗡似的声音回答道。

“你是说，这是准备送给茅道长的？”

“是的呀，昨天他一晚上没合眼，也好给他补补身子！”

马小倩眼珠子一转，笑道：“小兰啊，小倩姐刚有个东西落在他办公室了，

刚好也要去找他，就顺道帮你带上去好不好？”

“这……不太好吧，茅大叔说了，你们是客，要以礼相待，这些端茶送水的事，我来就好了……”

马小倩摸了摸小兰的两尾麻花辫，莞尔道：“懂事的乖孩子，反正是顺道嘛，不碍事的。”

“可是……”

“哎呀，别婆婆妈妈的了，都交给小倩姐吧！”马小倩不等她说完，便从她手中接过了羊奶，开始大步流星地往镇政府的大楼走去。

走到了楼梯口的过道处，马小倩回头一望，见小兰走远了，便从胸前的乳沟里取出了一个折得四四方方的小纸包，当确定四下无人后，便拆开了纸包，将里面的绿色粉末一股脑地全给倒进了瓷碗中，碗里的羊奶鼓了几个水泡，一下子被染成了墨绿色。

随着马小倩的纤纤秀指在碗中有规律的拨动，碗里的羊奶逐渐沉淀了下来，颜色也愈来愈浅，不多时，便回复到了先前的乳白色，看起来和其他羊奶一模一样。马小倩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冷笑，继续朝着茅无极的办公室里走去。

当她走到门口时，发现茅无极正盯着一张密密麻麻的地形图发愣，眉毛皱得老高，都快成九十度了，时不时还会用手在空气里比划一番。

这张图纸反映的是黑水镇及附近五十里地的平面地形图，是在磨山县出版印刷的，马小倩第一天来就见过了。由于地形图是根据地形测量后，按照一定比例绘制而成的，误差度极小，因此能比较精确而详细地展示地面地貌水文、地形、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居民点、交通线、境界线、工程建筑等社会经济要素。不论是地形起伏变化的山区，还是河流湖塘水网密集的丘陵，都刻绘得一清二楚。

砰、砰、砰。马小倩礼节性地轻扣了三下门板子，见茅无极没任何反应，又握拳捂嘴，故意咳嗽了一声。

茅无极回过头看了看她，有些奇怪地问道：“怎么又回来了？”说着，边拾掇着办公桌上散落的稿纸，边问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落在这里了？”

“没呢。”马小倩看他一脸正经，便将盛着羊奶的瓷碗给藏在了背后，想逗他一逗。

这个马小倩，古灵精怪的，茅无极是搞她不懂，便直接问道：“所谓无事不

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是被子不够暖和，还是在这饭菜不合口味？”

“喂，你这人还真是势利嗳，人家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呀？”马小倩一步步地朝茅无极踱步过去，小皮裙下那对白皙修长的美腿一前一后调皮地摆动着，撩人心弦。

茅无极见她出言轻佻，笑容宠溺，不由得脸上一红，赶紧将视线重新转移到地图上，看那紧张的姿态活像一个青涩的小男生。

看到他紧张兮兮的样子，马小倩捂着嘴，差点没笑出声来，心中想道：“还在假正经呢，你们这些男人啊，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我且试你一试，看你还能装多久！”

茅无极此刻是背对着马小倩的，他只感觉一只温软的手臂搭在了自己肩头，紧接着，一双纤纤玉手如同滑不溜秋的蛇一般，从他肩上直滑向了背脊，随后，又在他的腰间轻柔地来回游走。

马小倩的动作很轻，摩挲的路线也很有规律，由于隔着一层薄衣，感觉像是沾了水的棉花抹过肌肤的感觉，茅无极全身一阵酥颤，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马小倩阅男无数，这些细微的变化当然逃不过她的狡黠的双眼，只见她黛眉一挑，又加紧了攻势，将水一样柔软的玉体向茅无极直挺挺地贴了上去，胸脯上一对弹性十足的小山峰紧紧地吸住了茅无极宽大的后背。

茅无极的脸红得像柿子一般，提醒道：“马小姐……请你自重……”

“嘘……”马小倩在茅无极的耳边轻轻地呢喃着，“何必这样压抑自己呢，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马小倩吐气如兰，一阵阵香风顺着茅无极的耳朵根子直钻进他的鼻腔里，仿佛催情的幻药一般，让人不禁浑身发软，血脉贲张。这样一位性感火辣的妩媚少女，天下间恐怕还没有几个男人能坐怀不乱，马小倩也十分有自信，哪怕他茅无极修道化作了春风，也难度她这道香骨酥唇的玉门关。

眼瞅着茅无极没有反抗，马小倩相准了时机，软滑的玉手开始向下进攻，准备往他的裤裆里游走，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时茅无极竟将她给推开了。

“茅某乃出家之人，向来六根清静，你要是再这样不自爱，休怪我将你们赶出镇里去了！”

马小倩见他一脸愠怒，倒不像是在开玩笑，气氛一时间显得十分尴尬。稍

稍有些惊愕后，马小倩又笑着说道："哎呀，茅道长，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嘛，干吗这么认真，真是的。"

茅无极一甩袖，冷冷地说道，"以后这种玩笑还是少开为妙。"

"其实呢，我是替小兰来送羊奶给你的，我看她昨天一宿没合眼，就让她先去睡下了。"马小倩说完，将满满的一大碗羊奶端给了茅无极。

茅无极见马小倩还有这份儿心，神色稍缓，宽慰道："如此便多谢了。"

马小倩羡慕道："小兰这妮子还挺会关心人的，三番五次的给你塞这送那的，唉，我要是也有这样一个女儿就好了。"

茅无极慌忙解释道："她可不是我女儿，她爷爷去世后，无家可归，我便收留她了。"

"这样啊，那真是太可怜了……"

这时，马小倩见茅无极将羊奶搁在了桌子上，似乎没有马上要喝的意思，便催促道："这羊奶赶紧趁热喝了吧，凉了就有股子膻味儿了。"

这马小倩今天是吃了什么药，怎么一下子对自己这么好了？虽然茅无极心中感到奇怪，但也不好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双手捧着碗便要大口往肚子里灌。

"茅道长，茅道长！"茅无极的嘴唇刚沾上瓷碗，就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叫喊，忙将瓷碗放下，起身迎了出去。

"喂……"马小倩刚想叫住他时，马如龙却已经出现在门口了，只得气馁地使劲跺了下脚。

"是不是镇里又出事了？"还没等马如龙开口，茅无极便劈头盖脸地问道。

马如龙这时看到了一脸不悦的马小倩，不禁揶揄道："哟，道长您办公还有美人相伴呐，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小倩姑娘是来……拿东西的，你快说说，又是哪家子又出事了？"茅无极催促道。

"不是，不是呢，这下个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你想不想听？"马如龙缓了缓气，嬉皮笑脸地说道。

"少在这卖关子了，快点说啊！"

马如龙那对三角眼十分不满地瞥了瞥茅无极，扁着嘴说道："我跑个腿容易么我，好歹让我先歇歇，喝口水吧！"

茅无极将炊壶摇得哐当直响，"早就没水了，让二麻子去打水的，现在也

还不见回来。”

“不会吧！”口干舌燥的马如龙松了松扣得严严实实的衣领子，这时他看到了桌上的那一大碗羊奶，不禁喜出望外道：“道长可真是好口福啊，我们在烈日下站岗，你却在这里喝羊奶。”

茅无极听出了他话里的那股子酸劲，笑了笑没当回事，“既然你渴了，就拿去喝了吧。”

马如龙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立马换了一副腔调夸赞道：“那就先谢过道长了。”

“不行！”马小倩忽然站出来阻止道。

“小倩姑娘，怎么啦？”马如龙十分不解地问道。

“这……这碗羊奶是给茅道长喝的，你不能喝！”

马如龙眨巴着眼睛，看了看马小倩，又望了望茅无极，苦着脸说道：“小倩姑娘，可不待这样偏心的啊！你看看，我喉咙都快冒火了，总该也不可怜可怜我吧。”

“唉呀，总之你就是不能喝啦，要喝回去喝水去！”

“为什么啊？”马如龙说着酸溜溜地看了茅无极一眼，打趣道：“这才来几天啊，你们俩就……道长果然有一套啊！”

“少胡说八道！”茅无极瞪了马如龙一眼，随即又向马小倩说道：“小倩姑娘，就让他喝吧，我现在一点也不渴。”

“你……”马小倩板着脸，气冲冲地说道：“哼，你们谁也不要喝了。”说完便从马如龙手中抢过了瓷碗，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她这是怎么了？”茅无极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难道现在的漂亮女孩子都喜欢出家人了？”马如龙喃喃自语道，对茅无极是各种羡慕嫉妒恨。

茅无极没好气地说道：“还在那嘀嘀咕咕些什么呐，我这还一大堆事呢，没工夫陪你瞎闹腾了。”

“对对，我倒忘了这茬了，嘿嘿。”看到伊人已走远，马如龙想起了自己来这确是有事要告诉茅无极的，便笑呵呵地凑了过去：“道长不是一直在找你那三个宝贝徒弟吗，这回不用您找，他们自个回来了。”

茅无极喜形于色，“此话当真？”

“你看我这样子像逗你玩的么，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老一少，老的是个和尚，好像受了很重的伤，已经昏过去了，那少年看起来像是道士打扮，还骑

着个白色的老虎，可没把我那几个弟兄给吓坏了。”说到这儿，马如龙仍是显得有些心有余悸。

“白色的老虎？”茅无极若有所思地重复着，“那他们现在在哪？”

“在城关那让李副官给拦下了，那老和尚看上去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怕是会变成僵尸，没敢放他进来，就来向道长您请示请示。”

“嗯，谨小慎微，防微杜渐，出发点还是好的。”茅无极拍了拍马如龙的肩膀，赞许道。

第一次得到茅无极的赞扬，马如龙心里可别提多高兴了，这会儿嘴也不渴了，笑眯眯地跟着茅无极出去了。

第十六章
师徒再聚首

东镇城关处，老和尚躺在虎背上，脸色越来越白，阿桓几人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住地来回踱步，却又毫无办法。

巧云这会儿正和李副官理论着："李大哥，你再不放行，这位老人家会没命的！"

"巧云姑娘，不是我不放你们进去，你看他那个样子，要是尸变了，遭灾的可是咱东镇的老百姓，我可负不起这个责啊。"李副官十分为难地说道。

"你不是说我师父做了黑水镇的镇长了么，他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你心里应该知道，小心我让师父撤了你的职！"阿发见李副官一直不肯松口，不禁开始恼怒了起来。

"这……马队长已经去请道长过来了，还是等道长来了再做决定吧！"

"嗬，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阿发还想继续纠缠，却被云中子给拉住了，"人家也是职责之所在，我们还是不要为难人家了，耐心等茅道长过来吧。"

马副官一听喜出望外，就差竖起大拇指了，"哎呀，你看看，还是这位小哥明事理呢！"

"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阿发没好气地朝云中子扁了扁嘴，嘟囔道。

茅无极赶到的时候，巧云正挽着云中子的胳膊追忆往事，看那表情就像是掉进了蜜罐子里一般，白虎似乎也很喜欢巧云，亲昵地在她身旁蹭来蹭去，全然没有了一个兽中之王的威严感。

被冷落在一旁的阿发和阿桓妒火中烧，互相之间不住地咬耳朵，心想自己和巧云那是青梅竹马，他云中子算什么东西？凭啥半路杀出来横刀夺爱？可当他们看到人家儒雅温文，一副浊世佳公子的潇洒模样时，又不禁有些自惭形秽，摇首叹息。

师徒几人的这次别离，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却似乎比两三年还漫长，还真是应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老话。此刻再度见面，自然都是激动异常，彼此之间温存无限，人过中年的茅无极眼中也是噙满了泪水，他与三个徒弟表面上虽是师徒相称，实际上却是已经亲如父子，平时虽然对他们严苛到脱离人情的地步，那也都是恨铁不成钢，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日后有一番大作为。

当茅无极听到老和尚孤身战群尸的事迹后，心中也是钦佩万分，在临时的诊疗室里，茅无极一边替他号脉，一边缜密地检查着他的身子，老和尚的肌肤完好无损，并无一处伤痕，还好并不是中了尸毒。

再看去，老和尚的气息似断未断，身体柔软不僵，体温暖而不凉，这样奇怪的病症寻常大夫是绝对摸不着头脑的，但在茅山密宗心法里却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症状正是“气崩”。修行之人除了苦修外功之外，内劲也是需要搭配着修炼的，借以达到身体的阴阳平衡。内劲就是气，阳旺则阴虚，阴盛则阳衰，可见独修外力，或专精内功，时间久了都会受到反噬，这样就对身体有害了。老和尚对阵尸群时，真气由内而外喷涌而出，以至气脉受损，精气枯竭，体内的阴阳失去平衡，是以会受到反噬，从而陷入昏迷。

摸清了病源后，茅无极不禁捋须微笑，面色轻松。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也算这老和尚命大遇到了茅无极，要不然这花甲之躯恐怕就要撂在这鸟不拉屎的黑水镇里头了。茅无极给他服下了三颗密宗特制的天王补气丹后，神色轻松地走出了房间。

阿发、阿桓和巧云由于数夜未眠，身困体乏，扒了几口饭后，此刻都已经回房间补觉去了。只有云中子一人守候在门外。

此时的云中子正坐在一颗大石头上打坐运气，身上不断有像水蒸气一样的白雾徐徐冒出，云中子额头上都沁出了汗水，但面色却显得相当平静。白虎则慵懒地伏在他身旁，不住地舔舐着自己那双利爪。

云中子的这门功夫名叫“冰心决”，是道家全真教的秘传的呼吸吐纳心法。每个人的体内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戾气或瘴气，或许是因为突变的情绪使然，亦或是从外界吸收进来的，这些戾气或瘴气统称为“内毒”，内毒在五行中属火，是一股热毒，刚开始时只是手心发热，舌苔发白，在体内时间久了，就会深入体肤，灼伤内脏，侵蚀人的免疫力。而冰心决的主要原理是将修行之人体内的真气聚集于大小周天处，形成两股强大的“气旋”，通过气旋，游走与奇经八脉，

将内毒分解为极其微小的气态，再通过人体的毛孔排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云中子身上会不断有白色雾气冒出的原因。

茅无极见云中子灵息深厚，印堂饱满，呼吸吐纳清润平和，尾闾、夹脊、玉枕之穴更是气机充盈，心中不禁暗暗称奇，这种修道之人倾其一生也未必能达到的境界，他小小年纪竟然能随意信手拈来，果然是百年难遇的道术奇才。想着想着，茅无极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云中子这时双掌摊平，做了个收息的动作，他睁眼见是茅无极，脸上一喜，亲切地唤了声："世伯！"

"看来你功力又精进了不少。"茅无极一边捋须，一边赞许地笑道。

云中子从石头上轻轻跃下，落地无声，谦逊一笑："我这是鹦鹉学舌，都还只是些粗浅的把式，日后还得多向世伯您学习学习呐！"

茅无极哈哈大笑："长江后浪推前浪，以你的资质来说，假以时日，非仙即圣，该是你们这些新生代当道的时候了。等这里的事都处理完后，我们这些老骨头也是时候退居二线，隐居山林了。"

对于茅无极的大力夸赞，云中子显得极为不好意思，"世伯过谦了。我这次来黑水镇，吃住还都得劳烦世伯安排，真是多有叨扰了。"

茅无极颔首道："你的姨丈与我是世交，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湘西，世伯当然是要尽尽地主之谊的。更何况，你还救了我那三个徒儿，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才好。"说完，茅无极十分亲昵地拍了拍云中子的肩膀，这时云中子身边的白虎嘴里忽然发出几声低沉的咆哮，神色紧张地盯着茅无极。

"白雪，不许没规没矩的。"云中子及时地摸了摸白虎的脑门子，白虎似乎很有灵性，看了云中子一眼，又很温顺地伏在了地上。

一个小小的动作会让这只白虎有如此反应，足以见它的护主之情有多深了。茅无极对这只威武强壮的白毛老虎不禁发生了兴趣，开始上下打量起它来。

这只白虎看起来十分彪悍，个头也比寻常老虎大上许多，一身雪白的皮毛给它冷酷凶猛的外表下加入了一丝别样的温情，但最吸引茅无极注意力的，还是环绕在它整个身子上的波浪状斑纹，这些黑色斑纹的宽度虽然还不到一厘米，却是像声波似的一圈圈地从头至尾地辐散了出去，将白色的绒毛给分割成一圈一圈的，可以用黑白相间来形容。

"……这可是……猞狌？"茅无极惊诧道，他曾在空谷道人编纂的一本《述

异记》中见到过一段这样的描述“玉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白首，其文如髦而赤尾，自为牝牡，名曰狰狞。”大抵就是说在昆仑山有一种灵兽，形貌似虎，毛发是白色的，纹路似髦，尾巴却是赤色的，而且这种灵兽是雌雄同体，名叫狰狞。眼前的这只白虎，不正与描述相符么？空谷道人生于明朝永乐年间，是当时道教宿土宗一脉颇有名望的人物，相传他曾遍涉三山五岳，饱览天下奇珍异兽，晚年著出这本《述异记》，外行人或许只是当作一本普通的志怪小说来看，在经常与鬼神打交道的儒释道三家里却是备受推崇，尤其是近几十年间屡屡有目击者声称有见到过书中所提及的异兽或妖鬼。

“世伯好眼力，我也是去年在昆仑山雪峰辟谷潜修时，偶遇此兽，当时它被埋在积雪之中，已经奄奄一息了，别看它是畜生，却十分有灵性，我也是受到他灵力的感召才找到它的。后来我设法将它救活后，它便一直跟随着我了。”云中子说完，用手亲昵地在它粗大的脖子间来回摩挲着，而白虎则十分顺从地抬头迎合着他的爱抚。

“相传狰狞能跋涉千里而不知累，能有这样的灵兽相助，实在是好福气啊！”茅无极笑了笑，心中有说不出的羡慕。

道教包括宿土、麻衣、众阁、全真、茅山五个分支，云中子是全真教掌教天门真人的关门弟子，深得其真传，两人寒暄了一阵后，云中子又掏出了一封天门真人的亲笔书信交给了茅无极。此番云中子自西安重阳宫南下，其实也是天门真人委派而来，全真一脉与茅山一脉虽都是道教分支，然同宗不同源，全真教专修金丹之术与观星之学，天门真人除了淬炼金丹之外，也曾夜观星象三十余载，根据天体运动的变化以及阴阳五行原理推演事物的兴衰更替，论此方面的经验与才能，天下间还无能出其右者。

看罢这封笔功苍劲的书信后，茅无极神色忧愁，“连天门道兄都这样认为，看来是错不了了。”

“世伯，家师在信上说些什么？”云中子虽是天门道长的送信人，但信上写着“子明（茅无极的字）道兄亲启”，他一路上也不便拆阅。

茅无极将信递给了云中子，自己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云中子看过信后，也是脸色大变……

阿桓和阿发两人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傍晚了，此时茅无极正在门外一脸忧愁地望着天空，深邃的目光仿佛一口古井一般，深不见底。

“师父，您又在想什么烦心事儿呢？”阿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打了个哈欠说道。

“你找死啊，师父想问题的时候，最不喜欢别人打扰了。”阿桓用肘子推了推阿发，小声提醒道，阿发一听连忙捂住了嘴。

茅无极自然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的，回过头冲着他俩和煦一笑，“醒了就好。”说罢，还没等他俩发问，又将他们拉到身边，主动说出了自己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此事告诉你们也无妨，你们随我习道十余载，也是时候该承担起庇佑苍生之责了。”

阿桓见茅无极说得郑重，不禁小心翼翼地问道：“师父，究竟是什么事？”

茅无极抬头凝视着渐渐黯淡下去的苍穹，沉吟道：“今天我收到了天门道兄的亲笔书函。他信中说，数月前他曾夜观星象，发觉东方七宿尽皆错位，天枢、天璇隐遁不出，紫微星更是阴晴不定，乃是百年所罕见的大凶之兆，我人界恐有大祸发生。”

阿桓一愣，“师父也曾用黄道术推演出了这次的祸端，岂不是与天门老道占星的结果不谋而合？”

“没错。”茅无极颔首道，“黄道术乃是我茅山一脉代代相传的命理绝学，博大精深，浩瀚无边，但历代能精通者甚是寥寥，凭为师现在的修为，只能勉强推测出一个大概的走势，而全真教的占星术虽不能知因，却能知果，之前我还在担心是否是自己推演有误，天门道兄的来信刚好也是印证了我的结论了。”

阿发这时在阿桓耳边小声笑道：“这天门老头真可笑，难不成看星星也能预知未来之事？”

阿桓白了他一眼，瘪嘴道：“不懂就别乱讲，据说这天空中的星象图高深莫测，玄机万变，人间的吉凶祸福，国家之兴废，战争之胜负，在浩瀚无边的星象图中皆一一有所对应，经过修为极高的能人异士的推算卜占，能预知未来，洞察天机也并非难事，此之谓占星之术，你啊，还是多回去看看书吧，少在这丢人现眼了。”

阿发小声嘀咕道：“这么玄啊……”

茅无极眉头深蹙，继续道：“而且，这天象越往南边便越是晦暗，平日里光辉耀眼的朱雀之相也是闪烁不定，毫无章法，天门道兄推测是某种能使阴阳失衡的神秘力量破了天数所产生的乱象……”

阿桓心中思忖："神秘力量……"

茅无极负手而立，显得忧心忡忡，"如今人间乱象四起，群魔蠢蠢欲动，事关天下之兴亡，我茅山一脉向来以除魔卫道为己任，岂能坐视不理，这也正是我这次带你们三人下山的原因。"

阿发心中没什么把握，便试探道："可是，光咱们几个人，能阻止这场浩劫么？"

茅无极捻须道："光靠咱们当然是不行的。在出发之前，我修书通知了宿土、麻衣、众阁等正道支柱，相信此时此刻，已经有几百名正道弟子分散在各地打探了，希望趁其未成气候之时，尽早扼杀在摇篮之中，防患于未然。"

"师父就是师父，考虑事情都如此周全。"阿发嘿嘿一笑，拍着马屁道。

阿桓又接着问道："那天门真人有没有提到这次灾祸是在什么时候？"

"这倒是没有，不过信中有提到三个月后将会有一次罕见的九星连珠之象。"

阿桓和阿发同时张大了嘴巴，"九星连珠？！"

"连珠之象"是指围绕太阳公转的行星同时运行到太阳的一侧，聚在一个角度不大的扇形区域内，看起来像是糖葫芦一般串在一条直线上，一般来说，行星的数目越多，聚成一线的机会也就越少。历史上有记载的行星连珠的现象并不少见，有六星连珠，七星连珠，八星连珠，加起来有上百次之多，但有记录在案的九星连珠之象，却只有廖廖的三次，可见这种天文异象是多么的罕见了。

联想起近日来僵尸密集进攻黑水镇的情景，阿桓不禁猜想道："不知道天门真人所提到的这次劫难，会不会就是指僵尸之祸？现在还只是小范围的，受灾的只是黑水镇，以后说不定就是磨山县和省城了。"

茅无极道："现在都还无法下定论，但我总感觉这些僵尸为祸的事件并非偶然，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师父的意思是……这里面别有隐情？"

茅无极摇了摇头，目视远方，并不再说话了。

第十七章
往事绕心间

因为堤防着阴罗山那帮僵尸来镇中滋扰，茅无极已经好几天晚上没合过眼了，说来也奇怪，自从那帮唠什子的被打退了两次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这让茅无极感觉十分不对劲，他非但没有松懈，反而加紧了侦查和布防。通宵达旦的巡逻是十分辛苦的，有好几个民兵兄弟已经吃不消了，个个都成了熊猫眼，镇中人手不够，找不到人来接替，茅无极只能将几个刚刚脱险的徒弟安排在了第一线，承担起拱卫东镇的任务。

今夜又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宵禁之后，阿发和阿桓被安排在东镇的南面门户地带巡逻，巧云和云中子在镇西（东镇的西侧，非西镇），北面由猪肉荣带领着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弟兄把守，城关处（镇东头正大门）则由茅无极和徐老倌带着二麻子一帮人严加守护。之所以茅无极要亲自把守城关，主要是由于阴罗山的僵尸前两次都是通过城关攻入东镇，因此这里也成了最危险，最为核心的门户地带。

夜幕深垂，阴风惨惨，黑暗如同一只张舞纠结的猛兽，吞噬着沉睡中的黑水镇。家家户户都是门窗紧闭，甚至没有一点光亮，空气里飘浮着细细密密的微尘，在月光的投射下丝丝分明，四下里浮动着一片阴冷诡谲的寂静。

前半夜的时候，人人都是神经紧绷，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但好几个时辰下来，竟然连一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到了后半夜时，都已经是神思倦怠了，一个个的都打着哈欠侃起大山来。

巧云与云中子此刻正坐在镇西的一处房顶之上，这里原是李员外的故居，高大奢华，比周围的石头房子都是高出了一大截，在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镇西。白雪一直形影不离的呆在云中子身边，它见到巧云非但不认生，反而亲昵地在她腿上蹭来蹭去，巧云起初还有些害怕，躲躲闪闪的，在云中子的一番安慰下，对这只憨态可掬的灵兽也渐渐产生了好感，这会儿竟将白雪那硕大的虎头抱在

怀中抚摸起来。

“云大哥，这些年你都去哪里了？”巧云打破了长久的沉寂，幽幽地问道。

“在终南山修道的日子太过无聊，师父便让我下山历练历练，这几年我走遍大江南北，饱览三川五岳，长了不少见识呢。”云中子笑意盈盈，俊朗的脸庞如同璞玉一般纯净。

“难怪，我好几次去终南山，都寻不见你……”巧云将脸偏向一旁，装作不去看云中子的样子。

沉默了一阵，云中子又说道：“这几年我遍游各地，倒是遇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你想不想听听？”

巧云摇了摇头，“我对其他人的事不感兴趣。”

“那……云大哥教你一门新的法术吧，是云大哥自创的，从没告诉过别人，保准会让世伯大吃一惊的！”云中子继续说着，他当然是知道巧云的心思，只是现在自己一门心思全扑在道术的钻研上，而且向来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红颜缱绻，是极不愿意去碰的，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这些。”巧云打断了云中子的滔滔不绝，“这些年来，你为何一次都没有来茅山看过我？”

“我这次不是来看你了么，你看你，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呢。”云中子不敢去看巧云，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他笑了么？很少见呢。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巧云不知为何想起了这句诗，这些年来她对他的爱，她对他的恨，岂是这一丝佯笑所能敷衍过去的？他游玩天下，浪荡不羁，的确是快活似神仙，可知那独守山中的人儿，经常为他独自垂泪到天明？

月光下，巧云卷翘的睫毛轻轻颤动，如蕊初绽，怀中沉沉睡去的白雪突然感觉有几滴滚烫的液体滴落在自己的鼻尖，用舌头舔进了嘴里，酸酸的，还有些涩。巧云强忍住心痛，低低诉道：“云大哥，你可知，这些年你杳无音信，我的心里有多苦……”

“云儿……”云中子见她如此伤心，不知该怎样安慰才好，“我以前就和你说过，咱们都是修道之人，不应再心存妄念，以免误了修行……”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宁愿当初不去学道……”巧云的声音有点哽咽了，她紧低着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不懂你的道是什么，但我的道就是要凭本心做事，而不是成天念叨那些一本正经的大道理。我喜欢你，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我的道，难道你一点也感觉不出来么？”巧云鼓起了勇气，终于将这些压抑在心底已久的话都一股脑地给说了出来。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知道，可是……”

“可是什么？你说呀！！我为了你，甚至可以放弃一切，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心意么？”巧云的语气愈发变得急促了起来。

“你能做到这样洒脱，我却是不能……”

“为什么？难道你也要像我师父当初一样顽固，回头来只能自己心痛么？”

云中子叹了口气，眼中放出一种异样的光彩，“或许你不知道，我师父天门真人明年便要将掌教之位传给我了，日后复兴全真教的重任都落在了我身上，我要是贪恋红尘，自毁道途，你说说，数百全真子弟会做何感想？”

眼前，那个曾经和气温柔、执迷痴恋的男子，如今一身凌云天下的气势，正在一丝一丝地徐徐浮出青涩的湖底。那曾经缠绕在他身上纠结不去的寂寥清冷，和常常浮现在他脸上温和舒服的笑容，也正在一天一天地渐渐隐去。他——终究是要做一教之主的人呵。过往开心的不开心的种种，终究都会如此刻一样，于浩渺的时间长河里慢慢淡去，就像雁过留声，却不留痕。

“原来我这十年来对你的日思夜念，终究还是比不过你这掌教之位……”

“……”

风，渐渐的静止了，一片茫茫的夜色，沉淀着一片幽静。此时的月，是那样的璇静，如一条将要吐丝的蚕，没有声响，在深山的孤寂岁月里，巧云常常就这样没来由的站在月下，在满地月华的碎屑中，感受冷月的清辉，任凭那绵绵不绝的愁思，肆虐着心底与灵魂的每一个角落。

“那好，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巧云凝视着云中子，声音轻若蚊蚁几不可闻，但却饱含着无尽的落寞与无奈。

“你……你真的要我说么？”云中子试探性的问道。

其实不用他说，巧云也能猜得到，可她仍是噙满眼泪，执拗地点了点头。

“我其实……”

“等等！”还没等云中子说出几个字，巧云的一只素手便慌忙封住了他的嘴。

“我还是不要听了……”

巧云忽然笑着攀上了他的肩头，结结实实地吻上了他略微冰凉的唇，随后不顾他惊愕的表情，将脸贴在他的胸前，呢喃着道：“什么都不要说了，现在这样，就挺好……”

她想不明白，上天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个男子闯入了自己的生命中，为何又要这样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心给带走？答案是什么，对她来说，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她只知道此时此刻的他，才是最真实的。她能感受到他温热的体温，他身上的那股淡淡的檀香味，还有他紧张时急促的喘息声。他注定是风一样的男子，随风而来，又会随风而去，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巧云别无所求，只想静静的和他呆在一起，无论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她都不管，她要用心记住他的样子，他的味道，然后深深地铭刻在心里。

“……幽人泪，花落无人收……难舒凝眉……雨落花开，听不见心碎。”巧云忽然轻轻地吟唱起来。

这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大群萤火虫，围绕着默默无话的两人轻轻飞舞，白雪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昆仑山脉，自然是没见过这种神奇会发光的小生物的，一个劲地用爪子抓扒着，玩得好不开心。

巧云望着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从云中子的怀里探出脑袋，一对剪水双瞳现出喜色，媚笑流唇，轻轻说道：“好美的萤火虫啊！”

“嗯，就像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云中子忽然柔声说道。

“原来，你都还记得……”

“……”

往事就如同一帧帧黑白电影般，在脑海中次第呈现，那时的月，那时的萤火虫，那时的他……一股浓郁的悲凉瞬间涌向心头，巧云忽然变得哽咽了，当她回过头去时，发现云中子也是泪光闪闪地望着自己……

“喂，师弟，你有没有发现，自从那小白脸来了之后，小师妹对咱们好像冷淡了不少耶！”阿发坐在镇南城楼的护栏上，两只大脚丫子百无聊赖地一上一下踢来踢去。

“这还用你说啊，傻子都看出来了。那小白脸是她的老情人了，咱们能有什么办法。”阿桓酸溜溜地嘟囔着，一提到云中子，他心里头就来气，那个细皮嫩肉的小子算什么东西，自从他出现后，天天和巧云粘在一块儿，自己连个搭

讪的机会也没有了。

“娘个球的，他算个啥玩意，不就是比我稍微帅上那么一丁点儿么。”阿发边说着边捏着小拇指比划着。

“那可真不止一丁点儿……”阿桓打趣道。

“去去去，你还有心思瞎逗闷子，巧云以后要是真跟了他，咱俩可都就都抹不丢地儿了。”

“那有什么办法啊，难不成找他拼命去？”阿桓显得十分无奈。

这一说倒是提醒了阿发，“傻子才去拼命，不过咱们可以整整他，你那不是学了不少小把戏么，像草人牵什么的，让他出出丑也好。”

“得了吧，人家的道行可以追得上师父了，咱们那点小把戏人家能看不出来么，回头打不着狐狸惹身骚，我可丢不起这个脸。”

两人正聊着，忽然在街心的方向传来几声狗叫，东镇的狗在僵尸之祸中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这狗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算得上是幸运了。这狗今儿个叫了一整晚上，两人极目望去又没发现什么，也没再去理会它，只是觉得聒噪烦闷。

阿桓听了一阵狗叫，忽然说道：“也不知巧云在和那小白脸现在在干些什么。”

阿发挤眼一笑：“我还以为你不关心小师妹了呢，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能干些啥？还不就卿卿我我，聊聊情话，亲个小嘴儿啥的，或者……”

“或者啥？”阿桓越听越不对劲，心里头像被蚂蚁咬了似的，觉得如坐针毡。

“干柴烈火，总有情不自禁的时候，头脑一热，裤子一脱，你说说还能干些啥？”阿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不时偷偷去瞄阿桓脸上的表情。

“……你个唠什子的少胡说八道，师妹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人！”

“是是，巧云是单纯，可那小白脸呢，你咋不想想？”阿发说着，故意提高了音调，“那小子就是个衣冠禽兽啊，一哄二骗三推倒，小师妹不就乖乖上钩了？”

听到这里，阿桓再也坐不住了，屁股一拍就要走。身后的阿发问道：“师父要咱值夜呢，你干啥子去？”

“我得去看看先，不能让师妹找了他的道儿了。”阿桓心急火燎地抛过来一句话。

“嘿嘿，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她了呢。”阿发脸上挤出一个得意的微笑，也起身跟了上去。

没走出多远，在街心的一片空地上，两人看见一条毛色杂乱，浑身脏兮兮

的野狗横在路中央，挡住了俩人的去路，“汪汪……汪汪……”野狗看见生人，张嘴冲着两人发威，阿发吓的赶紧止步不前了，他是亲眼见过狂犬病发病时的症状，甭提多可怕了，阿桓却是一点也不怕它，他连僵尸都能制住，这只小野狗能成什么气候？

野狗冲着两人吠了几声后，似乎神色不安的开始原地打转，看起来十分奇怪。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阿发趁它不注意，一脚踢在野狗肚子上，野狗负痛。闷哼了一声，跑开了。

待两人走远后，野狗又重新折返了回来，鼻子贴在泥土上使劲嗅了一阵后，冲着地下又是一阵狂吠，忽然，平实的泥土忽然变得褶皱了起来，周围出现出一条条小小的，细细的裂痕，与此同时，其中一小片半尺来宽的泥土忽然开始隆了起来。野狗受了惊吓，赶忙跳开，只是绕着那一小片隆起的小土包打转，嘴中龇牙咧嘴，不断地低吼咆哮着。

忽然，只听一声闷响，像是碎石落地的声音，小土包忽然被破开了，从里头伸出一只深紫色的，长满脓疮的胳膊，紧紧的掐住了野狗脖子。野狗呜咽了一下，就再也叫不出声了。

天渐渐破晓，淡青色的天空镶嵌着几颗残星，大地朦朦胧胧的，如同笼罩着银灰色的轻纱。

整个世界万籁俱寂，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

徐老倌自从当了茅无极的副手后，这些天可没忙坏了他。胡子留的乱七八糟，跟田里的蒿草没什么区别，头发比胡子更乱，已经擀了毡了，脸黑的跟木炭一样，穿着条个把月没洗过的缅裆裤，腰里插着个破烟袋锅子，正坐在一个破木凳上喝水。见一夜无事，徐老倌哼着小曲把烟袋给点上了，啪嗒啪嗒地抽了起来。

“道长，你说阴罗山那帮天杀的是不是怕了咱们了，好几天也不见个人影儿。”

天气有些微寒，茅无极呼出了一口冷气，说道：“僵尸每天都要吸血，这帮唠什子的是不可能耐得住这性子的，我总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徐老倌倒并不似茅无极那样担心，只是说道：“马上就天亮了，今天看起来是没什么事儿了，这里我盯着就行，道长几天没睡觉了，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茅无极摆了摆手，“不碍事的，等太阳升上头顶了我再回去。”

随着两人一道的还有十几个弟兄，都是镇里头精挑细选出来的壮丁，此时有个年纪小的已经熬不住了，杵着手中的镐子竟然打起了盹儿。茅无极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脑袋，他身上震了一下，立马醒了过来，拖着一道长长的哈欠。

茅无极望着他，眼中满是慈爱，语气却相当严厉，“蚊子不叮无缝的蛋。要想不被叮咬，首先不要自破缝隙！咱们肩负的可是整个东镇人民的生命安全，要是再被我发现一次，我可就不是用手拍你了。”

其他几个昏昏欲睡的弟兄听到茅无极指桑说槐的话语，都是重新振作了精神，心中对这个严厉而有责任心的新镇长更加刮目相看。

徐老倌吐了几个烟圈子后，忽然手心里一抖，险些将烟袋锅子给摔了下来，“道长，我琢磨着那群狗日的会不会去了沱江边上的凤凰镇了？那里人多，又没什么抵抗，不是一抓一个准儿么！”

茅无极点了点头，对此也深表忧虑，“这些冷血僵尸不生不死，天地不收，轮回不纳的，它们存在一天，众生就多一分危险，过了今天，咱们就将黑水镇的居民全部转移出去，然后我就可以腾出精力去阴罗山专心对付那边嗜血魔物了。”

“僵尸数量那么多，你一个人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老头子我还是陪你一起吧。”

茅无极不愿意他跟着自己涉险，便推诿道：“那可不行，除魔卫道本来就是我茅山一脉的分内之事，怎好再连累徐老哥。”

“说的什么话。”徐老倌打断道，“道长为挽救咱这破镇子鞠躬尽瘁，老头子我是黑水镇土生土长的居民，再不出点力，那还像话么？”

“可是……”

徐老倌见茅无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脸上皱纹一挤，笑出了一脸褶子，“老头子窝囊了一辈子了，如今半只脚都踏进棺材里了，若是还能做点有价值的事情，下去见了老伴也还能吹吹牛，哈哈哈。”

茅无极见他决心已定，也不再好勉强，只得答应了下来。

第十八章
怪象频频现

当阿发和阿桓俩兄弟来到镇南时，刚好看到巧云正躺在云中子的怀里，云中子面无表情，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而巧云则似乎是睡着了。阿桓和阿发躲在一处不起眼的矮墙后面，时不时的面面相觑，心中的醋瓶子都不知道被打翻多少次了。

“真是对狗男女！”阿发愤愤不平地骂道。

“说什么呢，把女字去掉……”阿桓白了他一眼，纠正道。

“我说，人家在那温存，咱俩就这么干看着啊？”

“你丫别瞎裹乱子，先等等再说……”

这会儿已经是到了白露时节了，秋老虎已经过去，黎明前的黑水镇到处弥漫着白色的雾气，一栋栋破败的房舍在白雾中显得影影罩罩，看起来倒像形销骨立的骷髅架子一般。

俗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白露时节气候是最多变的，这会儿又是几股子凉风刮过，云中子打了个喷嚏，鼻水都快流出来了，怀中的巧云睡得正沉，额头上的一弯柳叶眉依然微蹙着，眼角还挂着几滴未干的泪珠。云中子怕她受凉，便将外衣解下，打算给她盖上。由于云中子当时只穿了一件青布衫，这一脱，整个膀子就都露了出来，像是刚出笼的馒头似的白白净净的。

就在云中子刚刚脱下衣服的那一刹那，他忽然听到一声如雷鸣般的怒喝：“畜生，住手！”

云中子吓了一大跳，循声一看，却是阿发和阿桓两兄弟正朝着自己飞奔了过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兄弟就已经一人抓着他一只膀子，将他给重重按在了地上。要是妖魔之流，是决计近不得云中子的身的，但阿发和阿桓是世伯的徒弟，也算是沾亲带故的，云中子也并不好以法术相抗。

“桓兄，发兄，你们这是做什么啊？”云中子十分不解地问道。

“还好意思问！你这个衣冠禽兽，我真是看错人了！”阿桓怒气冲冲地骂道。

“巧云这么喜欢你，你这样对得起她吗！”阿发也是厉声附和着。

云中子被两人搞得一头雾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啊……”

巧云这时也被吵醒了，见两个师哥骑在自己心上人身上，不禁“呀”地一声叫了出来，“干什么啊你们，快放开他。”

“师妹，你是不知道，这人面兽心的家伙刚才想趁你睡着了轻薄你！”阿桓丝毫不肯松手，向巧云解释道。

“对啊，你看看，他连衣服都脱了，幸好被我们及时制止，要不然……”阿发指着赤裸着上身的云中子，有些心有余悸的说道。

巧云羞敛地看着云中子，轻咬着下唇，“云大哥，这是真的吗……”

“等等，你们好像误会了……”云中子急得满脸通红，慌忙解释道：“我是看天气转凉了，想给她披件衣裳来着！”

“还想狡辩！大丈夫敢作敢当，做了就得承认！”阿桓见他满脸狼狈的样子，感觉十分解气。阿发也是得理不饶人，手掐得更紧了。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啊，没做过的承认什么啊！”云中子真是感觉自己比窦娥还要冤了，这算是哪档子事啊？

“你们先让他起来再说。”巧云一边攥着衣角，一边说道。

见巧云发话了，两人只好将他给放了，巧云随后将衣服递给了云中子，娇羞道：“云大哥，你承不承认都没有关系，我不怪你的，真的……”

见巧云对他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阿桓和阿发大跌眼镜，这小白脸有这么大魅力么？用得着连自己名节也不顾了么？

“我真是被冤枉的。”云中子内外兼修，在江湖俨然就是一位谦谦君子的形象，一下子蒙受这不白之冤，要是传了出去，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想着想着，急得他都快哭出来了。

这时，阿桓发现了巧云眼角的泪痕，不禁狠狠地瞪了云中子一眼，随后又转过头去关切道：“你怎么哭了，是不是他欺负你？告诉师哥，师哥替你做主！”

巧云抹了抹脸，强颜作笑道：“没有啦，风大，眼睛里进沙子了……”

一声尖锐的惨叫划破混沌的天空，声音绝望惊恐，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听得人心惊胆寒，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好，有状况！”阿桓暗呼不妙，赶紧顺着声音的方向追去，阿发也是紧

紧跟上。

趁着这个机会，云中子忙不迭地穿好了衣服，巧云这时问道："云大哥，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咱们也过去瞧瞧。"说完，云中子便将白雪唤来，驮着两人在屋顶上飞奔起来。

街道上阴风习习，雾沉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迷离而诡异的气息，在街心处，那只邋遢的野狗又出现了，几人一走上前去，野狗夹着尾巴嘶叫着惊惶失措的向另一头跑走，可是还没跑远，就哇一声爬在地上不动弹了，阿桓走上前去，蹲下来，看见它嘴角带着血迹，眼睛还睁着，用手触摸时，毛茸茸身上已经冰凉，野狗死了。

后来，在街心附近的一片泥地上，几人又发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坑洞，直径都在三尺开外（即现在的一米左右），洞外散乱地垒放着一堆堆小山般的泥土，不时还可以看见乳白色的黏液从洞口处呈线状远远地延伸出去，像是一路流下来的。

"哇，田鼠妈妈们开始储食过冬了。"阿发又是吃惊又是赞叹地说道。

阿桓差点没一下子倒栽在地上，"大哥，你家的田鼠妈妈个头还真大……"

云中子俯身抓了一把黄土放在鼻尖一嗅，随后说道："从这些深层泥土的潮湿程度来推测，应该是刚刚挖出来不久。"

"哼，居然不相信，我这就去抓只来给你们瞧瞧！"阿发说着便猫腰钻进了一个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洞内，竟半晌没有了声音。

阿桓趴在洞口喊了一阵，也不见回音，急得团团转。

"二师哥，要不你下去看看？"巧云满脸担忧地说道。

阿桓心中有气，冷冷地说了一句："这就记得我了，你怎么不让你云大哥下去？"

巧云没料到阿桓会这样和自己说话，她看了看阿桓，又望了望云中子，顿时不做声了。

气氛一时间变得相当尴尬，这时从洞里冒出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头来，正是衰神阿发。

"娘个球的，挖个洞这么深，臭死老子了。"阿发边说着边从洞里头爬了出来。

这时几人才发现，他身上到处都沾满了像洞外一样的乳白色黏液，看上去

滑不溜秋的，时不时地滴落到地下，藕断丝连，相当恶心，连白雪都摆了摆头，避开老远。

“这洞是通到哪里的？”阿桓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好像很深的样子。”

众人穿过一条小巷，又转过几条街道，来到了一处两层楼的民居外。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的。

二楼的木窗上有一个大窟窿，里面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一楼的大门是一种老式的木板门，即用十几块长方形的木板子给拼接在一起，只有从里头才能打得开。这木板门关得严严实实的，阿桓踹了好几脚才踹碎了几块板子，众人接着就一窝蜂似的挤了进去。进屋后，屋内的横梁上晾着几件还没干透的尿片子，发出阵阵骚味儿，桌上还有一碗没喝完的稀饭，和一小碟子咸菜，一楼与二楼是一个有扶手的木梯给连接着，阿桓冲到最前头，刚走了几步便感觉不对劲了，脚底下滑溜溜的，像是抹了猪油，幸好他一直扶着木梯扶手，要不然准会摔了下去。低下头一看，才发现楼梯上到处都是一滩滩白稠稠的黏液，和先前在洞外发现的一个样儿。

到了二楼，阿桓和阿发两人最先冲进门，一进门口，两人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血腥味，屋内到处都是血点子，张家媳妇赤裸着上半身，呈一个大字型躺倒在地板上，浑身是血，十分恐怖。仔细看去，她的脑袋呈一种奇怪的姿势侧偏着，表情扭曲地望着门口的方向，眼神如同灰泥一样，黯淡无光。阿桓将她的尸身扶起来后，才发现她的整个后脑勺都已经被撬开了，里面的脑组织全部被啃噬一空，也就是说，她的脑袋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空壳！

空气里浓郁的血腥味让人作呕，阿发已经靠着墙开始吐了，阿桓也被吓得不轻，脸色惨白地后退了好几步，正撞在了软绵绵的床榻上，回过头一看，又发现了一具被啃得只剩下白骨的婴儿尸骨，想必是那张家媳妇的残疾儿子了。她儿子生下来就是个畸形，别人都视为怪物，避之而不及，只有他娘疼他。

巧云进来后，也是没忍住，与阿发吐成一堆了，云中子则紧皱着眉头，像个有模有样的侦探似的，在尸身上四处摸索检查着，良久，他嘴里有气无力地迸出了四个字：“僵尸行凶。”

看到这样的惨状，阿桓实际已经猜得出十之八九了，但听到云中子的结论后，还是不免吃了一惊。东镇四处都有人把守，如果遇到险情，怎么会没有看

到信号弹发出？（茅无极在黑旋风处弄到几把信号枪，分别装备给执勤的弟兄们，如若遇到险情即会鸣枪示警，互相通知）

在木窗窟窿的锯齿状边沿上，阿桓又看到了那种乳白色的黏液，他想起了街心的那十几个刚刚被刨开的地洞，乍看起来，似乎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大家不愿意相信的一个事实：阴罗山的丧尸们是挖地洞进入东镇的。

这时，楼下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还有人在说话，四人立马变得警觉了起来，三个大男人抢先走在最前面，将巧云给护在了身后。刚下楼，就看到一堆衣着前卫的人拿着手电筒在屋里头到处乱晃，这个年代，这样新奇的玩意儿还只有在城里能见到。

一个穿着小皮裙的窈窕女子见到了他们，急匆匆的走了过来，正是考察团团长马小倩。原来这个民居离马小倩下榻的保安局宿舍不过一条街的距离，凌晨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突然被这样刺耳的惨叫声给吵醒，都是半哆嗦半好奇地跟过来看热闹。之前经过茅无极的介绍，几人已经和马小倩打过照面了，也都知道只要有事发生的地方，准少不了她这个探索狂，因此在这里见到她也并不显得奇怪。

当听到楼上死了人后，考察团的成员们一个个都是吓得直哆嗦，正在补妆的丫丫连眉笔都掉在地上，马小倩却似乎很感兴趣，这样惊悚的事件写进报告里，应该会很有分量吧！紧接着她竟不顾大伙儿的拦阻，一个人冲到了楼上去，等她下了楼，脸色也是变得惨白不堪，如同死灰。

“我们应该立刻与世伯汇合，告知这里的状况。”云中子提议道。看着他那副临危不乱，气定神闲的样子，已经颇具大将之风了，巧云是打心底里替他感到高兴，阿桓和阿发却是没少在背后嚼耳根子。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马小倩和考察团其他成员们再也不敢回去呆了，而是跟着云中子一行人，开始浩浩荡荡往镇东城关的方向赶过去。

外面的气温好像又降了两三度，一件秋衫已经不顶事了，麻子脸见丫丫冷得厉害，便将自己的衣服给脱了下来，披在了丫丫身上，这样温存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来了其他几位女生羡慕的目光。云中子刚想学着他的样子给巧云披上，一想到在屋顶上的事情，脸色一青，又赶紧打住了，但目光还没移开，就发现阿桓的衣服已经罩在了巧云身上了，正一个劲儿的对着自己傻笑。

一路上，又一家接一家地传来惊悚的哀嚎声，考察团的一行人都是娇生惯

养的主儿，哪里见过这样的情景，个个都是吓得浑身发抖，手脚发软，只有马小倩还显得镇定一些，让阿桓几人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经过一家关了张的面粉铺子时，有几个高大的黑影在屋顶上飞快地踏了过去，踢下了几块黑乎乎的瓦片，刚好有一块砸到丫丫的脑袋上，吓得丫丫紧紧地搂住了身边的麻子脸，挽住麻子脸脖子的双手差点没把他给勒得背过气去。

老蔡头上直冒汗，两片肥厚的嘴唇不住哆嗦着，颤声道："筐瓢了筐瓢了，都是祖宗们心软，留下的祸根啊！"

老蔡干了一辈子编纂员，一本厚厚的县志都快被他给翻烂了，他对黑水镇的历史可是清楚得很，之所以说出这番话，也是有道理的。原来百年前，因为西镇僵尸闹得凶，东镇有一位发了横财的大户愿意出资，将东海古苍派（与道教众阁宗颇有些渊源，古苍派掌教曾是众阁宗的首席弟子，后离教于东海自立门户，取名古苍，与以斩妖除魔为己任的人间正道所不同的是，古苍弟子除魔降鬼都需要收钱，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有点像是盈利性质的捉鬼公司了）整派子弟都请来，集全派之力来肃清西镇的僵尸，但西镇僵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水镇的先祖，有些思想保守的老镇民怕毁了纲常，败了伦理，便坚决不同意，当时的老镇长也是反对派之一。在强大的阻力之下，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富户为了保证镇民的安全，就将黑水河上的石桥拆除，改为随时可升降的活动式吊桥，自此人尸相隔，百年相安无事。

正在城关巡逻的茅无极听到阿发一番添油加醋的陈述后，本来就已经相当虚弱的他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竟一屁股跌坐在藤椅上，脸色惨白，徐老倌也是一脸愁容，"妈了个蛋的，这下可坏了事了！"

茅无极叫来了二麻子，"不是有实行宵禁么？张家媳妇怎么会留宿在家中？"

"唉，她嫌教堂里人多太吵了，怕儿子晚上睡不着觉，加上这两天太平无事，就带着儿子回家睡了。"

"像她这样在家留宿的还有多少人？"

"大概二三十个吧！"

"……"

一帮人心急火燎地赶到那堆被挖开的地洞口旁边时，都是觉得十分不可思议，茅无极用音波功在洞口试探，从传回来的音波来推测，至少有十几丈远，而且都是通往阴罗山的方向，这样声势浩大的工程，交给身强力壮的劳力来做，

尚且需要个十天半月的，这些僵尸竟然两天就完工了，着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都怪我，是我太过疏忽了，没想到这茬。”茅无极叹了口气，有些痛心地说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谁能想到那群王八羔子会像田鼠一样挖地洞进来？”徐老倌长长地吐了口烟圈，说了句公道话。

办法总比困难多，事已至此，躲是躲不过去的，茅无极定了定心神，使劲拍了一大腿子，“看来这次要背水一战了！”

事发突然，大家谁都没有心理准备，一看茅无极那视死如归的慷慨模样，知道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徐老倌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也算是破釜沉舟了，镇在人在，镇亡人亡。其实这帮跟来的民兵们大多都是滥竽充数，表面上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心里面对那些面目狰狞的僵尸怕得要死，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在前线与僵尸杠着，说不定能保下妻儿的性命，要么就做逃兵，不仅赔上全镇人的性命，自己也得全家死光光。

“道长，这次……能撑过去不？”二麻子说话的腔调只能用哽咽来形容了，就这句简单的问话，说了足有三十秒。

茅无极面色凝重，并没理他，而是在大声指挥着乱作一团的弟兄们集合排队操上家伙，有几个动歪心思的想趁乱开溜，被徐老倌一阵厉声呵斥：“谁也不许跑！谁跑了大家一起见阎王！”

在场的都是普通人，没几个能像茅无极一样有法术神技，这鸡蛋碰石头的做法心里头都是有些惴惴然，此刻，除了茅无极和徐老倌外，基本上所有人都开始双手合十求佛爷保佑，几个胆小的甚至都哭出来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到处一片肃杀之意。这时，一声尖锐无比的长嚎像是防空警报一样，回荡在整个东镇之中，听得人心都凉了半截，灰蒙蒙的雾气内不时有古怪的黑影窜来窜去，显得十分诡异。

“我还没娶媳妇啊！姑姑我想回去啊！姑姑啊！”“你他娘个小兔崽子，瞧你这点出息！给我站好不许动！再动剪了你裆里那套家伙式！”话虽硬气，但腿肚子的抖动还是暴露了徐老倌此刻的恐惧，就连功底扎实的阿桓心里也开始没数了，这群阴罗山的僵尸远比西镇的僵尸要智能，虽然有茅无极和云中子两大高手在场，但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胜负还真的不好说。

大家此时都在紧锣密鼓的制定战术，马小倩这边想问点什么，却全插不上

话，这时丫丫拉了拉马小倩的衣角，问道："小倩姐，怎么没见萝卜头过来啊？"

马小倩在人群中找了一圈，果然没看到萝卜头的身影，问了与他同住一间房的麻子脸，才知道他还在房间里，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怎么能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呢。"马小倩不无责备地看了麻子脸一眼，心急如焚地说道。

"那……咱们去把他接过来？"麻子脸不无愧疚地说道。

"要去你们去，我可不去……"丫丫嘟囔着，让身娇体贵的她去冒那什子险，简直门都没有。胖妞则是耸了耸肩，表示无所谓，只要有吃的就行。

马小倩将记录的工作交给了老蔡，随后叹了口气："我去就行了，你们好好跟着道长，等我回来。"说着便向保安局宿舍小跑而去，白皙圆润的腿肚子一抖一抖的，看得麻子脸眼睛都直了。

第十九章
群尸玩过界

保安局二楼宿舍内。这里本来是供那些无所事事的保安队员们消遣解闷的活动室，平时打打牌九，逗逗乐子，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县考察团来了之后就临时改成麻子脸和萝卜头的宿舍了。

此时的萝卜头正呈一个“大字型”躺在床上打呼噜，枕头边上依旧放着那本被翻得发黄的《新青年》。一阵冷风刮过，《新青年》在风力的作用下被翻开了几页，发出“沙沙”的声音，萝卜头揉了揉脸上那坑坑洼洼的酒糟鼻，长长地打了个喷嚏。湖南的气候十分变态，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四季异常分明，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湖南人都因此患上了鼻炎，萝卜头也是其中一个。

萝卜头像块木头似的坐起来，瞄见麻子脸的床位上没人了，被子也被他叠成了四不像。萝卜头十分随意地擤了下鼻涕，这才发现门和窗户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给打开了，被风吹得啪啪直响。他一边抱怨着麻子脸的粗心，一边极不情愿地起身去重新合上窗户。在窗口旁，麻子脸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街道上有两个打扮怪异的人正在飞快地跑着，跑动的姿势十分古怪，是四肢着地的，像野兽一样。萝卜头打了个哈欠，没有在意，关上窗户准备重新上床睡觉。

人刚走到房间中央的八仙桌旁，他忽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某种浓烈的化学药水的味道，但算不上臭。就在他伫立在原地的那几秒内，他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流在了自己头上，冰凉冰凉的，把头发都粘到一块去了，用手一抹，黏乎乎的，捏起来和自己酒糟鼻里流出的鼻脓是一个感觉，只不过这液体的颜色是乳白色的。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一滩黏液“啪嗒”一声落在了他的脑袋上，他满脸恶心地向头顶上一望，只见一个长手长脚的僵尸倒挂在房梁上，正贪婪地瞪着一双绿莹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这只僵尸看起来十分怪异，全身已经褪下了人皮，只剩下一身血红色的肌肉贴在骨头上，嘴里时不时会吐出一条长长

的血舌在空中甩来甩去，舌尖处不断有乳白色的黏液滴下，乍一看，这舌头估摸着和萝卜头的手臂差不多长。

一向信奉“无神论”的萝卜头哪里见过这样恐怖的东西，他感觉呼吸都快要停滞了，大声怪喊了一声后，便吓瘫在了地上……

这一头，大伙儿正在紧锣密鼓的做着准备工作。二麻子去召集保安队时，茅无极这边也没闲着，先是让大伙儿将附近干草树枝凡是能点火的东西，都聚到街心的地洞边，摆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将十几个地洞全部围在圈内，看了看觉得不放心，又将树枝收拢，重新摆成了一个超大号的“穿山符”，覆盖在那些坑洞之上。穿山符属于土系咒符，顾名思义，用到妙处，自有穿山裂石之效，此之谓攻，茅无极却是活灵活用，弃攻从守，祭以“封”字决来催动符箓，便如同泰山压顶，封住了十几个洞口。这样一来是防止已经进镇的僵尸通过地洞逃走，二来是阻止阴罗山剩下的僵尸通过地洞进镇来支援，这样双管齐下的举措，茅无极也是想一劳永逸，一举将这群害人精给歼灭了。

然后，茅无极又让阿桓找来一把快刀，在大伙中间找来几个“童子身”来割指放血，然后涂抹在众人用来防身的家伙上面，像什么铁锹啦，羊镐啊，锄头啊，还有几把用来劈柴的斧子，都被镇里的男人们拿在手上壮胆。快刀找来后，茅无极首当其冲地在自己中指上割了一下，这一下割的可能有点重了，只见茅无极中指血流如注，全淋在了狗蛋那把半锈的斧子上，巧云看得心疼，急忙从身上撕下一块衣服给师傅包上去，茅无极撤过包伤口的布，又在树根的刀面上抹了几下，银白的刀面顿时被涂成了鲜红色。

轮到其他人了，开始有几个不愿意割，徐老倌那双浑浊的老眼一转，笑眯眯地答应着：但凡割指者，他徐老倌负责出面找媳妇，包配对，包成功，而且还都是黄花大闺女！听得那几个没尝过腥的老爷们儿裤裆里的家伙式翘得老高，竟开始抢着要割了。

割完指后，大家手上的家伙基本上都沾上了童子血，茅无极又分别在被染得鲜红的武器上潦草地划动了几下，没几个能看得懂画的什么，也不是全真教的玩意儿，因此云中子也不认识，只觉得像是个简易的符箓。可别小看这些沾了童子血的武器，在茅山术中，童子血属纯阳，什么朱砂啦、赤硝啦，效果和童子眉一律没得比，对付起那些不怕痛不怕痒的僵尸起来，不知道要厉害了多少倍。

茅山术认为，阳气是克制一切超自然力量的正道，如果非要用科学解释的

话，便可以解释为生物电所产生的电荷，一些材料，例如朱砂、赤硝、鸡喉、螺绫子、童子血等等，都是阳气的良好载体，就好比电池可以储存电能一样，将这些载有阳气的材料呈不同的图案排列，便能是这种由弱电荷产生的磁场发生变化，便能起到不同的特定的作用，这便是所谓的“符”，所以有人认为是符的作用来源于某种咒语，完全是误区。

此外，不同材料的符，针对性与作用效果也不一样，就像电池也有碱性与碳性之分一样，人血尤其是童子血画出来的符，是力量最强的，称为“血符”，鸡血、狗血等动物血画出来的符次之，称为“牲符”，这些由动物血画出的符，对付阴煞之物（如僵尸、冥兽等）最为有效，然后是由赤硝、朱砂、螺绫子（一种黄色云石的粉末，效果次于朱砂，交少应用，但有些特殊场合就必须用到螺绫子，比如百姓白丧的超度仪式，死者并非冤魂，就必须用到螺绫子）画出的符，称为“掩符”，一般多应用于畜牲之虐（按老百姓理解就是大仙）。

僵尸属木，十分惧火，最后，茅无极又差人将摆成穿山符图案的枯柴枝给点上，熊熊大火登时点亮了暗蒙蒙的天空。火焰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在阴风交织的吹拂下，变得飘飘忽忽，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加柴！”茅无极怒喝，几个镇民三手两手，大抱干草又扔在了火堆上，立时火光大盛，如果从高处看的话，当时的场面甚是壮观，喷涌的火舌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穿山符的图案，如同一条蜷缩着的长龙一般，亮光传出了好几里。

二麻子这时带着十来个保安队员匆匆忙忙地赶来了，脸上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看来在路上准是遇上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还不到一袋烟的时间，茅无极已经安排好了作战计划。云中子法力高强，茅无极也对他最放心，因此决定由他带着功力偏弱的巧云，俩人严密把守住教堂，那里是大部分生还者与伤员的聚集地，也是最容易遭到僵尸袭击的地方。徐老倌则带着十来个壮汉四处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歼敌，而是去解救那些私自留守在家中过夜的人们。茅无极自己则带着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员们正面迎击僵尸军团，牵制住对方的绝大部分兵力，以缓和后方的压力。

通往镇西的街道上，忽然有几个身影正快步朝着街心处靠近，看样子脚步十分急促。刚刚被打了鸡血的人群顿时开始骚动了起来，反应快点的已经紧张地拿起手中的家伙了，保安队员们也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手中的汉阳造火铳，只等那几个挨千刀的一靠近，立马把丫的打成蜂窝。

灰暗的天色下，极难看清对方的面容，麻子脸带着丫丫不住地后退，已经躲到整个人群的最后面了，不时露出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瞟上几眼，有几个性子急的保安队员已经上了膛准备开枪了，对方却大声呼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是俺啊！"

"都把枪放下，是猪肉荣！"倒是茅无极第一个听出了他那极富特色的，鸭嗓子似的声音。

猪肉荣旁边还有五个人，个个都是一脸惨白，失魂落魄的，仔细看去，在他们几个身后，竟然还有一只动物似的东西正在跟着几人猛追。那东西四肢着地，长得是红目尖耳，狰狞不堪，身上的皮肤已经溃烂得一丁点儿都不剩了，干瘪的肌肉像熏熟的香肠一样，毫无生气地耷拉在骨头上。这可不是什么动物，正是阿桓和阿发在西镇所遇见过的"尸蟾"。尸蟾是毛僵中的一种，由于长期栖居于潮湿的土壤底层，身体变得湿润光滑，行动也能像蟾蜍一样敏捷。他们生前都是身强体壮之人，死后肌肉纤维不腐，运动机能犹在，由于长期匍匐在地行走，双腿尤为发达，足部的十根指头也都彼此粘连在了一起，形成了"蹼"，虽然还不能涉河游泳，但跳跃起来却是能一步当五步了。

这只尸蟾连跑带跳，动作迅捷无比，很快就追到了离几人十尺远的距离，这时，它嘴中忽然发出一声怪嘶，有点像是猴子发怒时发出的声音，随后，胸脯紧贴在地面，双足发力，使劲一跃，一下子就扑倒了跑在最后的二牛，二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死命的挣扎，竟从它身下逃了出来，尸蟾这时伸出两尺长的血舌，一下子缠住了二牛的脚踝，重新将他给拉了回来，人群中顿时发出一阵惊呼，再看时，二牛脸上的皮已经被尸蟾给整块咬了下来，看上去就是一个血淋淋的骷髅骨了。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劈了你个狗娘养的！"跑在前头的大牛见状，操起铁铲就要为弟弟报仇。只听"哐当"一声响，大牛的铁铲重重地拍在了尸蟾的脑袋上，由于力气使得过大，震得大牛虎口一阵酸麻。这一铲子下去，寻常人怎么也得个头碎骨裂的，这尸蟾却是啥事没有，吓得大牛丢下铲子就跑。

尸蟾刚要去追大牛，却感觉一道凌厉的劲风吹来，随后像是被什么东西剧烈撞击了一下，身子在地下滚出了好几米。重新爬起来后，尸蟾甩了甩脑袋，似乎想让自己重新恢复清醒，抬头一看时，发现旁边一只硕大无比的白毛老虎正凶相毕露的瞪着自己。

“干得好，白雪。”云中子神色轻松地赞叹道。

白雪的身形比两个尸蟾加起来还要大，但尸蟾毕竟不是普通动物，只要被它咬上一口，尸毒立时便会在体内弥漫，不死也得变僵尸。想到此处，大家都为白雪暗暗捏了一把汗，云中子却是面带微笑，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嗷！”白雪冲着尸蟾示威性地怒吼了一声，声音雄浑无比，大有一番兽中之王的气息，另一只虎爪则不住地在地下抓趴着，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尸蟾却没有丝毫畏惧，竟出人意料地一下子跳到了白雪的身上，随后张开血盆大口朝它的背上咬下去，这虎皮可不像人皮那样脆弱，尸蟾的尖牙并没有咬紧皮肉，反倒吃了一嘴巴虎毛，白雪一啸，愤怒地将他甩开撞在墙上。尸蟾动作很快，爬起来后轻步一跃，又是在六尺高空之上，白雪非但不躲，反倒蹬地而起，正面朝它迎击了过去。等二者双双摔倒在地上时，白雪已经牢牢地衔住了尸蟾的脖子。

正在观战的人们暂时抛却了身处险地的紧张感，都爆发出一阵阵欢呼。白雪的咬力比寻常老虎要强上不少，足以碎铁穿石，只听一声骨裂筋断之声传来，尸蟾喉咙上的几个关节都已经被白雪尽数咬断，见尸蟾还在挣扎，白雪一只爪子死死地按在它的身子上，口中使劲一扯，竟将尸蟾的脑袋从它的身子上给直接撕了下来，登时臭烘烘的绿浆喷了一地。

白雪将尸蟾的脑袋衔在口中嚼得叮嘣响，不知是嫌味道不好还是怎么的，并没有咽下去，而是一股脑地全吐了出来，碎裂的头骨和着虎涎，流了满满的一大滩。尸蟾的身子终于不动了，悲愤难当的大牛开始抱着二牛的尸身放声大哭了起来，两兄弟相依为命三十几年，都是老光棍，感情之深可见一斑，几分钟前，还是那样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现在却变成一具恐怖的尸体，有肉无血，与亲人阴阳两隔，教人如何不肝肠寸断！

这时云中子走了过来，摸出一张白色的符箓扔在了二牛尸身上，随即单手捏成剑指放在胸前，口中念念有词，不多时，那符纸竟开始自行燃烧了起来，火势蔓延得非常块，不一会儿就扩散到了二牛全身，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焦臭味。

“我日你亲娘的，干吗烧俺弟弟！”大牛抓起云中子衣领就要找他拼命，却被茅无极给格了开来。

“大牛，你弟弟中了尸毒，不久就会尸变，他这也是为你好。”茅无极苦口

婆心的解释着，哪知大牛却是耍起了混，嘴里一个劲地骂道："我操你祖宗，把弟弟陪给俺，把弟弟陪给俺！"茅无极摇了摇头，只得让人将他给拉了下去。

"道长，不好了，西镇的僵尸全过了河了！"猪肉荣连声音都发颤了，他虽然外号傻大胆，但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这次也是确确实实的害怕了。

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大惊，茅无极大惊失色道："黑水河的吊桥不是已经拉上去了么，僵尸怎么可能涉水过河！"

徐老倌也是怒气冲冲地开骂了："他娘个球的猪伢子，现在已经够乱了，你在这开什子破玩笑！"

"俺说的是真的！"猪肉荣见大家都不相信他，急得快哭了出来。

这时，阿桓从人堆里走了出来，半懊悔半愧疚地说道："吊桥，是我给拉下来的……"

亏得云中子和巧云的及时解释，阿桓才没落得被群殴的下场，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后，连茅无极也没了主意，西镇僵尸至少有两百余只，加上阴罗山的七八十只丧尸，两面包夹，这小小的黑水镇还不是成了脚下的鸡蛋了，一踩就碎。

黑水镇的上空忽然聚集起了大量的黑云，凌晨的天空，本来还有些光亮的，被黑云一遮，竟变成黑压压的一片了，伸手不见五指，与夜晚无异。几乎是在同时，黑水镇里忽然响彻着一阵巨大的嘶鸣声，这股嘶鸣声是由许多声音组合而成的，不似狼哞，冷若狼哞，不像虎啸，烈如虎啸！一阵旋转打着圈的冷风扫过，几乎所有的树木都开始摇摆起来，树叶沙沙作响，像极了一声诡异阴森的哀乐，在为这个灾难边沿的小镇做着最后的祷告。

难道这次就是一直在担心的"天劫"么？虽然茅无极和天门真人都算到了这一天，但真正去面对时，却又感觉如此突然。

"完蛋了，看来这回都要交待在这了。"就连内心强大的徐老倌也失去了信心，双目无神地重新点起了烟泡子。

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了，光阴罗山一股势力尚且应付得相当勉强，而今加上实力更强的西镇群尸，两股势力交织围攻，就算全力抵抗也只是让自己死得稍微晚一点。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放弃，立马会有一半人抛家弃口的夺路而逃，能逃多远逃多远，能逃出一个总胜过被全灭。

这时候，一个掷地有声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该来的总会来的，既然躲不掉，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去面对吧！"

大家伙的眼睛都齐刷刷地望向说话之人，却发现是一脸平静的阿桓。

“他娘个球的，说得好听，那谁去对付西镇那帮唠什子的？”人群中有人开始质问了。

“我结的这个因，就得我去摘这个果，就算是一死，也得保大家伙的周全！”阿桓一改笑脸，义正词严地说道。

“我也去！”阿发不知哪来的一股豪情，也跟着站了出来。

徒弟大了，明事理，晓人情了，茅无极感觉心中十分欣慰，是啊，连自己的徒弟都知道永不言弃的道理，自己这做师父的还有什么资格迷茫不定呢？想到这里，茅无极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与其做一个抛妻弃子的软蛋，不如做一个保卫家园的硬汉！”

直入内心的话语总是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在茅无极铿锵有力地鼓舞之下，大伙儿的情绪又被重新调动了起来，纷纷高喊着“将鬼怪妖魔赶出黑水镇”的口号，徐老倌为表诚意，身先士卒地带着十几人开始按计划进行‘游击行动’了，保安队员们也纷纷开始擦枪上膛，腰间的皮袋子里更是塞满了被涂上朱砂的弹药。这些家伙平日里跟着马如龙干尽了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儿，但那也是近墨者黑，至少良心还是留着一点的，也正是因为保留着这一点良心，才没真正变成人渣。在茅无极出任镇长后，保安队一直是由茅无极直接领导，马如龙则成了个空架子，这些时日下来，保安队也是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刻的义举也可以理解成近朱者赤了。

有了襄王府一役的教训，茅无极再也不敢让徒弟们单独冒险了，他特地从人堆里出十几个体格精壮的大汉跟着徒弟同行，关键时刻也能搭把手，这些人手里都拿着一件沾满了童子血的武器，这也算是有生力量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了。

这时，茅无极发现二麻子的手里挎着个黑色的包袱，脸色一喜：“你是怎么弄来的？”

“哦，您说这个包啊？我看您平时宝贝得紧，怕被那些僵尸给糟蹋了，所以去请保安队的时候就顺道给您捎了过来。”二麻子给茅无极带包，本来就是想拍拍马屁，此刻见茅无极喜形于色，知道自己这事儿是做对了，心中不禁十分得意。

原来这包袱里装的都是茅无极珍藏已久的茅山法器，眼见着平时用不上，就都给打包搁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了，茅无极有天师剑在手，自己并不需要，但



要是给两个徒弟装备上这些宝贝，那就是如虎添翼了，自己也能放心不少。阿桓和阿发两人在包袱里各挑了一件加长版的桃木剑后，便挎着包裹，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临走时，两人一步三回头，又是看看师父，又是望望巧云，眼神留恋，弄得好像这一别将成永诀似的。

阿桓一行人离开后，云中子则带着巧云和考察团的成员们抄小路往教堂赶去，整个镇子四分之三人的性命都交托到了他手上，一时间感觉肩上的担子沉了不少。保安队有了茅无极的率领，底气也变得更足，开始列队向着嘶吼声最密集的方向快步走去。茅无极之所以做这样的战术安排，便是将最危险的任务留给自己，尽可能的为他人争取生还空间，这样的决定在别人看来是自杀式的，大家心里明白，只是都不愿意说出来罢了。

从街心到镇西城门并不太远，只需要穿过三条巷子，再绕过两条小路就可以到了，这平时不到一盏茶工夫就能走完的路，在今天看起来，却显得格外漫长。阿桓和阿发一路上都在东张西望，有了在西镇的惊悚经历，他们不得不处处小心提防着，随行的十几个壮汉更是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连大气也不敢出，要是被僵尸给伤着见了血，哪怕是再小的伤口，也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包个纱布能完事的。

按猪肉荣看到的情况，从黑水河到镇西城门，僵尸们都堆起了长城，多得像蚂蚁一样，但在一路上，只是零零星星的遇到了两三只行动迟缓的紫僵，被阿桓一行人三下五除二的就给解决了，那密密麻麻的僵尸大部队却是连影子也没有见着。

四周都是僵尸诡异的嘶吼声，让他们感觉自己被团团包围了，但由于声音太过嘈杂，根本无法辨别出自哪一个方向。

最后，在正通城门的西正街上，阿桓终于发现了那些浑身散发着无尽戾气的行尸们。这支行尸队伍约莫着有五十具上下，正在西正街一蹦一跳地前进着，双脚踏地发出一阵阵啪嗒啪嗒的声音，整支队伍看上去虽然散乱，但却乱而有序，等级高点的绿僵和毛僵在队伍中间游走，仿佛是部队的军官，而最低级的紫僵则分别呈一字排在两翼，像是在保驾护航一般。紫僵的动作迟缓愚钝，像是行军队伍中的老弱病残，往往跟不上其他僵尸的脚步，尾随在队伍最后面的也往往都是紫僵。

阿桓一行人因为是从侧路绕到西正街的，因此并没有正面撞见这支僵尸队伍，只是躲在一间面朝正街的房子后面偷偷观察。跟着阿桓的有个叫蚱蜢的年

轻人，长得血气方刚的，根本没把阿桓这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他属于那种说话不经过大脑的主，这会儿竟不同阿桓商量，私下怂恿着大伙儿冲出去和这群王八羔子的拼命，此话一出，还真有几个傻帽跟着响应，还好阿桓头脑冷静，立马给否决了，他心中有算盘，打算等到整支队伍都进了城后，先将队伍尾翼的紫僵群给分割开来，把最弱的收拾了，其他的再从长计议。蚱蜢认为阿桓是胆小怕死，起初是坚决不同意，当被阿发用桃木剑顶着脖子后，才哑巴吃黄连，闭上嘴乖乖听话了。

为了不被嗅觉灵敏的僵尸发现，阿桓带着大伙儿四处躲藏，哪儿隐蔽往哪儿钻，最后被一堵破败不堪的围墙给拦住了去路。这围墙是架在两栋民居之间的，看上去是到了死胡同了。这两户居民一个姓李，一个姓冯，对于这堵围墙的拆留问题，两家人一直持不同的意见，李家认为要拆，拆了上街买东西能省脚程，冯家认为要留，留下可以防贼防盗，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从父辈一直争到子辈也没个结论，几十年的风吹日晒下来，这疏于修葺的围墙也成了摇摇欲坠的危墙了。

既然无路可走，大家伙儿干脆就在这先藏着，路口则安排了两个弟兄把守，随时监控着僵尸队伍的动向。四周看起来很平静，大伙儿也终于可以先暂时地松口气了。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枪响，噼噼啪啪的像是在放爆竹一般，阿桓估摸着师父带领的保安队应该已经和阴罗山那帮丧尸开战了，不禁暗暗替他捏了把汗。其他几个随行的弟兄起初还跟着枪响一惊一乍的，过一会也就习惯了，毕竟事不关己，没那心情替人家操那份闲心，一个个的都靠着围墙开始休息了起来，蚱蜢也是慵懒地倚在墙头，感受着从砖缝里传来的阵阵冰冷。

这堵老墙哪里能承受得住十几个壮汉的重量，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堵墙竟向后坍塌了下去，十几个汉子个个都跌得人仰马翻，老墙坍塌带起一大片浑浊的尘土，很有一股子泥腥味儿。

这样巨大的声音肯定会暴露大家位置的，阿桓惊出了一身冷汗，阿发也是絮絮叨叨的开骂了：“妈了个蛋，这帮唠什子的……神仙也有搬不动的妖精，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就他娘知道惹事……”

然而，当空气中的尘埃落定时，更让大家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在那堵塌得只剩了小半截的老墙后面，竟然站着一大片黑压压的僵尸，黑暗中，无数双绿光闪闪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众人……

第二十章
阴风一阵阵

徐老倌这头，目前倒是进展得十分顺利，按照计划，他带着游击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遇上僵尸多的地方立刻绕道而行，若是碰到落了单的则迅速将其干掉，他们在北街跑了小半圈下来，已经是陆陆续续救下了三四个百姓。路过自己家的时候，徐老倌还特地取出一副锈迹斑斑的精钢手套带上，手套旧是旧了点，但做工倒是颇为考究，手套手掌的部位全是由精铁制成，硬梆梆的，敲上去叮当直响，尾端则是连着牛皮护臂，可以保护手肘不受伤害，护臂上镶嵌着两排锋利的铁刺，纵贯在瘦长的牛皮臂面上，这要是一下子抡在了别人身上，还不给打成了蜂窝不可！这精钢手套名叫‘破军’，是徐老倌的师父传下来的，自从徐老倌早年弃武从商以来便再也没有戴过了，而今终于可以派上用场，徐老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豪迈，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哎呀！”游击队路过北正街中段的时候，二麻子忽然浑身一激灵，像撞了鬼一样叫出了声来。一直噤着声的徐老倌赶紧跑过去给了他一耳光子，“你个悖时砍脑壳的，生怕僵尸找不着咱们还是怎么地？”

二麻子被打懵了，捂着脸结结巴巴地说道：“师父，你看……那有灯！”

“有你娘个球……”徐老倌话刚说了半茬就给咽下去了，因为他看到百花楼的三楼窗口竟隐隐有些橘黄色的光焰，在黑蒙蒙的夜色里一闪一闪的。

这百花楼是个闻名全镇的声色场所，平时专供兜里有几个臭钱的大老爷们儿消遣纵欲，自从遭到僵尸袭击以来，里面的莺莺燕燕们死的死，跑的跑，早就已经废弃不用了，这会儿正是黑咕隆咚的凌晨，怎么会有灯光呢？

带着疑问，徐老倌带着游击队小心翼翼地潜进了百花楼里。这里曾经是高档消费场所，这帮有了媳妇的男人们以前只能是望穿秋水地在远处干看看，这次终于能一睹全貌了，忐忑的内心中还隐隐羼杂着些许兴奋。

刚进去，就听到一阵女子销魂蚀骨的浪叫，又是求饶又是呻吟的，不时还

有男人淫荡的怪嚎，听得在场之人一个个的大眼瞪小眼，心中瘙痒难忍。声音是从三楼的一间贵宾包厢里传出来的，包厢门半遮半掩着，推开一看，只见一对光着屁股的男女正背对着众人，干着翻云覆雨之事，女的大张双腿，趴在一张大圆桌之上，男的则骑在那女的身上，浑身是汗，将她日得嗷嗷乱叫，细看之下，男的手上还拿着一根蜡烛，时不时将滚烫的熔蜡滴在女子滑不溜秋的香背上，女子虽然叫得痛苦，但看样子却是十分享受，她销魂的表情不时触动着这男人的神经，他一边不忘腹下剧烈的运动，一边抬头仰天，像狼一样的嘟嘴怪嚎着，看那样子像是爽到了极点一般。

“乖乖……”站在门口的几个老少爷们看得眼睛都直了，裤裆里的家伙式撑得老高，有几个欲火难耐的已经将手伸进裤裆里有节奏的运动起来了。

倒是那趴着的女的先发现身后有人的，只听她尖叫一声，推开了男子，双手捂着私密部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娴熟地躲进了被窝之中。那男人也像是见了鬼一样，哇哇怪叫着开始提裤子，蒸腾的欲火像是被泼了瓢冷水，立马消散而光。

虽然灯光昏暗，但徐老倌一眼就认出了他是马如龙，口里直骂道：“你他娘还真孙子，老子们在外面拼命，你倒在这儿唱起黄曲来了！”

“你算老几？有资格管老子！”马如龙仿佛忘记自己是个光杆子司令了，竟大摇大摆的走过来，又开始耍威风。

“去你娘个蛋的！就活该让僵尸咬死你！”徐老倌从前也没少被他欺凌，气不打一处来，一脚踢在他裤裆里，疼得他上窜下跳。

见大家伙儿围着马如龙笑，床上的女人不乐意了，只穿了件肚兜就钻了出来，双手往腰间一插，“你们敢得罪马队长，是不是不想活了？”

这女人正是百花楼的当家花旦月儿姑娘。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男人们将她围在中央，轻佻地笑道，时不时还有咸猪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

“别碰我！就你们这些歪瓜裂枣的，给钱老娘还嫌脏！”月儿白了他们一眼，又转身去扶摇摇欲坠的马如龙了。

“亲爱的，还疼不疼啊？”月儿在马如龙面前，立马换做了一副柔媚的面孔。

二麻子这时笑道：“他还是个屁的队长！”说罢往身边的徐老倌一指：“看见没？这才是镇长任命的，正儿八经的队长，徐大队长！”

“真的？”月儿一听，立马撇下了马如龙，像只猫一样软绵绵地搭在了徐老倌的肩膀上，媚笑道：“哟，徐老爷子原来当队长了呀！以后你就带着我，我天天伺候你好不好？”月儿话语挑逗，边说着，边轻车熟路地将手伸进他裤裆里揉来揉去。

“不好意思，老头子年纪大了，那家伙勃不起来了。”徐老倌十分轻蔑地哼了一声，推开月儿，开始往楼下走去。

“你……”月儿咬着下唇，埋怨地望着徐老倌离去的背影，又没好气地瞥了一眼疼得面容扭曲的马如龙，气得直跺脚。

游击队刚走下楼，二麻子又啪嗒啪嗒地跑了上来，把月儿的红肚兜一掀，趴在她那两团白花花的肉团子上就是一阵饿虎扑食般的猛亲，结果被月儿一手提着头发，一手扇着耳光给打下了楼，都跑开老远了，还是可以听到月儿骂街的声音：“小兔崽子的，再敢吃老娘豆腐，老娘阉了你！”

见人都走远了，马如龙又要去扒月儿的裤子，却被月儿给重重地推开了。

“我这还没完事儿呢！别墨迹了，赶紧的。”马如龙猴急地催促道。

月儿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嘲讽道：“老娘只为三种男人张开大腿，第一种是有钱的，第二种有势的，第三种就是心上人，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就你那熊样儿也配？”

“嗬！你这骚娘们儿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是是是，我现在说话确实没人听了，但等那天杀的茅无极一走，我还不是就可以官复原职了？到时候黑水镇照样是老子的天下！”

“你……此话当真？”月儿将信将疑道。

“俺叔在县里做官，给县长说上一两句，这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月儿一听，立马转怒为笑了，不等马如龙动手，反倒自己开始宽衣解带了，“我就说了嘛，马队长是吉人自有天相！”

“瞧你那贱样儿……”

“彼此彼此……”

“嘿嘿……”

两人在床上还没滚上几下，木楼梯上又是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马如龙极不耐烦地骂道：“这帮王八蛋，就不能等老子办完事吗？”说着操起墙角的一根用来晾衣的撑杆，气冲冲的向楼梯口跑去。这回可真是把马如龙给气坏了，

管他娘是哪个唠什子的，只要敢上来就给他一闷棍子！

不多时，木梯旁的墙面上，逐渐印出几个瘦削的黑影，而且越来越大，木板子踏得咔咔直响，马如龙躲在楼梯口的拐角旁，听声音估摸着对方已经上了楼了，想也不想，一竿子就给抡了出去，哪知竿子打在那人身上，他竟没有丝毫反应，反倒是竿子断成了两截。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昏黄的灯光里，马如龙看到了眼前之人露在唇外的那两颗白森森的牙齿，吓得一个激灵，丢下那半截竿子就往回跑。

月儿见马如龙急匆匆的关上了门，忙问他怎么了，还没等马如龙回答，弱不禁风的门栓一下子便被撞得稀巴烂，门口跌跌撞撞地闯进来两只浑身枯皱，满脸腐肉的丧尸！

严格来说，僵尸应该分为三种，即老尸、行尸、丧尸。老尸便是咱们平时嘴里常常念叨着的僵尸，他们的尸身至少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腐不败，全身上下看不到一丝生气，像西镇里聚集的那些都是僵尸；而丧尸则是新死之人由于尸毒作祟发生尸变而形成，由于他们的大脑组织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些甚至具有少量的智能，像以黄钻为首的阴罗山尸群便是丧尸；行尸，顾名思义，就是会动的尸体，它们没有智能，也没有尸气，如若没有外力干扰，会像寻常尸体一样，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被微生物分解腐败，最终消弭于无形，行尸之所以会动，皆是受到赶尸人的秘法催动，这种秘法就像在尸体外围加上了一道强大的磁场，虽然厉害，但操作起来必须十分小心，稍有疏漏，磁场就会失衡，行尸就会发生尸变。

此刻闯进包厢里的，是三具阴罗山的丧尸，马如龙吓得尿裤子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往床边爬，湿漉漉的裤裆像是拖把在拖地一般，在地下留下一条长长的湿印。月儿也是吓得花容失色，一边大声尖叫着，一边用裸露着的大腿死死地夹住马如龙的后背，想要寻求他的庇护，活像一只受惊的小绵羊。

月儿果然不愧是出身风尘之中，一双玉腿把马如龙夹得是动弹不得，马如龙掰了几下没掰开，不禁开始骂了起来："臭娘们儿，快给老子放腿！"

"不放！你要是丢下我跑了怎么办！"月儿坚决地回应着，马如龙是什么人她心里比谁都明白。

为首的一只丧尸突然扑了过来，马如龙赶紧抬直双脚抵在它胸口，让它一时无法靠近，丧尸脑子笨，竟不知去咬他的脚，只是使出蛮劲往前推，和他杠

了起来，渐渐的，马如龙的双腿曲到不能再曲的程度，干脆将腿一撤，那丧尸收力不住，一下子栽到了月儿香喷喷的床褥上，月儿尖叫一声，也顾不得赤条条的身体，将被子往那丧尸身上一盖，一下子就跳到了床下。

这时，又是一只丧尸龇牙咧嘴地欺身过来，马如龙赶紧从晾在床尾的裤带皮套上取下盒子炮（毛瑟驳壳枪），朝着它啪啪地放了三枪，这三枪都打在了丧尸的左胸的心脏位置，子弹穿过身体将门口的玻璃屏风都给打碎了，三股黏稠的绿浆从丧尸胸前的弹孔中喷涌而出，而它只是晃了两晃，又要抓过来。马如龙吓得魂不附体，刚想跑，贴身的红色四角裤却又被床上的那只丧尸给扯住了，肥嘟嘟的屁股顿时展露无遗。

“啊！放开，放开！月儿……快……快帮我把它拉开啊！”马如龙带着哭腔，朝身旁被吓蒙了的月儿大喊大叫道。

“哦……哦……”月儿迟钝的答应着，但一下子又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东西，只好将床下自己的一双尖足凤纹高跟鞋（清末民初特别流行的款式，国产）给攥在手上，使劲朝那丧尸的手臂上打过去，才刚打了一下，那丧尸竟怪叫着猛地缩回了手臂，双眼十分畏惧地盯着月儿手上的家伙，月儿一愣，又追过去用鞋跟敲了一下它的脑袋，这丧尸抖了一下，竟躲到床角蜷缩成一团了。

两人都感觉十分奇怪，这才发现鞋帮子上竟粘连着一条皱巴巴的月经带。这月经带是用白布制成，是月儿上个月刚换下的，带子上的污血都已经干涸了，呈一种令人恶心的暗红色。

难道丧尸怕月经带？马如龙赶紧一把将月经带给抓了过来，朝最近的丧尸甩了两下，丧尸们竟十分厌恶地开始往后退，像是遇到了某种忌讳的物事一样，这下可没把马如龙给乐坏了，他攥着月经带一通乱舞，每每拍在丧尸身上，丧尸都会发出一声怪叫，像是锋利的钉耙给拍在了身上一般，就这样，丧尸一靠近，马如龙就给它一下子，没一会儿两人竟杀出重围，来到了包厢门口。

在医学上，月经是由于子宫内膜失去雌激素与孕激素的调节而剥落、出血导致的，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但在茅山术中，月经又称“阴秽”（茅山术云：经血属阴，阴不积秽，秽不带阴），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有情各种各样的情绪，而情绪实际是一种气血的变化，先是由内部的阴阳血脉出现此消彼长，再发之于外，体现在表情上，让我们能形象化的看到。女性情绪变化频率比男性要高出一倍，积极情绪有益健康，消极情绪却会在体内产生毒素，毒素沉积

在血液里，积少成多，时间长了就会危害身体，因此身体每月会定期会对这部分毒素进行排放，即“阴秽”，阴秽里包含了大量的内毒，神鬼共厌，僵尸虽然嗜血，但唯独不食阴秽，因为阴秽无法像其他新鲜血液一样，在僵尸体内转化为动能，反倒会破坏僵尸机能，损坏内脏，让它们无法再消化吸食的血液。由于阴秽是僵尸忌讳之物，因此也和童子血、鸡喉、糯米、大蒜一样，成为对付僵尸的有力工具，月经带更因此落了个威武霸气的名字——混元宝练。马如龙误打误撞得到一条混元宝练相助，无疑是十分幸运了。

见两人要走，三只丧尸又围了上来，不到片刻，又纷纷被混元宝练打得直后退，若是丧尸有笑感的话，看到两人光溜溜的，动作滑稽地舞着一条臭烘烘的月经带，准会笑得前仆后仰。

这时又是“咔嚓”一声脆响，床头的木窗户被撞破了，迎面闯进来一只浑身滴着黏液的尸蟾。这只尸蟾长得颇为怪异，只有一只眼睛长在眉心处，但这眼睛却有寻常人的两倍大，长长的舌头像毒蛇吐信般时不时地伸出嘴外。两人哪里见过这样可怕的怪物，都哇哇怪叫着想要冲出门去，慌乱中，马如龙手中的月经带又掉在了地上。

两人此时已经站在了门外，四只丧尸离两人不过四五步的距离，想要追上两人不过一瞬间的工夫，马如龙鬼点子一动，竟将身旁的月儿猛地推回到包厢内，随后又死死地关住了门，合上了外面的保险栓。

“马如龙，你这狗娘养的，你不得好死！！！”月儿拼命地叫骂着，一双秀拳将木门捶得砰砰直响。

见马如龙不回应，她又哭着骂道：“你这个挨千刀的畜生，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然而，当她听到马如龙匆匆下楼的声音后，心中彻底绝望了。

身后的木地板咯吱直响，一股强烈的冷意袭遍了月儿的全身，她紧贴着门板，不敢回头，双腿剧烈颤抖着，连小便也失禁了，黄橙橙的尿液随着腿肚子涔涔而下，流了一大滩。

月儿能感觉到丧尸呼出在自己身上的冷风，她感觉心跳都快要停止了，脑海中变得一片空白。

尸蟾此刻将舌头伸得比手臂还长，像皮鞭一样抽打在月儿光滑裸露的香背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红的鞭痕，时不时用爪子抓两下旁边看得眼红的丧尸，让它们不敢抢夺自己的食物。

而月儿仿佛都忘记了疼痛，只是一个劲地呜咽，颤抖着，根本无法思考。

忽然，月儿的表情一呆，像是凝固住了一样，最后竟转为剧烈的抽搐，如花似玉的脸蛋都扭曲变形了，涨得和柿子一样红，嘴巴则张成了弓型，喷出了一口污血，连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一副生不如死的模样。这时，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尸蟾那脏兮兮的长舌竟从月儿的嘴中探出了头来！舌尖的疱疹很多已经被蹭破了，此刻正得意地舔舐着她那扭曲的脸蛋。月儿此刻还没死，但已经出不了声了，只能“呜呜”地干叫，眼珠子也不转了，鲜血将门板子染得通红，月儿双目怒睁，软绵绵地瘫倒在血泊里，尸蟾污秽的舌尖在她口中不住地晃来晃去，时不时撑开她那两瓣已经没了血色的嘴唇，舔在她满是鼻涕的鼻尖上，就好像她自己在说话一样，其余几只丧尸对鲜血的克制已经达到了极致，纷纷朝她的尸身上扑了过去……

马如龙一路疯狂地奔逃着，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最后来到了他的大本营——保安局。偌大的保安局此时已经没有人了，只有二楼棋牌室依然亮着灯，马如龙记得这间房已经转给萝卜头和麻子脸住宿用了，不知那两个小子此刻在不在里面。马如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人，到处都是枪声和僵尸的嘶吼声，要是能遇上几个活人，那就真谢天谢地了。

棋牌室的白炽灯一闪一闪，忽明忽暗的，像是电压不足的感觉，将气氛烘托得惊心而诡异。马如龙心跳得仿佛擂战鼓一般，缓缓走了进去，一眼就看到了萝卜头恐怖的尸体，他的下半身已经被咬得只剩骨架了，肚皮也被剖开，胸前两片血淋淋的肺叶清晰可见。不远处还躺着另一具尸体，马如龙心惊胆战地走了过去，发现这竟然是只已经死去的尸蟾，尸蟾全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脑袋也开了花，皮肤上到处是清晰的五指爪痕。就在马如龙发怔的当口，墙角的黑暗中忽然走出来一个人影，脚踩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马如龙像神经质似的惊得一跳，待灯光照到那黑影上时，他看到了黑色的牛皮高跟鞋（与那时的国产凤头高跟鞋颇有区别），贼亮贼亮的小皮裙，竟然是马小倩！

“小倩姑娘，你吓死人不偿命啊！”马如龙拍了拍胸口，长舒了一口气。

“你怎么会在这里？”马小倩问道。

“这局子可是我花钱建的，为啥我不能来？”马如龙反问道。

“这里……”马如龙指着那具尸蟾的尸体，显得有些疑惑。

马小倩十分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又道："你别管了，我问你，你知道茅道长在哪里么？我要去找他。"

"我又不是他爹，我怎么可能知道？"马如龙说完，又色迷迷地盯着她那七罩杯的胸脯，坏笑道："马大哥来保护你，还不是一样。"

眼看着马如龙那双咸猪手要伸过来，马小倩敏捷地后退了一步，讽刺道："保安队都在前线杀敌，你却在这里调戏良家妇女，骂你懦夫都脏了我的嘴了！"

"嘿，你这小娘们儿，嘴还挺厉害！"马如龙说着就要用强。

"人渣！"马小倩一记耳光过来，马如龙竟在原地打转了好几圈，抬眼都可以看见星星了，耳边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远。

秋风扫落叶，东正街上一片萧瑟的景象。

茅无极带领着保安队，与正面来袭的阴罗山丧尸部队拼得火热，枪声一阵高过一阵，一梭梭被朱砂涂得通红的子弹射到丧尸身上，发出油炸似的"嗞嗞"声，并冒起了一缕缕白色的轻烟，二十几个丧尸，还在离保安队十米开外的地方，就已经倒下了大半，但前面的刚倒下，后面的又源源不断地涌了上来，倒有点像前些年闹义和团时，拳民们用肉体去顶住洋人火炮那种悲壮的感觉。丧尸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偶有几个侥幸越过了密集的火力网的，又都被茅无极的天师剑像砍瓜切菜一般给削成了肉泥。

"屋顶上还有，快开枪！"李副官忽然惊叫道。

众人一看，个个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家伙，就在保安队专心对付街道上的丧尸的时候，两侧的房檐上已经爬满了十几只狗头尸，此刻正引而不发，虎视眈眈地盯着这群毫无防备的人。狗头尸与尸蟾一样，也属于毛僵中的一种，因此也遵循毛僵的通用规律，四肢着地，从不直立行走，之所以叫它们"狗头尸"，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尸变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异，嘴部向外凸出了两三寸长，两侧都长满了长长的獠牙，眼睛也变成了恐怖的青绿色，看起来就像是个人身狗面的怪物一般。

这群狗头尸急躁不安地在房檐上窜来窜去，动作像狗一样敏捷，它们似乎在等待着最佳时机。李副官光看它们那张恐怖的脸，就已经是吓得半死了，他哆哆嗦嗦地往皮夹子里一摸，朱砂弹已经所剩不多了，心中更是惊慌。

李副官朝一处房檐上乱放了几枪，茅无极想要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子弹打碎了几块瓦片，上面的三只狗头尸呼哧一声又跳到了隔壁的房檐上。很显然，

狗头尸们是被激怒了，纷纷开始龇牙咧嘴，口中不断发出狂躁的低嚎声。

敌人占据了高地，大伙儿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不利的，茅无极冷静地吼了一声："大家快撤！"说罢，自己飞身上了房檐，一剑砍下了一只狗头尸的脑袋。

就在大伙儿仓皇逃窜的当口，其余的狗头尸忽然长啸一声，竟从房檐上一跃而下，十几个黑影在天空中交织着，遮天蔽日，保安队员们手中的三八大盖（三八式6.5毫米步枪，1905年在日本生产，一直沿用到二战）打得啪啪直响，枪口喷出的火舌照亮了他们无比惊恐的面庞。

有几只中了枪的狗头尸在空中痉挛了一下，仿佛没有了螺旋桨的飞机，直直地坠了下去，另有几只则准确地扑到了保安队员的身上，将他们压在身下动弹不得。顺子就是其中倒霉的一个，狗头尸在落地前，将手臂高高抬起，锋利的指甲仿佛五把匕首，在夜空中寒光闪闪，借着自由落体的力道，狗头尸一爪子抓在顺子的头顶，指甲从顺子脸上一直划到了脚面，顺子身上立刻出现五道深深的血痕，连腰间的皮革裤带都被划断了。狗头尸骑在顺子身上，张开长嘴就要咬下去，眼看小命就要交待在这了，还好顺子脑瓜子灵泛，忍着剧烈的痛楚，将手中三八大盖往前一格，狗头尸正咬在枪身上，牙齿划过金属弹道发出叮叮的响声。狗头尸一击不中，显得更为恼怒，又低头要朝顺子胸口咬下去，但它却忽然像木头一样怔住了，长嘴中出现一把血淋淋的剑尖，顺子一看，原来是茅无极刺穿了它的脑袋。

茅无极看了看顺子还在喷血的伤口，皱了皱眉，又转身去救其他人。由于保安队被狗头尸打乱了阵脚，火力减弱了不少，东正街上的阴罗山丧尸们又像潮水一般漫涌过来，让保安队陷入两路夹击的危险局面。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两头都等着救，茅无极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大难将至，人命如蚁，没一会儿，就有五个保安队弟兄命丧尸口。

"你们都退开！"茅无极一边挽着剑花，一边面如寒霜地吼道。

众人无不变色。李副官沉声道："那道长怎么办？"

茅无极口中一字一句凝肃定然地道，"别管我，我来拖住它们，你们都给我把命保住喽！"

李副官拖着一条被咬伤的瘸腿，将剩下的保安队员们召集起来远远地避开在了一边，却也不愿意走太远，这时候弃人于不顾，岂不是太孙子了么。弹药已经将近枯竭了，但保安队员们却丝毫不敢减小火力，黑洞洞的枪眼里火光直冒，

丧尸们一时倒也接近不得。

由于保安队抽不开火力来掩护自己，茅无极此刻相当于是孤军奋战，不一会儿就被西镇狗头尸和阴罗山丧尸联军给包围了起来。

茅无极怒目圆睁，气势逼人，手中天师剑舞得虎虎生风，光影四溅，僵尸们纷纷倒下，但这些僵尸大有前仆后继的趋势，墙角的阴影处，狭窄的小路里，不断有丧尸一波一波地涌出来。

茅无极身下的僵尸骸骨越垒越高，都快成尸墙了，这时，只听一声尖锐的马嘶声，一个熊腰虎背，大张血口的大个丧尸骑着马从黑暗里杀了出来。这只丧尸一手持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狼牙棒，显得气势汹汹，它正是阴罗山的大当家，自从二当家的在上次战役中阵亡后，它似乎显得更为狂躁，昨夜有一波从湘西凤凰取道黑水镇的马商，四十多人全被它一人给屠尽，新鲜的尸体除了给黄钻献去大半后，其余的则成了手下们的美餐。

这时大当家的怪嚎一声，丧尸们立刻让开了一条小道，枣红色的烈马长驱直入，高抬着两只前蹄朝着茅无极踩踏过去，茅无极收回剑势，灵巧地一躲，闪开在了一边，大当家的哪里肯放过他，血红的双目里快要射出火来，双手挥舞着狼牙棒又朝他脑袋上猛力捶了下去。茅无极正忙于对付其他丧尸的偷袭，只是随意的举剑一挡，狼牙棒凶狂地撞击在天师剑上，足足有千余斤的力道，茅无极的手腕竟被生生地压低了一寸！茅无极只感觉虎口处一阵酸麻，手中长剑嗡嗡发颤，心中不禁大吃一惊，这大块头竟然有如此蛮力！

这样的险境也容不得他多想，只见茅无极单手捏成剑指，指间闪着橙光，一指点在马肚子上，那烈马惨嘶一声，立时气势大减，调转了马头从左首边跑了出去，沿途踩扁了好几只丧尸，大当家的身子晃了几晃，险些从马背上跌下来。

这些丧尸十分有灵性，眼见大当家的来撑场面，也都变得更加凶狂了，茅无极一套剑法使下来，已是险象环生。大当家的这时收住了马势，又朝茅无极逼近，茅无极脚踏奇步，闪电挪移，大喝一声，手腕一震，天师剑如蛇吐信，化出万道寒芒，向大当家飞去，大当家将手中狼牙棒一挡，登时迸出一串惊心动魄的金铁之声。说实话，大当家的工夫和茅无极完全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但仅是靠着一股蛮力，加之茅无极身陷重围分身乏术，这才稍占上风，由于刚才这股剑气使上了内力，虽然是挡下来了，但巨大的后着力却使大当家身子一飞，摔下了马背。

烈马受了惊，后蹄子将大当家的脚踩成了肉泥，随后高嘶一声，向着城外跑去。大当家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双目中凶光不减，口中的獠牙磕巴个不听，十尺之外依然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

擒贼先擒王，茅无极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只有将大当家的给解决了，自己才能专心对付这帮兔崽子们。只见他跳开一步，趁着短暂的松弛时间，咬破了中指，将殷红的鲜血从剑柄一直抹到了剑尖，白光闪闪的天师剑立时变得红光大盛，这时若从远处看过去，准会觉得茅无极是握着一根发着红光的灯管。

大当家死到临头仍不自知，竟单腿跳跃着朝茅无极欺近过来，一路不住地互相敲击着手里的狼牙棒，响声大作。茅无极沉喝一声，手中坚逾精钢的天师剑炫芒激射，霍霍生风，剑气开阖处，一连卷出几道半月形的刚劲剑气，如同怒海惊澜，一路摧枯拉朽般将挡在前方的丧尸群从中劈开，撕出了一条破口，最后竟从大当家的身上贯穿了过去。大当家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怔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跳，还没跳开三步，两条胳膊就从身上掉了下来，再往前跳，连脑袋都掉了下来，身子也被拦腰分开，喷出一大滩令人恶心的绿浆。

解决了大当家，茅无极终于可以专心应付丧尸们的车轮战了。半柱香的工夫下来，茅无极虽说武功精湛、内力深厚，但毕竟人过中年，渐感气力不继，有些吃不消了，数日来的不眠不休地巡查防御工事，再加上方才与大当家的交战，已耗去他大半心神。丧尸们一个个有来无回，残肢碎骨垒了一地，看似他应付有余，实则已近油尽灯枯。

茅无极边打边退，直至无路可退，最后巍然挺立在一处废弃的露天灶台之上，衣袍褴褛，面色惨白。

当天师剑刺进最后一只狗头尸的腹部后，茅无极感觉体内一阵空荡，全身疲惫不堪，险些跌倒在地。狗头尸虽被尽戮，但阴罗山的丧尸们却踩着狗头尸的尸体围了过来，茅无极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尚能节省一些体力，沉着应对，紧接着，茅无极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他将剑上的内力全部收了回去，一边调理体内的气息，一边挥剑狂劈，没有了内力的催动，茅无极和一个纯粹的剑客无异了，仅靠着剑法的精妙取胜，剑势也缓下来了不少，之前暗含法力的剑风、剑气也已然是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一道寒冽的白光从暗处飞射而出，速度奇快，茅无极正在御敌，来不及收回剑势格挡，眼睁睁地看着那道白光打在自己手背上，钻心的疼痛立

时袭遍了全身，他脑袋一懵，手中天师剑竟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发现那道白光原来是一枚锋利的梅花镖，梅花镖共有三处镖刃，皆呈螺旋状环绕在镖心，每一处都锋利无比，此刻两道镖刃已经贯穿了茅无极的手背，鲜血流得像水柱一般，只剩一道镖刃留在外面。

茅无极强忍疼痛，单手捏决，祭起一枚小金牌手印朝着梅花镖来处打去，一声石裂之声传来，他听到“啊”的一声轻喊，借着小金牌爆炸所产生的光辉，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蒙着脸的黑衣人迅捷地翻墙离去。

刚一运气，茅无极就感觉腹中有一股钻心的疼痛，连腿都站不直了，额上冷汗涔涔而下，围在灶台下的丧尸群闻到了鲜血的味道，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乌云含悲，烈风声噎。整个黑水镇见证了这惨烈的一幕。

第二十一章
黑暗中的脸

砰！四季春酒楼地窖的木板子被人给拉开了，一股冰冷刺骨的寒风灌了进来，瑟缩在地窖中的十来个人不禁浑身一抖。

“四季春”曾是整个黑水镇最豪华的酒楼，是前任镇长汪有龄宴请外宾的地方，阿发和阿桓也曾有幸在这里吃喝过。自从经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火灾后，整栋酒楼已经是被付之一炬了，本来还剩下个光秃秃的骨架子，在前几日的狂风中又轰隆一声全倒了。酒楼虽然倒了，但地窖却幸免于难，保安队子弹都已经打光了，眼见丧尸越来越多，只得藏身在这里。这个地窖实际上是酒楼用来放泔水的地方，泔水全用半人高的陶罐子装着，放了满满的三大排，留给他们栖身的地方其实不多了。这些泔水放了许多时日，全都已经发霉变质，整个地窖内弥漫着剧烈的馊臭味，让人闻着恨不得把胃里那点东西都给呕出来。

一个瘸着腿，满身是血的男人从木梯上笨拙地爬了下来。

“李副官，外面情况怎么样了？”顺子第一个凑了上去，极为忧心地问道。

“筐瓢了，筐瓢了（湖南话，‘完蛋了’的意思）……”李副官重重地叹了口气，一直重复着这句话。顺子注意到他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到底出啥子事了嘛，道长呢？”顺子又追问道。

“道长……他……他……”李副官忽然变得哽咽了起来，“他……死了！”

听到这样的噩耗，顺子呆滞了一阵，随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开始失声痛哭了起来。茅无极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却已经是阴阳相隔了，教人如何不肝肠寸断！其他几个受过茅无极恩惠的保安队员也个个都是掩面垂泪。

大嘴显得极为不耐烦：“哭哭哭，哭个什子蛋，又不是死了你们亲娘！”

“你这砍脑壳的，说的还是人话么？道长平时是怎么对你的，你都忘记了？”顺子也顾不得伤口的隐隐痛楚，大声开骂道。

“这年头，能保住自己的墩子就不错了，哪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死活啊！”大嘴依然没心没肺地唠叨着。

“你个狗日的大嘴，看老子不揍你丫的！”顺子涨得满脸通红，提起大嘴的衣领就是一记老拳。

“你他娘的敢打老子，老子今天不收拾你，就不叫大嘴！”大嘴吐出一颗血淋淋的门牙，气急败坏地与顺子扭打在一起，身旁的泔水缸都给踢翻了，一时间臭气熏天。

“都给老子住手！”李副官怒气冲冲地喝道，跑过去一人给了一耳光子，“外面到处是僵尸，你们就不能给老子消停消停点么！”

大家的情绪都稍稍平稳后，一脸铁青的顺子又忽然爬上了木梯，想往外跑。

“你小子干什么去？”李副官问道。

“俺家媳妇还在教堂里，俺可不能丢下她不管啊！”

“给我下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离开半步！”

“你又没媳妇，当然无所谓了……”不知道谁在小声嘀咕着。

这些李副官当然都听在耳里，他虽然胆小，虽然窝囊，但在关键时候还是有些责任感的，只听他说道：“我再出去查探查探，你们等我消息。”

“要是……回不来呢？”

顺子这一句话说得李副官自己心里都毛了，只见他瞪了顺子一眼，骂道：“去你妈的乌鸦嘴！”

要从东镇走到镇郊，可以从城关出去，再绕过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头，山底下就是了，但这毕竟需要绕个大圈子，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虽然看起来九曲十八弯，但却可以省下一半脚程。这条羊肠小道本来是不存在的，被一些喜欢摸夜路的汉子走得勤了，野草被踩得七零八落，也便成了路。

所谓的城郊，也就是郊区几栋较为集中的破房子凑在一起，面积比现在的一个商业住宅小区还小。

天色灰蒙蒙的，按理说应该到了鱼肚白冒出来的时候了，却仍旧看不到一丝阳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羊肠小道上迤逦而行。

身后东镇的方向不断传来各种诡异的嚎叫，听得小马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他瞄了一眼身旁的壮汉，问道：“头儿，咱真要这时候去逛窑子啊？”

“二麻子不是说这家窑子的货色不错么，天天跟那几个一本正经的道士呆

在一起，可没憋坏了老子！”黑旋风粗声粗气地说道。

“可是，没和道长打声招呼就出来，不太好吧？”小马紧了紧裤带，不无担心地说道。

“你个唠什子的！老子们去打炮，还要向他汇报么？”

“不是啊，头儿，你听听……好像还有枪响，是不是镇里出什么事儿了？”

“什么事也比不上老子裤裆里那点事重要！”黑旋风只要一想到窑子里那些丰乳肥臀，心中就更是欲火难耐，不由得催促跟随着他的五个弟兄加快脚步。

小道的旁边是几片水稻田，此时还没到收获的季节，风吹着稻穗一摇一摆的，发出沙沙的怪声，听起来像有人在狞笑似的，十分骇人。

肥丁紧张地四下张望着，双手交叉抱着肩膀，小声说道：“头儿，要是遇上僵尸怎么办啊！”

不说还好，这一说，听得大家伙心里都是毛毛的，小马是里面唯一一个用上半身思考的动物，接着肥丁的话，他趁机说道：“要不这次先回去吧……改天再来也是一样……”

“格老子的，回你娘个球！咱们带着大家伙呐，管他什么尸，都给打成蜂窝喽！”黑旋风指的是川子扛着的那把进口麦德森机枪（1905 年丹麦产的一种轻机枪，每秒能打出上百发子弹，风靡全世界，当时国内也有不少军阀购买），从南镇逃到东镇时，其他值钱的东西都没拿，却唯独带着这把看家的家伙式。

“你再婆婆妈妈的，小心老子拿你泻火！”黑旋风愤愤地吼了一句，吓得小马脸色发白，赶紧捂住了屁股。

六个兵匪子一路上浮想联翩，裤裆被撑得老高，就这么一小截路却感觉比当年跨省打仗还要远。好不容易捱到了镇郊，影影罩罩地看见十余栋房子像鬼魅一样耸立着，四周一片乌漆抹黑，看不到一点灯光。

观察了一阵后，黑旋风喊了一声，“走！”随后猫着腰，直奔最中间的一处院落跑去。看这飞檐画角的装饰，应该就是二麻子所描述的窑子所在地了。

窑子外面的草堆子里不断传来夏虫吱吱地低鸣，奇怪的是，却听不到一点儿人声。肥丁在经过一颗梧桐树下时，不小心踩到了一泡大便，气得破口大骂，连鞋子都直接扔掉了，估摸着是哪个起夜的嫖客给拉在这的。

来到窑子的院门口时，小马忽然看到隔壁二楼的窗户口有一个身着白衣的女人正在看着他笑，吓得叫出声来：“有鬼，有鬼！”

黑旋风听得心中一惊，循声一望，却没看见半个人影，窗户上的玻璃已经碎得稀巴烂了，只剩两扇窗棱架子在风中晃来晃去。

“有你个大头鬼！”黑旋风拍了小马一脑门子。

窑子的大门关得死死的，黑旋风敲了好一阵也不见人来开门，干脆一脚给踹开了，一股冷冰冰的过堂风从屋里刮了出来，几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屋子里一片漆黑，几人摸着黑闯了进去，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香水味，闻得几个老爷们儿亢奋不已，更加欲火难耐。

“小妞们，出来接客啦！”黑旋风扯着嗓子吆喝了起来。

话还没落音，身后的大门就“砰”地一声自动关上了，紧接着，一个白色的人影子在屋子的角落里一闪而过。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谁他妈瞎了狗眼的，踩着老子了！”

四周黑抹抹的一片，一堆人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的，到处都是桌椅被踢翻的声音。忽然，黑旋风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摔了一鼻子灰，还没反应过来，手又不知道被哪个王八羔子给踩了一下，气得大喊大叫：“格老子的，谁带了火柴的，快点起来！”

只听“唰”地一声，不知谁划燃了一根火柴，每个人的脸上都被照成了一片橘黄色。黑旋风眼前逐渐亮了起来，他忽然发现一个穿着小旗袍，披头散发的女人正躺在自己身旁，女人半张脸已经被头发遮住了，只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暴鼓着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自己！

就在这时，火柴已经烧尽，四周再度陷入一片令人恐惧的浓黑之中。

“快……快点上！”黑旋风被吓得不轻，坐在地上连连后退了几步，后背撞上了一个桌脚，像是见了鬼似的，浑身一震，又是吓得一声大叫。

肥丁又哆哆嗦嗦地划燃了一根火柴，那个女人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脖子上全是血，看起来已经干涸了。这女人的身材不错，紧身的白色花斑小旗袍勾勒出柔美而性感的曲线，缠着松紧带的白色薄纱丝袜（早期的丝袜，用真丝制成，但不像现在的丝袜这样有弹性）包裹着光洁的美腿，尽情地挑逗着男人们的幻想。

肥丁这时找到了客厅白炽灯的引线，拉了一下，灯泡亮了两下，竟“砰”

地一声炸开了，琐屑的玻璃渣子掉了一地。

“日他奶奶个腿儿！”肥丁骂了一句，偶然间看到半开着的抽屉中有几根蜡烛，忙抓来一根点上。

黑旋风自己不敢上前，便说道：“你们谁去看看，还有气没。”

见大家都没动静，只得又说道：“华子，你去！”

华子战战兢兢的走过去，不敢看她的眼睛，在准备将她滑落在脸上的头发给撩开的时候，那女人忽然浑身一震，动了起来，吓得华子一屁股跌在了地上，嘴中哇哇大叫，女人翻了个身，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头儿，还没死！”小马这时喊道。

黑旋风这下放心了，将她半扶了起来，让她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这时她脸上的头发也滑落了下来，露出了一张妖媚而惨淡的脸。虽然长得还算标致，但她脸上已经毫无血色，双眼空洞无神，只要一扭动身子，脖子上两道黑洞洞的咬痕就会突突地冒出血来。这女子正是镇郊窑子的大姐大，牡丹。

牡丹的嘴唇不住颤抖着，极不规律的一张一翕，但却没发出任何声音，黑旋风听了好一阵也没听懂。这时他看到牡丹上身的扣子掉了一颗，衣服开了个小衩，从黑旋风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衣缝里那馒头似的乳沟，喉头不禁一阵抽动。

肥丁这时将蜡烛放在桌上，脑中荷尔蒙上涌，竟趴在牡丹的白丝袜上开始闻了起来，看上去一脸陶醉，黑旋风站起身就是一脚，把肥丁给踹得满地打滚。

“格老子的，什么时候轮到你先了？”

小马看到黑旋风开始解裤带，不禁咂舌道：“头儿，你不会是想……”

“你急个锤子，老子爽够了随你们怎么玩。”黑旋风说完，已经脱得只剩一条裤衩了。

“她都快死了啊，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禽兽了……”

“少他妈装正经了，有种的等会你别上啊！”华子打趣道，他将手中的三八大盖往地上一扔，搬了个凳子过来坐着，准备欣赏一出好戏。

黑旋风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胸毛和腿毛长得比原始森林还茂盛，加上他那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远处看去就像是一只黑猩猩。可怜了牡丹那一身上好材料做成的旗袍，被黑旋风给撕得东一块西一片的，丝袜上也被扯得脱了线，没一会工夫，黑旋风便已经压在她身上轻车熟路的运动了起来。

其他几个兵匪们看得眼睛都直了，不住地吞咽口水，但这快两百斤的身体

压在身受重伤的牡丹身上，却让她苦不堪言，她的脸上因痛苦而变得扭曲了，嘴巴张开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想喊却又喊不出来。

正在黑旋风欲仙欲死之际，小马忽然哆哆嗦嗦地说道："头儿，她……她不动了……"

黑旋风也感觉牡丹的身子变得僵硬了不少，往她脸上一看，心中不禁一凉，只见她本来的一张标致的脸庞已经扭曲到了一个怪异程度，嘴巴张得老大，满是血丝的眼睛则像快蹦出来似的，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黑旋风用手在她鼻下探了探，已经没了呼吸了。

"格老子的，这么快就死了！"黑旋风骂骂喋喋，被这样一双恐怖的眼睛看着总觉得浑身不自然，用手刚一合上，她却又一下子睁开了。

这样一搅和，黑旋风的热度已经是退了大半，也没那兴致了，心中很是生气，找华子要来了一柄小刀，嘴里一边骂着："看你娘个球！"一边将牡丹两颗眼珠子都给挖了出来，两个黑洞洞的窟窿不断地往外冒着血，看起来像地底深潭一般。

"格老子的，真他娘的败味！"黑旋风扫兴地往牡丹身上吐了口唾沫，一脚踩在被他丢弃在一旁的眼珠子上面，眼球被踩爆，一股黑色黏稠的液体激射而出，刚好溅在了旁边的华子身上，腥臭无比。华子一个没忍住，扶着椅子开始狂呕起来。

出于几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时牡丹的身子竟然又开始动了！她全身开始痉挛，身体剧烈颤抖着，像是犯了羊癫疯一般，嘴中不断冒出令人恶心的白沫，肥丁和小马两个人凑上去，却硬是没按住她。

明明都是个死人了，怎么会动呢？小马这时想起了她脖子上的两道咬痕，脸色一白，颤声说道："不好，她……她尸变了！"

这话说得大家心中都是一慌，黑旋风却扁着嘴道："怕个锤子，不过是只鸡而已，还能变成鸭不成？"说着掏出自己那把擦得贼亮的勃朗宁手枪，朝着牡丹的身上一连打了五枪，伤口处不断有黑色的血流出，牡丹却仍像失控似地浑身颤抖。

"格老子的，真邪门了！"

"头儿，你忘记啦，道长说要往脑袋上打才行啊！"华子在一旁提醒道。

黑旋风也模模糊糊记得茅无极曾说过这句话，便将枪口抵着她的脑门子扣响了扳机，却发现竟然没子弹了。

肥丁这时想起了自己被僵尸咬死的弟弟，忽然一股悲怆感涌向心头，“头儿，那些僵尸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不能让这娘们儿死得这么便宜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黑旋风问道。

“砍了她脑袋！”

其他几人都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搬来了一张长方凳子，将牡丹给扶起来后，让她双膝跪在凳子边上，脑袋则枕在凳子上。牡丹嘴里的白沫不断从凳子面上流下，双手无力地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黑旋风知道肥丁心里头有气，便顺水推舟道：“肥丁，你来吧，也算是给你弟个交代了。”

肥丁冲黑旋风感激地点了点头，取下肩头的三八大盖，又从枪管上掰下了一柄长长的刺刀。

“剁你个狗娘养的！”肥丁大喝了一声，手起刀落，牡丹的脑袋便像皮球一样滚落到了门边，她的身子则像僵住了一般，竟然不动了，从脖子的创口处喷出了好几升黑血。

过了手瘾，精神也得到安慰了，肥丁心中大爽，问道：“头儿，咱还进去不？”

“怎么不进去？老子还没泻火呢！”

几人拿蜡烛的拿蜡烛，扛枪的扛枪，继续往里屋的房间探索，从客厅走出去就是天井，供窑姐们洗浴的澡堂子就在天井旁。路过牡丹的脑袋旁边时，黑旋风把它当作足球往天上使劲一踢，脑袋竟飞上了澡堂子上的屋檐，兀自滚落了一阵，又从屋檐上的天窗掉了下去。

其他几人听到“扑通”一声响，都是一脸邪笑：“好球啊！”

一直没出声的东子这时忽然奇想，问道：“喂，哥几个，你们说说，这人要是被砍了脑袋，还会有知觉么？”

华子哈哈大笑道：“这不是废话么，脑袋都没了，哪还会都知觉！”

“话可别说死喽！”小马驳了他一下，随后神神秘秘地说道：“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做过刽子手，他说啊，这被砍了头的人，脑袋掉后还能保持三分钟的清醒时间，眼睛里还能看见东西呢！”

“你就铆劲吹吧，说得跟真的似的。”华子看起来一脸的不相信。

小马急了，“我骗你做啥子？有一次我爷爷砍了个与别人通奸的娘们儿，你猜怎么着？就在我爷爷提着她脑袋准备去交差的时候，她竟然开口说话了，

说自己做鬼也不会放过那个出卖他的男人。”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东子听得津津有味，忙催问道。

“后来啊，那个男人真的死了，而且是七窍流血，听说是被吓死的……”

一番话听得几人浑身发冷，黑旋风却泼了瓢冷水：“这些狗屁倒灶的玩意儿你们也信！”

穿过天井，又来到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里，这里的格局就像是老式的筒子楼一般，阿发当初也只是到了天井，不曾来过这里。走进建筑后，看到中间有一条黑漆漆的走廊，走廊上还铺着绣满了春宫图的红毯子，走廊两旁是二十来个五平方米见方的小隔间，这里就是正儿八经给嫖客和窑姐们办事的地方了。每个隔间之间都用一块薄薄的木板隔开着，木板只有一人来高，因此只要踮着脚，就能看到隔壁隔间的状况。隔间都没有门，只是用一张粉红色的绸布给遮着，绸布不长，蹲下身子也能看到里面的状况，这些绸布的边沿都绣满了花边，摸起来像是女人的睡裙一般，光看着就足以刺激起嫖客的性欲了，由此看来，这老板娘倒还是蛮有生意头脑的。

掀开绸布一看，每个隔间里都有一张床，一个小柜子，也只够放得下这些东西了。柜子里放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小东西，大抵都是避孕的玩意儿和催情的药材，像什么了肚贴（贴在肚脐上的一种特制的药膜，据传有避孕功能，以前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姐妹就是用此避孕）、藏红花（一种下体清洗液）、凉药（现代避孕药的前身，主要成分为麝香）、猪肠衣（动物肠衣富有弹性，因此民国时期都用此充当避孕套）等，种类五花八门，齐全程度都快赶上县城的妓院了，看得几个老爷们儿大眼挤小眼的，笑作一团，具体在笑些什么，都是心照不宣了。

继续顺着走廊往前走，大概二十米开外，有一道大木门，踹开木门，通往二楼的楼梯就展现在几人面前了。二楼只有两个房间，但这两个房间加起来面积却和一楼的二十个小隔间差不多，这里就是窑姐们就寝的地方。楼梯上散落着许多梅花般的血迹，扶手上也是像涂了红漆似的，到处是血。走到这里，几人心中都已经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具体是什么，也没人答得上来。快走到二楼的时候，小马忽然感觉自己的后脑勺被人给磕了一下，他回过头狠狠地瞪了离他最近的华子一眼，华子却是耸了耸肩，一脸的莫名其妙。

小马揉了揉仍隐隐作痛的后脑勺，愤愤地嘀咕道：“下次别被我抓到！”

来到二楼后，几人看到房间门都是大开着的，门上还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划痕，最深的都快把门板子给捅穿了。几人走进第一个房间，刚进门，一股冷风就迎面吹来，吹得烛火一摇一摆的，华子和肥丁赶紧用手捂住，大伙儿这才发现原来房间窗户上的玻璃全都碎掉了。

数了一数，房间里共放着八张床。整个房间看上去相当凌乱，地上到处是果皮纸屑，水缸打翻在地上也没人拣，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床上到处堆放着各式性感暴露的衣物，都快堆成小山了，却没一件是叠得整齐的，枕头下面能找着好几只配不成对的袜子，床下能抓出一大把没洗的肚兜和裤衩，有些由于放得时日过久，放在地上都能立起来。房间上面人为地拉着三根麻绳，一头绑在前窗，一头绑在对面的后窗，麻绳上密密麻麻地晒满了各式褶皱的衣物。

屋子里满是胭脂水粉的味道，还混杂着一股酸酸的馊臭味，很不好闻，还没走多深几人就开始往后退了，临走时华子发现了门后有一个盖着的大木桶，他揭开盖子，一大堆苍蝇嗡嗡地撞在了他的脸上，只见里面全是沾满血污的卫生棉和月经带，足足堆了大半桶子，不时还有个头肥大的蛆虫在月经带上爬来爬去。整个木桶腥臭扑鼻，华子差点没被恶心死，赶紧盖上了盖子，蹲在地上大吐特吐了起来，由于昨儿晚上吃的东西已经在一楼吐完了，这次吐出来的全是黄褐色的酸水，身子像抽空了一样难受。

黑旋风捏着鼻子进来催了，本来想抽他一耳光子的，当看到地上的一大滩酸水后，也没敢靠近，只是皱着眉道："你小子哪里来的这么多东西吐？再不出来我们就先闪了！"

"我的个仙人板板，都是些什么鬼玩意啊！"华子土着个脸，捂着肚子追了出去。

看到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房间大伙儿也没心思去了，真没想到这些窑姐们人前一副性感妖媚的模样，人后却是这样邋里邋遢的，还真和男生宿舍有得一拼了。

就在大伙儿啪嗒啪嗒下楼的时候，小马又感觉自己的后脑勺被人给磕了一下，这下磕得比之前更重，疼得小马"哎哟"地高叫了一声。

小马回过头，身后的华子竟冲着他笑了一下，小马气不打一处来，将他衣领高高地提了起来，暴怒道："你个王八羔子还有完没完了，没事拿老子寻开心是吧？！"说完便要挥着拳头朝华子脸上给了一下。

华子右眼中了招，肿的像熊猫，不禁破口大骂道："老子日你亲娘，发什么神经呢！"

"你们俩吵什么鸟呢？！"黑旋风这时走了过来，"小马，你没事揍他干啥？"

"这小子手痒，没事老磕我脑袋，头儿，你说他欠揍不？"

华子捂着眼睛，显得十分无辜，"你眼睛长在屁股上还是怎么的？我站都快站不稳，哪还有心思拿你寻开心？"

黑旋风瞪了两人一眼，"格老子的，我还当多大点事呢！都是自家兄弟，谁再起内讧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了！"

"华子……真……真不是你啊？"小马有些将信将疑地问道。

"如果是我做的，我把脑袋卸下来给你当球踢，成不成？"

就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小马忽然感到有东西滴在了自己脸上，冰凉冰凉的，他当是墙缝里漏水，混不在意地放在鼻尖一闻，竟还隐隐有些腥臭味。

"什么鬼东西？"小马骂骂喋喋着，"肥丁，来借个火儿！"

肥丁将蜡烛递了过来，小马周围立时变得一片亮堂堂的，他这才发现，滴在脸上的液体竟然是血！

一股凉意从他心中慢慢升起，他缓缓地抬起头，并将蜡烛举过头顶，只见房梁上竟然悬吊着十几具黑洞洞的女尸，每具女尸都被一根长绳给勒住了脖子，看起来像是上吊了一样，个个都是面色惨白，七窍流血。在风力的吹动下，女尸的身体在半空中摇来摇去，恐怖得让人窒息。其中有一具没穿衣服的女尸晃动的幅度最大，而小马由于一直走在二楼的楼梯的右侧，正处在那具女尸的正下方，那脑袋被磕到的感觉，其实是女尸的高跟鞋撞到了自己的后脑勺上……

小马感觉全身的血液似乎在瞬间都凝固住了，身体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一般，僵立在原地动弹不得。就在这时，一滴污血从女尸身上滑落而下，准确无误地滴在了蜡烛的烛芯之上，烛火"嗞嗞"地响了两声后，竟腾地一下熄灭了！

此刻，除了东子手上的小半截蜡烛，周围立刻又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巨大的恐慌像泄了闸的洪水，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家都怔住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四周变得异常安静，冷风吹拂下，吊着尸体的房梁发出吱呀吱呀的怪响，一声声地敲击在大伙儿的心坎上，摇摆的烛光下，东子那张惊魂未定的脸上已是冷汗涔涔。

"嗬……嗬嗬……"

沉闷的空气里忽然传来一声诡异的女人笑声，声音阴寒无比，刺骨三分，像是来自地狱黄泉一般。小马大叫了两声后，像见了鬼似的往楼下夺路狂奔，其他人这才如梦初醒，狭窄的楼梯口立刻被挤得水泄不通。

“让开，快让老子下去！”

“挤你大爷的……”

东子跑在最前面，但通往一楼的楼梯才下了一半，忽然听到一声闷响，竟从天上掉下来一具女尸，正落在自己脚下，东子吓得一哆嗦，手中的蜡烛一个没拿稳，掉在地上滚了两滚，也熄灭了。

四周变得黑咕隆咚的，看不到一丝光亮，沉甸甸的恐惧如同千斤巨石一般压在众人的胸口，让人喘不过气来，大伙儿抓着瞎，拼命地互相推搡着，连被夹在人堆里的黑旋风也莫名其妙地挨了几拳。

啪！一声像是绳子断裂的声音冷不丁地传来，肥丁忽然感觉有个什么东西砸在了自己身上，险些栽倒在地上。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又是听到啪啪啪的几声，随后木楼梯上传来咚咚咚的几声闷响，楼梯上的木板子本来就不怎么牢靠，这下更像是发生了连环地震了一般晃个不停。

“格老子的，怎么回事？”

“嘘，都别说话！”肥丁小心翼翼地说道，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像擂战鼓一般，哆哆嗦嗦地摸出一盒火柴，由于过度紧张，一连划了好几根才划燃。但最后那根火柴却是因为用力过度掉落在了地上，还好，没熄。肥丁弯腰去拾地上的火柴，借着地上火柴微弱的亮光，他忽然看见，就在正对着他的前方，竟有一双涂着血红色指甲油的苍白的女人的脚！他吓得魂飞魄散，哇哇大叫着，连退了好几步。

“啊！”东子这时忽然惨叫了一声，声音凄厉无比，随后就没了音了。

“快跑，有鬼，有鬼啊……”华子话还没说完，就像公鸡被勒住了脖子，一下子哑了声了。

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个个都像受了惊的雏雀，在黑暗中到处乱撞，慌乱中，不知谁叩响了麦德森机枪的扳机到处乱射，清脆的枪响震得人耳朵都快聋了。

狭隘细长的楼梯上变得一片嘈杂，黑旋风大喊了几声，都被湮没在了噪音之中。机枪喷出的火舌一闪一闪，将周围混乱的景象印成了橘黄色，影影罩罩中，黑旋风看到华子满身是血地躺在离自己一米开外的地方，浑身剧烈痉挛着，一个穿着白色长衫，光着脚的女人正趴在他身上，一张血盆大口死死地衔住了

他的脖子，如同猎豹扑杀到了猎物。黑旋风吓得失声叫了出来，那赤脚女人猛地一抬头，两道刀子似的凶光射向了自己。这将是黑旋风永生难忘的恐怖画面，只见这女子的衣服上布满污垢，蓬乱的头发遮住了整张脸，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她眼睛里全是白仁子，并没有黑瞳，到处布满着如同火舌一般的血丝，凶光毕露，阴森得仿佛在极北苦寒之地冰冻了千年一般酷寒无比！

黑旋风脑子里嗡地一声响，他感觉自己都无法思考了，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克制了一下，尿都会从裤裆里喷出来，他觉得那个诡异的女人正朝自己靠近，慌乱中他抓起身边的一个人就往那女人身上一推，眼见着下楼的路上黑压压的好几个人影，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他胆战心惊，便整个身子骑在了扶手上，想要通过扶手翻下楼去。然而，当他刚准备收起另一只脚时，却感觉脚被人给死死地拽住了，他吓得脸都白了，使劲地蹬了几下，想要挣脱开来，由于用力过猛，他那只香港脚竟从皮靴子里直接抽了出来，身子失去重心，一个没站稳，直接从二楼的楼梯扶手上重重地摔了下去！

楼下是石砖铺成的地板，硬梆梆的，黑旋风只感觉右腿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估摸着应该是骨折了，但这当口也容不得他多想，拖着一条瘸腿就往外跑。

“咚咚咚”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有人要下楼追自己，只剩一条腿的黑旋风拖着笨拙不堪的身躯，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外跑着，右腿的疼痛一阵高过一阵，疼得他嘴唇都快咬出血了，楼梯上不断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声入耳，字字钻心，短短的一条走廊，却让他像走在烙铁上一样漫长，衣服全都被汗水浸透了。等到黑旋风终于摸到走廊尽头的门把手的时候，却忽然停住不动了，因为他发觉，楼梯上的叫喊声和枪声全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砰！一声闷响过后，浴室的木门被重重地推开了，几个披头散发，光着脚丫的黑影一跳一跳地闯了进来，这些黑影呼哧呼哧地大声喘着气，嘴中不时喷出一股股白色的雾气，它们几乎掀翻了浴室中的每一个桌椅，连用来烧水的黑木炭也被它们给踢得到处都是。大概折腾了一盏茶的时间后，它们才陆陆续续地离开。

咕噜咕噜……满是肥皂沫的中央大水槽中，冒出几个大小不一的气泡，泛起了阵阵涟漪。

忽然，一个人头从水面上冒了出来，正是满脸狼狈的黑旋风，原来方才黑旋风一直躲在这水槽之下。虽然呛了几口滑溜溜的肥皂水，但命总算捡回来了，

黑旋风撵了撵鼻涕，准备爬出水槽。

“格老子的！刘半仙说老子命硬，果然不是盖的！”

黑旋风正在庆幸地想着，就在这时，水槽里忽然慢慢冒出一个黑乎乎的物事，黑旋风不明所以，凑近一看，发现竟是个人的头颅！

黑旋风吓了一大跳，当那头颅随着水波晃动，慢慢地将面部转向黑旋风时，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这头颅竟是之前被肥丁砍下的牡丹！牡丹的眼珠子已经被挖去，黑洞洞的眼眶不断往外流着黑血，就在这时，牡丹的嘴角忽然轻轻抽动了起来，嘴唇咧成了半月形，露出了两颗白森森的獠牙，对着黑旋风摆出了一个阴恻恻的狞笑！

黑旋风感觉心都凉了半截，他战战兢兢地掏出了勃朗宁手枪，不想手枪却因为浸泡在水中哑了火，这时身后飘来了一股香水味，闻起来像是牡丹花的味道，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的头发被人给重重地揪住了，身子像筛谷一样被提了起来，根本无法挣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把寒光四射的镰刀朝着自己重重地劈下……

也就是那一瞬间，黑旋风的眼睛忽然像在看万花筒一般，到处天旋地转着，耳朵也忽然听不到声音了，脑海中更是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像个皮球一样，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后，他看到水槽已经在五米开外的地方了，而自己那没有了头颅的身体正站在水池边沿像羊癫疯一样颤抖着，鲜血像喷泉一样从脖子里涌出，自己的身体后面，站着一个身着旗袍女人的身体，同样没有头颅，只见她一手拿着镰刀，另一只手在水池中摸索了一阵，将牡丹的头颅提在了手上，黑旋风半睁着双眼，模模糊糊地看到，牡丹正面朝着自己，露出了一个阴森无比的蔑笑……

原来小马说得没错啊，人被砍了脑袋，真的还可以看见东西呢……

“格老子的……”黑旋风嘴唇轻启，无力地吐出几个字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十二章
地底食人洞

几个时辰前，就在黑旋风一伙人往窑子里赶去的时候，阿桓和阿发这头正陷入了与西镇群尸艰苦的突围战中。总共十五个人，除了阿发和阿桓两兄弟会武功之外，其余十三人都是靠着一股蛮力与胆气，与僵尸实打实的肉搏。这些紫僵行动迟缓，脑子笨拙，倒并不是十分难对付。这时候，沾满了童子血的武器也是大放异彩，打在那些僵尸身上“嗞嗞”直响，像是烙铁烧着了皮肉，疼得它们嗷嗷直叫，稍微锋利点的，像柴刀或是镰刀，手起刀落之际，僵尸们断手的断手，掉脑袋的掉脑袋，更神奇的是，沾上了童子血的伤口全都无法愈合，等绿浆状的尸血流干后，它们便全都倒地不起了。

但好宝也有用尽时，很快，大家武器上的童子血就已经渐渐流失掉了，威力也大打折扣，阿桓只好带领着大家边战边退，没多久，众人来到一片青翠的绿坪之上。这块绿坪是整个东镇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绿化地带，是前几任镇长为了拉政绩，美化镇容而萌生的产物。

一路尾随跟来了二十来只西镇紫僵，已经杀红了眼的树根非但不躲，反倒主动迎了上去，咔咔两铲子抡过去，就看到两个僵尸脑袋滚在了地上，完事了树根口中还不忘得意地吼上两嗓子：“娘个球的，来一只老子杀一只，来一双杀一双！”

“行啊你小子，平时宰只鸡都不敢，杀起僵尸倒是挺来劲的。”在西大街卖狗皮膏药的燕小六揶揄道。

“哼，老虎不发威，让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当成病猫了！”树根撇着嘴驳道，好几个与他熟识的都已经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不少。

然而，谁也没有发现，就在离树根十来米远的地方，原本平坦的绿坪上竟隆起了一个半米来高的小土包，而且这个小土包还会游走移动，使得本来就十分疏松的土壤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缝隙。若从高处往下看，在小土包游走的轨

迹上，土壤上的青草变得高低起伏，像极了一条蜿蜒摆动的绿蛇，悄悄地向树根脚底下游过去。

树根起先是感觉脚底板被什么东西给顶了一下，随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整个人长高了半米，比队伍里最高的瘦竹竿都足足高出了半个脑袋，他百感莫名地低头一看，却发现脚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小土包，而自己此刻正站在土包的峰顶之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小土包“哗”地一声裂成了两半，从里面伸出一双白惨惨的枯手，像钳子一样锁住了树根的两条腿！

“我日，什么鬼东西？！”树根大声惊呼道，正在御敌的阿桓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吃了一大惊，但等他提剑赶到时，树根已经被那双恐怖的大手给拖到了地洞之中。

刚才发生的一幕就如同在电光火石之间，大伙儿都是面面相觑，显得惊骇万分，树根脚下的地洞足有一人来宽，从外面往里望却是黑麻麻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地洞忽然像趵突泉一样，向外喷出了一条两人高的血柱，围在周围的几个汉子都是被溅了一身，吓得哇哇怪叫。

眼尖的阿发这时又发现了一个隆起的小土包，正疾速朝着燕小六游离过去，情急之下他大喊了一声：“当心脚下！”然而为时已晚，燕小六又被一双长满尖锐指甲的大手用同样的方式给带到了地下。燕小六撕心裂肺的惨叫从地底传来，如同黄泉之音，听得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又是一股血柱喷涌而出。

一连死了两个弟兄，剩下的人个个都是心惊胆战，斗志也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趁着这次逆袭，草坪外围的紫僵也进攻得更为猛烈，包围圈越缩越小。

“大家都别分散了，多注意自己脚下！”阿桓声嘶力竭地喊道，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会挖洞？对于这样的变故他也感觉有些始料未及。

阿发这时脑海中浮现出曾经在《太平尸鉴》里看到的一句话“葬尸十余丈，并通地厉之气，易生煞，此煞往而不同，遁地而走，如鼠也如貂”。据书里介绍，这种能遁地，能挖洞的僵尸有个别号叫“地魔”，俗话称“山咕噜”，属于毛僵中的一种，行动敏捷，遁地无形，极难抓住，如果真是遇到这种僵尸，可就十分棘手了。《太平尸鉴》为太平天国时期一个跛脚道士所编，对僵尸种类的介绍十分齐全，可以说得上是僵尸类的百科全书了，阿发属于半吊子型的，看什么书都只看一半，这“地魔”的介绍刚好在书的前一半，没想到被他瞎猫撞死耗子般地撞到了。

阿发满脸担忧地望向阿桓，他是属于什么都写在脸上的人，阿桓冲他点了点头，证实了他的猜想。

按照阿桓的安排，大家现在都挤成了一堆了，这样谁出了事，也好有个照应，果不其然，还没一盏茶的时间，二皮子又被一只地魔给紧紧地拽住了双腿。说时迟，那时快，站在旁边的阿发一把就将他的手臂给扯住了，此时二皮子已经半个身子没进了土里，叫得比杀猪还惨。

阿桓这时也扑了过去，抓住了二皮子的另一只手臂，两人发了狠的往上拽，却没想到二皮子的身子还在缓慢地往下沉。此时的二皮子就像是一条麻绳，被两拨拔河的人拉来拉去，阿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额头上青筋直冒，他转头朝周围傻愣着的众人喊道："还看个球，快来帮忙啊！"

这一招呼着，又有两三个汉子过来，果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二皮子的身子眼看着就慢慢地被拽出洞口了，可人毕竟是肉做的，这样一阵大力拉扯，二麻子都快疼晕过去了，嘴中不停地叫道："疼死老子了，快……快放手！"

但大家伙哪里肯放，这一放不就是将他送进地狱了么？阿发高喊着："一、二、三……"大家一齐发力，伴随着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后，四五个汉子全都摔在了地下。

"总算拉出来了……"阿发回过神来后，却发现身上竟躺着二皮子的半个身子，鲜血被拖了一地，一大截肠子还留在洞口，不禁吓得爬开了老远。

二皮子脸色惨白，眼神暗淡无光，身子一抽一抽的，看上去已经没救了，阿桓摇了摇头，双手握着桃木剑，一下子刺进了他脑门。大家虽然觉得惋惜，但也都对阿桓表示理解，他这样做也是让二皮子能够尽快解脱，不至于这样痛苦下去。

就在大伙儿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又有两只紫僵趁机扑了过来，还好阿桓及时发现，飞身两脚踹得它们在地下滚出了老远。

"又来了，又来了！"不知谁惊恐地高喊了一声，众人循声一看，发现两个隆起的小土包正在一前一后地朝着众人迅速逼来。

十来个人被这些鬼东西玩弄于股掌之中，阿桓心中十分生气，他捡起二皮子落在地下的铁镐，暗运内力，朝着其中一个小土包飞掷了过去。铁镐整个呈T型，形似鹤嘴锄，一头尖，另一头为扁平的铲状，平时是农家人用来挖地的好帮手，经阿桓一掷，铁镐在空中旋转了几圈后，尖端正好深深地钉进了小土

包中，只听一声怪嘶传来，小土包竟停在原地不动了，不断有墨绿色的液体从土包的缝隙里溢出。

就在此时，另外一只地魔却已经来到了阿发的脚下。

“师弟，救我啊！”阿发刚喊出声来，身子便像绑上了沙袋一样，一下子栽到了地洞里。

“大师兄！”

阿桓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竟跟着跳进了地洞之中。地洞仅够一个人匍匐着前进，里面到处都是泥土的腥味，抬头就能看见盘结的草根，摸上去湿漉漉的感觉。

地洞其实并不深，大都集中在土壤表层，但确实有够绕的，越往里走，湿气就越重，在这样幽闭的空间内呼吸，连阿桓的鼻子也开始抗议了，才一会儿工夫已经连续打了四五个喷嚏了。

大概爬了有三四丈远，洞口的人声已经听不见了，眼前却分出了两条岔路来，两条岔路都是平行着的，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地魔那股子特殊的腐臭味在这里也竟消失不见了。没了线索，阿桓像一只无头苍蝇一般，刚准备去左边碰碰运气，忽然，在右岔路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不时还可以听到粗重的喘息声。

这样狭小逼仄的空间内，根本使不开拳脚，阿桓心中怦怦直跳，赶紧爬进左边的泥洞里先藏了起来，悉心观察着右岔道的情况。不多时，从右岔道内冒出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头，在交叉口十分痛苦地吐了口还带着泥灰的浓痰。

“大师兄！”阿桓十分欣喜地喊了一声，阿发看到他，先是一惊，随后做了个嘘声的动作，肥厚的手指头不停地往后指。

阿发这意思显而易见，是指后有追兵，果不其然，蓬松的洞壁开始震颤起来，不断还有粉状的泥屑落在两人脑袋上。

“走这边！”阿桓从左边的洞口退了出来，将阿发让进去后，自己才又重新钻了进去。

还没爬出多远，一只干尸似的地魔从右岔道内追了出来，十分机械地摆动了一下脑袋，发出“咔咔”的声音，仿佛是在辨别方向。阿桓屏住了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没一会儿，地魔又朝阿桓爬进来的那条小道上追去了。

阿发比阿桓胖上了一圈，挤在这样狭窄的地洞内十分吃力，阿桓眼前的视

线全被他那大屁股给挡得严严实实的，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得跟在他后面走。就在这时，阿发忽然停住了，大屁股摇了一摇，竟使劲地放出了一个响屁。

阿桓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一股热流冲到了自己脸上，酸臭无比，不禁捏着鼻子边骂道："猪样，在哪都能放屁！"

也许是听到了阿发的屁响，之前那只地魔又折了回来，绿光莹莹的眸子仿佛两团冥火一般，咆哮着向两人的方向追过来！

这些地魔在地洞里像田鼠一样，十分灵活，不仅能随意地转动身子，还能倒挂在洞壁之上行走，阿桓显得大惊失色，一面推着阿发的大屁股，一面赶紧往前爬。

嗤嗤嗤……身后不时传来地魔粗重的喘息声，一声比一声急促，两人感觉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狭窄的地洞，未知的前路，闭塞的气流，这令人恐惧的一切，就像巨石一样，重重地压在两人胸口，让人无法喘过气来。

"快……快跑！"

阿桓一声接一声地催促着，转眼间，敏捷的地魔已经离阿桓不过五六尺的距离了。

转过一条平仄不一的弯道后，前方不远处忽然传来了微弱的亮光，这是一个与水平面约莫呈六十度角的弧道，看起来似乎是通往地面。两人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赶紧顺着弧道加速往上爬去。

就在阿桓准备刚刚转过弯道的时候，地魔也追了上来，一爪子就向阿桓的腿上抓去，阿桓赶紧把腿往回缩，但麻裤上还是被地魔锋利的指甲给划破了一大道口子，差一点就伤到肉了，阿桓随手在头上扯下一大把泥土，朝着地魔撒去，地魔将脸上遮挡视线的泥土甩干净后，又哇地一声追了上去。

经过了刚才那惊险的一幕，阿桓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将阿发往外顶，身后地魔的聒噪声越来越大，只要阿桓一回头，就能看到那双冥火般的双眼，和它们那钳子似的爪子。阿桓的双手此时根本施展不开，只能是靠双腿连踢带闪，才勉强能与地魔保持着一小段距离。

弧道的上方果然是通往地面的，两人长长地舒了口气，阿发此刻已经半个身子伸出地面了，他看到自己正处在绿坪边缘的一颗果树下，而不远处弟兄们已经被紫僵群给团团围了起来，不时还可以听到一声声惊恐的惨叫。

阿发走在前面，危险都被身后的阿桓给扛上了，丝毫体会不到他焦灼的心态，也许是阿桓觉得他动作慢了，使劲在阿发腿肚子上掐了一下，阿发疼得大叫一声，一下子从地洞里跳了出来。

一股清润新鲜的空气从地洞口涌了进来，地洞口的直径足有弧道两倍宽，阿桓翻了个身子，面朝天空的方向，地魔也在这时发足扑了上来，竟一下子压在了阿桓的身上！地魔张开血盆大口向阿桓挑衅似地嘶吼着，声音震耳欲聋，从齿间流下的乳白色涎水滴了阿桓一脸。

阿桓一手掐着地魔的脖子，不让它接近，一手从兜里摸出一张神火符，只轻轻一摇，神火符竟“嘭”地一声腾起了一大团火焰，正好焚在了地魔的脸上，地魔发出一声惨叫，被熏得满脸乌黑，像是瞎了一样，不住地摆动着脑袋。阿发这时趁机将阿桓从地洞里拖了上来，阿桓也不含糊，又将手中还在燃烧的半截神火符往地洞内飞掷过去，洞口立马就像锅炉里被添了新柴，腾地窜出一股两尺多高的火苗，洞里地魔的惨嘶声更是不绝于耳地传来。

阿发有些惧惮地望着那些围成了几圈的紫僵，问道：“师弟，这么多僵尸……咱们还救不救？”

“屁话，当然要救了！”

阿桓想也不想，提着桃木剑就冲了上去，阿发没办法，只得跟在后面打酱油。

夜色之下，阿桓深红色的剑光如同一条赤色巨蟒一般，飞腾疾走，风声虎虎，好不容易杀出了一条豁口闯了进去，却发现能够站起身的弟兄只有区区五人了。芳草萋萋的草坪到处都是喷溅的鲜血，几乎被染成了鲜红色，阿桓虽然全力以赴，但面对四面八方伸过来的紫僵利爪，却是有些力不从心，身上的衣服也都被抓破了，屡屡出现了险情。

阿发用剑的方法不当，最后连桃木剑也砍折了，只能一步步后退，心中开始后悔当初在窑子里没同性感风骚的牡丹干上一炮了，到了死都还是个老处男，想想都觉得丢人。

就在这时，紫僵群忽然出现一阵不安的骚动，随后竟歪歪斜斜的倒下了一片，密不透风的包围圈立刻被拉开了一条门户。这时倒下的紫僵身后现出一个手持双刀的浑圆大汉，双目中精光炯炯，一副神挡杀神，鬼挡杀鬼的凶悍模样。

“阿桓兄弟，我来助你了！”

来人正是把僵尸当菜砍的猪肉荣！当猪肉荣看到满地的同胞残肢后，不禁

皱了皱眉，挥舞着两把又厚又重的杀猪刀朝着最近的一只紫僵砍去，将所有的怒火全都发泄在了它身上！

只听噌噌蹭三声闷响，那紫僵竟被砍成了四截，剩下的紫僵在他凶悍的刀光中竟是近不得身。

有了猪肉荣的相助，阿桓身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只见他耳根子一动，随后十分迅捷地回身一剑，正刺在一只迎面扑过来的地魔面门上。

就在局势刚刚出现逆转的时候，马杆子忽然往天上一指，惊呼道："你们快看！"

灰暗的夜空里，忽然出现一个忽明忽暗的黑影，如同陨石一般划破了宁谧的黑夜，正朝着绿坪的方向疾飞而来，近了，更近了，由于天黑，加上那身影速度过快，根本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见他在紫僵包围圈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后，竟径直落在了地面上，由于冲击力过大，蓬松的草坪上被他踩出了一个大坑，泥土飞溅出了老远。

那家伙衣衫褴褛，皮肤呈藏青色，手臂上长着一寸来长的白毛，它落下时是一副屈膝在地的姿态，此刻已经缓缓地直起了身子，像木偶一样地一节一节抬起头，幽深的红色眼睛像深洞中的灯光，冷冰冰地注视着阿桓一行人。

这样强烈的煞气，连猪肉荣都呆住了，这个玩意跟自己对付的这些迟钝的家伙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晓得强了多少倍。阿桓和阿发也是同时一惊，心都凉了半截，这不就是那日落入黑水河中的西镇僵尸王么！

"又是这个难缠的家伙……"阿桓轻轻嘀咕了一句，脑海中却闪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大师兄，你和猪大哥带着大伙儿突围，与师父汇合！"阿桓的这一嗓子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他。

"那你呢？"猪肉荣问道。

阿桓看了看僵尸王，此时的它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满脸阴煞地盯着自己，红光闪闪的眼神中充满了挑衅。

"我来对付这家伙！"阿桓一脸坚毅地说道。

只见阿桓运了一个左雷局手决，随后凝气于指尖，凭空一指，立刻有一团樱桃大小的红色光团朝僵尸王身上飞去，撞在僵尸王胸口上，砰地一爆，溅出了一大片火星子，将僵尸王胸口的衣服都给点着了，僵尸王退了一步，朝胸口

哈了一口白气，火苗便像喷了灭火剂一样，立刻熄灭了。

阿桓嘴角咧出一丝轻笑，跳起来一个翻身，已经是在十步之外，开始往僵尸王相反的方向快步跑去，僵尸王“嗷——”地怪叫了一声，竟又飞在半空中，也朝阿桓的方向急追而去。

阿桓当然知道像左雷局这样平常的法术是伤不到僵尸王的，所以他方才也只用了三成功力，意在激怒僵尸王追赶自己，从而给猪肉荣和阿发制造突围的机会。阿桓此刻的心情与其说是视死如归，不如说倒还有点淡淡的兴奋，他已经好久没遇到如此强劲的对手了，此战刚好可以检验他十几年所学的成果，反正横竖都是一死，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师父曾说自己的潜力是“遇强则强”型，不知是真是假？

猪肉荣当然是知道阿桓的良苦用心的，他小树粗的膀子一挥，便一马当先地带着大家准备杀出重围。

一干人费尽千辛万苦逃到了正街上，猪肉荣一点数，好家伙，除了自己和阿发外，只剩下了四个人！马杆子（个头最高的一个）、贵明和贵天两兄弟，还有一个负了伤的强子，强子在乱斗中不小心被地魔给抓烂了双脚，不仅断了脚筋，整个脚上的皮都被撕下来了，裸露在外的肌肉血淋淋的，很是触目惊心，强子自个走不了，只得由马杆子给背着。

由于后面跟着一大群追兵，大家都是脚步匆匆，不敢回头。正街的街面上都铺着一层厚厚的石砖，踩上去十分平坦，这样的地表地魔可没法钻来钻去的，只得纷纷从地洞里跟了出来，在地面上它们的战斗力虽然远远不如地底下，但奔跑速度还是比紫僵快上不少。

阿发跑在最前头，他也许不知道，逃起命来才是最能激发他潜能的时候，平时走一小截路都觉得累，这会儿竟跑得比百米冠军还快，马杆子背着强子虽然跑不快，但仗着腿长，竟也没落在最后。

起初强子还在他背后一个劲地呻吟，这会儿已经没声儿了，马杆子边喘着粗气边说道，“强子，你个悖时砍脑壳地，这次逃出去后，欠老子的半吊钱也该还了吧？”

见强子没反应，马杆子生气地用后背顶了他一下，继续道：“怎么不说话？你他娘的别想赖掉！说什么给老婆买块布做衣裳，还不是拿去逛窑子？还是树根看见亲口和我说的！”

“为了这事，我家那母老虎吵得我几天没睡觉！老子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邪了，当初居然信了你的鬼话！”

马杆子在这骂骂喋喋地念叨个不停，强子却始终没出声，他侧头看了强子一眼，只见他双目紧闭，一脸死气，看样子像是疼晕过去了，马杆子只得摇了摇头，自嘲道：“妈的，全当老子是放屁了！”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发现，就在他刚刚转回头的一刹那，强子竟然猛地一下睁开了眼睛，他双眼中布满血丝，再也不是先前那顽皮戏谑的模样，漆黑的夜色中，他唇下的两颗尖牙看起来异常分明。

强子已经尸变了。

“啊！！”马杆子的一声惨叫显得格外凄厉，当大伙向他看去时，发现强子像发了疯一样，正狠命地咬住马杆子的脖子，由于强子双腿夹在马杆子的肚子上，任凭马杆子怎么挣扎也无法将他甩开，血流得很凶，像激流一样，看来像是动脉被咬破了。

这样的情况让大伙儿都吃了一惊，贵明和贵天两兄弟赶紧上去要把强子拽下来，可这平时羸弱不堪的野小子也不知哪来这么大力气，竟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马杆子的身上，怎么弄也弄不下来。

猪肉荣这时大喝一声，一刀砍在强子脑袋上，强子脑袋便如同橘瓣一样从中间分成了两半，钳子似的双手也一下子软了下来，倒在地上痉挛了一阵便不动了。

马杆子半弓着身子，手紧紧地捂住脖子上的伤口，由于剧烈的疼痛，他的脸都扭曲变形了，鼻涕眼泪流得到处都是。

猪肉荣和阿发互相看了一眼，会意地朝马杆子走了过去。

马杆子像是瞧出了什么端倪，十分紧张地望着两人，身子不断往后退，“你们要做什么？！”

“马杆子……俺们也是想帮你……”

“放你娘的屁！”还没等猪肉荣说完，马杆子就骂了起来，“老子的命是老子自己的，谁也别想拿走！”

“……”

“别过来，谁过来老子砍了谁！”马杆子一边大呼大喝着，一边跌跌撞撞地从侧路跑开了。远处的一只地魔看到了这个情况，忙掉了个头，朝马杆子的方

向追过去，猪肉荣望着这一幕，显得若有所思。

“猪大哥，要不要把那厮给追回来？”贵明问道。

“不用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阿发这时心急火燎道：“先别说了，僵尸就快追上来了，快点跑吧！”

“你们先走！”猪肉荣忽然说道。

“你说什么傻话？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这么多僵尸，你认为俺们跑的掉吗？”猪肉荣反问道，憨厚的面容上竟有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

众人都无言以对，阿发也是愣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阿发兄弟，你带着他们去找茅道长，我去引开僵尸，只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猪肉荣说完，竟微微笑了起来，“你们别看俺长得胖，跑得可不慢，以前有头猪逃了一里地了，照样被俺给追回来了！”

“那，猪大哥……保重了……”阿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感觉心里酸酸的。

“代俺像道长问声好！”猪肉荣笑了笑，竟开始往回跑，僵尸们看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一个个的叫得更凶了。

眼看着僵尸们离自己越来越近了，猪肉荣忽然转了个方向，提足狂奔，这方位看起来是通往东街城关方向的。

对于砧板上的肥肉，这帮穷凶极恶的僵尸们当然不愿放弃，都纷纷向他追赶了过去。

“咱们走吧……”阿发叹了口气，向呆立在原地的贵明和贵天两兄弟说道。

猪肉荣目不斜视，发了狠力一路狂奔，竟然连迅捷灵活的地魔都追不上他，到了城关门口的时候，却被两只路过的尸蟾拦住了去路。

在猪肉荣心中，不管对手是什么东西，他都会把它当成畜生来尽情屠宰，这次也不例外。眼见着两只尸蟾同时扑来，他抡着两把杀猪刀，一下子就把一只尸蟾的手臂给削了下来，腥臭无比的绿浆子喷了他一身。然而，他这一味强攻，等于是放弃了防守，是一种相当冒险的打法，另一只尸蟾这时直接越过了他的头顶，一只利爪狠狠地在他后背上划出了五道血口子。

猪肉荣只感觉后背一阵火辣辣的剧痛，他一分神，刚才那只被他砍翻在地的尸蟾又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脚踝。虽然猪肉荣穿的是自制的猪皮长靴，又厚又重，

但竟然被尸蟾的尖牙轻易地刺破了，隐隐可以听到骨头被咬得咯咯直响的声音。

“俺操你奶奶！”猪肉荣大吼一声，另一只脚狠狠地踩在这只尸蟾的脑袋上。猪肉荣有股子天生的蛮劲，那尸蟾经他一踏，脑袋立时扁了一轮，眼睛珠子都迸出来了，一张丑脸几乎是沾在了地面上。猪肉荣担心它死不了，又将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了那只脚上，这二百八十斤的重量可不是盖的，尸蟾的头盖骨本来就脆，经他一压直接给烂成了一滩肉泥。

猪肉荣杀红了眼，挥刀又要朝另一只尸蟾砍去，那尸蟾却吐出长长的舌头，将他拿刀的手给紧紧缠住，让他无法动弹。猪肉荣感觉手腕上就像被一根麻绳给死死的系住了一般，血流都不通畅，他勃然大怒，干脆丢下了杀猪刀，反手死死地捻住了尸蟾的长舌。尸蟾万没料到他会这样做，它冥冥中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十分不安地想缩回舌头，可为时已晚，猪肉荣双手使劲一拽，竟将尸蟾给直接给拉离了地面，随后又像舞着缰绳一样，将尸蟾整个身子抡在半空中旋转挥舞了起来。猪肉荣在原地猛转了几圈后，也蓄足了气力，紧接着双手一送，尸蟾笨重的身体便像离弦的箭一样重重地向后摔去，正好撞在迎面赶来的紫僵群里，这些紫僵就像多诺米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一大片。

猪肉荣长舒了一大口气，也不去拾地下的杀猪刀了，继续提足向城关外跑去。

此刻他的脚踝处仍在淌着血，连骨头都露出来了，猪肉荣每跑一步，脚上的疼痛便更钻心一分，才一会儿工夫就已经是浑身大汗淋漓了。城关外是一条泥泞的马路，黄钻的僵尸军团当时就是从这里攻进去的。

作为黑水镇的门户地带，这里也是防御工事最集中的地方，到处都是机关陷阱。猪肉荣因为直接参与了工地的建设，因此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他之所以要将僵尸群带到这里来，就是要将它们一个个的全部送进地狱！

猪肉荣并没有走直线，而是走了一个大大的“S”型，僵尸们当然不知道这里头的玄机，刚出了城关门口，原本看起来平整的路面忽然塌下了好大一块，四五只没来得及反应的僵尸笔直地掉了下去，里面迎接它们的，是几十根一尺来长的钢刺。

在马路两旁，有两棵歪脖子老树，猪肉荣走到这里忽然停住了，低下头兀自打量了一阵后，竟抬腿跳了过去，这时三只紫僵也刚好赶到了，纷纷张牙舞爪地朝猪肉荣扑过去，猪肉荣却站在原地不闪不避，只是瞧着它们冷笑。

它们几个怎么也没想到，此刻在脚下，竟隐藏着一根极细的红绳，待紫僵小腿一碰，只听一声“啪”的一声，红绳断成了两截，从两颗歪脖子树上分别射出十几根被绑上了黄纸符的利箭，三只紫僵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瞬间就被射成了刺猬，在黄纸符的作用下，三只紫僵竟然原地发生了自燃，一身腐肉被烧得焦臭扑鼻，黑烟滚滚。

在马路旁边，有一小片圆形的洼地，洼地外围到处长着蓊郁的野草，但唯有这片洼地寸草不生，泥土还很新鲜，到处是被翻动过的痕迹。猪肉荣此刻站在洼地的正中央，洼地周围则已经被紫僵们围得密不透风。

猪肉荣脚下有一截倒插在土里的小树枝，小树枝上绑着一小片红布，红布迎风飘扬，看起来像是风向标一般。

猪肉荣脚踝流出的血将脚下的泥土都给染成了红色，他额头上冷汗涔涔，嘴唇上惨白惨白的，看不出一丝血色。他手上已经没有了武器，好几次都感觉眼前发黑，连站都快站不稳了，周围的紫僵们在他眼中也渐渐出现了重影，变得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多，他晃了两晃，使劲地摇了摇脑袋，想要强迫自己清醒下来。

在洼地外围，十余个隆起的小土包正快速地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惊得草地里的野兔到处乱窜。

正所谓人力有穷时，这时，胸闷已久的猪肉荣忽然感觉喉头一阵腥甜，随后竟猛一下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浓重的血腥味让整个尸群变得疯狂，狂躁的嚎叫声震动山林，僵尸们像潮水一般向着猪肉荣漫溢过去。

“狗杂种们，爷爷送你们个礼物！”

冷风寒冽，枯叶悲落，猪肉荣忽然仰天大笑了几声，将脚下那半截树枝重重地踩进了土里。

一声震耳欲聋的鸣爆声如同惊雷点亮了夜空，阿发心中猛地一沉，呆呆地望着城关的方向。

“那不是圈哥的地雷阵吗？”贵明被那声音吓得一阵哆嗦。

“猪大哥他……”贵天看了看贵明，又看了看阿发，话语都有些哽咽了。

“他是条真汉子！”阿发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又道：“咱们要快点去找到我师父，不要辜负猪大哥的期望了！”

第二十三章
诡异的黑影

砰！巧云手中的高脚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刚倒好的热开水撒了一地。

“云大哥，那是……那是什么声音？”巧云望向窗外，显得十分惊恐不安。

“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云中子眉头微皱，轻轻地答道。他知道巧云在担心什么，十分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温言宽慰着：“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师父和两个师哥不会有事的。”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外面这么乱……人家心里还是很担心的……”

云中子扫视了一圈教堂内的难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正在惶惶不安地望着自己，他们中大多都是妇女老弱，自家男人出去拼命，生死未知，说不担心那是假的。

“要不这样，云儿，你留在这里照顾他们，我出去探探情况。”

“可是，外面很危险耶……”巧云有些担心的说道。

“没关系，我有雪儿，它们追不上我的。”云中子笑了笑，白雪这会儿已经摇着尾巴凑过来了。

巧云将云中子送出了门外，屋外一片浓黑，之前此起彼伏的枪响已经听不见了，天上到处都是黑胶一样的流云，枯叶被吹得四处乱飞，一片肃杀的景象。

“云儿，把门关好，除了我之外，谁敲门都别开！切记！”云中子叮嘱了一声后，便呼啸一声，骑着白雪闯入了茫茫夜色之中。

“云大哥，万事小心……”巧云知道他已经听不见了，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远远看去，此时的巧云就像一个倚门望夫归的小媳妇，身姿羸弱，目中含泪。

半个时辰后，四处摸瞎的阿发心中忽然有种不详的预感，因为他发现自己迷路了。他对黑水镇的地形本来就不熟悉，加上夜黑风高，根本辨不清方向，贵明和贵天两兄弟则是黑水镇辖区的澎湾乡人，平时在土里吧唧的泥巴地里呆惯了，这也是头一次进城省亲，没想到刚来就撞上这档子事儿了，除了能埋怨

自己点背还能做啥呢。

三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最后竟来到了一条脏兮兮的死胡同里。胡同里三处都是高墙，地下的石砖都开裂了，踩上去都能溅出水花来，墙角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死老鼠，黄豆大小的绿头苍蝇到处乱飞。

“发哥，这条路好像不通啊！”贵明边说着，边从鼻子里掏出了一坨浓绿色的鼻屎，在手中轻车熟路地捏成了球状，随后放在指间一弹，那团鼻屎便准确无误地贴在了贵天的脸上。

贵天可是个不愿吃亏的主，只见他十分随意地用袖口往脸上一抹，随后使劲从喉咙里吸出一大口浓痰，朝着贵明吐过去，贵明笑嘻嘻地一躲，那口痰便重重地滩在了身后的高墙之上，与那墨绿色的苔藓几乎混为了一体。两兄弟是对不折不扣的活宝，这些恶俗的手段玩闹了二十几年，还是觉得趣味横生，不少相亲的姑娘们都是被他们给吓跑了。

“奶奶的！什么破镇子，也没个路标！”阿发腿脚发软，干脆不走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咱们还走不走啦？”

阿发摊了摊手，说道：“还走什么啊，师父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先歇一会儿再说吧！”

咚！一滴房檐上的露水滴落在水洼里，溅起了一圈圈涟漪。

阿发猛然惊醒了过来，他看到一旁的贵明和贵天两兄弟正背靠着背坐在地上，睡得正香。

这条胡同大概有两百米长，此刻从胡同里往外看，到处都像是被墨水浸过的一般，黑得像烧饭锅的锅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有什么亮的东西，都会显得异常分明。

阿发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自己的眼睛，他当是幻觉，揉了揉双眼，定睛一看，却发现在不远处忽然出现了许多根密密麻麻的，发光的细线，一闪一闪的，看起来有点像是咱们现代常用的光导纤维，这些光线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像是一个巨大的蛛网。约莫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那些细线慢慢的消失了，远处的胡同口传来了一阵阵水花声。

这是从破碎的石砖里溅出来的水花声。在阿发听起来，却如同响在了心里一样。

阿发赶紧推醒了身旁的贵明和贵天两兄弟，两个满身孩子气的年轻人听后，

也都是被吓得睡意全无。

渐渐地，一大群轮廓分明的黑影出现在胡同里，慢慢地朝三人靠近。胡同的宽度大约在七八米左右，却全都黑压压的被堵死了，贵明狗急跳墙，用手中的斧头使劲地捶打着身后的高墙，却被震得手心酸麻，连斧头都掉在了地上。

近了，更近了。黯淡的月光如同裹尸布般流泻在它们干枯的躯干上，映照过那青绿色半尺长的指甲，又反射在了它们那寒光闪闪，露在唇外的两颗锋利的獠牙上。

丧尸！阿发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这个字眼，连头皮都发麻了。

“怎么办，怎么办啊？”贵明如遇末日，惶惶不安地问道。

“发哥，你不是会法术吗？快使一个出来对付它们，我可不想死在这啊！”贵天带着哭腔说道。

贵天这一问，倒让阿发犯愁了。要是一些整人用的小把戏，阿发绝对不在话下，但一些用来治鬼驱邪的中高级法门，虽然茅无极都有用心教过，但自己从来都是吊儿郎当，学了半瓶子醋就不学了，反正事事都有阿桓来顶着，但今天阿桓却没在身边，他头一次有了如此强烈的危机感，只恨自己当初的没用心。

据阿发的了解，茅山‘大金光咒’便是他见过最厉害的法门了，用到极处，足以撼山裂土，当然，任何法门的前提都是以施法者自身的修为作为基石，修为愈高，哪怕是最低级的法门，亦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反之，修为低下之人，哪怕催动了最高级的法门，其作用十分有限。

阿发见两兄弟都对自己投来了期待的目光，心中忽然涌出一股莫名的勇气，眉宇间也变得坚定了不少，只听他嘴中缓缓吐出了几个字：“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贵明和贵天同时张大了嘴巴，惊得说不出话来，难道这厮还真是深藏不露型的？

只见阿发挺直了身板，往前踏了两步，随后很潇洒地一甩衣襟，刚好这时很赏脸地吹来一阵顺风，被甩出的衣襟在风中飘飞，加上阿发故意装出的深沉眼神，看起来还真像是武林高手出场的架势。贵明和贵天手牵着手，感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心想老子悖时了二十年，这次总算时来运转，遇上个救星了。

“茅山子弟斩妖除魔！”阿发不失时机地发出一声怒喝。这本来是阿桓的台词，阿发一想反正现在他不在，自己拿出来唬唬人也不会被戳穿。

“发哥加油！”

“发哥好棒！打死它们！”

贵明和贵天终于有一个靠山可以抱大腿了，心中激动难耐，呐喊声，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就差给他鼓掌了。说来也怪，阿发这一声吼，本来还在靠近的丧尸们竟然都停在了原地，一双双阴冷的眸子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在看他能耍出什么把戏。

阿发头一次被别人这样供着，心里头美滋滋的，乐成了一朵花，但表面上却不肯表现出来，怕失了风度，只好强忍住笑。紧接着，只见阿发回过头装模做样地说道："这门法术威力太过强大，我怕伤到你们，你们还是退后点好。"

"这么厉害啊……"贵明又是惊诧又是羡慕道，拉着贵天赶紧退后了两步。

阿发瞥了他俩一眼，又神气地摆了摆手，"再退后点！"

高手下了命令，两人哪敢不从，赶紧亦步亦趋地又跨开了三大步。

有阿发顶在前面，两人开始在后面咬耳朵了，"哥，没想到咱发哥居然这么厉害！"

"你个傻小子！"贵明拍了一下贵天的脑瓜子，"阿桓是茅道长的二徒弟，尚且这么厉害，咱发哥可是大弟子，比阿桓还高一个级别，能不厉害么？！"

贵天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开始发功了，只见阿发双手合成剑指，交于胸前，双眼微闭，口中念念有词："赤剑朗乾坤，金光照妖邪，赐吾玄天令，风云亦化龙。吾奉九宫十八殿玄天斗姆娘之命……"口诀既出，只见阿发忽然抬起左足，前足弓轻点地面，随后以右足为圆心划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圆，此为茅山的"紫薇跬步"，意在让自己意念集中，调引周身之力来催动法术，确保法术施展成功。其实紫薇跬步是为缺少自制力的初学者准备的，茅无极因为意念极少会被外物左右，因此几乎从来没使用过此招，阿发使出紫薇跬步，看来还是有着一定的自知之明的。

阿发闭着眼睛，估摸着三百六十度已经转完了，陡然间猛睁双眼，胸前剑指朝正前方疾点而去，与此同时，口中大喝一声"敕"，只见一道金光从阿发指间喷薄而出，连胡同的地面都仿佛惶惶震动了起来，阿发心中喜极，这大金光法决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呵！

一旁的贵明和贵天两兄弟睁大了双眼，看得齐齐呆住，表情久久地凝固在了脸上。

"敢惹我阿发，哼，老子让你们都没好果子吃！"阿发盯着指尖连绵不绝涌出的金光，泄愤似地说道，这时贵明却在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干什么啊！没看到我在施法吗？！”

“发哥……”贵明看上去有些哭笑不得，“你的方向弄错了……”

阿发抬头一看，差点整个人倒栽在地上，原来刚才的紫薇跬步多转了半圈，折腾了这么久，自己竟然一只是面对着墙壁施法……而之前那股强烈的震动感，则是因为自己踩在了一块松动的石砖之上，随着石砖的晃动而产生的幻觉而已……

如果丧尸们是有感情的动物，此刻应该已经笑出声了，阿发出了大丑，窘然道：“纯属意外，纯属意外……”

阿发扶了扶歪倒在一边的帽子，扎好马步，手中剑指一退一进，又朝着丧尸的方向点去，他此刻与丧尸群的距离大概在十尺左右，一语咒毕，指尖又是一道稀薄的金光喷出，仿若一条金色的长蛇一样，呼啸着向尸群飞扑而去，看起来虽是声势浩大，然而这却是条没吃饱饭的金蛇，它每向外飞出一寸，身上的光泽便会黯淡一分，直到离尸群两尺开外的半空时，竟然完全消弭于无形了。尸群这时又开始向着三人的方向移动了起来，阿发绷着个脸又一连试了好几次，最后干脆连只病蛇都唤不出来了。

“发哥，怎么回事啊？”贵天抓着阿发的肩膀，紧张地催问着。

“完了完了，一定是少了什么步骤，让我想想……”阿发努力回忆着，急得满头大汗，可越是急躁，心绪越乱，根本无法理清。

“还想个屁啊！丧尸都来了……”

“完了？哥，什么叫‘完了’……”

“就是咱们仨要翘辫子了！”贵明的双腿剧烈颤抖着，根本就不受他控制了。

三人此时站在胡同尽头，身子已经紧贴在墙面上了，再也退无可退，可丧尸们仍在步步紧逼，一股股强烈的腐臭味萦绕过来，让人闻之欲呕。

年纪最小的贵天忽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哥，我还是处男，我不想死啊！”

“谁他妈想死啊！！”贵明也是吓得尿了，裤子像浸过水一样湿了一大片。

阿发虽然没他俩那样没出息，但也是整个人都懵了，脑海中变得一片空白。

“师父，师弟，你们在哪啊？”阿发在心中绝望地呼唤道。

以往每每遇到险情的时候，总有师父和师弟能力挽狂澜，这下看起来是彻底没指望了。阿发曾无数次地设想过自己将来的死亡方式，但大多都是像白发苍苍，儿孙满堂以后含笑而去的完美结局，怎么也没想到像自己这样的人才竟然会英年早逝，以这样丢脸的方式收场。

贵天和贵明此刻已经抱做了一团，哭得满脸鼻涕和眼泪，连阿发都听得烦了，他想着，与其这样坐以待毙，不如试试看能不能冲出重围，这样才能有一线生机！

然而，当阿发正准备孤注一掷的时候，却发现贵天已经先了他一步，朝丧尸群发足奔了过去，贵明吃了一惊，拦了他一下没拦住，只得快步追了上去。

只见贵天径直朝最靠前的一只丧尸跑过去，手中的斧子扬得老高，口中哇哇大叫着给自己壮胆。然而，斧子还没砍下，手腕却被另一只丧尸给紧紧地掐住了，无论他怎么用力也挣脱不开，随后，这丧尸竟开始控制着贵天的手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斧子转了个方向，朝着贵天自己的脖子上抡了过去，贵天眼睁睁地看着，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脑袋就像皮球一样滚落在了地上，鲜血喷出了老远。这时又有两只丧尸抢了过来，如饿虎扑食般压在他血淋淋的身子上狠命地撕咬了起来。

贵明吓得脸都白了，转身想跑，衣服却被扯住了，只见左右两边各走来一只丧尸，一人抱住了贵明的一只大腿，开始同时朝反方向用力地撕扯着。可怜的贵明本来连劈叉都劈不下的，此刻却强行地被它们给拉成了一字马，整人人也半悬在空中，这样的疼痛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了，贵明一个劲地翻白眼了，撕心裂肺的嚎叫着，然而，还没叫上两声，整个身子就被两只丧尸硬生生地撕成了两半，肠子和内脏一股脑地掉了出来，流了满满一地。

看着这样血腥的一幕，阿发吓得双腿发软，连站都站不直了，这个时候，几乎一半的丧尸都在分食着贵明和贵天两兄弟的尸体，另外一半没挤进去的丧尸们则凶星恶芒般地盯着阿发，在它们看起来，这个家伙身材更福态，一定比刚才那两个瘦不拉叽的干柴更有嚼头。

丧尸们越靠越近，一个个高大的黑影像层峦叠嶂的山峰，将阿发完全遮挡在阴霾之下，阿发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他唯一希望的就是死神能来得更快一点，这样他就不用承受那样多的痛苦了。

然而，这一头阿发在如坐针毡地等死，那一头却没了动静，他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丧尸群已经将自己给围得水泄不通了，却似乎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可让阿发大感奇怪。这时，丧尸群中传来一声阴恻恻的狞笑，听起来十分阴森诡异，一个黑影从丧尸群中慢慢地走了出来，当那个人的面目渐渐明晰时，阿发不禁吃了一大惊……

第二十四章
命运的救赎

东正街上，冷风徐徐，吹得地上的落叶沙沙作响。

在一处露天灶台的周围，丧尸们的碎体残肢散落了满满一地，垒叠在一起的高度都足以和灶台平齐了，从上往下俯视，那形状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蒲扇，而这四四方方的灶台子则像是蒲扇的把手。

灶台上，一个瘦长的身影持剑而立，他微微低着头，剑尖不断还有墨绿色的尸血滴下。破碎的衣襟在风中飘来飘去，他却依然岿然不动，看上去仿若一尊雕像。

此人正是茅无极。良久，茅无极终于从剧烈的眩晕中回过神来，嘴角慢慢浮出一丝轻笑。他之所以故意在丧尸面前表现出疲态，便是吸引它们群起而攻，自己则好一网打尽。这欲擒故纵的全力一击虽然大大地透支了自己的体力，却将整条东正街上的丧尸都消灭殆尽了。

这天师剑很有灵性，此刻在茅无极手中铮铮地响着，像是在为胜利而喝彩。茅无极在衣服上扯下一块碎布，开始用心地在剑身上擦拭了起来。

在茅无极的身后，一个高挑的黑影正慢慢地向他靠近。茅无极早已发觉，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待那身影离自己不过一步之遥的时候，茅无极忽然猛地一转身，寒光凛凛的天师剑嚯地一下架在了那人的脖子上。

一缕柔滑的青丝飘然落地，以天师剑的锋利程度，足以吹毛断发。

“是你……”茅无极紧皱的眉头骤然一松，轻轻吐出了几个字。

“道长，你好像受伤了……”马小倩讶然道。

茅无极收回了天师剑，看了看还停留在掌心的梅花镖，摇头道：“小伤，不碍事的。”

然而，话还没说完，他忽然感觉胸口一闷，竟哇地一下吐出了一大口黑血！

马小倩赶紧将摇摇晃晃的茅无极扶住，“你……你中毒了！”

茅无极看到伤口已然变成了黑紫色，整个手掌变得浮肿不堪，心中不禁陡地一沉。梅花镖上有毒！

什么人和自己有如此深仇大恨，不仅在关键时刻偷袭，还在暗器上淬毒，分明就是想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置于死地！

毒素已经渗透到了腕部，茅无极咬紧了牙关，凝气于掌际，将那枚梅花镖硬生生地逼了出来，黑血流得满手都是，马小倩皱了皱眉，仿佛在怨怼茅无极的鲁莽，接着从衣兜里拿出一方绣花手帕，给他包扎了起来。

看到马小倩细心的样子，茅无极心中忽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暖和平静。

茅无极笑了笑，“没想到马小姐竟然还有温柔的一面呢。”

马小倩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故意在他伤口处捏了一下，疼得茅无极直皱眉。“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又辣又硬的朝天椒是不是？”

茅无极一笑：“那倒不是，我是觉得你的性格有时候很像男孩子，大大咧咧的……”

“哼，别老装作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搞得像多了解我似的。你没听说过女人心，海底针吗？”

茅无极知道争她不过，也就不接话了，马小倩包扎好后，娴熟地在手帕上打了个活结，却不料这一挤压之下，从伤口处又流出了一注乌血，将马小倩白皙的手指沾得到处都是。

茅无极惊道：“血中含毒，快去用清水洗掉！”

“你这是在关心我么？”马小倩冲着茅无极暧昧一笑，目露秋水，一双温软的玉手抓住他那只黝黑的大手，往自己胸口摸去。

刚触及马小倩那滑腻的胸脯，茅无极的手就不自觉地震了一下，赶紧缩了回来，脸上红成了火烧云。

“噗，第一次看到像你这样害羞的人呢……”马小倩捂嘴笑开了花。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暧昧的气息，李副官这时却不解风情地闯了进来，“道长，道长……”

茅无极心中一喜，忙迎了过去，他刚好想找个台阶下，这小子也算救了他了，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李副官见茅无极安然无恙，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道长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你这乌鸦嘴，少在这咒我！”茅无极佯怒道，他看到李副官的右腿鲜血淋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不禁皱眉道：“怎么伤成这样？”

“唉，别提了！还不是那群天杀的王八羔子给闹的！”

马小倩站在一旁，显得一脸不悦，李副官坏笑了一声，打趣道：“是不是我来得不是时候？”

“你小子，少在这贫嘴！”茅无极嗔道，接着又问：“怎么就你一个人，保安队的其他兄弟呢？”

一提到这事，李副官的眼神立刻黯淡了下来，缓缓吐出了几个字，“他们都死了……”

茅无极吃了一大惊，“都死了？怎么回事？！”

“顺子……他尸变了……要不是我反应快，往那小子头上开了一枪，现在就见不到你了……”

茅无极脑海中又出现了顺子被那只尸蟾给抓伤的情景，不禁摇了摇头，“这帮孩子，真是太作孽了……”

接着，茅无极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一只手扶住李副官的脑袋，另一只手将他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掰开，露出了两排结满牙垢的烂牙，这小子的牙齿黄得像泥土的颜色，一看就没少抽烟。在李副官参差不齐的牙齿间，明显可以看到两颗虎牙比中间的门牙要长出了许多，牙尖也变得窄小而锋利。

“道长，这是干啥子？”李副官舔了舔牙缝中的菜叶，不解地问道。

“干啥子？你比顺子也好不到哪去，尸变是迟早的事！”

“啊！”马小倩一听，身子不自觉地退后了两步，连看李副官的眼神都变了。

李副官吓得脸色都白了，带着哭腔说道，“我胆子小，道长你可别吓我啊……”

“你瘸着一条腿，根本追不上别人，就算是做了僵尸，也是一只饿死的僵尸。”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马小倩都有些忍俊不禁了，李副官却是笑不出来，“我才不要做僵尸，道长，道长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茅无极颇有些犯愁道：“你伤得这么重，现在条件又极其有限，恐怕是很难治好了。”

李副官以为茅无极是要放弃自己，吓得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求求你

了道长，只要你肯救我，我李明汉下半辈子做牛做马的伺候您！”

“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样像个什么样子，快起来！”然而，无论茅无极怎么拉他，他却怎么也不肯起来，茅无极叹了口气，“我又没说治不了，只是没有这般容易罢了！”

“真的啊？”李副官一听立马破涕为笑了，“我就知道道长有办法！”

“哼，狗腿子一个！”马小倩轻蔑地瞥了他一眼，小声嘀咕道。

茅无极撕开了李副官的裤腿，发现他大腿上竟有好几个咬痕，时不时还在往外冒着血。茅无极伸手在道袍里摸索了一阵，竟扯出了一个灰色的小布袋子，撕开后，看到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糯米谷子。

像这种巴掌大小的布袋子，茅无极袍子里有十多个，都是一针一线缝上去的，既结实，又不会洒，十分牢靠，先前对付僵尸的时候已经用光了，只剩了这最后一袋。

“就这么点了，根本不够啊。”茅无极喃喃说着，将布袋里的糯米全倒在掌心，接着使劲按压在了李副官的伤口上。

糯米一接触到伤口，立刻冒起了一阵阵的青烟，发出“嗞嗞”的声响，李副官只感觉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惨嚎了几声，被茅无极一耳光子扇过来，又不敢说话了。

茅无极抬起手的时候，那一捧糯米都已经变黑了，看起来像是烧焦了一样。

“你看看，这吸出来的都是尸毒。在你体内，像这样的尸毒积了几升了！”

“那咋办啊，这时候也没地方弄糯米了呀！”李副官刚说完，忽然一下子栽倒在了地上，身体像是不受控制了一样哆嗦个不停，十根手指头也变得奇痒无比，总想找什么东西抓上几下才舒服。

“他……他是不是要尸变了？”马小倩的惊恐地问道。

茅无极也不太肯定，他撑开了李副官的眼皮子瞅了一阵，长舒了口气，“还好尸毒没有深入到大脑。”接着，只见茅无极摸出了一张淡黄色的符纸，递到了李副官的嘴边。

“干…干什么…啊……”李副官说话一顿一顿的，像是冻僵了一样。

“还想活命的话，就吃下去！”

“有没有搞错……”

“哪这么多废话！”茅无极将那张符纸揉成了一团，不由分说地塞进了李副

官的嘴中，接着又在他后背上一拍，只见李副官喉头一阵抽动，那团符纸已然下肚了。说来也怪，刚吃下那符纸，李副官感觉胃里烧得厉害，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手脚也没刚才那般僵硬了。

“你给他喂的啥？”马小倩好奇地问道。

“镇尸符，但只能暂时的遏制住尸毒的蔓延，必须运功将尸毒给逼出来才行，再迟一点的话，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了。”茅无极边说着，边盘膝坐在李副官身后，双目微闭，双手像是在交叉做着什么手决，脸上变得红一阵紫一阵的。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的光景，茅无极将全身的内力都汇集在了大小周天处，开始双掌推在李副官的背上，想用真气逼出他体内流窜的毒素。

然而，才刚接上力，茅无极忽然感觉胸口一阵大痛，耳膜上也出现了剧烈的鸣颤，疼痛钻心，他感觉喉咙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涌上来，刚张开嘴，一大口黑血就喷在了李副官的背上。

“怎么……回事……”茅无极心中犯了疑，他运气调息已经有二十几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茅无极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想支撑着站起来，却感觉浑身酸软无力，骨头都想要散架似的。他此时体内的气息极度紊乱，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非死即伤，眼看着李副官不行了，他准备再试一次，却被马小倩给叫住了。

“你不想活了吗？中了断肠草之毒，只要一运功，毒性就会发作的！”马小倩说道。

茅无极一愣，“断肠草？你怎么知道的？”

“我……”马小倩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一直没吭声的李副官忽然猛地一下转过了身来。此刻的它像换了个人似的，脸型变得狰狞无比，手指甲也变长了许多，两颗尖利的獠牙更是已经伸出了唇外！

茅无极暗呼不妙，他强忍着疼痛，双手撑地，双脚朝着李副官使劲一蹬，将他踢退了好几步远。李副官踉跄了几下，刚一站稳，就十分凶狠地瞪了茅无极一眼，又转身向手无寸铁的马小倩扑了过去。马小倩穿着高跟鞋，哪里跑得过它，不一会就被它给按倒在地下。

“救命呀！”马小倩吓得花容失色，她双手捂着脸，只露出了一双眼睛，心中充满了绝望。

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橙色光柱打在了李副官身上，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鸣爆，李副官滚了几个跟头，上身的衣褂都燃了起来，疼得它又叫又嚎的。

当惊魂未定的马小倩望向茅无极时，发现他正伸着一只剑指，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十分辛苦，还没保持几秒钟，就又开始大口大口地呕起血来。

“你神经病啊？自己伤成这样了，还来救我！”马小倩重重地说了一句，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她只是感觉这个男人真是太傻了，自己和他非亲非故的，用得着这么拼命吗？

此时的茅无极半跪在地上，脸色铁青，脖子上的青筋都变成黑色的了，马小倩想扶他起来，拉了几下却硬是没拉动，李副官好不容易将衣服上的火苗给弄熄了，这时又咧着嘴向两人追了过来。

“快起来……”马小倩拖着茅无极走了两步，却感觉他像没了骨头一样，身子软软的，也不会自己走，靠她这一个女流之辈得拖到什么时候去？

马小倩此刻的内心也在强烈挣扎着，眼前这个人，她曾做梦也想要将他千刀万剐，他曾是那样的十恶不赦，曾是那样的不可原谅，可为何，他刚才又冒着生命危险来救自己？

马小倩扬起了手，此刻是绝好的机会。只要她一掌朝着茅无极的天灵盖拍下去，他立马会一命呜呼，但她最终没有这么做。

看在他救过自己的分上，不如把他放在这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马小倩心里想着。

“你……快走，别管我！”茅无极有气无力地喊道。

马小倩一愣，为什么这个人现在还在想着自己？

“哼，我马小倩是这样的人吗？我偏要和你一起走！”马小倩倔强道。

马小倩忽然感到从茅无极身上有一股绵薄柔软的内劲推在自己身上，自己就如同一枚轻叶般飘了起来，转瞬已是在十步之外。

“离开这里……”

茅无极最后冲马小倩挤出一丝微笑，双眼一闭，昏死了过去，李副官这时也刚好赶到，恐吓性地冲马小倩吼了一声后，扑在了茅无极的身体上。

“为什么这么傻呢……”不知何时，马小倩眼中已是噙满泪花，她忽然一字一顿的说道：“茅无极，你记住，就算要死，你也只能死在我马小倩的手里！”

第二十五章
栖身地沦陷

教堂内，巧云正在不安地来回踱步，云中子已经出去一个时辰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难民们此刻大都已经睡着了，时不时会有几个饿得发慌的婴儿一声接一声的哭闹，更是让人心烦意乱。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云大哥回来了！”巧云心中一喜，赶紧跑到了门边。

“是云大哥吗？”巧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然而对方却没有任何回应，敲门声也戛然而止了。

巧云感觉有些不对劲，又壮着胆子，大声问了一句：“谁在外面？”

然而回应她的，依旧只是无边的沉默。不少难民都被惊醒了，惊恐的双眼齐刷刷地看向了门口的方向。

教堂里安静得出奇，大人们都不敢吭声，几个啼哭的孩子也都被父母给紧紧捂住了嘴。等了一阵没有回复，巧云心中狐疑，便将耳朵紧紧贴在门上，想要听听门外的动静。

砰砰砰砰砰！门上忽然传来一阵巨响，像是有人在用力捶门，巧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大跳，耳朵也在嗡嗡作响，身子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咚！咚！伴随着捶打声，还有几声更为沉闷的撞击声，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撞门，门檐上的墙灰簌簌而下，在这般大力冲撞下，教堂的大木门也开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巧云吓得花容失色，教堂里更是乱作一团，在这样紧张压抑的环境下，大家的精神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这一折腾，不少人都已经失声叫了起来。

如果让僵尸闯了进来，单靠巧云一己之力，是绝对无法保护这么多难民的，当下她也容不得多想，赶紧先找来几个人顶住了门口。这时，圈哥和几个手下抬着教堂里的大方桌走了过来，徐老倌当初是准备拉他上战场的，这小子却死

活不愿意，一直呆在这安乐窝里和几个手下打桥牌混时间，只等事态一平息便立马闪人。

这个大方桌十分笨重，用它抵在了大门口，大家伙也安心了不少。巧云也在里头帮忙，人多了，手就杂，王四宝趁机捏了一下巧云的酥胸，巧云惊叫了一声，一巴掌铆劲地扇了出去，那声音比敲锣还响，四宝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五个纤细的巴掌印。

西方教堂和东方寺庙有很大的区别，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窗户特别多，在这个天主教堂内，共有着八大扇窗户，占了都快半堵墙的面积。每扇窗户宽五米高六米，窗户上都贴满了黑紫相间的印花纸，从里面往外看，连天空也变成了紫色了。

这时候黑娃才刚刚睡醒，看到教堂里吵成这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不经意间看到一扇窗户上竟然有个黑影在缓缓蠕动着。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走过去一看，发现那黑影竟然是一个人，此刻正贴在窗户外像蜘蛛一样爬动着，由于窗户上贴着一层印花纸，因此只能大概看到一个人形的影子，容貌细节什么的都看不清楚。

正在黑娃发愣的时候，窗户上忽然陡地一震，又多了一个黑影贴在玻璃窗上，不时地用脚踹得窗子砰砰直响。黑娃知道大事不妙，吓得腿脚发软，开始歇斯底里的叫喊了起来。巧云这会儿正紧盯着王四宝，以防再被他揩油，听到黑娃的叫唤，心中不禁一沉，当她回过头去时，却听到了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

只在顷刻间，那几团黑影已经撞碎了玻璃，飞身跳进了教堂里，凌乱的玻璃渣子洒了一地，其中一只黑影将黑娃压倒在了地上，一口就将他的脖子给咬断了。这些竟然是——尸蟾！

窗户上破了一个大洞，不时有尸蟾从外面爬进来，教堂里立刻变得沸反盈天了，大家都在互相推搡着四处逃命，慌乱中，有几个颤巍巍的老人被推倒在地，被人肆意踩踏，也没人去扶。这时，又传来几声清脆的碎响，另外的几扇窗户也被撞碎了，更多的尸蟾跳了进来，此刻的教堂里变成了困兽之斗，尸蟾像弹簧一样，四处扑杀着活人，难民们却没有丝毫还手之力。这下可怜了那些断腿断手，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伤员们，连跑动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尸蟾的美食。

教堂里回荡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痛苦的哭闹声、绝望的哀嚎声不绝



于耳，无时无刻不在敲击着人们脆弱的心脏。这个原本象征着慈悲与善良的纯净之地，俨然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难民们潮水般地向大门口涌去，想要将大门打开，圈哥却鸣枪挡在了门前，门外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心里最清楚。

“小波，小波你在哪啊？”人群中，忽然有一个头戴布巾的少妇正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半岁的儿子。刚才的一片慌乱中，她连同襁褓中的婴儿一同被撞倒在地，然而当她再次站起来时，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大家都在没命地奔逃着，没有一个人肯理她，又害怕又绝望的她像丢了魂似的跪倒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着，全然没发现身后已经有一个尸蟾正慢慢地向她靠了过来。

尸蟾仿佛对这个瑟瑟发抖的猎物十分感兴趣，也没有急于杀掉她，而是走到她跟前后，将那不断流出乳白色唾液的血盆大口张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仿佛要将她生吞了一般。

就在这时，一柄赤色的桃木剑飞了过来，贯穿了它的脑颅，暗褐色的脑仁子掉出了好大一块，它身子晃了两晃，一下子侧翻在了地上。少妇回过头一看，吓得连声音都哑了。

一双穿着绣花鞋的玉脚踩在尸蟾的仍在痉挛不已的头颅上，随后拔出了沾满黏液的桃木剑。

“你没事吧？”巧云伸手将一脸惨白的少妇拉了起来。

少妇此刻已经是吓得有些语无伦次了，巧云听了好一会才听懂她说什么。巧云眼尖如针，不一会就在一个床角的痰盂旁边，发现了一个正在哇哇大哭的婴儿。这孩子此刻身上已是没有半点遮体之物，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显得十分可怜。不时有着奔逃的人群经过床边，由于目标小，也没人发现他，这小身子小骨的要是被踩上一脚还得了？

巧云赶紧跑了过去，不想李瘸子也正一瘸一拐地往床边疾跑着，他此刻双眼紧张地平视着前方，一只脚半拖在地上，按这个轨迹，十有八九会碰上这孩子。就在李瘸子快走到孩子边上的时候，巧云惊呼了一声“小心！”李瘸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身子吓得一抖，那只瘸腿不小心将旁边的痰盂给碰倒了，痰盂里的黄褐色的屎尿混合物全倒在了婴儿的身上，原本白胖胖的身子都变成了恶心的黄褐色，像是在粪池里泡过了一样，一时间恶臭熏天，令人作呕。

巧云的眉头皱成了一把镰刀，质问道："你走路不长眼睛的吗？！"

李瘸子十分无奈地看了看自己的杰作，忙捏着鼻子避难似的跑开了。

刚走近，巧云就被那扑鼻的恶臭给逼退了三尺，那味道像是氨气混杂着臭鸡蛋的气味，闻着让人有一种想死的感觉。巧云从床上扯下了一大块床单，强忍着恶心将孩子给抱了起来。

刚才那少妇也赶了过来，看到巧云怀中的婴儿，忙一把抢在了怀中，喜极而泣道："小波啊，娘来了，娘来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少妇也不顾他一脸的粪水，在小波脸蛋上连亲了几口，接着可能觉得味儿不对，眉头一皱，开始大口呕吐了起来。

"孩子没事了，不过可能要洗个澡……"巧云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就在这时，大门口传来一阵巨大的喧哗声，原来是难民们已经冲破了圈哥的拦阻，笨重的大方桌被求生心切的难民们给轻易地掀翻在地，虽然圈哥又朝天连开了几枪，门还是被打开了。

刚打开门，几只西镇的紫僵就凶神恶煞地涌了进来，冲在最前面的老张想再关上门，却已经来不及了，两只紫僵将他压在门上，十根铁签般的指甲在他身上像捣蒜似地扎着，全身都像漏斗一样地喷血，不一会就成了蜂窝。

两边都是僵尸，大伙儿都怔在原地，真不知该怎么办了，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一起冲出去！"大伙儿一个激灵，立刻像潮水似地向外涌了出去，几只可怜的紫僵哪经得起这冲撞，被人当成肉垫子踩在脚下起不来。这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不管是对是错，都会跟着他跑。

见打开了一道缺口，巧云也赶紧带着方才那少妇跑了出去。动作稍微慢一点的，又都被尸蟾像黄鼠狼衔鸡一样地给叼走了。

出了教堂，大家就都分散了，巧云嗓子都喊哑了，想将大家召集起来，但却是有心无力，少妇在谢过巧云后，也赶紧猫着腰，往自家的方向钻去。在他们看来，不管什么时候，家永远是他们避难的港湾。

教堂内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死尸，尸蟾们正在享受美餐，这时有只尸蟾发现了门口的巧云，又低嚎地向她跑过来，巧云赶紧将教堂大门砰地一声牢牢锁上。

"云大哥，师父，师哥，你们在哪里？"巧云噙着泪水，无助地默念着。

当云中子赶回来时，看到教堂的大门从外面反锁着，门口则躺着三只被踩

成了肉泥的紫僵尸体。他心中一惊，知道肯定是出了事了。在他的授意下，白雪撞开了门，屋子里一片漆黑，空气中飘满了浓浓的血腥味。

“云儿，云儿……”云中子焦急地呼唤着，但他却听不到任何回音。

黑暗中，白雪的双眼炯炯放光，如同两团烛火，他能十分准确地在黑暗中视物，白天和晚上对它来说并无区别。就在这时，白雪忽然停下来不走了，开始十分不安地原地打转了起来，嘴中隐隐发出阵阵低嚎。

云中子感觉到了什么，双手捏决，头顶上顿时冒出了三团湛蓝色的烈炎，开始围在他身上打转。这些并不是真的火，而是炎，是全真教的火魅之术，亦攻亦防，那些烈炎不仅能够保护自己不被侵扰，也能供自己所驱策，在任意环境之下攻击敌人。

一道劲风逼了过来，伴随着一股浓浓的腥臭味，云中子“敕”了一声，一团烈炎立刻朝着风来的方向迎了过去，刚行到半空，忽然光焰大作，将整个教堂印得俨如白昼，与此同时，周围传来一声怪嘶，原来是一只体态硕大的尸蟾被炎火给点燃了，它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团火球，一边惨叫着一边在地下打滚，可那炎火非但不熄，反倒是越烧越旺，不多时便成了一堆人形的焦炭。

这时，云中子双手又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隔空一指，两团烈炎高速飞出，两只蠢蠢欲动的尸蟾还没发起攻击就中了招，炎火烧而不熄，疼得两只尸蟾满屋子乱跑，有一只都跑到房梁上了，湛蓝色的炎火拖出了几条长长的直线。

借着火光，可以看到教堂内满是一片狼藉的惨景，碎体残肢散落得到处都是，血都快流成河了，有几具死尸甚至只剩下了一堆白骨，肉和内脏全都被吃掉了。

“云儿，你到底在哪？”云中子在心中焦急地呼唤道。

第二十六章
徐老倡之死

一灯如豆。简陋的土砖屋里，茅无极正躺在床上，双目紧闭，胸口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摇摆的烛火印照在他坚毅瘦削的脸上，形成了一种朦胧的橘黄色，马小倩此刻正坐在床边，出神地盯着他。

就算是在昏睡状态下，他那两抹厚重的浓眉依然微蹙着，像一把永远也解不开的锁一样。

这是一个忧伤而深沉的男人，许多话，许多事，他宁愿闷在心里头发霉，也从不愿说出来，就算是与他朝夕相处的三个徒弟，也未必能洞悉他内心的分分毫毫。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什么现在看到他，心里竟没有愤恨的感觉？”

“为什么明明有机会杀了他，自己却迟迟不愿动手？”

无数个疑问在马小倩心中缠绕不去，像一卷卷打了结的线团，扯不断，理还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如果他真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十恶不赦，方才为什么又会用自杀式的方法来救自己？

“媚儿，媚儿，对不起……”茅无极依然双目紧闭，嘴里却忽然嚅嚅地念叨了起来，刚擦干净的额头上又冒起了一层层的汗珠。

媚儿是谁？应该是他一生的挚爱吧，以至于他做梦都会叫着她的名字。马小倩用毛巾轻轻替茅无极揩拭着额上的汗珠，尽量让力道变得均匀，茅无极急促的呼吸又慢慢开始变得平和了起来。

自己于他而言，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过客，对于一个过客尚且能豁出性命，对他所爱之人，定然是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爱一点一滴的全洒在她心田上吧……不知怎的，马小倩忽然发觉自己竟有些羡慕那个叫媚儿的女人

了，但女人的直觉让她感觉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可怕，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自己的仇人啊，自己无非只是想像普通人一样追求一份平常的幸福，却被他那样不留情面地剥夺了，自己之所以变得这样仇恨，这样怨戾，全都是拜他所赐！

往事悠悠浮心头，马小倩的眼神又开始变得黯然了起来。这时，一簇闪烁如星的荧光悄然从马小倩身旁飘出，在半空中绕成了螺旋状，随后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精灵。

“姐姐，他怎么啦？”宝儿悬浮在半空中，一起一浮的，不时在茅无极头上飞来飞去。

马小倩被它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当她确定茅无极仍是昏睡不醒的状态后，不禁愠怒道：“宝儿，姐姐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召唤，不许你随便出现的么？要是被这位捉妖天师发现了，你就跑不掉了！”

“如果宝儿有危险了，姐姐一定会救我的对不对？”宝儿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天真而期待地望着马小倩。

“话是这样没错啦，可是……总归要小心点好……你也知道，姐姐并非他的对手。”

宝儿绕着茅无极观察了一阵，又道：“唔……我感觉到他的灵力现在十分虚弱，不如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杀掉这个大恶人吧！”

马小倩一愣，“杀了他？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怎么还不是时候？他的几个徒弟都没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哦！”宝儿继续怂恿道。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我们……总不能趁人之危吧？”

“趁人之危么……他混淆黑白，在姐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用那样残酷无情的手段对待你，让姐姐一直饱受孤独与悲伤的煎熬，这难道就是君子的行径么？”宝儿显得很激动，米粒大的小嘴嘟得老高。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我就再也没见姐姐你笑过了……”

“我……我……”马小倩无言以对，黯然地低下了头，眸子里满是忧伤。

“姐姐是不是……喜欢上这个人了？”

宝儿说出这句话后，自己和马小倩同时吃了一惊。马小倩慌忙辩解道：“不……宝儿你不要乱说，我只是……只是还需要时间……”

然而，这样苍白无力的解释，是无法让宝儿信服的，只见宝儿一脸郑重地说道：

“既然姐姐下不了手，就让宝儿代劳吧！”说完，宝儿双手结了一个奇怪的印记，准备祭起蛊毒之术。

“不可以！”马小倩十分坚决地说道，“宝儿，我知道你是为了姐姐好，但是姐姐的事自己会处理，听话，快点回去，他随时可能醒来……”

宝儿一向最听小倩的话了，这倒让它陷入两难，它心中想着：“眼看着姐姐作茧自缚，一点一点的陷入痛苦的泥沼中，我却不能做什么……实在是一个不合格的妹妹……”

马小倩眼眶里忽然噙满泪水，喃喃道：“我就你这样一个好姐妹了，连你也要拂逆姐姐的意思吗？”

“我……我……”

就在这时，茅无极忽然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宝儿赶紧化作一缕花瓣消失无踪了，茅无极缓缓地睁开了眼，看到马小倩正在擦眼泪，不禁疑惑道：“你怎么了？”

马小倩赶紧转过了脸去，装模做样地去洗毛巾，轻轻答道：“没什么……只是进了颗沙子……”

“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啊？”茅无极从床上半坐了起来，问道。

马小倩一愣，忙闪烁其词道：“哪有人啊，一定是你听错了吧！”

“李副官呢……我不是应该已经死了的吗？”茅无极显得如坠雾中。他按压着太阳穴，想让混沌的思维变得更清醒点。

“呃，对……你昏过去后，徐老倌的游击队刚好经过，救下了你，李副官也被他们给打死了。”马小倩背对着茅无极，不停摆弄着手中的毛巾，回答地也是支支吾吾，不过幸好茅无极并没有起疑。

“是么？看来又欠了徐大哥一个大人情了……”茅无极笑着摇摇头道。

此刻茅无极的胸口仍是一阵隐隐作痛，他看到受伤的手掌上已经被敷上了几片苦瓜叶，凉飕飕的，也没之前那样疼了。

马小倩这时拿着拧干的毛巾走了过来，毛巾上还在隐隐冒着热气，她笑着问道：“我给你涂了祖传的黑玉断香膏，对断肠草之毒有特效，怎么样，感觉好点了没？”

茅无极拨开了苦瓜叶子一看，果然手掌上都是黑糊糊的药膏，摸上去硬梆梆的，已经板结了。

马小倩像是看出了茅无极的疑窦，解释道：“看不出来吧？我可是出生在中

医世家呢！我爹和祖父以前都是有名的郎中，可我学了半瓶子醋就跑到国外留学了，把我爹的胡子都气歪了。”马小倩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茅无极笑了笑，又道：“你也要多体谅你爹嘛，他也是希望有人能继承祖宗的衣钵，中医自黄帝创始，发展至今，已是源远流长，浩瀚如海，你又何必跑出去学那些西洋的玩意儿呢。”

“唉呀，你怎么和我爹说话的口气一样的，两个都是老古董！”马小倩说完，两人都是开心地笑了起来。

茅无极擦了把脸后，鼻子忽然一抽一抽的，像在使劲嗅着什么似的。

“好像有股子花香味儿……”茅无极忽然说道。

马小倩灵机一动，笑嘻嘻道：“唉呀，你鼻子还真灵，人家刚买的曼陀罗香水都被你闻出来了，要不要再仔细闻闻？”马小倩说着就要将身子往茅无极鼻子上凑，茅无极表情尴尬，赶紧摆着手谢绝了。

马小倩说道：“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要老实回答我……”

茅无极心中坦荡，倒是显得很大方，“马小姐但说无妨，茅某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别叫我马小姐了，叫我小倩……”马小倩略有些羞涩道。

“……”

良久，马小倩才问道：“我问你啊，你之前已经中毒了，又为什么要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来救我呢？”

茅无极本以为是什么刁难问题，这时不禁憨笑了起来，“祖师有训，救人如救己，这是茅某的分内之事，换了谁我都会去救的，马小姐……不，小倩姑娘如果是要言谢，就大可不必了。”

“换了谁都一样吗？”马小倩的声音忽然低落了下来。

这时，透过白纸糊成的窗户，隐隐可以看到有几个黑影正朝屋子这边走了过来，茅无极心中一凛，冲马小倩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随后赶紧吹熄了蜡烛，屋子里立时变得漆黑一片。

不一会儿，破朽的木门被敲得震天响，屋外还不时传来对话的人声。

“好像是人耶！”马小倩站起身要去开门，却被茅无极给拉住了，风雨漂泊了几十年，让他变得异常沉稳与谨慎。

屋外不知谁说了一句，“刚才亮着灯，应该有人的啊！”随后又是一阵大力

的捶门声。

“有人吗？开门呐！”另一个人扯着嗓子喊道，声音显得急促而慌张。

这种像含了口痰的沙哑音色茅无极是再熟悉不过了，他长长地松了口气，道：“去开门吧，是二麻子。”

马小倩刚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二麻子就急不可耐地冲了进来，与他同行的还有三个打游击的队员，每个人都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的，看起来十分狼狈。

刚进门，二麻子就赶紧将门给锁死，又在门缝里头紧张兮兮地向外望了一阵，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茅无极重新又将蜡烛给点上，问道：“二麻子，你们几个慌慌张张地干什么呢？”

二麻子显然是不知道屋子里有其他人，听到这声音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当看到是茅无极后，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你这是干什么啊？”茅无极显得有些意外，他看到有个年纪小点的游击队员已经开始抽泣了起来，忙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麻子低着头，抽着鼻子说道：“道长，俺对不住你啊，没能保护好师父……”

茅无极吃了一惊，“什么？！你说徐大哥他……”

二麻子哽咽道：“他……死啦！呜呜呜……”

“徐大哥……怎么可能！”茅无极一下子跌坐在了床板上。

“先站起来说。”马小倩将二麻子给扶了起来，又给他们三人一人递了一杯热开水压惊。

二麻子抿了一口热开水，神色稍微平静了些，又道：“都怪我，师父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遭到毒手！”

茅无极还是有些不相信，“徐大哥武功这么好，那些僵尸怎么可能杀得了他？”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虾仔（三个游击队员之一）忽然颤声说道：“是一个……长着尾巴的僵尸，它的尾巴能任意伸长，只有一只眼睛，嘴里还能吐出可怕的触手，我们十几个人，被它咬死了八个，徐老倌是为了掩护我们逃跑，才独自留下来与它周旋……”

“还有这样可怕的僵尸？我可是从来没听说过呢！”马小倩边说着，边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准备写进调查报告里。

听着虾仔的描述，茅无极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想起了第一次丧尸入侵时，伫立在屋顶上的那个孤桀诡异的身影，口中喃喃说道："果然是它！"

二麻子一愣，"道长见过那僵尸吗？"

茅无极颔首道，"那可不是普通的僵尸，它是一只'变尸'，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阴罗山上的丧尸应该就是在它的率领下进攻黑水镇的。"

"变尸？"大伙儿都是瞪大了眼睛，马小倩也是饶有兴致地等着下文。

"变尸是在僵尸形成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异而产生的，往往带有其他僵尸所不具备的异能，具体原因现在还未可知，但像这样强大的变尸是十分罕见的。一旦形成，必是一方之祸。"茅无极解释道。

说着，茅无极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又问道二麻子："你是亲眼看到徐大哥死在它手上了么？"

"那倒没有，不过我们离开的时候，师父已经是遍体鳞伤了，我想十有八九……"二麻子说着眼神又黯淡了下来。

"带我去看看！"茅无极果断地说道。

"还去啊？我们才刚逃出来……"虾仔嘴里嘟囔着。

茅无极瞪了他一眼，毅然决然地说道："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放弃，说不定徐大哥正等着我们帮忙呢！"

"要去你们去……反正，我是不想去了……"虾仔一想到那只变尸的恐怖模样，仍是一阵心有余悸，话一说完，另外两个游击队员也小声响应着，他们都不敢正眼看茅无极，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孬种！"二麻子骂了一声，随后说道："道长，我带你去！"

茅无极也不和那几个游击队员计较，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出发吧！"

"可是你的伤还没完全好耶……"马小倩提醒了一句，茅无极朝她笑了笑，却当作没听见似的离开了。

"真是个让人伤脑筋的人……"马小倩扁着嘴嘀咕了一阵，也跟了上去。等他们一离开，虾仔立马把门给锁得死死的，在屋子黑漆漆的黑暗中，惶惶然地等待着天明。

茅无极一行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后，一小队饥饿的紫僵一跳一跳地从老木屋门口经过，"阿嚏！"老木屋内忽然传来了一声喷嚏声，紫僵队伍立刻停下了，五六双寒光闪闪的绿色眼睛齐刷刷地向屋子里看去……

按照二麻子的指引，茅无极一行人来到了游击队与变尸相遇的地方。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尸体，武器断的断，折的折，散落了一地。徐老倌此刻正背靠在一堵矮墙旁，耷拉着脑袋，一动也不动。

“师父，师父！”二麻子失声叫了出来，他使劲摇晃着徐老倌软绵绵的身体，此时的徐老倌浑身都是伤口，衣服也被被染成了鲜红色，一双精铁拳套仍然保持着紧握的姿势，似乎随时都准备应战一般。

当二麻子看到徐老倌脖子上那两排黑漆漆的牙洞后，心顿时凉了半截。

“师父，你怎么就这么走了，连见徒儿最后一面也不肯么？”二麻子趴在徐老倌身上撕心裂肺地哭着，比死了亲爹还难受，鼻涕眼泪流得到处都是。

茅无极心中悲怆无比，深深地叹了口气，背过身去不愿再看，马小倩也是黯然地低下了头。

就在这无语凝咽的悲伤时刻，徐老倌忽然双眼一睁，醒了过来，口中对二麻子骂道：“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哭你个仙人板板，老子……老子还没死哩！”徐老倌话还没说完，就开始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二麻子见徐老倌还活着，立刻破涕为笑了，声音都激动得发颤：“师父你原来没死啊，可吓死我了！”茅无极和马小倩互相看了一眼，也欣喜地围了过来。

“你这臭小子，少在这里咒老子！”徐老倌虽然嘴上骂着，心里却是暖洋洋的，这二麻子虽然资质愚笨了点，但毕竟还是很有孝心的，不枉自己与他这师徒一场了。

自从被那变尸黄钻咬到脖子后，徐老倌的喉咙就哽得难受，像卡住了一块鸡骨头，他用力地咳出了一大口带着血的浓痰，却不慎粘在了二麻子身上，二麻子也顾不上擦掉，依旧一脸乐呵呵的。

“你来了……”徐老倌抬起了一只手伸向茅无极，惨白的脸上努力挤出了一丝笑容。

茅无极赶紧蹲下来，将那只颤抖的手握住，虽然隔着冰冷的拳套，但仍然能彼此感受到对方心中那份相敬如宾的友情。

“道长，我……我……”徐老倌结结巴巴地说着，茅无极点了点头道，“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黑水镇人民不会忘记你。”

徐老倌摇了摇头，苦笑道：“这人不服老还真不行，要是再早个几十年，那王八羔子的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此时的徐老倌就像一盏快烧尽了的煤油灯，随时都有可能熄灭，这看似坚强的模样显然是装出来的，茅无极什么都明白，只听他说道："徐大哥，你先别说话，我来做法逼出你的尸毒。"

"没用了，没用了的……"徐老倌释然的笑着，"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你还是留着气力去对付那个王八羔子吧，它在世一天，镇民就多一天危险……"

茅无极还想要说什么，却被徐老倌倔强的眼神给挡了回去，只得怆然地叹了口气。

徐老倌知道他心里难受，便宽慰道："呵，四十年前我就该死了，幸好是师父救了我，能活到今天呐，我是赚的！"

茅无极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点头，徐老倌这时嘴角挤出一丝微笑，"道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但我徐老倌一直当你是最好的朋友！"

一番肺腑之言说得茅无极心中酸涩无比，从不流眼泪的他这时眼中也变得湿润了，他紧紧握住徐老倌的手，也说道："我也……一直当你是我的好大哥！"

徐老倌一愣，仿佛有些受宠若惊，"那……那我可以叫你一声老弟吗？"

"当然！"茅无极哽咽着说道。

"老弟……"

"大哥……"

两人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笑声是那样爽朗，多少真挚的情谊，多少深切的话语，全都蕴含在这发自内心的一笑中。诚然，人生短短几十年，能得一交心知己，夫复何求呢？

在茅无极和徐老倌谈话时，二麻子站在一边并没有听见，但看到他俩都笑得如此开心后，心中也是跟着高兴起来。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徐老倌随后又叫来了二麻子，想单独和这个唯一的徒儿说上几句知心话。

"师父，等你好了之后，我白天帮你捏泥人，晚上回去你教我铁掌功夫好不好？我也想像祖师爷那样成为锄强扶弱的一代大侠！"二麻子笑脸盈盈地说了一大通，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二麻子见徐老倌只看着他不说话，又笑道："嗨，我知道您老在想些什么，您是怕我学了本事就走了，你一个人老无所依对吧？"二麻子拍着胸脯，颇为豪迈地说道："师父，别的不说，这个您绝对放心！我二麻子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

的人，我现在在道长面前发誓，有我二麻子一口吃的，就有您一口吃的，我一定给您伺候到终老，行不行？”

“好小子，算师父没白疼你……”徐老倌嘴角微微一笑，随后将套在手上的精铁拳套取了下来，塞到了二麻子手里。

“这双‘破军’拳套，是师父最宝贵的东西，以后就给你保管了。”

二麻子将破军戴在手上左看右看，十分喜欢，嘴里问道：“师父你自己不戴啦？”

“师父也用不着了，以后你带着这双拳套，就如同师父在你身边……”

这时徐老倌眼神又黯淡了下来，“师父恐怕……没办法再教你武功了……”

“为什么啊？”二麻子有些失望地说道，“是不是觉得我不是块练武的料啊……”

“天资不足，可以后天弥补，笨鸟先飞就是这个道理，只要肯刻苦，假以时日，你也能取得一番成就！”

“师父，怎么说得……好像你要离开我了似的？”

徐老倌不回答，只是往镇北的方向一指，那里是他家的方向，只听他嘴中喃喃道，“我家里的八仙桌底下，有一块活动的土砖，里面有你师公的‘铁掌秘籍’……”话一说完，徐老倌竟猛地一下喷出了一大口鲜血，眼睛也翻出了白仁子了。

二麻子慌了神，一把抱住了徐老倌，口中喊道：“师父！！师父你可别吓我啊……”眼见徐老倌一脸死灰状，又转过头来求着茅无极：“道长，求求你，快救救我师父啊！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

看着这样师徒情深的场面，茅无极又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徒儿，为人师者哪一个不是把徒弟当儿子和女儿来看待呢？想着想着，眼中又渐渐潮湿了起来，而身旁的马小倩已经转过脸去，身子一颤一颤的，不想让人看到她流泪的样子。

“师父，你说过要教我武功的啊，怎么可以食言呢，怎么可以……”二麻子脸上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徐老倌强忍着心痛，不去理他，只是转头看向了茅无极，缓缓吐出了几个字，“让二麻子来吧……”

“什么意思啊？”二麻子没听懂，茅无极沉重地点了点头，将手中的天师剑交给了二麻子。

“这是干什么啊？”二麻子一脸诧异道。

“臭小子，用这把剑，从这里刺进去。”徐老倌说着，在自己眉心处比划了一下。

“！！！”

“你师父只是不想成为我们的敌人……”茅无极说道。

二麻子此刻什么都明白了，他看了看徐老倌，又看了看手中的长剑，忽然将剑扔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耳朵，发疯似地大喊道：“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徐老倌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气，忽然朝二麻子大声咆哮道：“快把剑捡起来！别老像个娘们儿似的，一点事就哭哭啼啼的，听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吗？要想变强，首先就要战胜自己的怯懦，做为铁掌门的继承人，理应心如钢铁，老为这些感情的事拖泥带水，让我如何放心得下？”

这一席话把二麻子给说懵了，他又重新将天师剑给拾了起来，高高地向着徐老倌举了起来。

“能死在我徒弟手里，也不枉来这人世走一遭了。”徐老倌如释重负地笑道。

二麻子双眼通红，握着天师剑的手颤抖不已，却是迟迟没有刺下，徐老倌这时却忽然开始剧烈痉挛了起来，口中不断吐着一股股令人恶心的白沫。

“快点，没时间了……”茅无极语意悲凉地提醒道。

“你个狗日的……快点……动手……”徐老倌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身体却已经不受控制了，全身的青筋都冒了出来，看起来十分痛苦。

“师父，徒弟给您送行了！”二麻子缓缓吐出一行字，随后使出全身的力气，将天师剑往徐老倌的眉心处刺下去。天师剑本来就比寻常的剑要锋利，这时只听一阵清脆的骨裂之声，剑尖已是完全没进了徐老倌的脑袋里。徐老倌大张的嘴这时也缓缓合上了，双眼半睁半闭，已经安然死去，死时脸上却是带着轻松的表情。

二麻子这时又大喊了一声，将天师剑从徐老倌的脑袋里给拔了出来，一团乳白色的脑浆子随着剑尖一并给带了出来，他将剑还给了茅无极，整个过程，他都是面无表情，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想哭就哭出来吧……”茅无极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二麻子身子一抖，鼻子一酸，再也按捺不住了，蹲在地上号啕大哭了起来。

马小倩温软的玉手这时伸到了茅无极的手心里，与他十指相扣，茅无极感到有些突然，但见她那双剪水双瞳中满是真诚与鼓励，正朝着自己会心地微笑，

心中顿觉一阵温暖。

两人相对无言，就那样伫立在风中，彼此感受对方手心的温暖，猪肉荣死了，徐老倌也死了，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为了黑水镇的和平，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而付出自己的生命，而自己一直徒然悲痛，让消极情绪磨灭了自己的斗志，不是让他们的鲜血白流了么？茅无极这时想起了一句诗，“死者长已矣，生者尚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是呵！自己应该顺着死难同胞的脚步，继续奋斗下去，这无边的黑暗终会过去，漫天的光明终会到来，总有一天，黑水镇的人民会重新过上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到那时，也算是对死者最大的告慰了！

混沌的夜色中，凛冽的寒风咆哮着，肆虐了黑水镇里每一个奄奄一息的泥瓦房，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如泣如诉，似真而幻，像极了一个怨妇面对自己垂死的丈夫时哭天抢地的哀鸣。远处的房顶上不时有瓦片滑落下来，重重地砸在地上，如同轻生者坠楼时的沉闷声响，听得人心中一惊一乍的。

茅无极扶起二麻子准备离开，这时，身后黑洞洞的夜色里，忽然传来一阵“哒”“哒”的马蹄声，正慢慢向着几人靠近……

第二十七章
再遇变尸王

马蹄子声越来越近了，缓慢而有节奏，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让人感觉像是听到了丧钟一样。渐渐的，一个骑着马的诡异黑影从浓黑的夜色中走出，这匹马足足比普通马匹大了一个尺寸，十分高大彪悍，基于这样高的水平线，马背上的人也被衬得高大了许多，看起来就像是中世纪时西方的黑暗骑士一样。几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巨大的马，都是保持仰视的姿势，心中连连称奇。

大家每眨一次眼，那人马便更靠近了一分，四周不知何时开始变得腐臭弥漫，冷风刮来一阵彻骨的恶寒，当那像面纱似的黑暗光影从它身上褪下的时候，三人的心都感觉像是被揪住了一样，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惨淡的月光如同裹尸布般流泻在它佝偻的脊背上，映照过他青绿色半尺长的指甲，又反射在了它寒光闪闪，露在唇外的两颗锋利的獠牙上。待它的脸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时，每一个人都不禁屏住了呼吸！

蓬乱冗杂的头发下，隐隐约约可见它惨白的脸上坑坑洼洼，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暗绿色霉斑，乍看之下褶皱不已，像是让人将皮给硬贴在骨头上一般，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血丝暴涨的眼睛里只有白仁子，看不见黑眼珠，下巴尖尖的像是个倒立的三角形，浑浊的血水一滴一滴的顺着下巴不住地滴落，最可怕的是它的胸脯和大腿上，竟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脓包，脓包壁是透明的，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浑浊的浆液在里头一晃一晃，像灌了水的气球一样弹来弹去，看得人浑身不自在。

这马上之人，正是‘变尸’黄钻！此时的黄钻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镰刀，冰冷的刀面足有一米多长，刀面上的寒光如同水银泄地般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锋利的刀锋上不断有鲜血滑落而下。高过头顶的镰刀，加上黄钻那身破败的斗篷，看起来就像是死神降世，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而黄钻胯下的高头巨马似乎也有些不太对劲，它身上满是被鞭子抽打过的伤痕，马肚子上已经被鲜血染成

了红色，到处都可以看见绽开的皮肉，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它的两颗马眼睛竟然是红色的，幽幽射出的冷光像是来自地洞深处一样，让人不寒而栗。茅无极心中一沉，这竟然是一只尸马（僵尸的尸毒同样会对动物造成影响，就像瘟疫一样）！

二麻子见到了杀害徐老倌的仇人，情绪有些失控，操起地上的一支长镐就要冲过去，却被茅无极伸手一挡，弹飞了三尺来远。

二麻子大喊大闹道，“让我过去，我要杀了这狗娘养的！”

马小倩见他失去了理智，赶紧拉住了他，好意劝诫道：“你这样去非但报不了仇，还会枉送了性命。”

“我不管……师父不在了，我也不想活了……”二麻子还想挣扎，却感觉背后被人使劲戳了一下，随后整个身子都动弹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只剩一对眼珠子在眼眶里滴溜溜地转来转去。

茅无极回头看了二麻子一眼，马小倩则朝他努了努嘴，似乎在告诉他不用为二麻子分心。

就在此时，黄钻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桀笑。那笑声冰冷彻骨，如同鬼魅，让三人感觉仿佛都掉进了冰窖子里一样。面对着这样气场强大的僵尸，茅无极也是心中没底，并无必胜的把握。按《尸经》记载，僵尸共可分为七种，从低级到高级分别为：走尸、紫僵、毛僵、跳尸、飞尸、血尸、旱魃，西镇那只僵尸王修炼了几百年，都成了精了，达到了飞尸的境界，而黄钻虽然才几个月的道行，但误打误撞的与女尸交欢，刚好这具女尸也正在尸变，种种巧合之下，让他在未死之时，便已是阴毒入体，阴毒与阳血的冲撞，打破了身体的平衡，发生了十分罕见的变异现象，这种在《尸经》里称为“阴阳煞”，阴阳煞一旦形成，便是天地间的至邪之物，直接由走尸到达了跳尸的境界，虽然不及飞尸那般厉害，却也是十分难缠了。

这时，只见黄钻紧盯着茅无极，高高地举起了长柄镰刀，它每动一下，身上便发出一阵“咔嚓，咔嚓”的怪响，像是骨骼摩擦所发出的声音。忽然，只听他嘴里发出一声沉闷而沙哑的怪嚎，仿佛来自地底深潭一样，随后，手中的镰刀在空中划了个半弧，重重地斩下，这时候，镰刀的刀锋处形成了一记半月形的光刃，摧枯拉朽般地划割着地面，朝着茅无极的方向绝尘而来，光刃所过之处，光华四溅，连坚硬的石板上都被拖出了一条一公分深的印记。

眼见那光刃来得凌厉，茅无极不敢怠慢，忙斜翻手印，祭起了主防御的土咒，在身前形成了一道如同磐石壁垒般的合气罩，光刃撞在合气罩上，发出一阵“嗞嗞”的异响，像是利器划在玻璃上的声音，十分尖锐刺耳，听得人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那气劲强大的光刃一直推着茅无极后退了好几米后才消失溃散，由于消失得十分突然，让人尴尬的惯心力出现了，茅无极险些往前栽倒，幸好被马小倩给及时地扶住。

虽然毫发无损地接下了一招，但茅无极心中仍是一阵暗暗地吃惊，说到这种气刃的招数，乃是依靠兵器为载体，配合体内真气而释出，属于气劲的一种，寻常练武之人究其一生也不见得能达到如此境界，它一个无思想无意识的僵尸是如何做到的？

正想着，黄钻忽然“呼哧”一声轻啸，一直在原地刨土的尸马一个激灵，竟如离弦的箭一般朝着三人的方向疾驰而来，它强壮有力的四条蹄子上绑着钢圈，踩在地上“咚咚”直响，地面都跟着震动了，有几块皴裂的灰石砖经不住那样大的力道，竟裂成了好几瓣，石屑飞得到处都是。

“快趴下！”茅无极刚喊出声，黄钻便挥舞着镰刀便朝三人的脑瓜子横劈了过来，茅无极灵巧地跃开一步，已是在六尺之外，马小倩见那巨大的镰刀呼呼带风，朝着自己的方向劈来，惊了一声，一下子滚落到身后的一颗碗口粗的梧桐树下，可二麻子却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样一刀子下去，二麻子的脑袋少说也得飞出几十米远，茅无极急了，赶紧捡起一块小石子飞掷在了二麻子的脚跟上，二麻子应声倒地。也就是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黄钻的大镰刀已经劈了过来，锋利无比的刀锋直接从梧桐树的树干上穿过，待收回了刀势后，镰刀仍是在嗡嗡地发出着铮鸣之声，足以见得方才使的力道之大。

等黄钻回过马头时，碗口粗的梧桐树竟轰地一声倒了下来，浓密的树叶将二麻子和马小倩都给压住了，树茎光滑的断面上，可以清晰地看见一圈圈的灰色年轮。

黄钻转过头，朝茅无极发出一声阴恻恻地邪笑，随后驱着马向被树叶盖住的马小倩和二麻子猛袭了过去，茅无极心中暗呼不妙，而此时抢身过去救人也已然来不及了，他灵机一闪，紧接着双手结成了莲花状，祭出了一道小金牌手印，只听茅无极大喝一声“敕！”莲花手势中光彩熠熠的小金牌应声飞出，正打在那

高大的马头上，尸马吃疼，陡然间停了下来，高抬着前蹄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惨嘶，伤口处的鬃毛已经被烧得精光，皮也被炸掉了好大一块，露出了白森森的头骨，黄钻大概是没坐稳，一下子被摔在了地上。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说时迟，那时快，黄钻双腿一蹬，刚要站起身来，茅无极一招“破天式”便抢攻了过去，这“破天式”乃是三十六路玉清剑法中的第三式，快如闪电，迅如疾风，主要为快攻或抢攻的剑势。这套剑法为茅无极的师父，上一代茅山掌门玉清真人所创，在敌方出其不意的时候使出往往会有奇效。

黄钻十分天真的想用镰刀来格挡，手却慢了半个节拍，镰刀还没挥起来，天师剑的剑尖就已经刺进了他的肩膀里，这一剑刚好刺穿了他肩头长的一个大脓包，只听一声如同气球爆炸的声响，那个鼓胀不已的大脓包炸成了一片烂肉，脓包中的脓汁像高压水龙头里水柱一般激射而出，喷得满地都是，刚好此时有一只脏兮兮的老鼠路过，脓汁喷溅在它圆滚滚的身上，它一下子就翻了身子不动了，身上不断鼓起一个个令人恶心的小水泡，不过十来秒的时间，已经化成了一堆白骨。

这堪比硫酸的脓汁让茅无极看得心惊不已，赶紧将方才不小心沾上脓汁的袖口一股脑地全撕下来扔掉。天师剑本身便是除妖利器，相当于十把普通桃木剑的威力，没进黄钻的肩头的部分不断冒着红光，肆意灼烧着他肩上的那几片烂肉，不断有白色的轻烟从它伤口处冒出，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的焦臭味。

出乎茅无极意料之外的是，黄钻并没有急着将天师剑拔出来，反倒迎着天师剑向茅无极寸寸逼近，任凭剑身穿透了自己腐烂不堪的肩膀。剑被它这样一制住，茅无极看似占了主动，实则却陷入了被动，虽然刺中了它，但却并不足以将其置于死地，反倒还失去了武器。就在这时，茅无极看到黄钻正双手抓着镰刀刀柄，准备朝自己拦腰砍过来，好一个黄钻，竟还懂得以退为进的道理！

茅无极毕竟是身经百战，此等情况下他本可以轻易地避开，但那也将意味着要丢掉手中的天师剑，之后还能不能拿回来就是个大问题了，当下他便果断地将宝剑一撩，黄钻肩上的锁骨便像冲天炮一样直直地飞出了老远，一道血肉豁口也被噌地打开，此刻他再将天师剑往上轻松一带，身子往后一跃，便已达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既伤了黄钻，又成功保住了手中救命的武器。

黄钻混不在意地看了看肩头的伤口，口中呼啸一声，尸马便扭头直奔了过

来，它十分轻松地一跃，又再次回到了马背上。

趁着这个空当，茅无极将那堆小山似的树叶拨开，拖出了灰头土脸的马小倩和二麻子，二麻子嘴唇半开半闭着，不断地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眼珠子一个劲地向茅无极使眼色，茅无极并没有看他，只是向马小倩说道："小倩，你带着二麻子先行离开，这里多呆片刻，便多一分危险。"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马小倩问道。

茅无极斜瞥了一眼蠢蠢欲动的黄钻，说道："这家伙是一方之祸，十分难缠，今天我要替天行道，将它彻底消灭！"

"那你不怕我们被其他僵尸给吃了啊？"

茅无极轻松一笑，"别人我不敢说，你马小倩机灵得像只猴似的，一定能化险为夷的。"

"好啊，你取笑人家！"马小倩双手插着腰，显得有些不依了。

"记住，一定要藏到天亮再出来。"茅无极口中叮嘱着，随后双眉一锁，手中天师剑再度开始铮铮作响。

"你会活着来见我们的，对吧……"马小倩忽然说道。

听到这句话，刚走出几步的茅无极顿了顿，也没答话，又继续朝黄钻走去。

看到茅无极瘦削笔挺的背影，马小倩心中娇羞地想着，"你终于肯叫人家小倩了……"

这头，茅无极和黄钻已经酣战在了一起，马小倩瞅准了时机，拖着动作僵硬的二麻子矮身钻进了一处黑洞洞的墙角内。黄钻勃然大怒，手中镰刀又划出了一记刀刃，狠狠地劈在了那堵墙面上，红砖墙被砍出了一大道缝隙，但墙后的人却已是不见。

茅无极心中一松，以为他们俩可以成功脱逃了，没想到黄钻仰天高嚎一声，接着从黑暗中又策马跑出了三只丧尸，这三只丧尸也都是骑的尸马，只不过个头比黄钻胯下那匹要小了一个型号，在黄钻的授意下，三只丧尸开始朝着马小倩逃离的方向追去。

茅无极暗暗叫苦，看来这黄钻是要赶尽杀绝了，他从袖中搜出三枚'真阳环'（即古代铜钱，钱经万人手，阳气颇重，有镇煞退邪的作用），朝三只丧尸的背心用力掷了过去，真阳环刚飞上半空，就听到"嗖嗖嗖"三声，三道凌厉的刀刃从黄钻的方向疾飞而出，正撞在真阳环上，真阳环没了续力，都是哐当地

落在了地上。

当茅无极再看去时，三只丧尸的背影已经是慢慢消失了，茅无极叹息了一声，人事已尽，接下来他们俩的生死就该听天命了。

马小倩和二麻子这头正在穿街过巷地奔逃着，当茅无极的人影已经看不见了的时候，马小倩的两根玉指便在二麻子后背上猛力一戳，二麻子长哈了一口气，像是刚从水里冒出头来似的，双眼不可思议地盯着马小倩，“你刚才是怎么弄的？”

马小倩扑哧一笑，道：“这叫点穴之术，你忘记啦，我家可是三代从医呢，对这些穴位什么的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二麻子责怪道：“干吗点我的穴啊！我还没给师父报仇呢！”

“就你那样子去了也是给人家当活靶子，还是安心等着道长的好消息吧！”

“可是，师父实在是死得太惨了……”二麻子黯然道。

马小倩拍了拍二麻子肩膀，“有这份心就够了，你师父也不希望看到你去冒险的。”

被她这一番温言温语地一说，二麻子感到心里舒坦多了，一转头又望见了马小倩那白花花的乳沟子，顿时一阵面红耳赤。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两人一惊，发现夜色中，三个模糊的黑影正慢慢地朝这边疾驰而来。

二麻子想要说些什么，却被马小倩捂住了嘴，对他做了个嘘声的动作。马小倩的手心都是汗，却有着一股浓郁的清香，二麻子不禁使劲嗅了几下，又是一阵心醉神迷。

马小倩和二麻子此刻正在东街的一条岔道上，周围都是整齐的房舍，房舍的门大多都是开着的，里头不时会传来一些异样的响动，这样的屋子两人是绝对不敢进去的，天知道会不会有贪婪的捕猎者正藏在黑暗之中等待着猎物的上钩。

马小倩看了一阵，忽然抓着二麻子的手臂，右膝微微弯曲，单足轻盈地点地，随后，二麻子就感觉自己像踩到了弹簧床一样陡然一下子飞了起来，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落到了旁边房舍的屋顶上。

屋顶是一个三角形，马小倩此刻正匍匐在屋顶的背阴处，她见二麻子惊得嘴都圆了，忙催促道：“快趴下！”紧接着，便不由分说地将二麻子给按倒在了旁边。

二麻子感觉自己在她手中自己就像一只雏鸡一般，可以被她轻松地提来提去，他也不知道她一个女孩子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

这会儿工夫，三只骑着马的丧尸已经是陆续来到了屋下，竟停在原地不动了。

二麻子只露出一只眼睛偷偷窥视着，这时他看到沿途竟然都有两排湿漉漉的脚印，心中不禁一慌，这些丧尸一定都是循着脚印找过来的。

三只丧尸嘴里不断吐着白雾状的尸气，一次比一次吐得长，在四周看了一阵后，又开始继续往前追去了。

待丧尸的身影完全消失后，二麻子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边拍着胸脯边说道，“可吓死我了！”

马小倩一笑：“噗～就你这胆子，还想替你师父报仇呐？”

“这是两码事，不一样的好不好？！”二麻子红着脸辩解道，这时，他忽然双眼放得老大，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马小倩神秘一笑，“你会替我保密的对不对？”说着，轻轻一跃，已经到了屋下。

“喂，上面有金子还是怎么的？快下来啦！”马小倩冲着二麻子喊道。

二麻子目测了一下，这三层楼的屋子至少有十米多高，不禁愣神道：“……怎么下啊？”

“这还不简单，跳嘛！”

“开哪门子玩笑！”二麻子本来就有恐高症，垂直往下一望，脑袋一阵发晕，吓得腿都软了。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胆子怎么这么小！”马小倩抱怨了一句，又道：“你尽管跳吧，我来接着你好了。”

二麻子是见识过马小倩的厉害的，当下就宽了心了，如果可以趁机抱住她，还能顺便揩下油，那可真是爽歪歪了，想着想着，嘴角就乐开了花。

马小倩嗔怒道：“傻笑些什么啊！再不跳我就走啦！”

“好好好……”二麻子闭着眼睛，向着泥泞的路面纵身一跳，他只感觉一股巨大的撞击力传来，膝盖上咔嚓一声响，屁股都快开了花了。睁眼一看，自己已经坐在了泥地上，而马小倩正在一旁捂嘴偷笑着。

“这不就跳下来了吗？有什么好怕的！”

二麻子的屁股和膝盖上不住地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苦着脸道："你要我啊，不是说好要接住我的么？！"

马小倩又是嘻嘻一笑，"位置搞错了，没接住啊，不好意思啦。"

二麻子不依了，开始像个孩子似地撒起娇来，"不管！人家腿摔断了，你要背着我走！"

马小倩朝他做了个鬼脸，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等等我啊！"二麻子一跃而起，赶紧追了上去。

黑夜，是一块最肮脏的裹尸布，遮盖了所有的光明与希望。

夜色中，两个黑影正在星罗棋布的房檐上一前一后地跳来跳去，动作奇快，这边眼睛里刚看清一个人形的影子，那边就已经消失了。

两个黑影时不时会停下来，挥舞着手中的金戈兵器近距离交战，火星子像是点着了的焰火，东一朵，西一束，金铁撞击的铿鸣声更是一阵高过一阵。

随着两人移动的轨迹，可以看到路面上一直跟着一只巨大的尸马，它到处横冲直撞，街上的石板砖被它给踩得砰砰直响，偶尔会遇到几个拦着道的板车或雨棚，它也不躲不避，反而直接冲了过去，将那些阻拦物撞得七歪八倒，一片狼藉。

在一处破败的屋顶上，茅无极再次追上了黄钻，只见一道暗含内劲的剑气劈了过去，黄钻的镰刀上立刻出现了一道窄小的缺口。

"孽畜！本道今日便要让你命毙当场！"茅无极大喝了一声，这一喝像是凝结了无数曾死在黄钻手下无辜之人的呐喊，声若洪钟，黄钻阴毒的眸子里竟也隐隐生出了一丝怯意。

茅无极双目如电，手中天师剑隐隐放出红光，又朝着黄钻迎面怒劈而下，黄钻口中一嘶，动作丝毫不慢，已经摆起了格挡的架势，只听"噌"的一声，声音尖锐无比，黄钻那月牙似的镰刀刀面竟断成了两半，它吃力不住，身子接连向后退了三步，脚已经踏在房顶的边沿处了，眼看着就要掉下去。

啪啪啪，不过眨眼工夫，茅无极又迅捷地将三张镇尸符分别贴在了黄钻的眉心穴和肚脐旁边的两个天枢穴上，据《尸经》中记载，这几处是尸气的聚集之地。

僵尸体内的尸气类似于修行之人的真气一般，只要生命体在，就会一直流转全身，生生不息，茅无极此刻封住了它的三道（尸）气脉，相当于在激流中建了一道梗阻不通的水坝，洪水顷刻便可泛滥成灾，效果立竿见影。体内尸气

走不通，便开始到处乱窜，紊乱不堪，这对于黄钻无疑是五雷轰顶似的打击，只见黄钻全身开始不断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不时可以看到一阵阵白雾状的浓烟自他头顶和脊背处冉冉冒出，而它则像患了羊癫疯一样全身开始抖个不停，嘴中不时发出一声声痛苦绝伦的惨嚎，听得人心窝子里都凉透了。

茅无极心中明白，这正是尸气外泄的症状，待它体内的尸气跑得一丁点儿不剩了，它也便成了百无一用的烂尸一具了。

“该结束了。”茅无极冷声说了一句，下意识地双手十字相交，两根食指对着黄钻，捏成了“破”字诀，口中叫道：“天星地斗镇妖邪，日月神光驱鬼煞，吾奉玄天斗姆娘之命，急急如律令！”念完，他右手往怀中猛地一探，中食两指挟出一张紫薇符，在半空中划了一道奇怪的圆弧后，紫薇符便开始熠熠闪出金色光辉，晃得人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决运心到，只听茅无极喝了一声“敕！”手中剑指隔着紫薇符点在了黄钻胸口。黄钻闷嚎一声，胸口闪出一道带着火花的电光，身子便如同被按压到了极致的皮球一样猛地一下弹了出去，重重地撞向了对面的一栋房屋，只听“砰”地一声闷响，墙壁上竟然被撞出了一个人形的大洞，接下来便听到一阵轰隆隆的落砖声。

黄钻这厮狡猾得紧，为了验证它是否真的已死去，茅无极便从屋顶上轻步跃下，慢慢朝对面的那栋民居走了过去。

民居的木门半开半掩着，时不时会在风力的作用下一开一合，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听得人心里一阵发毛。

屋子里一片漆黑，墙壁上可以看到一道清晰的人形缺口，惨淡的月光从缺口中扑洒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人形的白色光影，看起来十分诡异，仿佛正对着茅无极露出阴森地窃笑。

墙下散落着一堆杂乱的红色石砖，垒成了小山状，而黄钻正被压在石砖之下，身子呈一个大字型铺开，看上去已经一动不动了。

屋子里弥漫着一阵令人恶心的腥臭味，茅无极走到了黄钻尸首旁，看到黄钻的脸上已经被磕掉了一大块腐肉，那腐肉半悬在空中一摇一晃的，仅剩两根毫无弹性的青筋连接着才不至于掉下来，看起来像是被翻开的书页一样，白森森的颧骨嶙峋如同石峰，完全暴露在了空气里。

三张镇尸符依然完好无缺地贴在黄钻身上，这时茅无极看到它脑袋上有一

个核桃大小的黑窟窿，这窟窿像是泉眼一样，从里头不断地往外溢出黏稠的绿浆子，低头一看，都流到了茅无极的脚底了。

茅无极用天师剑在它身上刺了几下，它依然纹丝不动，看样子是真的嗝屁了，茅无极这才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之前的断肠草余毒还没有完全祛除干净。这断肠草之毒一发作起来便是疼痛钻心，茅无极感觉有些呼吸不畅，便转过了身子，端坐在地上开始运功调理着气息，几分钟之后，毒性再次被压制了下去，他整个人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就在此时，茅无极身后忽然出现了一声爆响，黄钻身上的十几块红砖竟然全都被弹飞了，在屋子里撞得噔噔直响，茅无极一惊，刚回过头去，脖子就被一根粗大的像麻绳似的东西给缠绕好几圈，勒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仔细一看，竟然是黄钻尾椎骨上延伸出来的长尾！

黄钻此刻正面对面地站在茅无极身后，红光四射的眸子里快要喷出了火来，只见他动作十分机械地撕下了三张镇尸符，当着茅无极的面，充满挑衅地揉成了一团，随后又使劲扔在了茅无极脸上。

那棕褐色的长尾将茅无极勒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两只手扶在脖子上，想使劲将那尾巴掰开，然而，那尾巴却十分有弹性，他刚掰开一小寸，长尾便会立刻反弹回去，重重地抡在他的脖子上，像是被鞭子抽过的感觉，火辣辣的生疼。

茅无极感觉脖子上的长尾正在慢慢地越缩越紧，由于缺氧，他脸上青筋暴起，如同一条条蚯蚓般来回蠕动着，脸也渐渐涨成了猪肝色，亏得他是修行之躯，即使在完全闭气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身体仍能维持基本机能，现在所出现的险况主要是血流不畅导致的。

黄钻怪诞地桀笑着，那笑声仿佛来自地狱黄泉一般，混沌不堪，让人如同掉进了冰窖子里，与此同时，它动作极尽机械地抬起了一只手臂，伴随着仿佛齿轮摩擦般的“咔咔”声，那只手臂高高扬向天空，五根锋利得像刀片一样的指甲在漆黑的屋子里不断地闪烁着寒光！

茅无极紧张地盯着它那只铡刀般的手，心中冒出了一股彻骨的寒意，眼看着就要交待在这了，这时他不经意地低头一看，刚好发现了自己的那把天师剑，正静静地躺在自己的脚边。

“嗷！”黄钻怪嚎一声，一爪子重重地劈了下来，茅无极看得真切，用尽全身力气猛一侧身，那锋利的指甲背正摩挲在自己的皮肤上，冰冷刺骨，又割在

了道袍上，几乎没听到什么声音，袍子就自动分了叉，断成了两截，无力地耷拉在茅无极的身上。

一击不中，黄钻一恼，身后长尾又猛然间陡增数尺，仿若一条彪悍的成年巨蟒，在身后啪啪啪地甩了几下，像是在耀武扬威，随后竟将茅无极凌空给提了起来，茅无极双脚离地，已是身不由己，长尾的力道加上自己身体的重量，让他感觉脖子上更加难受，像是要断掉了一样，意识也开始渐渐有些不清醒了。

黄钻将茅无极提在空中，像是在摆弄一件趁手的玩具，一会将他甩向墙壁，一会将他推向房梁，每次的撞击都来的相当猛烈，连身子骨一向硬朗的茅无极也不禁吐出了好几口血，他的双脚在半空中到处乱蹬着，想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然而黄钻像是看破了他的心思一般，每次在他快要接近地面或是桌子的时候，又故意将他悬空提起来，如此耍玩，好不快活。

虽然黄钻此刻占了相当的上风，但它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太低估了这位僵尸道长的实力。

茅无极的身体随着黄钻的长尾在半空中肆意摆来摆去，他虽然身体难受，但目光依然是炯炯有神，随时寻找着脱身之计，当黄钻拖着他移动到天师剑的正上方时，他忽然双手平放在胸前，催动着周身真气，将重心下移，使出了千斤坠的法术。黄钻也没料到他忽然加力，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看到茅无极的身子重重地坠到了地上，由于力道过大，地上的泥土都被他踩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茅无极脚尖伸到天师剑下，十分灵巧地往上一挑，天师剑便“倏”地一下垂直飞了起来，黄钻知道大事不妙，也慌了神，想抢先一步来夺剑，等它赶到时，却看到茅无极已经是单手握剑，双目冷冰冰地看着它。

“噌噌噌”一阵纷乱的剑光过后，黄钻那条韧性十足的长尾已经悉数断成了好几截，那几截断尾躺在地上仍在极度亢奋地摆来摆去，创口处不断渗出绿色黏稠的液体。

黄钻痛苦地嘶嚎了一声，身子隔空一闪，消失不见了，没过几秒，它又匪夷所思地出现在了茅无极的身后，一只长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刺茅无极的心脏位置。茅无极负手站在原地，也不回头，手腕灵巧一动，长剑在背后划了道优美的弧线，此刻若是从正面看去，便是一道剑影重重的景象，像是几十把剑在他身后摆成了一个扇形，光影错乱间，仿佛看到了孔雀开屏的惊艳景象，

与此同时，黄钻的那条长臂凌空飞了起来，重重地摔在茅无极身前。

断尾断臂的黄钻此时早已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当茅无极转过身，双目似电地盯着它时，它竟然开始缓缓地后退了起来。

几股冷风从墙洞里灌了进来，茅无极身上破碎的道袍到处飘飞，他却混不在意，依旧面无表情地一步步朝黄钻逼近，手中天师剑铮铮作响。

眼前之人不怒，不笑，不哭，不闹，心如磐石，怡然不惊，在这样的末日危机下，竟还能有如此强大的气场，一种足以将对手完全压制住的气场，黄钻这时应该也在后悔自己选错了对手了。

这时，屋外响起了沉重的马蹄声，只听黄钻呼哧一声急啸，紧接着从方才那堵破烂的墙壁中冲出了一只高头大马，撞蹋了半边墙壁，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茅无极飞跃了过来，若是被这样钢铁似的马蹄子踩中，非得成了肉酱不可，茅无极双膝一弯，在半空中翻了个跟头，已是站在了马后。当他回过神来时，黄钻已经跃上了尸马，撞开了另一侧的砖墙，飞也似地逃开了。

第二十八章
谁在你身后

清冷的月光扑洒在萧索的街面上，像盖了一层纱衣，将街道渲染成了一种素白而妖冶的颜色。半空中袅袅升腾的雾气像是祠堂的香云，放眼望去，一栋栋破败的房屋便显得影影罩罩了起来，像一个个潜藏在黑暗中，张舞纠结的夜魅。

这条街正是昔日商贾最集中的西二街，街道两旁随处可见散乱丢弃的三轮小车或简易的遮雨棚罩，这些都是平日里赶集的小商贩们留下的，许多商铺前都立着一根根长短不一的旗杆，旗杆上都挂着绸布制成的旌旗，有的画着酒庄的招牌，有的则写着茶馆的名号，一面面旌旗在冷风中无力地飘飞摇摆着，如果细细看去，旗帜上还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血渍，乍看之下像一条久无人往的鬼市一般，凄清而萧索，哪还有半分昔日的繁盛模样。

此刻的西二街正街道上，一匹高头大马正驮着一个断臂的瘦削黑影迎面飞驰而来，四条粗壮有力的马蹄子在地上踩的“蹬蹬”直响，像是当年满清鞑子闯进山海关的情景，整条街仿佛都震动了。

马蹄声疾，仔细看去，在马后一丈开外的地方，还有一个身着长袍的孤孑身影，正双足点地，持剑急追。由于速度太快，他一身的金黄长袍被灌进了不少冷风，乍看之下鼓荡不已，而他的两只脚则由于高频率的运动，看起来像是有几道重影一般，仿佛并没有沾地，而是踏着空气前行。

为了手刃这只祸首，茅无极使出了茅山密宗的“攀云步月”步法，他对此步法的掌握程度不逊于创始人玉清真人，使用起来驾轻就熟，竟丝毫不逊色于这匹高头尸马的速度。

茅无极将天师剑的剑尖点在地上，一路拖地而行，剑尖与地面的石砖剧烈摩擦着，一路上不断窜起大束大束的火星子，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石匠在高速打磨石雕一样，无比尖锐，无比刺耳，像一刀刀地刻在了黄钻的心里，听得它是怯意更盛。

如果此时从高处往下看，茅无极运动的轨迹，就活像是一条炸药的引线，而那团火星子就像是被点着的引线头，一直朝着炸药的方向剧烈燃烧着，看得人一阵心惊肉跳。

在西二街的中段有两大棵古榕树，两棵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枝繁叶茂，十分对称地种在街道的两侧，古榕葳蕤的枝叶各盖住了半个街面，像是在撑起了两张巨大的晴雨伞。黄钻与茅无极一前一后，嗖地一下从两棵古榕中间穿过，由于速度过快，两人带出的强劲风力吹得榕树叶子沙沙作响。

这时，从左边古榕茂密的树叶中探出了两个圆嘟嘟的脑袋，其中稍瘦一点的人开口说道:“三哥,刚才是两个啥东西在街上跑？速度愣子快,都没看清楚呢！”

另外一人鬼祟地四下瞧了瞧，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做了个嘘声的动作，“娘个球的，你就不能小声点，把那些天杀的僵尸引来了咋办！”

这两人正是圈哥和王四宝，本来五个人的小队，一路上死的死，散的散，就只剩他俩了。

圈哥看了看在地面上深陷进石砖里的马蹄子印，口中骂骂喋喋道，“管他是什么鸟，反正不是什么正常的东西就是了。”

一想到这小小的黑水镇里头，竟然有这么多狗屁倒灶的东西，王四宝不禁使劲咽了口口水，又问道：“对了，刘汉臣那小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咱们要不要去找他？”

圈哥用中指敲了一下他那木鱼似的脑袋，没好气地说道，“他是你亲爹还是亲娘啊，是死是活干咱们屁事！”说罢，嘴角又冒出一丝邪笑，“老子花钱顾他来，死了倒还省下了几块大洋呢！”

王四宝为难地说道，“他可是邻村刘村长的亲侄子，咱们不把他带回去，没法和他舅交差啊！”

圈哥烦闷地甩了甩手，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自个儿能不能活着回去还是个未知数呢，你没看到万山死得那个惨状？”

这话说的王四宝一个激灵，万山是随着他们一道来盗墓的同伙，他又想起了一个时辰前，他们四人刚从教堂逃出来时，万山被一大群僵尸分食的惨状，连眼睛珠子都挖出来了，身上被咬得深一块浅一块，看不到一处完整的肌肤，他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到现在仿佛仍回荡在王四宝的脑海中。

“好了，三哥睡会儿觉，你眼睛给老子放亮点，一有情况马上叫醒老子！”

圈哥说着，已经舒舒服服地靠在一处粗大的树枝上小憩起来。

“三哥，你把枪给我拿着，我有点怕……”王四宝说道。

“真他娘的没出息！”圈哥骂道，“这点胆子，以后怎么跟着三哥挣死人钱？”

“这不也是为了图个心安么……”王四宝苦着脸乞求道。

圈哥将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取了出来，掰开枪膛子一看，只有三颗子弹了，便交代着，“快没子弹了，别瞎鸡巴没事就乱开枪，引来那帮唠什子的咱俩一个都跑不掉！”

“知道啦！”王四宝接过枪，紧紧攥在了胸口。

刚睡下没多久，圈哥忽然听到“咕噜噜”地一阵响，像是鱼在水中吐气泡的声音，接着鼻子间飘来了一股类似大蒜瓣混着臭鸡蛋的酸臭味。

他睁开眼看到王四宝表情痛苦，将上衣给拉到了胸口，此时正在一个劲地揉搓着他那砂锅似的将军肚，不禁捏着鼻子问道：“娘个球的，又在搞什么鸟啊？”

王四宝苦着脸，挤出了一脸褶子，说道：“三哥，我……我想拉屎。”

“怎么这个时候要拉屎啊？”圈哥极不耐烦地说道，“你这唠什子的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有什么办法啊，肚子闹腾得紧呢！我下去拉完马上回来吧……”

“不许去！”圈哥用命令的口味说道，“那帮僵尸可不管你屁股上有没有屎，照样给吃得干干净净，你可别指望着三哥能救你！”

“可……我忍不住了啊……”王四宝捂着肚子，脸上一紧，又憋出了个大响屁。

被他这一熏，圈哥也没心思睡觉了，捏着鼻子做着驱赶的动作，“去吧去吧，真是懒人屎尿多！”

王四宝一喜，将枪递给了圈哥，道：“三哥，你帮我放风啊，有啥东西接近我直接给他一下！”

“不给你一下就不错了！”圈哥怨怼道，接过了枪。

王四宝嘿嘿笑着，笨拙地从榕树上爬了下来，裤腰带一松就蹲了下来。

“你没搞错吧？在这里拉想熏死我啊！到那边去！”圈哥说着往对面的榕树一指。

王四宝也顾不上提裤子，光着个大屁股一挪一挪地走到了对面的榕树下，动作甚是滑稽，刚蹲稳，便听他闷哼一声，像是在暗暗使劲，接着便听到一阵

噼里啪啦的清脆炸响，像是堵了很久的水龙头一下子被拧开了，顿时一发不可收拾。

王四宝额上沁着汗，对周围弥漫的巨大酸臭味显得浑然不觉，一脸欲仙欲死的表情，圈哥则满脸恶心的皱着眉，将头扭到了一边去。

刚哼唧哼唧地拉了一半，王四宝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动，他一个激灵，回头一看，却发现除了一个倒立着的大木桶，还有一辆少了个轮子的破板车外，便再无他物，他舒了口气，当是听错了，也便没在意。

没多久，那声音再度响了起来，这次王四宝听得真切，像是某种东西在泥地上拖动的声音，他紧张的回头一望，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只见那个倒立的大木桶竟然一寸一寸地朝着自己这边挪动了起来。

“这年头，居然连木桶都会动了！”王四宝心中狐疑万分，怔怔地看着那个木桶，忽然，他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咳嗽，这声音似远似近，若有若无，他吓得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了，提着裤子就飞也似地往藏身的榕树下跑去。

当王四宝气喘吁吁地爬上了榕树时，发现圈哥竟侧身躺在树干上睡着了，他一边望着那木桶，一边赶忙推醒了圈哥。

圈哥被再度吵醒，显得很不快活，板着脸问道：“你是没纸擦屁股还是怎么着？”

“三哥，你看，那个……那个木桶会自己动！”王四宝结结巴巴地说道。

“什么木桶？”

“就是那边那个啊，你看……”

圈哥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确实看到了一个用来盛酒的大圆木桶，木桶旁边正是王四宝刚拉出来的一大滩黄褐色的稀屎。王四宝一直坚称看到了木桶在动，但圈哥盯着看了好一会也没发现啥异样的动静，不禁用手摸了摸王四宝的额头，“你丫是不是脑袋烧坏了？”

“我真的看到了啊！”王四宝急得快哭出来了，苍白无力地解释着。然而圈哥却不听他说了，脑袋一偏又呼呼睡了过去。

“娘个板板的，难道是老子眼花了？！”王四宝自言自语道，这时他看到街面上一跳一跳地走来了几只紫僵，不禁屏住了呼吸，赶紧将头埋进了树叶里。

紫僵们站成了一列小队，双臂抬得比标尺还直，在夜色中一前一后的跳跃着，露在唇外的两颗獠牙像钩子一样闪着寒光，它们时不时地左看看，右嗅嗅，

似乎在寻找着生人的气息。

这时候，那个大木桶忽然自行抬高了半尺，桶底露出了一双沾满泥污的黑色皮鞋，只见这双丑陋的八字脚挪了几挪，大木桶又开始运动了起来。不凑巧的是，刚挪开了一小步，就听到“啪嗒”一声闷响，黑色皮鞋正好踩到了旁边那泡还在冒着热气的稀屎上，那人愣了愣，随后像踩着了地雷似的，浑身震了一下，赶紧要将脚收回来，却没料那黏稠的大便极富沾力，脚虽然是收回来了，鞋却留在了原地。

这鞋子即使再给他也不会要了，他那只没穿鞋的脚丫子上套着个污秽不堪的白棉袜，棉袜上破了个大洞，大拇指正露在外面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一踮一踮地，像逃难似的跑开了几步，随后将罩在身上的木桶掀开了一大半，开始蹲在地上呕了起来。

“真他娘的是流年不利，出门也能踩着屎！”那人吐干净后，狠命地用袖口擦了擦嘴，随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似乎要将吸进去的臭味给全呼出来一样。

那人戴着个丑陋的鸭舌帽，鼻梁上顶着一副满是螺旋光圈的圆框眼镜，眯着一对三角眼，正是马如龙。

马如龙一边用手捋着油腻得发光的七分头，一边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着，但见四周清冷无比，到处都弥漫着如鬼似魅的薄烟，不禁浑身打了寒战，又重新将大木桶给扣了下来，继续小步小步地向前挪动着。

那几只紫僵本来已经离开了，听到这边有声音，又全都跳了回来，当它们看到那只会走路的奇怪木桶后，都是不约而同地凑了过去。这些僵尸落地无声，动作轻盈，躲在木桶中的马如龙对此浑然不觉。

马如龙躲在黑漆漆的木桶内，走一阵，停一阵，全然没有方向感可言，时不时会撞在墙壁上，而那几只紫僵则一直尾随在木桶之后，木桶动一下，它们也动一下，木桶停住，它们也停住，这样鹦鹉学舌的戏剧举动让整个场面看起来让人捧腹不已。

走了一阵，马如龙忽然感觉前方撞上了什么东西，怎么走也不动了，他想当然地认为是一面墙，便转了个方向，没想到又给弹了回来。

“娘个批的，怎么回事！”马如龙心中奇怪道，接下来，他不断变换着方向，结果四面八方都试遍了，却到处都走不通，只是一直在原地打转，竟丝毫挪不开半步。

他怀疑是自己是给掉沟里了，赶紧双手伸在木桶下，想抬开来看看。然而，当他刚往上抬起一小寸时，却发现桶外竟有一双穿着老式黑布鞋的脚，仔细一看，还不只一双，四周都是这样的脚。

马如龙心里咯噔响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了，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再往上抬高一寸，又看到了几件污秽不堪的长袍子，这玩意儿他在裁缝铺里见过，是寿衣！他本来就胆子小，哪里还敢再看，吓得大喊了一声，赶紧又将大木桶给重新扣在了自己身上，躲在里面不敢出来。

听到喊叫声，几只紫僵像是被人给重新上了发条一样，瞬间变得狂躁不安了起来，五六双长着锋利指甲的手臂纷纷朝着大木桶一顿乱戳，声音十分尖锐，还没几个来回，木桶上就布满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划痕，马如龙在木桶里听得尤为刺耳，心中恐惧无比，叫得也更凶了。这时一只紫僵的爪子戳穿了木桶，十根锉子似的指甲齐刷刷地扎进了马如龙油光四射的头发里，将他那最引以为豪的七分头给搅得乱七八糟的。他只感觉头皮上一阵酥麻，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赶紧将木桶子掀开了一角，从里面像狗一样灰头土脸地爬了出来。

这会儿紫僵们正在木桶上戳得起劲，杏木做成的桶子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看起来像是蜂窝一样，谁也没注意马如龙此时已经悄悄地从一只紫僵的胯下爬了出来。他心里头怦怦乱跳，见没人发现自己，赶紧站起身来飞也似地逃开了。

第二十九章
门后那双眼

叮铃铃，叮铃铃，又是一阵铁链碰撞发出的响声。蜷缩在墙角里的三人都像被人浇了一桶冷水似地浑身一颤。

这屋子是一间老旧的熏肉场，面积挺大，估摸着有五百来平，屋子中央纵贯了一列“T”型石台，石台上整齐地放着一些铡刀似的东西，整条石台上算下来得有十几把了，看起来像是切肉用的，在铡刀旁散乱地放着一些猪肠衣，有些都已经发霉了，腥臭无比。石台下还放着一些个大木盆子，木盆子里或倒或立的搁着一根木杵，里面全是被捣烂的碎肉，这些应该就是制作腊肠的工具了。

在石台正上方的房梁上，呈一字列地挂着许多连着铁钩的铁链，有几个铁钩上还挂着被切得大小不一的肉块，由于放置的时间过久，不时会看到黄豆大小的绿头苍蝇飞来飞去，看得人有些反胃，这些铁链不时会在风力的吹动下互相来回碰撞着，叮叮直响。

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熏肉味，闻久了有股说不出来的难受。墙角的三人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尸鸣声，心里头都是凉飕飕的。

“咱们就一直呆在这个鬼地方么？”丫丫受不了屋子里的味道，感觉连鼻子都快馊了，便将脑袋埋进衣服里，使劲嗅了几口香水味。

“就快天亮了，会有人来救咱们的！”麻子脸边安慰着，边悄悄地将身子往丫丫的旁边靠。

胖妞这时靠着墙角睡着了，她的睡姿十分难看，身子歪歪扭扭的，舌头长长地伸出了嘴唇，口水顺着嘴角像溪水一样流淌着，还不时地打着呼噜，看起来与猪扒别无二致。

丫丫被那呼噜声吵得心烦意乱，十分厌恶地扫了胖妞一眼，说道：“真是头猪，在哪里都能睡得着。”

也许是还不解气，丫丫又狠狠地补充了一句：“要是我长成这个样子，还不

如一头撞死算了！”

麻子脸笑着揶揄道：“无论你长成啥样，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啊。”

“呸呸呸！”丫丫白了麻子脸一眼，嘟囔道：“少臭美了！谁要嫁给你了？”

丫丫有点婴儿肥，撅起嘴来让人直想拧上一下，麻子脸看得心中欢喜，嘿嘿笑道：“对了，丫丫，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说来着，现在不说，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啥啊？”丫丫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指甲，十分不经意地回道。

麻子脸清了清嗓子，吞吞吐吐地说道：“咳咳，那个，其实吧……”

话还没说到一半，死寂的屋子里忽然传来“吱呀”一声脆响。胖妞睡得实，是浑然不觉，但麻子脸和丫丫却是浑身一个激灵。

“什么声音啊？”丫丫双手抱着膝盖，颤声问道。

麻子脸看了一眼熏肉场的大门，正好好的关着，没有什么异样，便冲着丫丫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小声道：“好像是里面传出来的……”

“不会是……不会是……”

麻子脸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心里头也是咯噔一声响，脸都吓白了。

此刻三人是蹲在窗下，尚且有些光亮，屋子里头却是越走越黑，麻子脸的胆子比丫丫大不到哪去，不敢去看，便编了个幌子，道：“应该是老鼠之类的吧，没啥，咱们继续聊咱们的……”

“开什么玩笑？！要是僵尸怎么办啊！”丫丫反驳着，接着又催促道：“你快过去看看啦！”

“我……我去啊？”

“你不去难道我去？”丫丫反问道，水灵灵的眸子里显出了几丝不悦。

“好……好吧！”麻子脸吞了口口水，缓缓站起身来。

里面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麻子脸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却始终迈不开步子。这时，他屁股上被丫丫踢了一脚，“快去了啦！”

大概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屋子深处忽然传来一声惊叫，听起来是麻子脸的声音，丫丫吓得浑身一抖，脑袋嗡的一下像是停住了，她紧张地盯着黑漆漆的里屋，哆哆嗦嗦坐到了她平日最不喜欢的胖妞身边。

这时，从里屋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正慢慢地向丫丫靠近。丫丫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用力摇了摇胖妞，哪知胖妞竟烦躁地一膀子将她的手甩开，

又侧头扭到另一边打起呼噜来了。

丫丫不敢跑出门，只得用娇弱的身子紧贴着冰冷冷的墙壁，她感觉自己都快要哭出来了，在一片混沌的黑暗中，渐渐地出现了一个人形的影子。

只听“哗”地一声，那黑影点燃了一盏烧得黑漆漆的煤油灯，黯淡的灯光逐渐将他的脸给印照了出来。

望着眼前之人，丫丫愣了一下，随后气得脸都红了，站起身来就要去踢他。竟然是麻子脸！

“要死了你！”

麻子脸笑得灿烂，她的一顿花拳绣腿招呼在自己身上，非但不疼，反倒感觉像按摩一般。

“差点吓死人家了！”丫丫还不解恨，又使劲拧了一下麻子脸的耳朵。

麻子脸揉了揉被拧得通红的右耳，笑道：“气氛太紧张了，调调口味也不行？”

“你刚才去里面看到什么了？”丫丫望了望麻子脸身后空洞洞的黑暗，问道。

麻子脸耸了耸肩，笑道：“啥也没发现啊，只有一个窄小的熏烤间，里面全堆着锯末，熏烤间的铁门没合上，之前听到的声音应该就是它发出来的了。”

“对了，我还找到了这个！”麻子脸将手中的煤油灯在丫丫面前晃了晃，得意洋洋地说道。

“又不是捡到了金子，用得着这么高兴么？”丫丫没好气地看了他一样，又重新回到了自己之前的位置上。

“这玩意儿可比金子顶用多了啊！”麻子脸说着，将煤油灯搁在了石台的一块砧板上，四周顿时都朦朦胧胧地亮了起来。

为了防止僵尸闯进来，熏肉场的大木门上被几人钉上了几块木板子，若从门缝间往外望去，到处可见重重的鬼影，不断地移来移去，一股股彻骨的冷意不断寻找着空隙渗进来。

麻子脸重新坐回了丫丫身边，脸都憋红了，不住地还自顾自地闷头傻笑着。

“神经！”丫丫瞪了他一眼，又去看别处了。

麻子脸这时开口说道：“丫丫，你知道，有些话在心里头闷久了难受，我就干脆和你说了吧……”

丫丫正在为目前的处境发愁，丝毫没有注意到他那张面露春水的面庞，只是极不耐烦地回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麻子脸早已习惯了她的娇纵蛮横，显得混不在意。只见他深吐了口气，像鼓起了莫大的勇气一般，用极快的语速说道："我喜欢你！"声音细若蚊蚁，几不可闻。

"你是个男人吗？怎么声音比女人的还小！"

"Iloveyou！"麻子脸灵机一动，极不利索地吐出了几个在新学里学到的洋文，心想这样的表白一定会更加罗曼蒂克吧。

麻子脸本以为这次表白会在丫丫的心田里来一次大地震，没想到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竟十分不经意地说道："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家早就知道啦！"

麻子脸感到十分意外，"你咋知道的，我好像没和你说过啊？"

"拜托！"丫丫用手指戳了戳麻子脸的脑门子，道："傻子都看得出来好不好！"

麻子脸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悻悻地嘀咕道："有没有这么明显啊，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了，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尴尬，麻子脸这时忽然抬头看着房顶，追忆道："好怀念咱们一起在新学念书的那些日子啊，每次上运动课，你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在草地上到处跑，阳光照在你身上，还以为看到了天使呢，嘿嘿……"

麻子脸不吝赞美之词，余光一瞥，却发现丫丫正一脸怨怼地瞪着自己，他心中一寒，赶紧问道："怎……怎么啦？"

"你还好意思提到运动课呀？一说我就来火！"丫丫气呼呼地说道。

麻子脸一愣，"又是大胖偷看你换衣服的那事吧？"

"呸呸呸，别和我提他的名字，不怕恶心人呐？你和他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怎么啦？我还帮你揍他来着……"麻子脸委屈地辩解着，那次与其说是他揍大胖，不如说是被大胖打，回去躺了三天才恢复。

丫丫叉着腰，质问道："我问你，最后一次上运动课，你是不是把我换下来的白丝袜给偷了？"

麻子脸像是吃了颗板栗给卡在喉咙里了，喉咙里一骨碌，怔怔说了一声："你怎么知道？"随后又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连连摆手，极力辩解道："怎么可能啊，那天我又没去过教室……"

丫丫哼了一声，撇嘴道："你这谎也撒得太没水平了吧，既然你没偷，又怎

么知道人家的袜子放在教室里咧？”

“这…这…我是猜的……”麻子脸的脸庞子涨得像熟透的柿子一般，通红通红的，而那星星点点的麻子则像是点在柿子上的泥垢一样，看起来十分滑稽。

“还狡辩！”丫丫瞪眼打断道，一弯柳叶眉竖得老高。“那天胖妞肚子不舒服，一个人呆在教室，她什么都告诉我了！”

“不会吧，我答应请她吃一碗混沌面了的啊……”麻子脸苦着脸嘟囔着。

当麻子脸满脸怒火地望向出卖他的胖妞时，发现她正假装闭着眼睛，嘴角正在偷偷的笑，原来她早就已经醒了，之前一直在装睡偷听两人的谈话。

“谁让你的混沌面没兑现来着……”胖妞一边笑着，一边站起身来摸了摸肚子，说道：“说得我肚子都饿了！”

“你说你也真是，喜欢人家就直说嘛！偷人家袜子干吗，害人家一个礼拜都光着脚丫，都磨出泡了！”丫丫拧了一下麻子脸的耳朵，让一脸尴尬的他转过了头来，又训斥道：“你知道那双袜子有多贵吗？那可是在省城才能买得到的上等货！”

麻子脸恍然大悟道：“喔唷！难怪手感这么柔软！”丫丫一听，差点给气晕了过去。

胖妞这时也过来插科打诨了，“我听说过偷女生底裤和肚兜的，这偷袜子还是头一次听说哦！”

麻子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十分无奈地说道：“我也没办法啊，就是忍不住想闻闻……”

丫丫做了个厌恶的表情，“你看你那点出息，不嫌臭吗？”

麻子脸一听不同意了，身子坐正，竟饶有兴致地向两人讲解起来，“那怎么能算臭呢？那是一种十分性感的味道，掺杂了女生的体味和香汗味，当你鼻腔里被那股性感的味道填满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那感觉，啧啧啧……”麻子脸越说越兴奋，竟满脸享受地闭上了双眼，十分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又缓缓吐了出来，一副欲仙欲死的模样，仿佛要飞起来一般。

“……”胖妞听得双眼一眨一眨地愣住了。

丫丫十分恶心地皱了皱眉，道：“你好变态啊！”

“真的啊，我没骗你呢，你也可以试试的！”麻子脸坚持道。

“才不要！恶心巴拉的！”

这时，胖妞忽然十分娇羞地将头斜靠在了麻子脸的肩膀上，麻子脸浑身像触电般地一震，愣道："你干啥？"

"你不是想闻闻女孩儿的脚吗？我就委屈一下好了……"说罢，她十分做作地抬着兰花指，开始解开脚上那脏兮兮的鞋带。

胖妞的香港脚无异于五百公斤 TNT 炸弹的威力，麻子脸屏住了呼吸，赶紧将手做成了 T 字型，制止道："STOP！大姐，你是火星来的吗？别老在这捣乱好不好！"

"这玩意儿好比品茶，品味很重要喔！"麻子脸说罢朝着丫丫抛了个媚眼，丫丫像是喝了口冰水一样浑身打了个寒战。

"哼，真矫情，懒得理你们！"胖妞说着，又歪歪扭扭地站起身来到处找吃的。

除了睡觉，胖妞基本上都是在吃东西，已经许久未进食的她肚子一直不停咕噜咕噜直叫唤，这饥肠辘辘的滋味儿真比杀了她还难受。她在石台上找到了几块熏好了的肉片，放在嘴里一嚼，却感觉奇涩无比，赶紧连同口水一并给吐了出来。

就在胖妞在窗户边上晃悠时，忽然看到了什么东西，眼前倏地一亮。只见在街对面有一处屋檐向外伸出了老远，屋檐下有一辆十分简陋的四方形小推车，车身四周上全乎都被银灰色的粗麻布给包成了一圈。麻布上写着四个大字"胖哥烧卤"，车身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七八块用油纸包好的卤肉，最让胖妞兴奋的是，在小车上的一排铁钩上，竟然还挂着一只肥得流油的烧鸡！

胖妞看得激动万分，哈喇子都流了三尺长了，肚子也抗议得更加厉害，然而，当她看到一只没了下身的僵尸从小车旁边一寸一寸地爬过时，眼神又不禁黯淡了下来。

"你怎么……有这么奇怪的癖好？"丫丫大惑不解地问着麻子脸。

"这叫恋足癖。"麻子脸大大方方地承认道，"闻闻脚丫就能获得性满足，省钱又环保，有啥不好的啊？"

麻子脸这时从怀中抓出一张皱巴巴的手帕，当着丫丫的面打开一看，竟是丫丫的那双白丝袜，仔细看去，已经隐隐有些变黄了。

"为了保留上面的味道，我可是一直没有洗过喔！"麻子脸深情地说道。

"！！！"

"MyGod！我看你真是疯了！"

“丫丫，你知道吗，你的脚是我见过最好看的！”麻子脸在丫丫光滑嫩白的脚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却被丫丫一巴掌给打了回去。

麻子脸显得有些委屈，用乞求的语气说道：“反正咱们也快死了，你就让我闻闻，最后过下瘾好不好？”

“……”

丫丫没好气地骂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这些狗屁倒灶的事，你脑子有毛病吗？”

麻子脸继续试探道：“反正你也没什么损失啊，还不用洗脚了……”

“闭嘴！”丫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见他的目光仍不肯从自己脚上移开，忙解下衣服将脚给包了起来。

这时，大门口传来几声咔咔的异响，两人循声一望，却见到胖妞正在使劲掰钉在木门上的木头板子。

“胖妞，你干什么啊？！”丫丫慌慌张张地问道。

胖妞摆着一张苦瓜脸，回道：“饿死啦饿死啦！我去外头找点吃的就回来。”

“你疯啦？你一开门就会把僵尸放进来的！是吃的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胖妞看似认真地想了一下，随后说道：“吃的重要。反正没吃的我也活不了。”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丫丫和麻子脸差点倒栽在地上，丫丫见劝她不住，便说道：“咱们这里有三个人，不如投票来表决。同意不让胖妞出去的举手！”说完自己赶紧将手举了起来，又朝着旁边的麻子脸使了使眼色，麻子脸如梦初醒，也赶紧举双手附和，满脸谄媚地望着丫丫干笑。

“哼，真是对狗男女！”胖妞嘴里嘟囔着，只得重新回到了墙角，继续忍受饥饿的折磨。

三人找不到共同话题，都是困恹恹的，丫丫是从来没熬过夜的，这时候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眼泪都流成线了，她让麻子脸去盯着胖妞，以防她再干出那些驴踢脑袋的挫事，丫丫自己则蹲在一处四面都是围墙的死角，双手环抱着膝盖，眼睛一闭就直接见了周公了。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丫丫被一阵冰凉刺骨的冷风给吹醒了。

“阿嚏！”丫丫揉了揉红通通的鼻头，抬眼一看，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只见熏肉场的大木门不知啥时候已经打开了！那木门现在是半遮半掩的状态，之前钉在木门上的长方形木板子散落了一地，晚风一刮，吱呀直响。

胖妞这时已经没了踪影，而一旁的麻子脸则呈了个大字型躺在地上，睡得像头死猪一样。

“起来，快起来！”丫丫使劲踢了踢麻子脸，看他醒过来后，本来还想踹他几脚，一想到他有恋足癖，便只好作罢。

“不是让你看着胖妞的么，你倒好，居然睡着了！”丫丫叉着腰，没好气地骂道。

当麻子脸发现胖妞不见后，心里头也是一惊，两人准备重新把门给合上，却看到胖妞此刻正站在对面的一间烧卤铺子旁，踮着脚要去拿钩子上的烧鸡。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丫丫小声说了一句，这时，不远处的青色雾霭里，隐隐出现了几道身影，正在朝着这边慢慢走来，丫丫心中一惊，立马就要去唤胖妞，却被麻子脸捂住了嘴。

“嘘，你看！”麻子脸将门合得只剩下一小道缝，神色看起来很慌张。

只见小推车顶上的屋檐上，一只狗头尸正在神经质地爬来爬去，它的鼻子很灵，时不时会贴在瓦片上嗅上几下，嘴里不断地流出如同水帘般的涎水。

“胖妞，快过来！”两人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压着嗓子喊道，又不敢弄出太大声响，生怕惊扰了那只狗头尸，胖妞显然是没听见，这时候她心里想的都是那只烧鸡，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竟是浑然不觉。

胖妞的身子本来就矮小，她见实在够不着，竟破天荒地发了次狠力纵身一跳，手刚好扯住了那只油腻腻的烧鸡，小推车吃力不住，一下子朝着胖妞的方向倒了下来。

听到响动，本来准备离开的狗头尸猛地一扭头，四只利爪轻步一跳，就来到了靠近小推车的房檐边上。它小心翼翼地匍匐在屋檐上，像狮子在伺食猎物，两只绿光闪闪的眸子死死地盯住胖妞，不断发出慑人的寒光！

翻倒的小推车下，胖妞哼唧哼唧地爬了出来，这时她看到屋内的麻子脸和丫丫正朝着自己挤眉弄眼，以为他们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便将手中的烧鸡得意地朝他们晃了晃，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意外收获一样。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了一声如同从沼泽地里渗出来的低嚎声从身后传来。

胖妞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脑海中一片空白，她睁大了双眼回过头去，发现在自己头顶的房檐上，一只四肢着地的狗头尸正龇牙咧嘴地盯着自己，两排如同锯齿般的獠牙咬得格格直响，她还没来得及叫出声，狗头尸就直扑了下来，

两只前爪死死地将她给摁在了身下，让她丝毫动弹不得。这时，附近游走的丧尸们也都被吸引了过来，不多时就将胖妞给围成了一圈。

狗头尸并没有立即对胖妞下手，而是不断地朝着准备夺食的丧尸们示威性地咆哮着，想要自己吃独食。

“救命啊！”胖妞朝着熏肉场的方向高声求救着，声音尖锐刺耳，听得屋内的两人心里一阵发毛。两人屏住了呼吸，谁都没敢说一句话。

狗头尸和丧尸们僵持了一阵，竟猛地一下朝胖妞圆滚滚的肚皮上咬了下去，锋利的犬齿像裁衣似地在她肚皮上划开了一大道血口子，鲜血像盆倾一样不断往胖妞的脸上喷洒着，不一会就成了血人，她疼得白眼直翻，叫声也更加歇斯底里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旁边几只蠢蠢欲动的丧尸哪里还按捺得住，都是一股脑地扑了过去。

胖妞被一堆丧尸围着撕啃，只露出了一个胖乎乎的脑袋，碎裂的内脏被扔得到处都是，血都快流成河了，有两只挤不进去的丧尸干脆就趴在地上一个劲地舔起地上的血来。

胖妞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见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了一只鲜血淋漓的手臂，将那只沾满灰尘的烧鸡放在嘴里狠命地啃了一口，还没来得及嚼上几下，就被一只丧尸将头给整个拧了下来，随意地往后一甩，那胖乎乎的头颅竟朝着熏肉场的窗户上飞去，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头颅撞碎了玻璃，滚落到了丫丫的脚跟旁，只见胖妞的头颅一脸灰土，双眼睁得巨大无比，半合半闭的嘴里还含着一大块没嚼完的烧鸡肉……

丫丫像是见到了这辈子最恐惧的事情，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竟失声尖叫了起来。

麻子脸心中陡地一沉，脸色吓得惨白不已，想要去捂住她的嘴，却已经是来不及了，当他往窗外看去时，发现无数双鬼火似的眼睛都在齐刷刷地看着自己的方向。

麻子脸像是被火烤了屁股一样，一下子跳了起来，赶紧找来榔头，准备将那几块木板子给重新钉上。当他颤抖的手刚扶好了一根锈迹斑斑的铁钉，大木门上就传来一阵排山倒海般的撞击声，铁钉被弹了出来，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砰砰砰砰！沉闷的撞门声一浪高过一浪，像是有无数双手同时捶打在木门上一样，手臂粗细的门闩被撞得吱吱直响，松软的泥墙上不断簌簌地震下尘土，

每一次都像是敲打在两人的心脏上一般。

丫丫随着撞门声一惊一乍地尖叫着，显得有些失魂落魄，显然是恐惧到了极点。麻子脸也是面如土色，一边用身子使劲地抵住木门，一边喃喃地嘀咕道："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这时"咔"的一声巨响传来，一只青紫色的干枯手臂竟然击穿了木门，兀自在屋内挥舞搜抓着，麻子脸没来得及反应，只是"啊"地发出一声惊叫，一屁股跌在了地上，身子不断地往后爬开，想要避开那只手臂。

门外的丧尸嚷嚷地聒噪着，都乱成了一锅粥了，有几只丧尸这时又朝着窗户的方向走过来。

麻子脸心神不宁地跺着脚，目光十分不安地到处晃来晃去，想要找一件趁手的东西做武器。

此时的麻子脸距木门有五六尺的距离，他看到方才掉落在地上的铁榔头正在木门正下方，便赶紧跑去拿了过来，紧紧攥在手心里，心中这才稍微感觉有点踏实。

"那我怎么办呀？"丫丫紧紧地抓着麻子脸的手臂，眼泪将脸上的淡妆都给冲散了。

麻子脸这时看到T型石台上有一根铁棍似的东西，便随手抓过来递给丫丫，"呐，你用这个。"

丫丫接过来一看，却是一根硬梆梆的，早已风干的腊肠，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木门、窗户、泥墙上不断发出巨大的撞击声，那群丧尸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看样子是要将这些障碍物给统统击碎！

丫丫挽住麻子脸的手臂缩得越来越紧了，她小声呜咽道："我好怕…呜呜…人家还不想死啊……"

麻子脸趁机将她搂在了怀里，宽慰道："乖，不哭，我会保护你的。"

这样缠绵悱恻情景以往只会出现在麻子脸的梦里，今天竟然真的实现了，麻子脸不禁感到一阵心旌飘荡，飘然若仙。

丫丫身上浓郁的香水味时不时会调皮地钻进麻子脸的鼻腔里，他望着怀中瑟瑟发抖，哭得如同梨花带雨的人儿，脑子里一热，竟在丫丫的樱桃红唇上使劲亲了一口。

"唔……你占我便宜！"

丫丫拿着手中的干腊肠就要像麻子脸打去，却被麻子脸笑嘻嘻地抓住了手腕，“都这时候了，还计较这么多干啥？”

在经受了一连串猛烈地撞击后，只听“咔”的一声，木门上的门闩被撞碎成两截，两扇沉重的木门轰然倒地。丧尸们一窝蜂地涌进了门来，与此同时，两扇窗户也被捶开了几个大窟窿，几只丧尸全然不顾窗棂上锋利的玻璃渣，只是一股脑地往里头钻。

“哎呀！”丫丫大叫一声，赶紧躲到了麻子脸的身后。麻子脸手中的铁榔头不住地颤抖着，身子也在不断地往后退。

十几双寒光闪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两人，两人像是待宰的小鸡子一样，浑身瑟缩着，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之感。

丫丫这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说要保护我的吗，怎么不上啊！”

“你没看到它们数量这么多吗……”麻子脸说完，又叹了口气道：“丫丫啊，看来我这次要食言了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丫丫心中一凉，“我们都死定了吗……”

“能和你在一起殉情，我死而无憾呐！”麻子脸的声音中似乎还带着几丝窃喜。

“谁要和你殉情啊！娘，快来救我呀……”丫丫绝望地呼唤着，然而，回应她的，只有丧尸口中那低沉的嘶嚎。

前路已经被丧尸们给塞得密不透风了，麻子脸耸了耸肩，示意他也没办法了。

“麻子脸，你听说我说……”丫丫稳了稳情绪，用极快的语速说着，“你要是能救我出去，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丫丫看到麻子脸颓唐的脸上闪过一丝兴奋的色彩，赶紧又说道：“我……让你闻我的脚丫好不好？”

麻子脸回过头，兴奋得一跳，“真的吗真的吗？”

“嗯啊。只要能让我活着，给你闻一天一夜都可以哩……”丫丫一边观察着丧尸的动向，一边小心翼翼地附和着。

“那，我要闻三天三夜！”麻子脸得寸进尺道。

“随你啦……”

“哈哈！”麻子脸忽然大笑了一声，仿佛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浑身充满了活力，眼前的丧尸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妈了个逼的，老子和你们拼了！”麻子脸喊了一声，举着锤头哇哇大叫着朝丧尸们迎了过去，他浑身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东锤西打，左敲右抡，一干丧尸虽然将他团团围住，却竟也一时近不得身。趁着这个机会，丫丫想悄悄溜走，却远远地看到屋外的那只狗头尸正在随着自己的步调不断地移来移去，随时寻找着机会扑杀自己，她无法可想，眼泪又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麻子脸大喊大叫地舞了一阵榔头，脑袋都转得晕晕乎乎的了，等脑子里的那股子热乎劲头一过，看到自己被整整高出了一个脑袋的丧尸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心里头陡然升起了一股凛冽的恶寒，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对自己的莽撞，肠子都快悔绿了。

他手中的榔头一停，丧尸们便一齐围了上去，麻子脸撕心裂肺的惨叫一声声地在熏肉场里回荡了起来。

丫丫感觉呼吸都快要停止了，她哆哆嗦嗦地往熏肉场更深处跑去，没多久就看到了麻子脸之前所说的那个熏焙室，她想也没想就钻了进去，将铁门从里头给紧紧地锁死了。

熏焙室面积并不大，估摸着只有七八平方米，里面堆了一米多高的松柏屑，仔细看去，松柏屑中还混有茶叶，甘蔗皮等熏制原料，人坐在上面蓬松无比，还挺舒服。墙角处则放着几碗红糖，还有两大壶酒精。

这间熏焙室很有些年头了，墙面上都结了好几层垢，看上去黑漆漆的，手指头一碰像沾了煤灰似的，都可以在宣纸上写字了。丫丫此刻正坐在松柏屑上，双眼紧张地盯着铁门下来回晃动的黑影，由于是背靠着墙壁，她那漂亮的花衣裳被蹭得黑乌乌的，如同蘸了墨一样，竟与她的一头黑发混为了一色。

熏焙室是几乎是全密闭的，仅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排气口在房顶上，看上去黑漆漆的一片，也不知道堵上了没。一只丧尸将鼻子探在铁门下使劲嗅了几下，随后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开始边咆哮着，边用力捶打着铁门，它口中的声音十分聒噪，而且极无规律，听起来仿佛不像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一样，丫丫用力捂住双耳，一边呜咽着一边小声祈祷着，“娘，娘，我好怕……”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铁门外忽然没有声音了，丫丫擦了擦满脸的鼻涕和泪水，小心翼翼地走到铁门旁，将耳朵贴上去听。

她听到了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正在朝着这边走来，与此同时，空旷的熏肉场里，忽然传来了一声冰冷的桀笑。这笑声听起来如同鬼魅一般，丫丫听得

头皮都麻了，又赶紧回到了松柏屑上，手捂着嘴，不敢让自己发出一点声响。

铁门下，忽然出现了一道橘黄色的光亮，扑闪扑闪的跳动着，与此同时，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下来。

当人们坠入到恐惧的万丈深渊时，哪怕只是一点微弱的亮光，也能重新燃起他们对生的希望。

“有火光……是有人来了吗？”丫丫忽然变得兴奋了起来，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赶紧冲到了门边。

“是谁在外面？快救救我啊……”丫丫一边拍着门，一边听着外面的回应，却并不敢将门打开。

一连喊了好几声，都没听到任何回应，她渐渐开始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一阵“哗哗”的流水声，低下头一看，只见从铁门地下的缝隙里，竟有一小股水流似的东西涌了进来，从丫丫脚下一直流到了那堆松柏屑里。

“什么东西？”丫丫好奇地蘸了一点那奇怪的液体，放在鼻尖一闻，脸顿时倏地一下全白了，这种液体她曾在新学的生化实验室里特别研究过，还与酒精做过比较，因此再也熟悉不过了，这是——煤油！

丫丫想起了麻子脸搁在T型石台上的煤油灯，这煤油想必就是煤油灯里的了。只听“嗖”地一声轻响，一柱波浪状的火光从门缝外窜了进来，顺着煤油流出的轨迹，像波浪一样极速推进着，眨眼之间便烧到了那堆蓬松的锯末上。干燥的锯末腾地一下就被点燃了，火苗子一下子窜了老高，带着松柏清香的浓烟排山倒海般地从锯末堆里涌了出来。

整个熏焙室里浓烟滚滚，十分呛鼻，丫丫捂着鼻子，剧烈地咳嗽着，她想要打开门跑出去，虽然打开了锁，却发现门怎么也推不开，像是有人在外面用力抵住了一样。她心中害怕到了极点，大哭大闹着，用尽全身力气捶打着铁门，铁门却依旧岿然不动。在丫丫无力的哭喊下，隐隐可以听到那声诡异的桀笑再次响了起来……

熏焙室里火光熊熊，铁门也变得十分烫手了，这时，一窜火苗子点燃了墙角的两壶酒精，只听“呜”地一声闷响，一股汹涌的火舌从通风口里冲了出去，在烟囱外直喷了两米多高，丫丫歇斯底里的惨叫声远远地传了出去，将这宁谧的夜空给撕得粉碎……

第三十章
夜哭谷凶灵

镇政府大院的二楼，茅无极的办公室内。门窗都被锁得死死的，二麻子靠在窗户旁，不住地向外张望着什么，马小倩则地坐在皮大椅上，双脚高高地搭在办公桌上，表情闲适而慵懒，匀直修长的美腿像是两根刚削过皮的甘蔗，白白嫩嫩的。

马小倩百无聊赖，想找点东西把玩把玩，她随意地翻了几个抽屉，发现里头全是放的一些发黄发皱的破书，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大抵都是一些像《茅山经》、《洞玄经》、《抱朴子》之类的道教书籍，马小倩只看了名字就没兴趣看了，嘴中一哼，摇摇头道："这个镇长可当得真够寒酸的。"

她的一对单眼皮上涂满了淡蓝色粉黛，像两弯蓝色的月亮，一双妖媚的眸子转向了二麻子，戏谑道："喂，屋里有这么大个美女你不看，老往外头望些个什么劲呀？"

二麻子也是笑着接茬道："大姐！您功夫好，当然不用担心，我可是个平民老百姓啊，不防着点僵尸怎么行？"

"哎呀！和你说了多少遍了，院子周围我都打探过了，要是有僵尸，我还会带你藏着这啊！"

"嘿嘿，这倒也是。"二麻子双手交叉插在袖口里，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马小倩这时正拿着一块小方镜在补妆，从二麻子的角度看的话，刚好可以看到她那白皙的大腿在小皮裙下半遮半掩，要知道在民国时期，这样开放的装束非但男人看了垂涎三尺，就连女孩子看来也会面红心跳，二麻子干吞了几口口水，装模做样地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本古书做遮挡，实则斜着眼睛在悄悄地偷窥她。

马小倩目不斜视，依旧出神地盯着小方镜中那张端庄艳丽的容颜，口中却淡淡地说道："你再看，我就挖了你眼珠子。"

二麻子尴尬地笑了笑，揶揄道："女为悦己者容，你打扮得这么这么漂亮是

要给谁看呐？”

马小倩调皮道：“反正不是给你看。”

二麻子羡慕道：“唉，我要是有这福气就好喽！”

马小倩补完了妆，冲着二麻子得意地扬了扬眉，问道：“好看吗？”

二麻子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赞叹道：“以前只觉得你是个人间尤物，现在看起来倒更像仙女了。”

马小倩啐了一口，笑道：“哼，油嘴滑舌的，很会讨女孩子欢心嘛！怎的还没找个媳妇？”

二麻子像是被戳到了痛处，连连摇头道：“唉，现在婚嫁配娶的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哪都讲究个门当户对，我这一没钱，二没势的，那些个媒婆就算路过也不愿进来，哪里会有姑娘家愿意嫁给我呢。”

“应该也没那么糟吧？”马小倩宽慰道，“我看你虽然丑是丑了点，胆子又小，又没品味，但起码还是个四肢健全之人，只要肯下地干活，养个媳妇糊个口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二麻子苦笑着嘀咕道：“……这到底是损我还是夸我啊？”

马小倩这时看起来一脸沉思状，她一本正经地问道：“二麻子，我问你啊，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啊？”

二麻子当她是大智若愚，回道：“漂亮的女孩子谁不喜欢啊，你没听说过秀色可餐吗？”

“那为什么……有些人却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马小倩说着，眉目间微微掠过一丝淡淡的感伤。

二麻子是聪明人，嘿嘿一笑：“你说的是茅道长吧？”

“我只是……只是随口说说……”

“小倩姑娘，你心里想些啥，我其实都知道，只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些事情是勉强不来的。”

马小倩一愣，随后扑哧一笑，“你个小屁娃子，连恋爱都没谈过，能懂什么啊！”

二麻子一听急了，“没谈过还没见过吗？这些情情爱爱的事我可见得太多啦！”他见马小倩将信将疑地盯着自己，又道：“道长是方外之人，对那些声色犬马的东西自然不感兴趣，哪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嘿嘿……”

马小倩轻叹了一声，“话虽是这样说，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二麻子看她在兀自伤怀，便又走到窗户边上，将窗户推开一下，又重新给关上，面色看起来比刚才更着急了。

“茶壶里也不倒点水，道长也真是的……”二麻子拿起桌上的一个空茶壶，故意摇得咯咯响。

“你渴了吗？一楼有水喝，自己去打。”

“可是，我不敢下去，你如果能去帮我打一壶就太感谢了。”二麻子笑嘻嘻地说道。

不知怎的，马小倩感觉二麻子的笑容有些奇怪，但她也没多想，接过水壶后，没好气地白了二麻子一眼，“这么胆小，活该你单身！”

“大姐啊，辛苦啦辛苦啦！”

马小倩咯噔咯噔地走了出去，身后不断传来二麻子的连声道谢，她走到门口时，不经意地回头一看，正好与二麻子闪烁不定的目光撞了个正着，二麻子却赶紧将目光移开了。

“这毛头小子，神经兮兮的。”马小倩心里犯了嘀咕。

等马小倩打了水回到办公室时，却发现通向后院的窗户已经被完完全全地打开了，二麻子已经不见了踪影，放在墙角的一大捆用来绑资料的麻绳也不见了。

马小倩赶紧趴在窗户上往外张望，依旧是清冷的后院，清冷的街道，哪里还有二麻子的影子？

“哼，居然骗我！”马小倩气得一跺脚，但眼中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担心，“外面这么危险，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

这是一片怪石嶙峋的山谷，位于黑水镇郊外七公里处。茅无极一路追杀黄钻至此，但那些纷乱的马蹄印在这里就消失了。

山谷很是狭窄，岔路也多得可怕，像迷宫一样，岩壁上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碎石滑落下来，发出咚咚的怪响，让本已十分紧张的神经也禁不住跟着一惊一乍的。

这里的地势看起来像是一个横躺着的簸箕，山风在里头可以横冲直撞，遇到的拦阻极少。每当有山风灌过山谷的时候，就会发出一阵阵诡异而凄凉的“呜呜”声，像极了一个久居深闺里怨妇的哭泣，如泣如诉，听得人毛骨悚然。因此，附近的山里人给这个山谷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夜哭谷。

夜哭谷大大小小的岔路有好几十条，就连本地人也经常会分不清方向，更

别说初来乍到的茅无极了，他在里头瞎转悠了一阵，不多时也是一阵晕头转向了。

地上的土壤十分潮湿，踩在上面感觉软绵绵的，时不时还会浸出水来，谷内还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植物，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十分鲜艳，但茅无极是绝对不会轻易去碰的，野外的植物十株九毒，越光鲜的外表，往往毒性就会越强。

走了好一阵，他估摸着已经到了山谷的深处了，这时四周竟然出现了几片简陋的菜田，种的都是大葱和小白菜，加起来也不过两三亩地的样子，山谷中土壤肥沃，这些农家菜长得格外茂盛，看上去绿油油的一片。

茅无极小心翼翼地走在菜园子里，生怕踩到了一花一草，空气中不断飘来一阵阵的粪臭，在菜园中央的位置，茅无极还找到了一个脏兮兮的粪瓢子。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附近是有人在居住的。果然，刚从菜园里穿过，茅无极极目远眺，便隐隐看到了一间破旧的茅草屋。

是谁会居住在这夜哭谷的深处？

凭心而论，茅无极其实是极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居住的，这里虽然偏僻，虽然条件艰苦，但毕竟十分清静，少有人叨扰，是块难得的修行福地。

茅无极快步向那间茅屋走去，还没走多远，脚下忽然感觉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他低头一看，不禁倒抽了口凉气，竟然是具大黄狗的尸体！这只大黄狗的肚子被人划了条大口子，里面的内脏全不见了，舌头无力地耷拉在嘴外，血还没结淤，显然是刚死没多久。

茅无极皱了皱眉，这时他看到，在大黄狗的尸身后，有着一条长长的血迹，一直往小茅屋的方向延伸过去。

“大黄，大黄，你在哪啊？”

就在茅无极狐疑万分时，从另一个方向传来了一阵沙哑的女声，听起来很有些年纪了，焦急的呼唤不停地在山谷中回荡着，声声入耳。

如果说通往小茅屋的方向是主干道的话，这就是另外一条旁道，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逐渐走过来一个老妇人的身影。

这老妇人估摸着五十几岁年纪，穿着极为朴素，但也还算整洁，皮肤黑中带黄，两处鬓角已经霜白了，着急起来眼角满是褶子。

“这位大妈……”茅无极友好地说道，哪知老妇人见了他，像看见外星人似的，愣了好一阵，像打量儿媳妇似的将他全身看了个遍，看得茅无极浑身极不自然。

这时，老妇人的目光落到了地上那具狗尸上，只见她瞪大了双眼，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趴在大黄狗身上又是哭又是嚎的，“大黄啊，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娘应该把你栓住的啊……”

V087 血冢妖棺（十四）

茅无极想说点什么来安慰她，却又没说出口。老妇人这时停止了哭泣，瞪着一双满是怒火的老眼，死死地盯着茅无极，口中大声质问道：“俺们家大黄哪招你惹你了，你要这么残忍杀了它！”

茅无极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我？我没有啊……”

老妇人这时看到他手中的寒光闪闪的天师剑，心中更加确定了，便道：“还不承认！这附近就你一个人，不是你是谁！”

“可我来的时候它已经死了。”茅无极正解释着，老妇人忽然一下子冲了过去，死死地抓着茅无极的衣领，撒泼似地哭闹道：“你个砍脑壳的，你赔俺大黄，你赔俺大黄！”

茅无极挣扎了几下没挣脱开，又不好用强，结果反被那老妇人揪得更紧了，还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

老妇人一边死死地抓着茅无极往回拽，一边朝着小茅屋的方向拼命地喊道：“老头子，遭了贼啦，你快过来啊！”

然而老妇人一连喊了几声，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她嘴里嘟囔着：“老不死的，又不知道去哪里野了”边说着边将茅无极拼命地往小茅屋的方向扯。

“娘个批的，世道乱了，到处都是偷儿盗儿的……”老妇人一边走，口中一边嘀嘀咕咕地骂着。

“你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茅无极显得有些哭笑不得，老妇人却是不理，等她回过头看的时候，茅无极刚好举着剑，她“妈呀”一声大叫，揪住茅无极衣领的手也放开了，满脸惊恐地说道：“你……你想做什么！事情败露，想要杀人灭口吗！”

“……”

“我只是想将剑收起来，怕剑气伤到你。”茅无极说着，将天师剑“噌”地一声放回了剑鞘。

“鬼才信你！你这人面兽心的家伙！”老妇人愤愤地说了句，随后又大声地喊道：“老头子，你这挨千刀的跑到哪里去了，快给俺死过来啊……

茅无极赶紧捂住了她的嘴，说道："别喊，这附近有一个极其厉害的妖物，要是将它引来就糟糕了……"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手就被老妇人使劲咬了一口，刚一挣脱，老妇人就赶紧朝小茅屋跑了过去，边跑边神经质地大喊大叫道："有人要糟蹋俺啊，老头子救俺啊……"

茅无极看了看手上一个渗出血的牙印，摇摇头道："简直是不可理喻！"要知道他是极注重个人名节的人，为了摆脱掉头上的几顶大黑锅，他只得跟着老妇人的方向追了过去，想要和她解释清楚。

一路上都是斑斑点点的血迹，茅无极心中渐渐有种不好的预感。

老妇人刚进屋就赶紧将门给牢牢地锁上了，当茅无极赶来时，却听到屋内传来老妇人撕心裂肺的嚎叫，"啊！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老头子，你醒醒啊……"

茅无极感到事情不太对劲，敲了一阵没人回应后，便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

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禁呆住了。只见一个穿着白马褂的干瘦老汉正僵躺在炕上，双眼暴鼓，表情惊惧，脸白得像纸一样，看不到一丝血色，死相十分可怕。

仔细看去，老汉的脖子上有两排黑漆漆的牙印，周围的皮肤都已经发青了，茅无极心中一凛，目光飞快地在屋子里扫射了一圈，只见木窗上有一个大窟窿，破碎的窗棱上还挂着一条脏兮兮的黑色眼罩。

从破碎的窗户往外望去，茅无极忽然看到在大黄死去的地方，有一个人形的黑影正飞快地跃上了旁边的悬崖。

茅无极目光一沉，赶紧要向外追去，这时那瘫软在地上的老妇人却死死地抱住了茅无极的腿。

"你个挨千刀的，杀了大黄，又杀了老头子，我和你拼了！"老妇人哭哭啼啼地在茅无极腿上抓扯着，一副要和他拼命的样子。

事出紧急，茅无极也没工夫与她解释了，只见他右手捏成剑指，在老妇人肩头极其迅捷地点了两下，老妇人便如同受了潮的炮仗一般，瞬间哑了声。

"对不住了。"茅无极抱歉地说了一声，便发足向那黑影的方向追去。

大黄的尸首依旧静静地躺在原地，已经凉透了，那黑影却是不见了踪影。

茅无极伫立在原地，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心中陡地一沉，"不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思及此处，又赶紧向小茅屋的方向折返回去。

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眼前的情景让茅无极心寒，只见方才那老妇

人倒趴在地上，后脑勺已经被整个揭了下来，暗黄色的脑髓被搅得像稀米糊似的，而她左胸心脏的位置则破了个大洞，像是被什么利器给贯穿了一样，成了不折不扣的透心凉，喷涌的鲜血将黑夜也给染成了红色。

“哼！”茅无极心中气极，闷哼一声，一掌将旁边的木桌给击得粉碎。

茅无极静静地将老妇人的尸体搬到了炕上，好让他们老夫妻俩能合葬一处，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死都是由自己间接造成的，他内心感到十分歉疚。

由于茅无极此时是背对着门口的方向，他全然没发觉，有一条全身布满黏液，像蛇一样的触手，正从窗户的窟窿里缓缓溜了进来。那触手又长又滑腻，只要是它接触过的地方都会有一条湿漉漉的痕迹，在触手的最前端是一个圆鼓鼓的肉球，像是花骨朵一样，看起来十分恶心。当触手落了地后，那肉球竟一阵收缩，猛地绽开了一朵鲜红色的，像花一样的东西，这“花”由四片花瓣状的肉瓣所组成，肉瓣中隐隐可见一条条的黑色筋脉，像是蚯蚓一样一起一伏地瑟缩着，而在四片肉瓣的正中央，竟然是一颗血淋淋的眼珠子！

最让人惊骇的是，这眼珠子竟然还会自己转动，像是整条触手的导航标一样，指引着触手向茅无极的方向爬过去。几乎在同时，从屋顶上，从门沿下，又倏地爬进来无数条触手，每条触手上都长着一颗恐怖无比的眼珠子，模样都是如出一辙，它们有的缠绕着房梁，有的穿过冷冰冰的炉灶，有的则在两个桌脚间长驱直入，蜿蜒如蛇，蠕动游离，虽然运动的轨迹不同，但最后汇聚的焦点却都是茅无极！

真正的高手总是意未动而身先动，这几乎已经变成茅无极的一种本能反应了，只见他面目如常，身形却猛然间避开在了一步之外，躲开了触手凶狂的突袭，随后，他双手凝成剑指，左点右划，上封下挡，只听嗖嗖嗖几下，已有七八道凛冽的剑气自指间激射而出，打在那触手的眼球上，眼球应声爆裂，喷出一股股令人恶心的黑血，一切都几乎是在电光火石之间，那些受了伤的触手发出一声尖锐的怪嘶，赶紧缩了回去。

剩下的触手抡在半空中，呼呼直响，像爬山虎一样，几乎占满了整个屋子，对茅无极的包围圈也是越来越小。

碰上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古怪东西，说不慌神那是假的，但茅无极修为深湛，此时却是面慌心不慌，只见他右手剑指架在眉心，口中娴熟念决，一只脚在地上“咚咚咚”地连踏三下，祭起了上茅法术中的“昆仑符法”。

一呼一吸间，茅无极周身忽然出现了数十道半透明的金色光符，绕着他高速地进行着圆周运动，将茅无极紧紧护在圆心处。那光符熠熠生辉，十分耀眼，一些靠得近的触手竟也被那亮光晃得闭上了眼睛。

短暂的间隙后，只见茅无极目光炯炯，口中大喝一声“敕！”身子像电钻般在半空中疾速转动着，与此同时，他周身的光符竟像满弓的利箭一样从各个方向直飞了出去，那场面如同银河泻地，星群落海，十分壮观。光符如火亦如剑，那些被光符碰到的触手，都如同被烙铁烫过一样，发出像蝉鸣似的怪嘶，火速地退在了屋外，而被光符贯穿过的触手，则十分整齐地断成了数截，无力地躺在地上挣扎。

由于光符的轨迹太密集，几根本来就不牢靠的房梁也被光符斩断，小茅屋轰地一声重重地塌了下来。

茅无极站在废墟中，目光清冷地盯着屋外的黑影。

正是变尸黄钻。

此刻的黄钻已经是再度变异，与之前的模样大相径庭，连茅无极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只见它的脊背上探出无数条游蛇一样的触手，在半空中来回浮动着，那一个个暴突在外的血眼就像蛇吐出信子，极尽怪异，它脸上那半边的眼罩已是不见，露出了眼罩下那溃烂不堪的眼眶，眼眶里的眼球已经没有了，眼皮子也早已烂掉了，只剩一个幽黑无比的眼洞，看起来像是万丈深渊，让人心惊胆寒。

远远地看去，满是触手的黄钻像一个直立着的蜈蚣，诡异万分，但无论它千变万变，在茅无极眼中都是烂尸一具，而尸体就应该长眠于土地！

仅在眨眼之间，茅无极手中的三道气剑便已经打了过去，黄钻身上的三条触手应声落地，让茅无极大感惊奇的是，那三根断掉的触手竟然自己又重新爬回了黄钻的身上，自己接了回去，奇迹般的复原了，竟与之前别无二致！

茅无极冷冷说道：“任你山妖邪魅，也不过是我剑下之鬼！”说罢，手中天师剑已是铮然出鞘，只听他大喝一声，已是飞身与那黄钻战在了一起。

黄钻且战且退，茅无极却步步紧逼，毫不放松，手中天师剑舞得霍霍生风，一路上风雷隐隐，寒光漫溢，鼓荡的真气让茅无极的道袍都飘了起来，将黄钻仿佛置身于一片浩瀚的汪洋之中，满目都是刀光，处处都是剑影。

黄钻手中只剩下半截镰刀，只有格挡的份，根本对茅无极形成不了任何威胁，但它身后的触手却时不时地借机侵袭茅无极的上三路，让他不得不分心躲闪，

不一会，茅无极开头那山崩地裂般的攻势竟一下子变缓了起来。

上三路被封便已如此吃力，如若它那一身触手再攻击自己下三路，那可如何是好？茅无极想着想着，不禁感觉一阵心惊肉跳。他往日遇到的对手再厉害，也不过是两只手使出的玩意而已，而此刻黄钻像是有千万只手，只要稍有懈怠便会被那触手所伤，倒不是怕那小小的伤口，而是那些润物细无声的尸毒，生平诛杀僵尸无数的一代天师要是连自己变成僵尸了，还不会让那些邪门歪道笑掉大牙。

黄钻此时完全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他像是看穿了茅无极的心思一样，嘴角咧出一丝怪诞的毒笑，接着又分出十几条触手往茅无极下三路攻过去，茅无极一惊，慌忙收剑补救，只听唰唰唰几声，十几条触手又是应声断裂，和之前一样，断掉的触手除了被茅无极踩住的两条，其余的又爬回了黄钻的身上，自动接回了原位。

数十招下来，茅无极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已经开始喘粗气了，黄钻敏捷地捕捉到了这个变化，无数条触手一拥而上，将茅无极前前后后缠绕了几十圈，看起来活像一个巨大的蝉蛹，只露出了一个脑袋，让他动弹不得。

黄钻此刻看茅无极的眼神就像是蜘蛛见到了蛛网上的飞蛾，只见它将那满是獠牙的嘴巴撑开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随后，竟从他的喉咙深处缓缓探出了一个青绿色的脑袋！这个脑袋只有普通人脑袋的一半大小，没有毛发，没有双耳，只有一只巨大的血目长在脑袋的眉心处，占了二分之一的大小，血目下则是一张长满利齿的血盆大口！

这个怪异的鬼头从黄钻的喉咙里使劲挤了出来，黄钻则不断支支吾吾地怪叫着，显得十分辛苦。鬼头上的血目眨了两眨，似乎在观察周围的环境，最后将目光集中在了茅无极的身上。那鬼头的尾端连接的是一条像大肠状的肉管，正是这东西将它缓缓地送出了黄钻的嘴外。

那恐怖的鬼头上沾满了腥臭无比的黏液，滴落下来时还藕断丝连，像是融化掉的麦芽糖。它逐渐向茅无极靠近，口中不断地发出“呲呲”的嘶叫，听起来十分刺耳，茅无极心惊肉跳地盯着它，鼻中一阵接一阵急促的呼吸着。就在这时，从那鬼头的巨嘴中竟伸出了一条血红的长信（像蛇的信子一样），在茅无极脸上舔了一下，那感觉凉飕飕的，像被冰块孵了一样，还有些隐隐作痛，想必有着强烈的腐蚀性。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关头，忽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只见茅无极咬破了嘴

中在前些日子溃疡的伤口，随后喉头使劲一嗽，吸出了一大口血痰，使劲吐进了那鬼头的巨口之中。那鬼头不断地在半空中乱摆着，像是吞了块烧红的烙铁，显得十分痛苦。这口血痰可没那么简单，在《茅山经》中称之为“精阳涎”，涎水又称精水，汇集了人体无穷无尽的精气，乃是极阳之物，茅无极又特意咬破溃疡，让童子血（茅无极是童子身）掺杂在精水之中，于是乎，俩好嘎一好，形成了阳气旺盛的精阳涎，虽不足以灭鬼退煞，但也足以让它们难受一番了。

那鬼头受创后，缠绕着茅无极的触手竟也变得松弛了一分。这时，被触手绕成的“蝉蛹”上，忽然从内而外地渗出几道白色芒气，将“蝉蛹”切了个七八开，无数根断裂的触手像雨点一般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茅无极像刚发射的火炮，腾地一下从原地直飞了出去，再看去时，已是站在了十步开外。

那颗鬼头干叫了一阵后，准备缩回黄钻的腹内，茅无极哪里肯给它这样的机会，只见他凝神聚气，祭起了“地威金龙手印”（金龙手印中的地字决），山谷内仿佛响起了一声似有似无的龙吼之声，一道金光灿灿的龙形芒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在那颗青绿色的鬼头之上，那鬼头还没叫出声，就“砰”地一下给炸得四分五裂，碎肉烂骨散落了一地，绿浆状的尸血从那根肥肠状的肉管子里喷涌而出。

黄钻像是金钟罩被打到了气眼一样，双膝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开始大口大口地呕起血来，先前那凛冽的气势陡然间降至了冰点。

茅无极面无表情，提着天师剑向黄钻走去，他要替天行道，终结了这只天地不容的阴煞之物。

这时候，夜哭谷中忽然回荡着一阵尖锐的马嘶声。

茅无极一抬眼，看到在对面几乎呈直角的山崖上，先前那只巨大的尸马正弓着身子，死死地盯着自己！它那马嘴上的嘴皮子高高地翻了起来，露出了两大排整齐的牙齿，这些牙齿虽然很平，但却十分宽大，像是排成了两列的麻将，而它脚下的一只前蹄这时也在使劲地刨着地上的泥沙。

也就是在那一刹那，尸马竟然从十米多高的山崖上一跃而下，它那几百公斤的身体加上自由落体的力道，不亚于一颗陨石的威力，茅无极的整个身体都完全被笼罩在了那一片巨大的黑暗之中！

第三十一章
血眼尸鸦阵

铺天盖地的阴影下，茅无极并没有仓皇躲避，只见他脚踏奇步，面目如常，丝毫未显慌乱之态。

步法又称走方位，道家术语称步罡踏斗。茅山术认为，步以斗宿魁罡之象，或以九宫八卦之图，即可构通人神，意通天地。此时此刻，只见茅无极意指乾坤，脚踩坎离，左手震艮，右臂巽兑，浑身浩气流转，四周罡风四起，不多时，他脚下竟结成了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旋涡，仔细看去，这灵气旋涡仿若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案，八卦中阴阳鱼缠绕流转，光彩熠熠。这正是茅山步法中的八卦罡。

尸马如同巨石滚落，铺天盖地，在离茅无极五尺开外的距离时，茅无极目光一凛，忽然斜挽了个剑花，剑尖直指小船状的马腹，只听“噌”地一声撕响，尸马被天师剑贯穿了肚子，随即一道煌煌明光中马背上耀射穿出，余威不减，直射苍穹。巨大的冲撞力下，茅无极脚下的泥土也凹陷了三分，茅无极太阳穴上出现了一道道蚯蚓般的青筋，只听他口中大喝一声，双手呈抱球式地托住了马肚子，且带且送，借力发力，以右脚为圆心，将尸马在半空中抡出了一个圆周，姿态柔和，如若柳絮。茅无极所使的正是太极之道中的“以柔化刚”手法，周身浩荡的真气致使山谷周围的草叶纷飞，沙石横走，这重逾千万斤的坠力竟在茅无极绵柔的巧力中化为虚无！

一个圆周过后，尸马的身体在茅无极轻托的手掌中瞬飞而出，重重地撞在不远处的崖壁之上，腹下天师剑也在马肚子上划开了一大道血口。尸马横躺在地上一声接一声地惨嘶着，四蹄在空气里杂乱无章地一阵乱蹬，似乎在做临死前的最后挣扎，不到半袋子烟的工夫，尸马便僵卧在地上不动了。

茅无极身上的真气犹自缠绕不去，他一转头，双目冷峻地盯向了黄钻。这才一会儿工夫，之前散落一地的触手断肢竟又重新接回到了它身上。此刻的黄钻因为遭到了重创，看起来很虚弱，脸上也没有了之前的锋锐，唯一不变的，

是它那只独眼中清冷无比的幽光。

混沌的天空中，一丝璀璨耀眼的光辉渗过黑云，轻柔地流泻了下来，仿佛给肮脏的大地铺上了一层金灿灿的纱衣，相比于周围遮天的黑暗，显得是那样地微弱，但同时它却吹响了希望的号角，让无数蜷缩在阴暗角落里苟且偷生的人们重新看到了生命的火种。

黎明的破晓，终于推开了黑暗的大门，姗姗来迟。

湍急的黑水河面，有一根粗大的芦苇管随着河水不断地晃来晃去，温暖的阳光扑洒在河面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薄膜。

这是浅滩部位，河水并不深，在那根芦苇管的地方，忽然慢慢浮出了一个人头，鬼鬼祟祟地左顾右看了一阵，最后整个人竟从河里站了起来。

马如龙半弓着身子，使劲地吐出了一大口水，又擤了泡鼻涕，这才从口袋里将早已湿漉漉的眼镜给戴上。

他望着苍穹上那一缕破晓的日光，呆了一阵，随即又欣喜若狂地喊道："娘个球的，终于天亮了，老子是命不该绝啊！"

东二街。顺着街道远远望去，两棵枝叶繁茂的梧桐树在风中簌簌摇摆着，仔细听去，还能隐隐听到一阵此起彼伏的鼾声。

这时，从其中一颗梧桐树上冒出了一个圆溜溜的脑袋，刚好有一注阳光投射在他脸上，晃得他睁不开眼，赶紧用手去遮住，等他再度将手拿开时，竟像一个稚童见到了久别的玩具一般，快乐无比地喊道："三哥，快，快过来看……"

夜哭谷内，阳光拨开了层层迷雾，也化开了凝结在茅无极心头那厚厚的沉郁。阳光一接触到黄钻的皮肤，便冒起了一阵青烟，并伴随有"嗞嗞"的声响，它浑身震了一下，赶紧退回到了崖壁的阴影之下。

此刻的黄钻瞻前顾后，已失了战意，它见茅无极周身不断冒出摄人心魄的宝光，仿若天神下凡，心中怯意更盛，转身想逃走，不料茅无极身形一闪，已然是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心思被洞穿，黄钻似乎有几分惊诧，它背后的触手狂乱地挥舞着，看样子是准备孤注一掷了，茅无极却再没给它机会，先前的对决仿佛只是玩闹一般，此刻的茅无极目光炯炯，面如坚铁，充沛的灵气激荡翻滚，如若飓风拍岸，又似激流扬空，只见他衣袂飞扬，双手数息之间已捏出一个印决，一团殷红的光晕不知何时已悄然出现在掌际。

黄钻似乎感觉到了危险的迫近，身子竟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茅无极忽然神色一变，朗声喝道："孽畜，受死吧！"

这声高喝仿佛暮鼓晨钟，一声声地敲击在黄钻的心扉。只见茅无极双指朝着黄钻隔空一点，一道锐利无比的殷红色剑气登时从指间喷薄而出，朝着黄钻激射而去！黄钻狗急跳墙，手中镰刀回掷一道光刃意欲抵阻，却被那记剑气击了个粉碎，光屑落了一地，只听一声凄厉的哀嘶，那记剑气竟直直地从黄钻那杀气腾腾的独眼中贯穿而出，又接连在崖壁上弹射了好几下，登时无数颗碎石像雨点般落了下来。

黄钻半跪在地上，浑身的脓疮开始鸣爆，像是在身上点燃了一串爆竹，一双锐利的鳞爪死命地四处乱挥，那受伤的独眼清晰地显露出一个中空的剑孔，不断有浓黑色的黏稠液体从洞孔中喷涌而出，悲鸣和嘶吼不住地从那长满獠牙利齿的丑陋巨口中传出，凄厉悲怆，显然是痛苦至极。

少顷，黄钻忽然站立了起来，近乎癫狂地扭动着身体，因为不能视物，它身后的触手像铁鞭一样到处胡乱地挥舞着，时不时会拍打在崖壁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仔细看去，坚硬的崖壁上竟也出现了一道道清晰的鞭痕。

茅无极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眉头微皱，只见他身形一晃，整个人立时化作一道柔白光影，虚渺无踪，细看之下，竟似一把光辉四溢的巨剑！只见巨剑寒光四射，剑气凛冽，就连数丈之外的野兔也尤自能感觉到来自剑身的锋寒之意，交相奔走。巨剑并无过多停留，转瞬之间便迅如疾电般朝着陷入癫狂地黄钻飞射而去！剑身所至之处，飞沙走石，断岩碎壁，势若地裂山崩，黄钻目不能视，无处躲避，一道冷意森然的白光过后，茅无极姿态飘然地负手出现在黄钻身后，而黄钻则仿佛被灌注了水银一般，整个身子凝固住了，表情仍保持着先前暴虐狂躁的状态，触手也不再摇摆，一根泛光的长线自黄钻头顶一直延伸至脚底。少顷，只听嘶啦一声蠕响，以那根光线为中心，黄钻整个身子开始慢慢断裂地成两截，冒着热气黏稠的液体喷溅了一地。

这正是三十六路上清剑法中的最后杀招"斩龙式"，此招融合了历代茅山剑术的究极奥义，乃是前代掌门上清真人穷尽一生时间，直至临死前才口述记录下来的绝招。此招需耗费极大的灵力，对修炼者的根基修为要求颇高，细数茅山十峰，三百多余子弟，加上数万在家修行的俗家弟子，也仅有前代掌门上清真人与茅无极能悟得其中精要，茅无极更是在上清真人的基础上加以优化和改

良，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最强的剑不是剑本身，而是用剑之人。茅无极便是一柄最强的剑！

黄钻死时，嘴中发出了一声凄厉而怪异的嘶嚎，声震山谷，萦绕不绝，这声音仿若一条冷冰冰蛇，爬进了茅无极温暖的袍子里，听得他心都凉了。

这声音，怎么会如此奇怪？

待那怪异的哀嚎渐渐消逝的时候，山谷中忽然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鸣叫，这声音听起来像是鸟叫，十分尖锐，难听至极，像是由无数个此起彼伏的音符组成的一首诡异的乐章。

与此同时，刚刚将黑云撕开了一道豁口的阳光又渐渐地黯淡了下去，大地再次被笼罩在一片混沌的黑暗之中。茅无极抬眼一看，只见天空中出现了一大片黑乎乎的东西，遮天蔽日，比云彩还密集。

仔细看去，茅无极不禁吃了一大惊，这些黑乎乎的东西竟然都是乌鸦！

让茅无极惊愕的还远不止这些，因为此刻在沟沟壑壑的山谷中，竟然也出现了一大群黑压压的乌鸦。这些乌鸦数以万计，组成了一道巨大的罗网，正朝茅无极铺卷而来！

这些乌鸦和寻常乌鸦有些不同，每一只都是毛羽倒竖，双眼通红，像是在空中燃起了无数团红色的鬼火，茅无极心中一凛，这些竟然是尸鸦！所谓尸鸦，就是中了尸毒的乌鸦，看来这次的尸毒危机并不单单只波及到了人类。

那张黑色的大网从阿黄的尸身上碾过，再看去时，只剩下了一堆凌乱的枯骨。茅无极朝着罗网挥出了几道皓白气刃，虽然撕开了几道豁口，但很快又被其他的尸鸦给填上了。茅无极惊了一下，不再强攻，从兜里捏出两张甲马符，快速念决后，他便觉足下生风，竟飞身踩在了陡峭的崖壁之上，不可思议地垂直疾走了起来。这样的技巧是在明目张胆地挑战万有引力，需要极其灵敏的身法方能施为，稍有不慎便会坠落下去。

当尸鸦阵铺来时，茅无极刚好走到了与整张罗网的顶端平行的位置，只见他双足在崖壁上一点，使了个灵猴翻身，十分轻巧地落到了罗网的正后方。

尸鸦阵又往前碾了几丈远，竟陡地一下停住了，整张罗网像玻璃被敲碎一样散成了一堆，出人意料的是，罗网刚刚散开，尸鸦又开始重新集结，不多时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球，朝着茅无极碾压过来！

茅无极屏息凝神，口中念念有词，单指在身前隔空画出一道金黄色的八卦

图案，少顷，那本是虚光的八卦图竟变成了土色，光面也化为了实体，八卦上的阴阳鱼开始快速转动了起来，如若一道巨大的岩石屏障挡在了茅无极身前，这正是五行阴阳术中的土系“昆山壁嶂”。

那巨大的黑球一路碾过，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整个山谷都仿佛被震动了。只听“砰”地一声闷响，黑球重重地撞在了昆山壁嶂之上，那足有两尺来厚的壁嶂竟然裂开了好几道缝隙，此刻茅无极正双手合成剑指，催法顶在八卦图之后，巨大的撞击力让他的身子像锉刀一样不断后退着，呈弓字步的双足将地面的泥土都给刨了起来，脚上布鞋的鞋帮子都被磨掉了。

眼看着自己即将要撞在坚硬崖壁之上，茅无极双手一合一翻，又多加持了几层法力在壁嶂之上。只见八卦形态的壁嶂冒出几道耀眼的橙光，先前的裂缝竟被撑得更大了，不多时，竟“啪”地一声炸得四分五裂，与此同时，那巨大的黑球也像被人踢了一脚，重重地弹飞了出去，猛烈的惯性让茅无极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在地。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那黑球撞到对面的崖壁上，瘪下了一大截，随后又以更大的力道弹了回来！

这下茅无极不敢硬接了，他双脚蹬地，祭出了一段同为土系法术的“沙陷”法决。

放目看去，就在黑球所必经的前路上，有一大片扇形区域，这时地表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起先是土壤像干涸的庄稼地一般开始逐步皴裂，随后竟变成了细软的泥沙，开始像漏斗一样地从扇形四周往中心下陷。此刻若是从上往下俯视看去，沙漏中央的黑洞越来越大，像是一张贪婪的血盆巨口，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对于这怪异的变化，那黑球全然没有发觉，只见它像皮球一样在地上一弹一跳，等再落地时，竟准确无误地落入到了那巨大的沙漏之中，柔软的细沙化去了它反弹的力道，在它沉厚的重压之下，沙陷的速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不过几分钟的工夫，偌大的黑球竟完全沉没到了那张黑色的巨口里，迎接它的，将是无底深渊！

四周再次恢复了宁静，茅无极心头一松，斜翻手印开始收决，那沙地中的巨口也开始慢慢地闭合。眼看着即将大功告成，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从那合并成了半月形的黑洞之中，竟扑哧扑哧地飞出了一大群尸鸦！这些

尸鸦目标很明确，它们嘎嘎怪叫着，待飞到了半空中后，都是不约而同地朝茅无极俯冲下来！

在尸鸦的包围下，茅无极周围变得一片昏暗，他只感觉周围有无数双猩红的血眼，正一闪一闪地瞪着自己，他双脚疾走，剑指乱点，半空中的乌鸦便像雨点般地掉落了下来。

尸鸦们不断地从沙陷中飞出，数量越来越多，它们极富攻击性，速度也比普通乌鸦要快上三四倍，此刻就算茅无极有三头六臂也绝难将周身三百六十度保护周全了，不多时，他身上的道袍便被那群尸鸦给啄成了一片片破碎的布条。

眼看着就快支撑不住，茅无极虎目一凛，双臂回转呈托球状，催动周身真气聚成了“合气罩”，远远地看去，就像是一个荧光闪闪的玻璃球盖在了茅无极身上，将他给牢牢地护在了球心的位置。一时间，尸鸦们全都被挡在了气罩之外，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

这些尸鸦们显得十分狂躁不安，刀子似地利喙啄得气罩叮叮梆梆直响，这些声音此起彼伏，在茅无极听来，这倒更像是一首诡异万分的催命曲，偶有几个个头大点的尸鸦使出了老力，将嘴喙抵进了气罩之中，又会被极富弹性的罩体给弹飞了出去。

合气罩是需要绵绵不绝的真气补充才能延续的，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工夫，茅无极便已经显出疲态了，额头上沁出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又过了一会儿，这些尸鸦见围攻不下，竟都扑哧扑哧地飞走了。

冷风刮擦着山谷，呜呜直响，一片清冷的肃杀之意。

茅无极正准备收起合气罩，却陡然间发现谷顶上有一大片黑压压的东西，正朝着自己的方向疾速飞来，竟是先前那群离开的尸鸦！

让茅无极吃惊的是，这群尸鸦此刻都是缩紧了翅膀，呈流线型的姿态旋转俯冲而来，这样的姿势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小空气的阻力，速度更是数倍于以往！

茅无极终于明白它们刚才为什么突然离开了，这群畜生竟然也懂得欲擒故纵之理！只见数以千计的尸鸦像一梭梭满弓射出的飞箭一样，密密麻麻地点缀着邪恶的夜空，快如流星，气势如虹，这波冲击非同小可，茅无极不敢怠慢，赶紧运功将合气罩给加厚了一层。

一个个榴弹炮似的尸鸦重重地砸在了合气罩上，发出一阵阵刺耳的脆响，像是夜晚的冰雹子落在玻璃窗上一样，听得人心惊胆战，有些尸鸦方向偏了，

撞在坚硬的岩石上，烂成了一滩糊状的肉泥，可见这冲击力的确匪夷所思。在这样猛烈的冲撞下，合气罩上竟出现了一道道狭窄的气缝，冷风通过气缝不断灌进气罩里，只感觉一阵前所未有的冰寒刺骨。

终于，尸鸦群的第一波冲击结束了，气罩也变得有些摇摇欲坠，尸鸦们怪叫着重新飞上高空，准备着第二波冲击。

看样子合气罩是绝对撑不过第二波冲撞了，茅无极心中雪亮，与其这样坐以待毙，不如转守为攻，还能有一线生机！只见他怒喝一声，双手交叉一推，合气罩便“砰”地一声爆裂开来，化成了数百片大小不一的迸碎光屑悬浮在半空。

尸鸦飞到了至高点，开始急速地俯冲而下了，但见茅无极双眉如剑，目如晨星，一身金黄色的长衫猎猎鼓舞，蓦地，只见他脚步急走，看似混乱无序，实则暗藏玄机，踏的正是北斗七星罡。此时茅无极浑身浩气流转，双手突然虚扯，从背后倏地涌起一阵皓白色的滔天气浪，茅无极收回手势，手腕一推一松，气浪裹挟着罡风，竟将那些悬浮的光屑全都笼罩了起来，每片光屑都在罡风中铮铮作响，剧烈摇摆着，只听茅无极大喝一声：“破！”陡然间风力大作，周围的砂石都被吹飞了起来，在气浪巨大的推力之下，锋利的光屑竟像离弦的箭一样，朝着尸鸦群倏飞而去，不过瞬息之间，天空中便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鸣爆之声，数百只尸鸦残骸如同骤雨一般掉落下来。

剩下的尸鸦仿佛很有灵性一般，开始紧急收势，随后又快速聚拢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长十米宽五米的巨锥，巨锥在半空中划下了几个难看的弧度，像是在做准备工作，随后便像被人狠狠地抡了一锤子，开始三百六十度旋转着朝茅无极疾飞而来！

这些尸鸦像是受过训练一样，不断变幻着队形，这样打下去只会一点点地将茅无极的灵力给耗光，茅无极此时心念电转，脑海中浮现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乌鸦是鸟科，鸟栖于林，五行属木，若是用火系法术来对付它们想必会有事半功倍之效了。思及此处，茅无极啪地一声，双指夹出一张火焗符，只轻轻一抖，那火焗符便开始立时燃烧了起来，不多时便化作了一团黑蝶，与此同时，茅无极的手掌上竟各烧起了一团明火，像是手中握着两把火仗，而且越烧越旺，由于在手掌上隔了一层不导热的气膜，因此无论这明火烧得多旺，都丝毫伤不到茅无极半分。

茅无极紧盯着迎面而来的巨型飞锥，仿佛双目都变成了两团炽烈火焰，只

见他袍袖轻抖，双手斜分，随之一道道奔腾乱涌的浩气于半空中凝成方圆，结成一个玄奥法印，一掌拍去，法印的每一道纹理都燃起了熊熊烈火，将混沌的夜空都给映成了金黄色，转瞬间，法印便飞出数丈，正撞在那巨型飞锥之上，茅无极看得真切，推出的手掌猛然间往手心一握，那法印受到感召，很及时地从中一折，竟将整个巨锥都裹夹了起来，再看去时，整个巨锥上都萦满了炽烈的毒焰，巨大的火苗一窜三尺高，山谷中顿时充满了一阵阵浓郁的焦臭味，才不过数息工夫，数以千计的尸鸦便在茅无极的注视之下化为一堆劫灰！

山谷里的尸鸦算是除掉了，但茅无极脸上却看不到半分高兴的神色，他往头顶上一看，但见天上仍是黑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是聒噪的鸣叫声，这些尸鸦遮天蔽日，至少有数万之众，如何将它们消灭，倒成了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了。

第三十二章
六甲秘祝术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四下一扫视，却发现先前那只被他杀掉的尸马竟又开始动了起来！他心中狐疑，定睛一看，才知道原来不是尸马在动，而是它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挣扎着想从腹下那道长长的剑口要爬出来。

茅无极倒抽了口凉气，紧张地盯着尸马圆鼓鼓的肚皮，忽然，只听“咚”地一声响，从尸马的肚子里喷出了一大堆臭烘烘的乳白色黏液，随后又滑出一个软绵绵的，长满触手的怪异物种，这东西浑身都是赤色的鳞片，除了一个脑袋，剩下的全是触手，触手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古怪吸盘，随便一数，就有二十来个，外型看起来和章鱼极为相似。

那异种在黏液里肆意摆动着触手，口中不断冒着气泡，发出“嗞嗞”的声响，听起来像是蛇吐信子的声音。茅无极从没见过这样奇怪的东西，他靠近了两步，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哪知那异种竟然腾地一下朝茅无极的面门跳了过来！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茅无极的反应速度比常人要快上很多，且见他用天师剑轻轻一挑，那异种便嗖地一下飞了出去，对面就是坚硬的崖壁了，这软绵绵的家伙要是撞在上面准会成为一滩烂肉，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在半空中敏捷地翻了个身，紧接着触手上的吸盘紧紧地吸附住了崖壁，看上去就像粘在上面的一样。

待那异种在崖壁上站稳之后，又匪夷所思地在垂直于地面的崖壁上快速行走了起来，它走路的姿势十分奇怪，竟是用触手带动着身体，横着移动，这点倒和螃蟹有些相似。管它是白老鼠还是黑老鼠，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抱着宁枉勿纵的理念，茅无极果断地一甩手，将天师剑朝它飞掷了过去。

剑尖在刺中了它两只触手后，又深深地没进了岩壁里，那异种怪嘶一声，只是一挣，那两截触手竟自行断裂了开来，这逃生伎俩倒有些像是壁虎，挣脱

开后，它突地一下跳开了老远，随后剩余的触手一齐发力，开始在地面上疾速滑行了起来，这砾石遍布的谷底对它来说简直就像是冰面一样，那速度简直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茅无极想去追时，它却已经消失在了雾霭茫茫中。

茅无极在这迷宫般的夜哭谷内兜转了好一阵，不仅没找到出口，反而又回到了刚才的地方。黄钻的尸首仍像两瓣干柴似地躺在原地，墨绿色的尸血都已经干涸了，乍一看去，它尸首停留的位置似乎和之前有些不同了，茅无极心中奇怪，兀自观察了一阵，但见它正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条长长的血口子将身子一分为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肠子和器官正无力地耷拉在破碎的腹腔里，一股股难以名状的恶臭让人闻之欲呕。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迟钝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是用脚拖在地上行走一般。他警觉地一回头，但见在茫茫雾霭中，正缓缓走出来一个佝偻而苍老的身影。

当茅无极看清她的面容后，不禁大吃了一惊，来人竟是之前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妇人！

茅无极心忖道："她不是死了么？怎么会……"

"救救我啊，救救我啊……"老妇人嘴里像煮粥一样地咕噜了几句，严重的吐词不清，与之前那伶牙俐齿的样子简直大相径庭。

此时的她双目呆滞，脸色蜡黄，如同金纸，脖子上全是已经板结的污血，她一直怔怔地望着茅无极的方向，一只脚像瘸了一样，无力地拖在地上，仅靠另一只脚来带动整个身子移动。

"你没事吧？"茅无极看到从老妇人身上不断掉下一滩滩乳白色的糊状液体，看上去十分黏稠，而她则表情木然，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

"救救……救救我啊……"老妇人嘴里一个劲地重复着，一双枯槁的手臂十分机械地抬了起来，伸向茅无极的方向。

茅无极还在犹豫，就在这时，老妇人的脚下忽然绊了一下，整个身子开始往前倾斜，茅无极一个箭步冲过去，赶紧扶住了她。

她的身子十分冰冷，手更是硬得像柴枝似的，由于此刻她是低着头的姿势，茅无极清楚地看到她的后脑勺上竟没有了头盖骨，脑髓也像是被人给捣碎了一样，烂成了糊状，他这才恍然大悟，刚才那一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东西，竟然是脑浆子！

"世伯，小心！"一声宏亮的声音忽然在山谷中回荡了起来，字字铿锵，掷

地有声。

茅无极心中一惊，但见老妇人手臂上的皮肤竟忽然间鼓起了老高，一条又长又粗的黑色阴影在皮下快速地游离着，待到达了手腕的位置后，竟噌地一下冲破了手腕的表皮，向茅无极的小腹飞射而来，茅无极一个激灵，赶紧将身子侧开，那条黑乎乎还带着血的物事正从茅无极的道袍上擦过，随后远远地伸了出去，虽然还隔着一层衣服，但茅无极的小腹上仍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冰凉森寒的温度，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他这才发现，刚才那奇怪的东西竟然是一条粗大的触手！

正想着，从老妇人另一只手臂里又探出了一条触手，茅无极压低身子急闪而过，随后聚气于掌，将老妇人打飞了数尺。

茅无极回头一望，想要寻找刚才发声之人，但见一个骑着兽的黑影从谷顶上一跃而下，灵巧地倚仗崖壁上横七竖八生长的小歪松作为支撑点，三两下便跳了下来。

但见那少年人一身青衫，手持拂尘，面如冠玉，胯下白虎更是冲着茅无极友好地发出一声轻啸，待走到茅无极身前后，那少年满脸歉疚的一拱手，“世伯，我来晚了。”

“原来是云中子。”茅无极微笑颔首道，“有心则以，何分早晚？”

云中子双脚在白雪背上轻盈地一点，转眼已是挡在了茅无极身前，“世伯有伤在身，这个孽畜就交给小侄代劳好了。”

说完，云中子手中拂尘一拦一格，撞出两道红光，将迎面飞来的两道坚韧的触手远远地震开了。

此时的老妇人俨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只见它双眼冒着绿光，两只手臂已经变成了长长的触手，笑起来怪骨嶙峋，看得人心中不寒而栗。

白雪此时不断用前爪刨着土，口中低低地咆哮着，一副蠢蠢欲动的姿态，云中子朝它喊了一句：“雪儿，不要！”

然而，话才刚出口，白雪就已经朝着老妇人飞扑了过去，老妇人两条触手抡得呼呼直响，竟在半空中将白雪给团团地缠住了，白雪被勒得死死的，身子丝毫动弹不得，口中却仍在不甘示弱地咆哮着，云中子心中一惊，拂尘又是一挥，一道赤色风刃应声而出，将缠绑着白雪的触手给划开了一大道血口子，那怪物吃疼，赶紧将触手收了回去，白雪则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云中子在检查完白雪的伤势后，转头再看，却发现那怪物身上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先是看到它脑袋上开始不断冒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肉泡，身子也像充了气一样剧烈地膨胀着，待它那佝偻的躯干撑胀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时，紧绷在身上的皮肤竟开始陆陆续续地撕裂开来，随后又开始自行脱落，露出了一束束血淋淋的肌肉纤维，看到这样恶心怪异的情景，白雪也不禁后退了两步，云中子轻轻拍了拍白雪的脑门，像是在安抚它一般。

接下来，更为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怪物的肌肉上开始不断长出一个个硕大无比的吸盘，不过一会儿工夫就布满了全身，看起来竟活像一个古怪的珊瑚虫。这些吸盘在它身上像摇铃一样颤动着，与此同时，周围刮起了一股股顺时针的劲风，地面的砾石都开始纷纷向那怪物的方向滚去。

纵使站在离它三丈开外的距离，两人都可以清晰的感到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极强大的吸引力，像是有什么东西硬将他们拉向那怪物一般。

渐渐的，那些吸盘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不时还伴随有一阵嗡嗡的金铁之声，与此同时，方圆数里内的砾石竟然全都离地悬浮了起来，片刻工夫后，都飞快地朝着那怪物的身上飞过去。说来也怪，那怪物的身体仿佛是磁铁一样，砾石一粘上去就掉不下来了，云中子和茅无极都是暗自站起了步桩，白雪也将爪子按进了土里，以至于让自己不至于在那股强大的吸引力下飞出去。

约莫过了一盏茶工夫，那股子强大的吸引力终于停止，此刻那怪物身上已经沾满了大大小小的数千颗砾石，而它则由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变成了一个高三米宽两米的石头人。

茅无极与云中子面面相觑，两人都被方才的一番变化惊呆了，这时，前方传来了几声巨大的墩地声，仿佛连山谷也给震动了，那石头人竟然开始朝着两人走了过来！

云中子目光一凛，双手捏出一记梅花手印，随后小指飘然往前一推一送，接着便看到一道光华隐隐的雷链向着石头人身上打去，雷链打在石头人胸口，发出一声尖锐的鸣爆，火星子溅出了老远，石头人顿时被笼罩在了一片混沌的烟尘之中。

九天引雷破，风云疾化龙，这正是全真教的秘技“五雷决”，茅无极在一旁捋须看着，心中也是一阵啧啧赞许。

待那烟尘散尽，石头人那阴暗诡异的轮廓又逐渐显现了出来。除了胸口那一大片焦黑之外，它竟然毫发无损！

云中子微微吃惊，身形陡然间一闪，已是出现在了石头人的正上方，石头人微微抬头，一双仿若无底黑洞般的眸子恼怒地盯着云中子，旋即在头顶上合掌一拍，云中子看得真切，身子灵巧地一让，正不偏不倚地躲过，那游刃有余的身法仿若一条蜿蜒的游蛇一般迅捷灵动，石头人的这股力道非同小可，只听砰地一声巨响，仿佛空气也爆炸了，破碎的石屑飞得到处都是，云中子这时单脚点在它笨拙的头颅之上，旋即一个后转身，落地之前，他将蓄气已久的拂尘在石头人脊背之上唰唰唰地横扫了三下，柔软的拂尘仿佛变成了铁扫帚一样，打在石头人身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划响，坚硬的砾石一个接一个的崩碎，火星子像雨点似地一般溅了一地。

等云中子轻盈落地之时，石头人脊背上一大片砾石已是不见，隐隐可以看见埋藏在砾石深处的肉色吸盘。

石头人口中呜呜呼啸，粗臂一挥，便见三块棱角分明的利石朝着云中子疾飞而去，云中子拂尘带风，只让不退，三块飞石全都在离他两尺开外的距离内化为了石屑粉末。

云中子目光如炽，显得霸气十足，口中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字："宵小之辈，不过尔尔。"

然而，让他吃惊的是，此刻石头人背后那暴露在外的吸盘又开始剧烈颤动了起来，只听一阵嗖嗖的疾风声，又有数十块乱石被它给吸了过去，转眼间背脊上被破开的缺口又再次被填上了。

"怎么可能……"

云中子不信邪，身如轻燕到处飞，一记记凌厉的招式不断往那石头人身上招呼，石头人脚笨手拙，动作比云中子整整慢了几个节拍，虽然力大如山，却经常连云中子的人影都碰不到，好在它有一身坚硬的砾石作为屏障，在云中子的轮番攻势下，虽然踉踉跄跄，左摔右倒，但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砾石作为补充，最后却也是毫发无损，安然无恙。

云中子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心中嘟囔着："可恶，竟然完全伤不到它……"

茅无极见一向孤傲不群的云中子头一次脸上有了凝重的表情，不禁凑过来说道："世侄，这样的敌人必须一举击溃，不能留给它任何回旋的时间，就让世伯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云中子是天才少年，是浸泡在无数赞扬与羡慕的蜜罐里长大的，心气比天

高，这次竟然被一个不入流的怪物给难住了，顿时感觉颜面大失，只听他口中说了句："不劳世伯费心，小侄还能应付。"接着便暗运法门，在周身聚起一股雄浑真气，转瞬之间，手指已是做出了十余种变化，一股股灵力充沛的皓白气芒自指尖激射而出，将那石头人自上而下全打了个遍，心想这样总能找到一处破绽，在这般猛烈的攻击下，石头人全身都是灰黑的灼印，而它只是单膝半跪在地，竟没有摔倒。

强攻不下，云中子一时也想不出其他的制敌之策，气得眼中直冒火。石头人仍在不断地囤积着砾石，身子也在不断变大，也许是做活靶子太久了，它竟转守为攻，巧用吸盘的引力聚起了一圈尖锐的石笋，并使之呈绕环状，但见每个石笋都像一柄锋利的尖刀一般，闪着凛凛寒光，渐渐的，石笋转速越来越快，像一个高速运转的螺旋桨，周围都响起了呼呼的风声，偶有几株弱不禁风的杂草竟都被连根拔起。

这时，只听石头人口中发出一声仿若泥潭般混沌的颤音，右臂往两人的方向重重一抡，那石笋环便像一个滚轴一样直飞了出去，石笋环所经之处，飞沙走石，火星四溅，连地面都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石笋环来势汹汹，裂土震石，只见青黄两道身影一左一右地蹬足跳开，白雪则是弹跳力惊人，四脚一按，便直接从石笋环上跃了过去。石笋环撞上几人身后的崖壁，只听轰隆隆的一声响，七个石笋竟全都倒插进了岩壁里，如同一路铺上的天梯，而崖壁则因为受到剧烈的冲击，裂开了一道惊心动魄的岩缝。

茅无极这时冲云中子喊了一声："世侄，奇门八锁！"

云中子一愣，旋即会意地点了点头。全真教宗法共分三流，即奇门、六壬、太乙，三流同宗不同源，相生相辅，互得彰益，"奇门八锁"则是奇门流派中夺天地造化之学的高深法阵，奇是指日、月、星三奇，门就是休、生、伤、杜、景、惊、死、开八门，奇门法阵高深莫测，如果通俗点看，可以理解成一个巨大的圆周，但在圆周之内却又有万千种变化，自外而内共可分为天、门、地三盘，象征道家学说的"三才"，天盘的九宫有九星，中盘的八宫布八门，地盘的八宫则代表着八个方位，静止不动。这样六仪，三奇，九星排局，不仅是全真教占卜之术的根基，亦是其术数法门的脉源。全真教创派以来，能彻底领悟奇门阵这样玄奥的法门的都是身居灵根之人，全真教现任掌门天门真人尚且用了二十年，而云中子则仅仅用了短短的两年，不得不说是道术一脉百年罕遇的奇才。

肃杀的山谷中，一片轻叶从崖壁的歪树上悄然折落，忽东忽西地飘飞在半空中。云中子袍袖鼓荡，口中一声呼啸，白雪便猛跳了过来，只见云中子双脚点在白雪宽大的脊背之上，整个人腾空而起，旋即在空中来了一个华丽的翻转，保持着头朝下的姿势，这时他手中拂尘轻捷地一绕一挥，便在石头人周围画了一个半径在五米左右的赤色光圈，这个光圈光芒极盛，十分耀眼，颜色看起来像是烧红了的烙铁，石头人想大步跨出去，却又被那光芒给生生地逼退了回来。

光圈既成，又见云中子口中默念十字真言，手中疾速翻决，蓦地从掌心推出了七道颜色各异的光符，依次打在正北惊门，东北开门，正东休门，东南生门，正南伤门，西南杜门，正西景门的位置，光符一触地，立马腾起了一道道色彩绚烂的冲天光柱，将石头人给团团困住，而此时云中子也在不知不觉中翩然落在了八门中的西北死门位置。死门位于天心与腾蛇位之间，加之西北天象乃是极阴之象，最易于阴魂邪煞冲撞脱逃，也成了奇门阵法中最薄弱之地，因此云中子亲自镇守死门，便是要让这魔怪无处可避，无处可逃。

石头人每触碰到一根光柱，就会被重重地弹射回来，因此一直被困在法阵圆心位置，无法移开半步，在处处碰壁后，石头人果然开始朝着云中子镇守的死门位置袭来。云中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呼吸匀称，面目不惊，竟没有丝毫准备防御抵挡的姿态。当石头人离他不过半尺距离时，云中子嘴角忽然浮出一丝轻笑，只听唰唰几声异响，从光柱中忽然同时探出七道寒光凛凛的钢铁锁链，分别锁住了石头人奇经八脉中的七脉，阻隔了它全身的魔气流转，与此同时，又是一道锁链从云中子袖中飞射而出，锁住了它的最后一脉。

石头人口中大声咆哮着，在山谷内回荡了好几圈，它身子不断往反方向使劲，想要拼命挣脱锁链的桎梏，锁链在它剧烈的波动下叮咛直响，然而它越是用力，那锁链就缩得越紧，那情景看起来像是要把它给车裂了一般。

再看茅无极这头，他眼见石头人已被制住，便双指夹出一道金色的焚天符，手指按照符箓上朱砂的轨迹依葫芦画瓢地隔空画了一个艰深难懂的符文，随即，那符纸上的咒文竟开始隐隐闪出赤红的光泽，画完符文后，茅无极剑指朝那符身上一点，一道金光闪过，焚天符直接朝石头人的方向疾飞了过去，符箓每飞出一寸，便会变大一分，到了死门的位置时，竟变得齐人般大小了，云中子仿佛身后长着眼睛，不失时机地让开了死门通道，让符箓顺利通过。不过眨眼工夫，焚天符便准确地贴在了石头人的身上，此时的焚天符几乎与石头人身体等长，

像给它遮上了一道金黄色的帷布，符箓上扭曲如蛇的咒文瞬时也变得光芒大绽，让人不敢逼视。

全真教主修星象之术，茅山一脉虽也有所涉猎，但主研还是符箓之术。说道符箓，就不得不提其中的分类，符箓的材料类型包括金色、银色、紫色、蓝色、黄色五类，金色符箓威力最大，同时要求施法者的道行也最高，消耗的功力也最大，银色次之，紫色、蓝色又次之，威力最低的是黄色，这也是最普通的符箓，大部分道士由于悟性一般，终其一生都只能停留在使用黄色符箓的道行上，如若强行施展高级的符箓，大部分情况下由于法力不足而无法施展，若是机缘巧合施展成功也会遭到符箓法力的疯狂反噬，轻者经脉错乱、半身不遂，重者七窍流血、当场毙命。茅无极的这记焚天符便是用金色符箓和朱砂制作而成，以他的功力修为施展金色符箓不过是信手拈来的玩闹之事。

当焚天符贴在了石头人身上后，它便仿佛被定格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了，身上则像是被人给接上了高压电，不断冒出一圈圈细长的电链，不时还会溅出火星子，自它头顶一直延伸到脚底。

“世伯，是时候了！”云中子口中喊了一声，将死门大开，一股股伴随着焦臭的旋风不断地从死门内冒出来。

茅无极此时的站位正好是与死门平行的位置，自他的目光直视而去可以直接看到那被定格住的石头人。此刻的茅无极目光凛然，表情变得十分庄重，但见他双手交于胸前，结成了莲花印，双眼闭合成了一条黑线，少顷，他忽然单脚重重地踏地三下，每一次踏地，周遭的风速都会变缓一分，到第三下时，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住了一般，他甚至都可以听到自己匀称的呼吸声，踏地过后，茅无极凝神聚气，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心中默念心决，不多时，隐隐看到他眉心处忽然冒起了一道窄小的金光，像是一个闭合的眼睛，待茅无极睁开双眼后，那道金光竟也陡然间绽放开来，正是他神乎其技的天眼通技法！

茅无极刚才的一系列动作其实是茅山术中的“请灵”，请灵又可分为上茅，中茅，下茅三种，此刻他使用的是中茅，请的是已过身的茅山先祖。请灵成功后，相当于有神灵相助，能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施法者的灵力修为，是一种极其玄妙的增益性法决，但因为对施法者灵力耗损极大，因此非到重要关头绝没人敢滥用。云中子只感觉茅无极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醇厚绵长的浩气，与之前判若两人，心中不禁大感惊奇，以他的资质，这样的法术看上一两遍，再经过茅

无极指点一二，必能融会贯通，但他也知道道门中规矩，各门各派都对自家绝活视若珍宝，从不肯轻易示人，偷学别家法术更是师家大忌，虽然他知道茅无极是不屑藏私之人，但也很识趣的移开了眼光避嫌，不再细细琢磨。

请灵完毕，茅无极浑身散发着璀璨的光辉，看上去如同天神降世一般，此时他三只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石头人，双手在胸前十分华丽地一开一合，又祭起了一个繁复高深的手印。

云中子因避嫌不好再看，眼角却忍不住地一瞥，当看到这个手印后，不禁大吃了一惊，“不动明王手印……难道这个是……”他面目惊愕，随后口中缓缓吐出了四个字：“六甲秘祝！”

茅无极目光如炬，浑身真气激荡，口中一字一顿地吐出了奥义九字，“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茅无极的声音浑厚绵长，掷地有声，仿佛暮鼓晨钟一般敲击在心扉之间。他每念出一个字，胸前的手印就会对应做出玄妙变幻，奥义九字分别对应着九种手势，分别是：不动明王印、大金刚轮印、外狮子印、内狮子印、外缚印、内缚印、智拳印、日轮印、宝瓶印，手印翻转的同时，石头人身上的咒符上竟也对应地出现了九个金光闪烁的光字，九个光字你消我长，像是被人用金粉给写上去的一般。

茅无极浑身飘荡着一副不怒自威的凛然气势，待奥义九字决咒毕后，他忽然虎目一瞪，口中大喝一声：“敕！”这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听起来倒不像是他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更像是余音绕梁的感觉一样。

话音刚落，石头人身上忽然接连响起了九声剧烈的鸣爆，看起来像是九颗重磅炸弹次第爆炸，前八下鸣爆炸裂了它的一身砾石盔甲，那已经变成怪物的老妇人便完全暴露在了两人面前，她口中发出一声恐惧的嘶吼后，第九次鸣爆应声响起，登时间污血乱溅，老妇人被炸得四分五裂，散落了一地。

云中子收回法阵后，两人凑了过去，这时两人看见老妇人碎裂的身体里缓缓爬出来一只浑身是血的八爪怪，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了，正是茅无极之前放走的那只，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妇人的变异都是这畜生的杰作。茅无极冷哼一声，一剑就从它那大脑袋里贯穿了过去。

云中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长舒了一口气，笑道：“六甲秘祝，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也难怪师父他老人家每每提起时也会露出艳羡的眼光了。”

茅无极微微一笑，谦逊道：“全真的奇门阵法今天也算是让茅某大开眼界了。”

云中子摆手道："哪里哪里，茅山术博大精深，号称道门的中流砥柱，小侄以前还有些不信，今天算是彻底折服了。"

"名号都是一些虚妄之徒吹出来的，岂能当真？全真派自王重阳祖师开派以来，门规严明，弟子遍天下，卜卦之术料人前程，占星之术洞悉天机，天下间又不知有多少人神往。"

"世伯谬赞了，依小侄看，茅山术才是旷古绝今的道门正统……"

"……"

茅无极感觉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便道："好了好了，咱们再吹捧下去就都成裹脚布了。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云中子一笑，道："是白雪顺着气味一路寻过来的。"

茅无极用手轻轻摩挲着白雪柔顺光亮的鬃毛，颔首道："狴犴，果真是灵兽。"

接着，茅无极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又问道："对了，云儿不是和你在一起的么，怎的不见她人？"

云中子眼神一黯，"巧云她……"

茅无极心中一惊，急忙追问道："云儿她怎么了？"

"不瞒世伯，巧云在教堂里与我失散了。"

听完事情原委，茅无极眉头紧蹙，叹息道："唉，她一个女孩子家，法力又低微，真让人担心呢……"

"都是小侄的错……"

茅无极见云中子一副低头认错的模样，心中一阵恻隐，便安慰道："事已至此，你也不必自责了，她自小聪明伶俐，应该也能随机应变，倒是……"茅无极说着，眉宇间现出一丝忧色，又是一声叹息。

云中子道："世伯可是在担心阿发和阿桓？"

茅无极望着山谷顶上漫天的黑幕，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

"桓儿有我六成功力，自保不成问题，但要让他保护我那生性愚钝的大徒儿可就分身乏术了。"

两人在一边聊着，六尺开外就是黄钻裂成两半的尸首，乱蓬蓬的触手像枯萎的秧苗一样无力地耷拉在它背上。这时，它一根腐烂得只剩白骨的手指忽然微微动了一下，虽然身子依然是躺卧的姿势，但背后蛇一样的触手却已经纷纷开始蠕动了起来……

第三十三章
久违的破晓

黑水镇内，依然是一副黑云压城的惨淡景象。漫天怪鸦的乱鸣声组成了一首最邪恶的午夜曲，让人仿佛在经历着一场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

萧索破败的西正街上，随处可见倾倒在焰火中的房屋，天空里到处飘飞着鹅毛似的劫灰，纷纷扬扬。巧云无力地在这条黑漆漆的道路上奔逃着，似乎前方就可以通往生之彼岸。

她看上去已经十分疲劳，一张娇俏的脸蛋绷得老直，灰黑的污渍和着香汗，像胭脂水粉一样涂在她白皙的皮肤上。她的喘息声越来越沉重，衣服也全都被汗水浸湿了，她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飞快的心跳声。在慌乱中，她的发钗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一头乌黑的青丝完全耷拉了下来，此刻的她也没心思去管，任凭冷风肆意玩弄着自己的秀发。

恐惧，像一双巨大而冰冷的黑瞳，在黑漆漆的天空上死死地盯着她娇小的身躯，好像无论她如何努力，都逃不出它的视线。巧云只感觉背后一阵凉飕飕的，脚步跑得更疾了，连回过头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跑了一阵，她忽然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整个人飞了出去，摔倒在地后，身子又贴在粗糙的地面上挫行了一段距离。

她感觉两臂的肘部一阵火辣辣的灼痛，侧过来一看，肘部的衣服都被磨破了，白嫩的皮肉也开了花，殷红的鲜血中还混杂着不少脏兮兮的尘灰，顺着臂弯淌淌流下。巧云鼻子一酸，豆大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滴了下来。

她回过头去，想看看方才将她绊倒的物事，却不禁倒抽了口凉气。竟是一个趴在地上，只剩上半身的丧尸！

这只丧尸双手撑着笨拙的身躯，以一个十分诡异的姿态在地面上爬行着，它所经过的地方被拖出了一长串沾满尸血的轨迹，幽绿色的双眼贪婪地盯着惊慌失措的巧云，口中则狂躁不安地低嚎着，牙齿咬得叮叮直响。

巧云一阵心惊，想要爬起来赶紧逃跑，哪知一用力，肘部又是一阵剧痛传来，身子都快麻痹了。这时，这只丧尸忽然将身子一压一撑，竟像一只青蛙似地向着巧云的方向弹射了两尺的距离，白森森的手掌一下子就抓住了巧云纤细的脚踝。巧云吓得惊叫连连，双脚一阵乱蹬想要挣脱开来，哪知那只枯手竟像是藤蔓一样越锁越紧，那丧尸咆哮一声，身子一窜就要朝她小腿上咬过来！

巧云此刻躺倒在地上，根本无法使上劲，只得用另一只自由的脚踩在了丧尸脸上，让他无法再接近自己。丧尸狂躁地一阵乱嘶胡咬，绣花鞋的鞋帮子都被它给咬掉了，它在嘴里大嚼了一阵，又吐了出来。这时，巧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一只脚蹬紧它脑袋来借力，另一只脚则灵巧一收，终于从那丧尸手中给挣脱了开来，连鞋子掉了也顾不上捡，赶紧一踮一踮地逃开了。

跑了一阵，巧云回头一看，那只丧尸虽然已经被落下老远，但仍双手拖着身子，执着地朝着她的方向爬行着，动作滑稽而笨拙，巧云长舒了一口气，甩了甩头发往街道更深处跑去。

由于光着一只脚丫，地下棱角分明的石屑扎得她一阵生疼，她俯身搓揉的时候，发现脚踝处一阵红通通的，一个清晰的手掌印赫然在目。

头顶上是一层层铺天盖地的尸鸦，虽然已经到了黎明时分了，但由于光线全被遮挡，看上去仍旧像是深夜一般。

黑暗，是人类对未知事物最原始的惧意。

周围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昏暗，恐惧像巨石一样压在她娇小的肩膀上，越来越重，冷汗自额头涔涔而下，心跳得也仿佛擂战鼓一般剧烈，就在她神情紧张地快步疾走之时，街道两旁的屋檐上忽然间出现无数双闪着红色荧光的眼睛，忽明忽暗，诡异非常。

“呀！”巧云浑身一个激灵，吓得大叫了一声。

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黑一紫两道球形光团，从巧云头顶上飞快地经过。在夜幕的附衬之下，两个光团如同流星陨落，一路留下了两段五彩斑斓的弧线。

仔细看去，光团晶莹透明，光彩熠熠，像是从水里冒出的气泡一样，原来是两道气罩。在两道气罩中，分别站着一个人，一个是浑身黑气萦绕的僵尸王，另一个则是将桃木剑舞得飞龙跃凤的阿桓，他身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口子，看上去伤的不轻。

巧云又惊又喜，边招手边大喊道："二师兄，我在这里啊！"她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沙哑了。

阿桓此刻却并没有听见，他神情专注，脚下踩着两道发光的御风符，双眼死死地盯着僵尸王，随时关注着对手的一举一动。阿桓手中的天师剑通体赤红，像是烧红的烙铁一样，每舞动一下都会在半空中留下一记拖着光尾的赤色剑光，极尽绚烂。

两人很快就消失在远方，化作了两颗闪闪发亮的星辰。巧云的心情从山峰上直跌到了谷底，两只秀气的胳膊无力地交叉搂住肩膀，似乎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温暖，眼圈又开始红了。

这时，周围的屋檐上忽然飞下来一大群黑乎乎的物事，"嘎～嘎"怪叫着朝她俯冲下来。

巧云恐惧到了极点，慌忙用手护住头，裸露的手臂清晰地可感觉到那群物事坚硬枯皱的羽毛划过自己皮肤的剧烈痛楚。好不容易才晃过神来，才发现那些黑乎乎的物事原来是一群脏兮兮的尸鸦，被这些东西咬中了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巧云边躲边跑，冷不丁撞到了两扇虚掩着的木门上，抬眼一看，头顶上挂着一块牌匾"济善堂"，原来是间药铺。

四周难得找到像济善堂这样保存相对完好的建筑了，巧云猫着腰一下子就钻了进去，随后把门重重一合，将黑夜永远关在了门外。

这济善堂巧云还是第一次来。正厅的光线十分昏暗，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药材味，巧云跨过了几张歪倒的方椅，便看到了帐台和药柜了，她是头一次看到这样大的药柜，药材品种之多让她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药瓶根据功能疗效的不同，分门别类的摆放在一个足有七八层高的大药柜中，药柜上也是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纸条，上面写满了各种药材的名字与别称。

正厅的两侧各有一间耳室，右边的耳室直通后院的茅厕，不时还会传来一阵阵粪臭，左侧的门半开着，似乎隐隐还透出几丝橘黄色的幽光。

屋内气温低得出奇，不时会有过堂风自后院吹过来，更增添了一丝冷意，巧云双手捂着肩膀，蹑手蹑脚地往左侧的耳室走去。

左侧的耳室其实是间寝房，寝房内布置得十分简单，只有一张紧靠着墙壁的大床和几个木头柜子，三盏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垂死挣扎着，燃料眼看着就要见底了，四处扫视了一圈后，巧云发现床上竟然还躺着个人。

那人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薄衣，胸口十分均匀的一起一伏，由于被蚊帐遮住了脸面，也看不清是谁。

巧云叫了两声，见他没回应，便拿着一盏煤油灯，轻手轻脚地向那张古朴的大床走去，心中显得十分忐忑不定。

拨开蚊帐，一个光着脑袋的富态面容被煤油灯照成了橘黄色，此人竟是他们在西镇救下的老和尚！

经过茅无极的一番精心诊疗，老和尚的气色看起来明显好多了，脸上的黑乌之气也已经消匿不见，呼吸也变得平滑而均匀。

“砰！”一声脆响忽然传来，紧跟着刮来一股劲风，差点把煤油灯给吹灭了。巧云吓了大一跳，回头一看，却是寝房内的窗户被风给吹开了，窗外的墨色黑幕里隐约可以看到几团青绿色的鬼火在半空中飘来飘去，巧云一边轻拍着胸脯，试图平复自己紧张的心情，一边重新将木窗给合上。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飞快地从她身后闪过，带起了一股阴风直灌到了巧云的脖子里，她感觉头皮一阵发酥，立马回过头去看，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老和尚依然沉睡似地躺在床上，面色肃穆而和善，看起来倒向是一尊卧佛。

“一定是我眼花了。”巧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安慰着自己，然而，当她再次来到老和尚床边时，却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只见原本朴素整洁的床单上，竟然多出了一个血红色的手掌印！

这个掌印奇大无比，五根指头更是像筷子一样长，巧云将自己的手贴了上去，发现那掌印比她的要足足大了一倍多！那个掌印湿漉漉的，巧云用指头沾了一点渗液放到鼻尖一嗅，一股淡淡的腥味立时溢满鼻腔，她感觉心一下子都抽紧了，这些是——血！

虽然有三盏煤油灯照明，但整间房子里还是显得十分昏暗，可视度极低，巧云坐在床头，紧张地在屋子里来回扫视着，心中怦怦乱跳，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下，什么都变得可疑了起来，哪怕只是一声细若蚊蚁的响声，都足以让她惊惧好一阵，黑暗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木头柜子也仿佛幻化成了人形的魔鬼，纷纷张牙舞爪地向她扑来。

大厅外仍不住有尸鸦啄击着木门，巧云说什么也不敢再出去了，这时候，她像想到了什么似的，一骨碌站起身来，赶紧去关上了寝房的雕花房门。

又是一阵冰冷的阴风吹过，搁在床尾的煤油灯竟然掉在了地上，啪嗒一声

碎成了一滩烂玻璃渣，空气中顿时溢满了浓浓的煤油味。

“谁！谁在那！”巧云鼓起勇气大喝了一声，房间里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平寂，只能偶尔听到老和尚有节奏的呼吸声，她这一声喊倒不是真希望有谁来回应，只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

巧云此刻已是紧张到了极点，若是平日里让她直面那些牛鬼蛇神，倒也没这般恐惧，反倒是这些潜藏在黑暗之中的未知事物让她头皮发麻。如果说黑暗是恐惧之源的话，那未知之物便是黑暗中的一方藏污纳垢的死角，是永远也摆脱不掉的梦魇。

巧云将寝房前前后后都检查了一遍，却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失望之下，她来到床尾去拾那堆碎玻璃渣，煤油挥发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只剩一片干涸的油渍了，在煤油灯旁，她又看到了两个湿漉漉的脚印，十根修长的脚趾被清晰地印了出来。然而，这屋子里除了老和尚和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到底是哪里来的脚印呢？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木柜上的那盏煤油灯燃料已经耗尽，扑闪扑闪了几下就熄灭了，只剩了几点微弱的火星子，兀自冒着白烟。整个屋子的光亮，就都倚仗着巧云手中最后那盏煤油灯了。

“真倒霉！”巧云皱着眉嘟囔了一句。

昏暗阴森的环境让她感到极不自在，这时她想起床头的梳妆桌上还搁着一小捆蜡烛和半盒火柴，便走过去想将蜡烛给点上。梳妆台上是一方罗盘似的铜镜，铜镜下零散地放着一些木钗，胭脂水粉等物，全是些便宜货，估摸着应该是给药铺里的女伙计住的寝房。

巧云站在铜镜前开始拾掇那捆蜡烛，镜子中半模糊半清晰地印出她那张因恐惧而逐渐有些僵硬的脸。一缕青丝滑落从她的额前滑下，她下意识地对着镜子捋了捋，然而，这不经意的一看，却让她的目光再也无法从镜子上挪开了。

她看到在自己的身后，竟然站着一个白衣女人！

那女人披头散发，将整张脸完全遮盖了起来，赤裸的脚指甲上涂满了腥红色的指甲油，蓬乱的头发无力地耷拉在肩膀上，一袭罗稠白裙遮盖住了大半个身子，那白裙像是很久没洗过了，微微有些发黄，到处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黄褐色斑块，污秽不堪。

巧云的瞳孔放得老大，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却始终没有勇气回头。她

颤抖着的双手将煤油灯缓缓送到了铜镜边，想要看得更清楚，铜镜上的亮度每增添一寸，那诡异的女人身影便更清晰一分，这时，那白衣女人忽然开始动了起来，她的动作十分机械诡异，身子没动，只是脖子往前伸，不一会，整张脸便像冒出土的新芽一般从污垢的长发中蹭了出来。

巧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几乎看不到任何血色的脸，两个深邃的眼眶中竟然没有黑瞳，全是白仁子，额间隐隐间竟还透出几许惨淡的青灰色，看不到一丝生气，不时还会有色泽饱满的蛆虫在她脸上的尸斑处贪婪地啃噬，活脱脱便像一具死尸！

她此刻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巧云，怪桀的一笑，这笑意狰狞无比，阴寒得如同一颗刚咽下肚的冰块，让人从喉头直凉到了心窝里，这一笑，也刚好咧开了她上下两片僵硬的嘴唇，露出了两颗寒光闪闪，如同钉子似的獠牙！

“啊！”巧云歇斯底里的惊叫一声。她只觉一股恶寒直入心肺，头脑中一片空白，腿脚也开始打起哆嗦来，手里捧着的煤油灯应声而落，整个屋子顿时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

巧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心跳得仿佛擂战鼓一般，哆哆嗦嗦地摸索着梳妆台上的火柴，恐惧排山倒海般地敲打着她脆弱的神经。

“哗！”巧云划燃了一根火柴，却发现身后那个诡异的女人竟然不见了，正自惊疑之时，她忽然隐隐约约感觉自己裸露在外的脚踝处正不断被一些丝线般的东西轻轻摩擦着，酥痒难忍，她屏住了呼吸，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呈V字形张开的两只脚正踩在那女人污秽蓬乱的头发上，而那女人则是躺仰在地的姿势，竹筒似的瘦削脑袋正处在自己开叉的两腿之间，自上而下瞪视着自己！

巧云心中一惊，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便被那女人狠狠地抓住了小腿肚子，身子一晃便摔在了地上。她感觉自己像是麻布袋一样被那女人在地上飞快地拖行着，脑袋好几次都撞到了桌脚和门沿，她盯着房梁，感觉到处都是一片天旋地转，像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那半根火柴还在地上突突地燃烧着，她看到火光正离她越来越远，而死亡也离自己越来越近。

恍恍惚惚之间，她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而有规律的脚步声，紧接着便看到黑漆漆的房间内闪过几道湛蓝色的光弧，像是彩虹一样绚烂，伴随着一阵巨大的撞击声之后，她感觉那女人忽然松开了自己，事发突然，巧云也来不及多想，



站起身撒腿就跑。

四周都是黑蒙蒙的，伸手不见五指，她不知道哪里是尽头，也不知道哪里是出路，好像只要自己这样一直跑下去，便可以将恐惧远远甩在后头。

还没跑开几步，巧云忽然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撞倒了，她半坐在地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睁得老大，似乎想要在黑暗中分辨眼前之物是什么，而她的双手则不自觉地撑着身子往后退。

与她视线平行的位置，蓦地燃起了一束烛光，摇曳的火苗虽然很微弱，却让她忽然间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像铅华洗尽后的那一份纯净与温暖，差点让她掉下泪来。

烛光中，慢慢现出了一个慈眉善目的人脸，竟然是老和尚，他此刻正半弓着身子凝视着巧云，手心握着的佛珠仍在荧荧放光，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让巧云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了，这时候，长久以来的困乏像洪水猛兽般袭来，她柔弱不堪的身子再也顶不住了，视线中的老和尚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没多时，她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此刻的夜哭谷内，无数条触手正从黄钻尸身上如同游蛇一般朝着茅无极和云中子的方向接近，它们身上溢满了黏稠的液体，即使刮擦在砾石遍布的地面也没有任何声响。

“道长，快让开！”一声嘹亮的高喝忽然在山谷中回荡了起来。

茅无极与云中子循声一望，但见二麻子正站在谷顶，双手高高地举着一块和他身子差不多大小的巨石，也许是太重，他几乎是半蹲在地上，手臂也在不断地打颤，上面肌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两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便看到二麻子将那巨石狠狠一扔，于是乎赶紧避开，这时他们发现身后不知何时冒起了一堆黑蛇般的触手，而黄钻的两半身子竟也开始在地上爬来爬去，两人面面相觑，都是吃了一惊。

巨石在空中翻转了几下，不偏不倚，刚好砸在了黄钻的身体上，它本已腐烂的躯壳立时变成了一滩烂肉稀泥，而仅有的一颗眼珠子也从颅脑里迸射而出，滚落到了茅无极的脚下。

没了身体后的触手像是枯萎的藤蔓，纷纷失去了活性，蔫得不成样子，随便踩上一下都能裂成灰粉。这时候，二麻子也从一根粗壮的麻绳上滑了下来。他弓着身子仔细端详着巨石下的那滩烂肉，显得有些不可置信道：“我是不是杀

了它了？”

茅无极点了点头，和煦一笑：“这次你得记头功。”

二麻子激动得一蹦三尺高，竟像一个孩子似的围着巨石转起圈来，再也找不出一个形容词来表达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了。

也许是转累了，他停了下来，眼眶中噙满泪水，一脚将黄钻那颗迸溅在外的眼珠子狠狠踩爆，哽咽说道：“师父，您老人家终于可以瞑目了！”

阴沉沉的山谷中，忽而传来了几声啁啾的鸟鸣声，这声音平日早已是司空见惯，此刻听起来，却更如清冽甘泉般滋润心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几人抬头一看，但见黑沼般的天空中缓缓分出了一道巨壑，阳光如同天池中的金水，从巨壑中瀑洒而出，光华四射，璀璨无比，原来是尸鸦正在慢慢退去。

阴霾逐渐散去，希望即将到来。

不到片刻工夫，尸鸦便已完全消弭无踪。天穹碧蓝无垠，初晨的阳光拨开重重迷雾，辐照在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播撒着光辉，传承着希望。黑水镇，这片被遗忘的死角，在艳阳的耀射之下一扫长久的沉郁，如同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金箔，再次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机。蜿蜒的黑水河上波光粼粼，野鸭开始纷纷下水，游鱼也从水底冒出头来，肆意感受着这片难得的晨辉，无限金光投射在河边浓厚的水雾上，顿时整个黑水镇上空七彩横生，亿万道水汽折射的光彩在阳光下变幻莫测，如万道彩绸当空飞舞，瑰丽无比。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了，但对整个黑水镇的幸存者来说，这璀璨的光芒更像是涅槃重生后的温暖宝光。

剩余的僵尸在阳光的曝晒之下，如同被烈火灼烧，浑身不断冒起一阵阵青色的烟雾，纷纷一蹦一跳地穿过吊桥，往西镇的方向退去。光明辐照下，镇子里的幸存者开始陆陆续续从各个隐蔽的角落里探出头来，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大街之上，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绝望而疲惫的眼神中却还保留着最后一丝光辉，他们每个人都虔诚地望着同一个方向，庄重得如同朝圣一般，那个方向是光明的发源地，是黑暗的尽头，也是希望的起点。

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依偎在母亲身旁，天真无邪的双眼怔怔地望着东边那一轮红日，开口问道：“娘，这么美丽的阳光，爹为什么不来看呀？”

望着一脸纯真的女儿，母亲哽咽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可怜的小女孩并不知道最疼爱她的父亲因为保护她们母女俩而命丧尸口了。

这时，一直在旁边默念《地藏经》的空空老和尚走到这对可怜的母女身旁，他俯下身子，爱怜地摸了摸女孩的小脑瓜，和颜悦色道："你爹去了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硝烟，没有战火，也没有杀戮，他现在也一定在和你一样，看着这片难得的阳光吧……"

小女孩的母亲向老和尚投来感激的目光，却发现老和尚正在默默注视着天边的方向，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是一片希望之光啊……"

《鬼遮眼》系列第三部《幽冥之门》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一颗玄冥珠的出现，将黑水镇所有的矛头引入了冥界。阿修罗一族脱离冥王控制，长期占据幽冥血海，与冥王对抗，据说它们已于人界中的一位厉害人物取得联系，似乎还准备将触角伸到人界。一片黑压压的煞气之中，千年一遇的九星连珠异象出现，旷世天劫来临，谁将力挽狂澜？谁才是真正救世主？黑水镇里尘封已久的惊天秘密，将最终浮出水面……